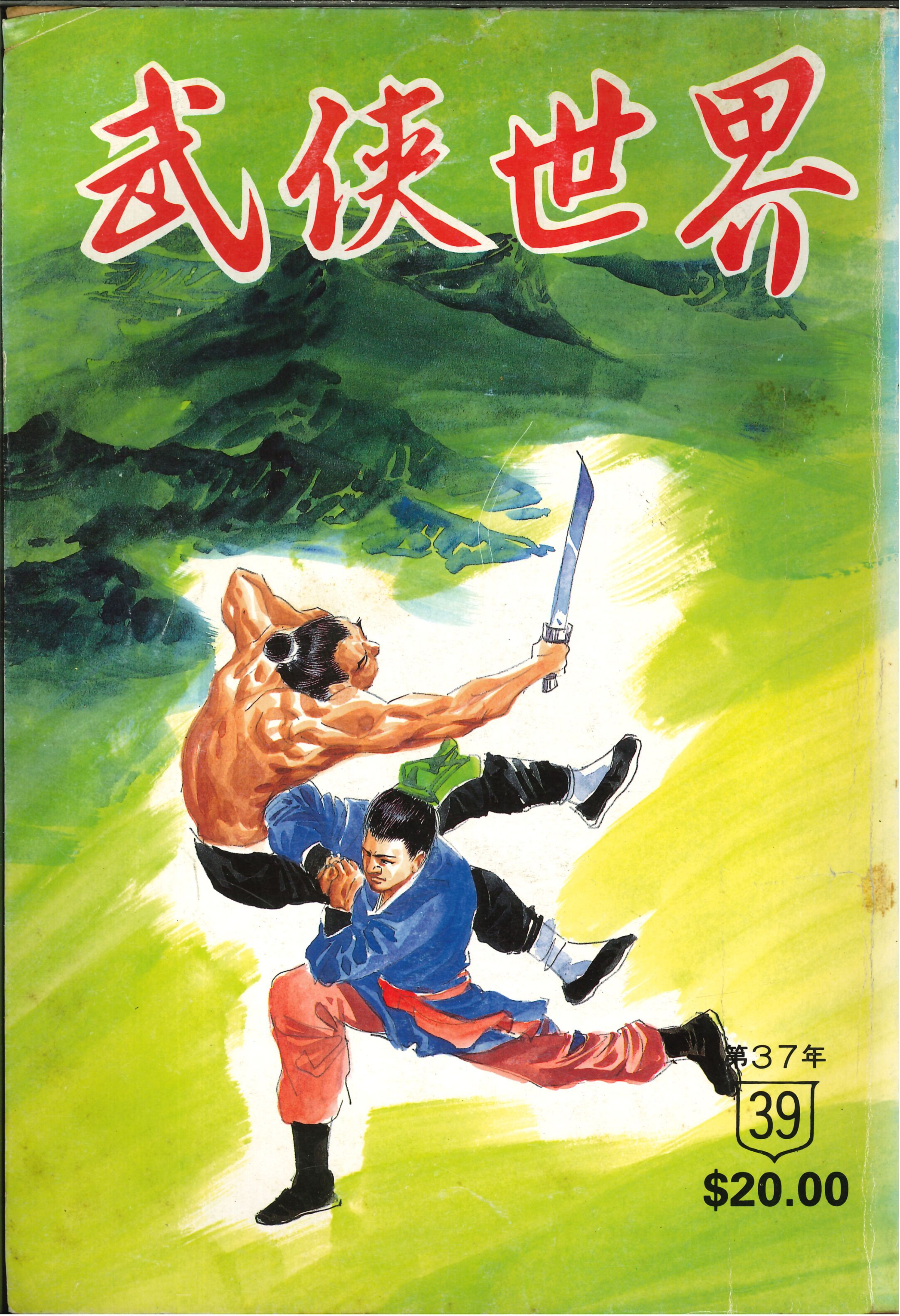

武侠世界
第37年
39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天機俠隱」。龐德公乃一代天機大師，隱居於襄陽峴山多年，夜觀天象，發現太白、熒惑、歲星直犯紫微帝星，天下將三分，因不忍坐視天下蒼生受戰禍劫難，因此下山預伏玄機，欲以人謀延緩天機演行……三國演義是部著名的章回小說，廣大讀友已瞭如指掌，加上有電視劇可欣賞，更是深入人心，印象深刻，而蕭玉寒先生則加上風水龍脈之說，追根溯源，令人閱之更別有一番風味在心頭，佳作當前，切莫失諸交臂。

*　　*　　*

今辛彥五先生所著的「霸王刀」大結局刊在本期，欲知主人翁阮不悔、龍一飛等人的恩恩怨怨如何了結？千萬莫錯過。

本期獻上石磊先生撰著的「空門劫」湖海秘聞故事，內容短小精幹，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狄心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刀不留人」，屆時請留意。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天機俠隱（新派三國天機故事）
龐德公夜觀天象，見太白等三星直犯紫微帝星，急下山預伏玄機欲延緩 …… 蕭玉寒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空門劫（新派湖海軼聞秘錄）
連殺十高手　疑是一兇徒 …… 石磊 4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龍潭飛鳳（新派俠義緝兇故事）
弱質女流遭迫害　錐心泣血述詳情 …… 西門丁 68

八方狙殺（新派俠義追緝故事）◀二▶
有心測試比武功　孰高孰低不含糊 …… 申公豹 76

玉釵盟（新派江湖復仇故事）
夜探消息見怪事　難明畫圖是何意 …… 臥龍生 85

殺戮傳奇（李自成綠林外傳）◀三▶
殺人奪寶投山寨　獻出白銀險遭害 …… 霍去病 93

霸王刀（新派武林俠義故事）
恩怨情仇一場空　各安天命渡餘生 …… 辛彥五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歪歪小爽哥（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挫敗人妖救姑娘　火燒帳篷得銀票 …… 辛棄疾 111

飛鷹（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墮下絕崖險喪命　大難不死尋飛鷹 …… 司空羽 121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39期
（總號189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天下三分　預伏玄機



夜色蒼茫，雲星橫空。

荊州襄陽（今湖北襄陽縣）城北三十里的蜆山之巔，一位白髮白鬚的老人，正迎風挺立，目視蒼穹。

茫茫天際，星斗密佈，有的閃爍不定，有的懸凝不動，有的晦暗無光，有的灼灼耀射。

忽地，東、南、西三方天角，各有一道強烈光華騰昇而起，仿如電光，劃過天際，射向正北面。正北面之中，一顆大如拳的紫色星斗，被射來的三道光華衝擊，猛烈搖晃；其光本已晦暗不明，再一搖動，則更顯慘淡無光，大有搖搖欲墜之勢……

白髮白鬚老者察此異象，不由猛地打了個寒噤，暗道：北面正中乃主漢室國運之紫微星，南面乃赤色朱雀熒惑星，東面乃青色青龍歲星，西面乃白虎太白星，三星合於一宿，乃奇兇大險之兆，當主國危兵兇，天下生靈塗炭，亦主國將由合而分矣！

白髮白鬚老者目睹此驚人天兆，不禁仰天長嘆道：「哎！光武帝於吾龐氏一脈有知遇之恩，吾受父親之訓，勢須匡扶漢帝劉氏血脈。但其子孫後人却爲君非君、爲臣非臣，外戚、宦官輪流荼毒蒼生，天怒人怨、地火奔騰，終於天現兇象，看來漢室國運，已危如累卵了！當此時勢，好教人進退兩難矣！天乎，我龐德公將如何是好呢？」

就在龐德公心裏震盪之際，正西方距地平線六丈之處，忽地閃出一顆斗大白星，光華灼灼，搖曳生姿，似沉寂已久的頑童，終可現世，歡欣雀躍，大有立刻出手搖撼乾坤，進而令天地翻覆之勢。

龐德公察天悉地知人，精通天機之學，他目睹之下，心神不由更爲震撼，喃喃的失聲道：「唉！不料連司危星亦驟現於世，此星現，則主天子失政，而天下豪傑起兵之兵兇之兆！而太白、熒惑、歲星直犯紫微帝星，三星光華，掩蓋帝星，則主天下行將三分！哎，神州大地、百姓蒼生，祇怕須經歷一番血火戰禍大劫難也！我龐德公又豈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理？雖然天機大勢不可逆轉，但難道便不可延緩嗎？嘿嘿嘿！且看吾之人謀，是否可與天機鬥上一鬥吧！」

龐德公仰天長嘯一聲，即毫不猶豫，展開絕頂的輕功身法，掠下他隱居數十載的蜆山。

他一路向東面掠行，因爲他深知犯紫微帝宿的三星中，以東方青龍歲星光華最烈，氣勢亦最盛，對漢帝的威脅因而最厲害，他若要匡扶漢帝劉氏一脈，便非要於青龍歲星的宮宿所主地域，尋覓一位足與青龍歲星的氣運抗衡的能人異士不可。

龐德公一路東行，數日後便抵達譙郡（今安徽亳縣）地域。他眼前忽地一亮，祇見於平川之上，突現一座雄偉山峯，自東向北蜿蜒，山體青翠，有如一條盤於起伏的青色巨龍。他向當地人打探，原來這座山峯便叫「青龍山」，是沛國譙郡地域最著名的名勝之地。但當地人此時尚僅知此山爲風景勝地，對其內在的無窮奧秘，却毫無所知，亦毫無所察。

但落在龐德公的眼中，却有如久渴之人，忽遇清甜甘泉，心神不由爲之一振，長途跋涉的疲困，亦忽地跑到九霄雲外。

龐德公毫不遲疑，便向青龍山上縱躍而上。他的功力已達通玄境界，雄偉而並不險峻的青龍山，自然絲毫不能令他爲難。

僅花了半個時辰的工夫，龐德公便已呼地躍上青龍山的頂峯。他放眼向四周望去，不由嘆道：「不料沛國譙郡平川，竟隱伏如此一座奇峯大龍脈！若將其眞龍潛伏之地點出，得獲之人，其子孫血脈爲王爲貴，將指日可待也！」

但見青龍峯屹立於青龍山嶺之中，前後左右皆有山峯聳立，左如青龍，右如白虎；前豎如屏，後立如幃；正西面處，有九道河川蜿蜒

新派三國天機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天機　俠隱



奔流而來，左有東沙河、倉河；正中有渦河、惠濟河；右有茨河、潁河，繞山而過，猶如九尾白龍盤遊而至，十分奇特玄妙。

龐德公喃喃地道：「好氣勢，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好地脈，前有屏、後有障……更有九河迴環，天造地設，當眞千年難得一見的王者大龍脈也……哎喲不好……」他忽然驚叫一聲道。

原來龐德公被眼前的「驚天大龍脈」景象迷住，忘了他此刻正站於尺高的草叢中，因此右腿不知被甚麼東西咬了一口，登時痛徹心脾。

他連忙一躍而起，跳上一塊石上，俯身一看，祇見右腿腳跟處，已紅腫一片，一道形如小蛇的黑氣，正向腿上蜿蜒爬行，他深知此乃毒性向上蔓延之象，祇要侵入心臟，便必死無疑，於是連忙向腿部上面疾點一指，封住向上伸延的穴脈。他再一躍而起，打算盡快掠下山去，尋郎中救治。

不料他忽感一陣昏眩，內力似已盡失，根本躍不起來，反而一跤摔跌於大石上面。放眼四望，山林遍野，山風呼嘯，但却難見一個人影。龐德公心中不由大駭，仰天長嘆道：「天意！天意！莫非當眞天亡漢室劉氏一脈麼？難道天下三分之勢當眞不可逆轉嗎？」

此時，天已近晚，四野淒清，寒風在密林中呼嘯。龐德公漸而已感心智迷糊，眼前景物一片朦朧，他深知此乃劇毒侵犯之象，祇要毒入心肺，那便神仙難救。朦朧中他但見有一樵夫模樣的漢子，正向他這面疾奔而來，龐德公正欲張口呼救，不料却連些微音響也發不出來。

朦朧間，龐德公但見那樵夫已奔近身前，更俯身仔細察看。然後樵夫竟毫不猶豫，張嘴貼着他的傷腫處，連連吸吮，恍惚中見樵夫連吐幾口黑血，接而樵夫又摸出一粒丹藥，咀嚼一會，連同唾沫塗於龐德公傷腫的地方。

龐德公心中又感又佩，他萬料不到，一位山野樵夫，竟有如此仁義心胸，捨命救他，這比那等滿腹經綸的學問之士，遇事先要計較自己的利益安危，顯見又强多了！

又過了一會，龐德公但感一股清涼之勢，沿傷患處向上伸延漸入血脈，心胸一陣涼快，他的神智便完全恢復了。他試運眞氣，但感十分暢順，內力亦已盡復，他不禁十分高興，一躍而起，向那樵夫深深一揖道：「這位大哥，救命之恩不敢言謝，但請告吾，你可有甚心願？吾必助你達成！」

那樵夫是一位年已五十許的漢子，臉上滿佈滄桑歲月的印痕，但筋骨却十分健壯。他一聽，便憨憨的笑道：「這位老人家，客氣甚麼？其實我所以救你，一半的原因是爲了我自己的目的啊！」

龐德公奇道：「這位大哥有甚目的？」

樵夫道：「老人家知道麼？此地獨出一種奇毒之物，叫赤練蛇，其色赤，長如練，其毒甚烈，若中其毒，所行不過七步，便必毒發身亡，因此又稱爲『七步蛇』，歹毒無比，聞者心驚！我因生活所逼，以此山砍柴爲生，不得不冒此兇險。半年前幸遇一位採藥老人，山上跌斷了腿，是我把他背下山去。他爲了答謝我，便贈我一把藥丸，說此藥丸乃『七步蛇』的尅星，若被牠咬傷，將此藥丸嚼碎，清除黑血，然後塗於傷口，便必定可以起死回生！我得此藥丸已久，可惜一直未有機會試驗其效，今日終於碰着老人家你受此奇毒蛇傷，我的藥丸終可試驗其效，又果然證實乃赤練蛇毒的尅星，是我這人於山中謀生的起死回生仙丹妙藥！因此啊，我救老人家你，豈非一半是爲了我自己的目的麼？」

龐德公見樵夫如此憨直，絕不以恩人自居，更無慾無求，對他的品格不由更爲感佩。龐德公莞爾一笑道：「雖然如此，但老夫的生命，到底是你所救，你有不求報的道理，吾亦有必圖報的理由啊！」

龐德公一頓，目注樵夫一眼，忽然微笑道：「嗯，這位大哥，若吾所料不差，你必年已五十，却膝下猶虛，並無子嗣血脈遺下，此必乃你的一大憾事，是嗎？」

那樵夫一聽，先是一陣目瞪口呆，接而如見鬼魅似的霍地跳後一步，喃喃的道：「老人家，你！你怎知道？你是仙神，還是鬼怪？」

龐德公微微一笑，道：「這位老弟，你的命宮山林位，有青氣直犯天中、輔角、太陰、少陽、準頭、子嗣，亦即預兆你從廿五娶妻，直至五十，尚缺子嗣，此乃青煞之氣直犯子嗣宮之兆應也。尚幸你五十命宮廷尉之下，忽現淡紫，乃主你巧遇貴人，當助你化解此一厄運。」

那樵夫先是一陣沉默，似驚疑不定，過了一會，才下了狠心似的咬牙道：「不錯，不錯！所判一切千眞萬確！啊，對啦，老人家你莫非便是那位大貴人了？」

龐德公微笑道：「吾也不知是否那位大貴人，但你於吾有救之恩，你的解困心願，吾倒十分樂意爲你玉成。或許這便叫緣份吧！」

那樵夫一聽，又連忙向龐德公拜道：「小弟叫夏侯海，這裏先行謝過老哥哥的大恩大德啦！但未請教老哥哥高姓大名？爲甚竟能如此厲害，僅憑一面之緣，便可以窺透小弟幾十年的隱衷？」

龐德公甚喜這樵夫的憨直忠厚，便坦然的含笑道：「原來是夏侯老弟，實不相瞞，吾即荊州峴山龐德公是也，因事抵此山巔，遇此兇厄，幾乎生命不保，幸而碰着夏侯老弟，又剛好配備此靈丹妙藥，令吾得保生命……哎，不然吾之乾坤大計便要落空了！」

樵夫——夏侯海不等龐德公說完，便忽然以手加額，失聲叫道：「萬幸！萬幸！不料我夏侯海誤打誤撞，竟有幸遇到一位絕世高人！」他說着，又連忙向龐德公再拜了一拜，喜形於色的道：「龐先生的高名，小弟早就聽聞啦！都說荊州峴山的龐德公，乃如見首不見尾、神龍一般的人物，他洞天徹地，神通廣大，若有幸遇上他，便天大的人生苦境難題也可迎刃化解！龐先生呵龐先生，民間之人，均稱你爲絕世的一代天機隱俠呢！」夏侯海心神激蕩，話也多了，竟滔滔不絕，說個不休。

龐德公淡淡的一笑道：「夏侯老弟不必客氣，吾怎敢自誇『天機隱俠』？吾不過是冀求天下太平，蒼生莫受戰火蹂躪罷了！」龐德公一頓，又決然的道：「夏侯老弟，走吧！」

夏侯海一怔道：「龐先生，上哪兒去？」

龐德公欣然的道：「夏侯老弟，自然是上你家祖墳，實地勘察，才好作堪點遷墳的工夫。」

夏侯海見龐德公言諾必行，不由十分驚喜，連聲道：「是，是，多謝龐先生如此美意相助！但我夏侯家自爹爹起已一貧如洗，根本無力請人堪輿，更休題甚麼風光大葬，祇是草草在山中尋個坑洞，塡土封埋罷了，未知這是否算是祖墳呢？」

龐德公微笑道：「但凡埋祖宗遺骸之地，均稱爲祖宗墳墓，夏侯老弟便領吾上那山洞墓穴去吧！」

夏侯海一聽，心中驚喜參半，因爲他實在不敢相信，祖宗墳地的所在，竟可以令他斷子絕孫的厄運改轉！但這是他數十年來最大的心願，眼看有一線機會，他又如何會輕易放棄？因此他再不敢猶豫，向龐德公連聲道：「是，是，是，那便請龐先生跟我走一遭崎嶇山路啦！」

夏侯海說罷，連忙領先而行，走了幾步，却又折轉身來，對隨行跟着的龐德公道：「龐先生傷患剛癒，祇怕難走如此崎嶇山路，我夏侯海別的沒有，但力氣却足，不如由我背負先生走好了！」

龐德公近一甲子的修爲，內外功均已臻通玄的境界，山路崎嶇又怎會在他眼內？他呵呵笑道：「放心，放心，夏侯老弟祇管使出力氣，在前面引路，你能走多快，吾便可跟多遠。」

夏侯海一聽，不由老大不服，心道：我平生砍柴爲生，久走山路，背負百斤柴薪，亦可健步如飛，你龐先生雖然甚有學問，但論憑力氣走山路，又怎可與我這樵夫相題並論？他心中不服氣，脚下不由便加快加速，他筋骨强壯，久走山路，果然如一頭山豹，健步如飛，一路向山的西面奔去。

他走了一大段路，後面再也聞不到龐德公的氣息及脚步，他恐怕他到底年紀已老，自己這般逞强，豈不難爲了他？於是連忙頓住脚步，緩緩的向前移動，好等龐德公跟上。不料依然聽不到後面的脚步聲，夏侯海不由吃一驚，以爲龐德公在後面不支跌倒，連忙轉身，欲去救助。不料後面的長長山徑，竟人跡全無，龐德公也不知到何處去了。

夏侯海不由一陣發呆，接而又狠狠的頓足道：「哎！都怪我逞强好勝，動起比脚力的蠢念頭……如今可把一位絕世高人走失了。」

＊　＊　＊

夏侯海正在自怨自艾，忽地一縷尖音鑽入他的耳際：「夏侯老弟祇管向前奔走，吾正緊隨於你身後，順便替你夏侯家堪點一座上佳龍脈地也。」

夏侯海不由嚇了一跳，他四處張望，方圓十里，竟瞧不見龐德公的身影，顯然他是在十里之外發話的了。夏侯海不由一陣發呆，喃喃的失聲道：「老天，十里之外發聲，竟如此清晰，猶如對面說話，遙隔十里，竟窺透我的一舉一動，猶如近在咫尺，巨細無遺……天，這到底是甚神通法術？」

夏侯海以砍柴爲生，根本未涉武學之道，自然並不知道，龐德公此刻施展的，正是道家正宗的玄門內功心法，祇要修練到家，便可「千里傳音」，以及「百里辨物」，相隔千里，自然可以清晰見聞，巨細無遺。

夏侯海心料龐德公必乃劍仙俠客一類的人物，他也不敢猶豫，放開脚步，向他的埋祖骸洞穴疾奔。

向西再奔行了二十里，夏侯海終於抵達一個洞穴前面。這是一個位於山脚的天然洞穴，洞口僅寬約三尺，放入祖宗遺骸，再把洞口封住，便成了埋葬祖宗之地，果然十分方便省力。封洞的石板上面，已佈滿了青苔，顯然夏侯家的祖宗遺骸，葬入此洞已有一段很長的日子，洞口外面就連標誌祖宗名號的墓碑也沒豎，若非夏侯海自己親臨，天下間便再無人知道，這山洞原來是一座天然墓地。而且四週就連一絲拜祭用的香燭殘留物也沒有，顯然夏侯海自把祖宗遺骸葬入洞穴後，便從來沒有前來祭祖，他絕非虔誠的「孝子賢孫」。

夏侯海此時怔怔的站在洞口石板前面，心中又驚又奇，暗道：我已依那龐德公的吩咐，抵達祖宗埋骨之地，但爲甚他仍不現身呢？他心中焦急，不由喃喃的自怨自艾道：「夏侯家的列祖列宗啊，可莫怪你的兒孫把你等草草埋於此，委實是無力爲你等風光大葬，若然如此便註定夏侯一脈斷子絕孫，那也非你等子孫之錯，委實是爲勢所逼啊！」

「嘿，夏侯老弟爲甚如此歎息，你就算在此嗟嘆一生，祇怕也無濟於事呢！」忽地，剛才那一縷尖音，又在夏侯海的耳際响起。

夏侯海轉身一看，龐德公已忽然在他身後不到三尺之地出現了。夏侯海心中一陣駭然，他不由喃喃的反問道：「爲甚麼？龐先生，難道身爲夏侯一脈的祖宗，亦不欲自家子孫有血脈承繼香火嗎？」

龐德公聞言不由呵呵一笑，道：「山脚洞穴，乃陰寒之地，上面更有千重石壓。你把祖宗骨骸葬於其中，祖宗靈氣長年累月，受無盡煞氣侵害，更如負千鈞重擔，世人受此折磨，尚且生命難保，你祖宗

先靈受此慘酷磨折，夏侯一脈，又豈能不夭折中斷呢？」

夏侯海大駭道：「原來祖宗葬地，竟有如斯學問，難怪我夏侯海自把祖宗骨骸葬入此洞後，便終日心緒不寧，雖可勉强渡日，但絕無餘糧，祇有幹一日活，才有一日活命口糧，數十年來便如此渡過的，至於子孫血脈，更想也休想，而且就算有子孫誕生，亦恐怕無力負擔呢！這數十年來，我夫妻二人，便如負千鈞重壓，愁愁慘慘，苦不堪言也，龐先生，為甚竟有如斯折磨報應呢？」

龐德公微歎口氣，道：「祖宗先人受此千鈞重壓，陰寒折磨，如負千斤重擔，子孫後人又怎會安寧快樂呢？夏侯老弟如此草葬先人，雖為勢所逼，但招來的磨劫，却也無法躲避。」

夏侯海不由臉色大變，駭然道：「龐先生，這……這如何是好？」

龐德公微笑道：「夏侯老弟放心，你目下命宮運位已屆廷尉，當主你有晚年奇福之緣，吾恰好於此時遇上，亦早已替你夏侯家覓到一處移葬祖宗的吉壤也。」

夏侯海一聽，又喜又驚，忙道：「多謝龐先生助我夏侯一脈，但我委實家無餘糧，怎有能力如富戶人家的風光大葬呢？祇怕白費了龐先生的一番心血啊！」

龐德公道：「夏侯老弟，你的境況吾豈不知？世間有等富戶，為祖宗風光大葬，大擺排場，以為如此必可蔭庇子孫，但彼等並不知道，外表不如內在，金錢不如運命根基，運命根基不如宏厚地力，因此墓穴之地的吉凶，比外表的排場重要多了，吾亦並未打算要你風光大葬你的祖宗遺骸，你祇要依吾吩咐，誠心誠意辦妥一切移葬事宜便足可令你夏侯一脈運命由凶轉吉了。」

夏侯海一聽，這才轉憂為喜道：「是，是，一切但憑龐先生吩咐便是。」

龐德公也毫不猶豫，當下即吩咐夏侯海，挖開洞口的石板，把洞穴中的祖宗骨骸，小心收拾，裝入一個骨塔之中。然後又助他背着骨塔，輾轉折回原路，攀上東面三十里的盤龍山峯。

在盤龍山峯的北面，龐德公原來已用石塊擺了一個大「品」字，他再仔細審查一番，決然的對夏侯海道：「夏侯老弟，可於『品』字的正中挖穴七尺，然後放入令祖宗骨骸，再封土成墳。」

夏侯海依言在「品」字的正中下鋤挖土，他力氣充盈，不大一會，便挖出一個七尺方圓的坑穴。他把祖宗骨骸盛載的骨塔，放入坑穴，再填土封固，外面再堆土封牢，一座土墓便大致成形了，但尚差了一樣最重要的標記，便是土墓的墓碑。

此時祇見龐德公已拾來一塊長約三尺的石板，倏地插入土墓正北面。然後他忽地默運眞氣，力貫於中指，猛地向石板上面劃去。不大一會，夏侯海但見石板上碎末紛飛掉落，一行刻字竟然清晰的現出來了。刻的是：譙郡夏侯列祖列宗之墓，等十個大字。

夏侯海瞧着，不由又一陣吐舌，心道：這般以指代刀鋸啊，祇怕當今之世便絕無第二人了，但此刻他已無暇驚歎，連忙問龐德公道：「龐先生，這……這便是世人所稱的祖宗風水墓地嗎？却未知有甚好處？」

龐德公不答，沉聲道：「快，夏侯老弟快叩拜祖宗先靈！」

夏侯海一聽，不敢怠慢，連忙收攝心神，依言跪於墳前，虔誠的叩拜起來。奇怪的是，龐德公並沒喝令叩拜完畢，因此夏侯海便祇好一直叩拜下去，雖叩得昏天黑地，也不敢中途停止。

龐德公此時却絕不輕鬆，因為他深知夏侯祖宗已得據「盤龍地脈」，祖宗靈氣已復，必與其子孫後人有所感應，因此不敢懈怠，在夏侯海叩拜時，凝神貫注夏侯氏這座外形古樸的土墓。

就在夏侯海叩到第十個响頭時，土墓前豎立的墓碑上面的刻字，在「夏侯」二字上，石粉忽然紛紛而落，「夏侯」兩字漸變模糊，接而竟隱約變形，合而為一，變成一個十分奇怪的刻字，似「曹」非「夏侯」，似「夏侯」非「曹」，十分奇特，亦十分怪異。

龐德公心中不由一動，似已領悟了甚麼，但並沒說出，繼續凝注墓碑上的動靜。他默不作聲，並無停止的表示，夏侯海也就祇好一直叩拜下去。

忽地，土墓正中，冒出絲絲紫氣，淡淡的，正在凝聚，漸而濃烈起來，竟化作一朵紫色煙雲，向墓碑這面冉冉飄來。說也奇怪，這朵煙雲似長了眼睛，長長的墓碑那處也不停留，竟穩穩的粘於那似「夏侯」非「夏侯」，似「曹」非「曹」的刻痕上面，久久凝聚，並不散去，直到夏侯海叩拜至四十八次時，這朵紫色煙雲，才淡化而失。

龐德公心中一跳，皺了皺眉，似乎連他亦有甚麼疑難未能參透。他忽然對夏侯海道：「夏侯老弟，且起來吧，不必再叩拜下去了。」

夏侯海骨碌碌的跳了起來，也顧不得叩拜得昏天黑地、頭昏眼花，急道：「龐先生，這如何了？」

龐德公含笑道：「也沒甚麼，但可確證，你夏侯一脈的祖宗元氣，已與龍脈龍氣相滙，遂成威力强大的祖宗龍靈之氣，更已與你自身一脈相承，很快你便可驗證此龍脈墳地的威力了。」

夏侯海驚奇道：「龐先生，是這樣嗎？但為甚祖墓一片死寂，毫無異樣呢？」

龐德公伸手一指墓碑道：「夏侯老弟，你且看墓碑上有甚不同了？」

夏侯海依言向墓碑一瞧，但見墓碑上的刻字：「夏侯」二字上竟變得十分模糊，連成一個古怪的刻字，也不知那是甚麼。他不由一陣驚駭，失聲道：「不好了，龐先生，墓碑上的『夏侯』兩字竟然似失未失，十分模糊，那豈非暗示夏侯一脈，快將灰飛煙滅嗎？這却如何是好？」

龐德公不由呵呵一笑，道：「不然，墓碑上的異變，乃喻示你夏侯家必將因『改姓而貴』，此事必於十年之後發生，你一切好自為之了。」

龐德公忽地曳然而止，不再說下去。他心中疑惑不已，暗道：按墓碑異變所兆，這夏侯家必出一位奇貴之人，但為甚又發生改姓之事呢？而且那「紫色煙雲」，粘於「夏侯」變形字上，當夏侯海叩拜到第四十八次時，便淡而化之，這又暗兆甚麼呢？龐德公雖然精於尋龍之術，但到底非仙神一類，因此對這等極長久之後玄機，一時也難於參透。

他決定不再在此事上糾纏下去，因為他此番下山，是為了造就「匡扶漢室」奇人異士，以期暫保天下太平，蒼生免受戰禍之苦。他為了達成他這個驚天大計，前面尚有漫長之路，也不知尚需經歷多少艱難曲折。

龐德公這般思忖，便決然的對夏侯海道：「夏侯老弟，你祖宗骨骸既已移葬於此，不久將有兆應，其中雖然另有曲折，但無論如何仍是你夏侯一脈的子孫，因此夏侯一脈的香火，亦必定可以延續了。吾有要事在身，不能久待於此，就此告辭，一切務請善自珍重。」

龐德公話音未落，夏侯海也來不及再追問甚麼，龐德公的身形一晃，譙郡龍山盤龍峯上，便已失去他的踪影。

夏侯海不由一陣發怔，呆呆的站於祖墓前面，好一會，他才跌足歎道：「這等高人，想必留他不住了……哎，不想他，不想他，且先到市集買糧，家中的老伴，尚等着糧未下鍋啊！」

夏侯海向祖墓拜了拜，便決然的轉身下山，出市集購糧塡肚子活命去了。夏侯海就算再蠢，也深知祇有自己活命生活下去，才談得上那「子孫血脈的延續」啊！

夏侯海自這一天巧遇龐德公，替他尋龍脈移葬祖墳後，便接連發生了幾起奇事。

先是他回家不久，約莫是三十日後，他的老伴竟半驚半喜的告知他，她已懷了身孕了，夏侯海年已五十，他的老伴亦年達四十，此時忽懷身孕，當眞是「老蚌生珠」的大奇事。

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果然誕下一位男嬰，男嬰肥肥白白，十分可愛。夏侯海驚喜之餘，他不能不相信，他在龍山上的奇遇果然應驗了，他因此替男嬰取名為「嵩」，意思是「從高山上得回的孩子」，十分貼合他在龍山上的奇遇。

夏侯海自夏侯嵩降生人世後，依然每日上山砍柴為生。家中添了一張嘴，夏侯海也毫無怨言，每日辛苦一點，砍多幾捆柴，多一點生活費，日子也將就的過下去。但直到夏侯嵩十歲時，家境依然如故，因此連夏侯嵩這十歲的孩子，也得上山相幫砍柴，這才勉强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不過夏侯嵩也因此練得一身力氣，十分强壯。

秋分時節，夏侯嵩又幫着爹爹夏侯海挑柴上市鎭賣了換口糧。

一天，當把柴賣光，父子兩人正欲往購米糧，此時鎭上忽然走來一羣鮮衣華服的人，簇擁着當中的一位大官模樣的老年男子，十分威風。

夏侯嵩孩子眼利，他忽然發覺，路旁的人叢中，正有一位粗眉大漢捏着一柄匕首，目灼灼的注視走近的老年官兒，目中充滿仇恨。夏侯嵩孩子心性，他十分渴望人家打架湊熱鬧，因此極不想粗眉大漢一下便把老年官兒打倒。

在老年官兒毫無防備，粗眉大漢正悄悄接近，欲一刀刺向老年官兒時，夏侯嵩忽然衝出人叢，他自小久走山路，脚力極佳，竟如練了武功，十分快速。他一下搶到那老年官兒面前，張開小手臂，不知死活地擋住執刀粗眉大漢的去路，大叫道：「喂，這不好玩啊！明刀明槍大殺一場，才有熱鬧好看……」

就因夏侯嵩這般頑皮一鬧，本來毫無戒備的老年官兒，便立刻發覺了粗眉大漢的異動，他往後猛地一退，喝令身邊的衞士，把那執刀的粗眉大漢擒住了。老年官兒因此躲過了一場命喪兇厄。

這老年官兒，原來大有來頭，是當今漢桓帝劉志的大宦官、大紅人，他因定策迎立劉志為桓帝，官封費亭侯，權傾朝野，他姓曹名騰。曹騰十分喜歡夏侯嵩，當場決定收夏侯嵩為義子，改姓為曹嵩，帶回京城養育。又當場封贈了一筆銀兩，給夏侯海安享晚年歲月。

夏侯海返回家中，老伴見他帶回大筆銀兩，十分驚奇。夏侯海長嘆一聲道：「你也不必驚奇了，前因早種，我夏侯一脈，果然是十年後『改姓而貴』啊！」。又過了幾年，夏侯海夫婦便先後去世了。

夏侯海夫婦去世後的第二年，曹騰亦一病不起。宦官並無子嗣，因此曹騰的「費亭侯」，便由十八歲的義子夏侯嵩——曹嵩承繼，曹嵩於是一躍而貴爲費亭侯。

再過了兩年，曹嵩娶妻章氏，誕生一兒，取名爲「操」，字「孟德」。曹操自小便十分詭智，又與其父曹嵩一般，十分頑皮。他降生之時，便似乎知生母章氏的痛苦，懂得眨眼逗章氏歡喜。因此章氏替他取乳名爲「阿瞞」，取其智計，可令人「隱瞞痛苦」之意。

曹操在這個顯赫的「侯府」家中，漸漸成長起來了。

* * *

當日龐德公與夏侯海別後，掠下龍山，折回西北而行，一路考察山川地脈。十年後，抵達涿郡(今河北)涿縣的一座山峯脚下。

山體雪白，山形如一頭臥伏的巨形白兔，龐德公向當地的涿縣人打聽，此山以山形命名，果然便叫「白兔山」，山如其名，十分奇特。

龐德公一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山通體呈白，漫山遍野，瀰漫着一股淡紫煙氣，十分珍貴，乃「白中現紫」的「火浴鳳凰」奇格也。莫非此山隱伏一座大地龍脈嗎？這倒要仔細勘察一番了！

龐德公心中轉念，也毫不猶豫，展開輕功，便向白兔山上掠行上去。

他抵達山巔，凝神遠眺，但見白兔山的正西面，有一羣山脈連綿。他精通山川地脈，知西面極遠處的山峯，便是屬於龍脈發源地崑崙山的中幹延脈——北嶽恒山，恒山再向東行，突聳而爲太行，太行山脈一路東延，沉而復昂而起，便是他脚下的白兔山了。由此足證，白兔山屬於尊貴無比的崑崙龍脈母體的中幹，山中隱伏稀世龍脈，將無可置疑了。

龐德公心中判斷，他也再不遲疑，在白兔山上周遭奔走，仔細查堪。

不知不覺，太陽西沉，接而黑漆一片。不過再過一會，一輪大如銀盤的月亮，便在東面浮昇起來，把山中林木山地，照得一片銀白，整座白兔山便顯得活靈活現，眞有如一頭躍躍欲奔的巨形白兔。

龐德公也忘了疲困，趁着月色，遍山遊走，勘察他判定必然隱伏的驚世龍脈。

就在龐德公遊走至白兔山西面的一道參天石壁前面十丈遠處時，他忽然足底傳上一股極强烈的熱氣，自足部傳上心胸，令他心神一振，疲困盡消。

龐德公驀地頓住脚步，又暗運眞氣，伸手向四下一招，三塊石板，便呼地飛至，噗噗噗的落在龐德公的身周三尺，成一「品」字，剛好把龐德公圍於品字的正中央。

龐德公凝神默察，但感足底的熾烈熱氣，已漸而停頓，不久便沉寂下去了。他暗鬆口氣，心道：吾誤打誤撞，竟然一脚踏上「龍脈之眼」，引動龍氣外洩，若非吾反應奇速，以「鼎足而立」大法鎭住，豈非讓此稀世白兔龍脈遁逸了？

龐德公正思忖間，又忽感有物咬脚，他不由一躍而起，跳出「品」字，凝神一看，見是一團白光在「品」字正中射出，嗤地落在前面三丈遠處。他再仔細一瞧，祇見白光射落之處，竟有一隻雪白的兔兒，蹲伏不動，紅眼珠却盯着龐德公，似有所待。

龐德公身形一晃，閃電般向那白兔掠去。不料白兔的身影更快，呼地向後一縱，依然落在龐德公前面三丈遠處，蹲伏不動。

龐德公心中一動，便向那白兔拱手道：「吾乃荊州峴山龐德公，因目睹天機三分大勢，欲尋三位足以匡扶漢室振興之人，尊駕若是白兔龍脈現形化身，欲有所示，請不吝賜告！」

龐德公話音未落，那白兔竟在原地翻滾轉動，就如兔兒見了青草般歡蹦亂跳，又似向龐德公示意：你猜對了！我很高興！

龐德公亦已領悟白兔之意，便又拱手道：「如此，請在前面引路，吾於後跟隨便是！」

那白兔一聽，紅眼珠滴溜溜的一轉，白色的頭兒忽地連點三點，然後呼地向山下竄去。龐德公也不敢猶豫，展開輕功身法，便跟隨白兔，向前飛掠。

白兔在前，龐德公隨後，眨眼便已掠下白兔山山脚。山脚的東面，此時忽地隱隱傳來婦人凄切的哭聲，龐德公心中如受針刺，因爲他平生最怕聽聞女人的哭啼，亦因此他至今仍是孤身獨處。

那白兔却偏偏向那傳出哭聲處奔去，龐德公暗暗皺眉，大感爲難，但爲了他那「匡扶漢室」的大計，無奈祇好緊隨白兔而去。

傳出婦人哭聲的地方，原來是一處村鎭，在銀白的月色照射下，座落着數十戶破舊的屋宇。

白兔一直向那村鎭竄去，接近村鎭時，却忽地折向村鎭的東面，筆直的向一間破爛的舊屋奔去。那凄切的婦人哭聲，便是從這間破屋宇中傳出來的。

龐德公心中又驚又奇，雖然心中爲難，亦祇好緊隨白兔向那舊屋掠去。

龐德公掠近時，那白兔在屋前忽地打了個翻滾，眨眼便失去踪影。就在此時，屋中却傳出婦人的哀哭聲：「夫啊！你竟忍心棄下妻兒去了麼？你教我母子日後如何生活下去？」哭聲凄慘，刺人心。

龐德公心中雖然十分難受，極不欲聞此慘厲哭聲，但這是「白兔」所示之屋，他却不能不進去細察。他猛一咬牙，呼地便掠進屋中來了。

屋內的情景，竟令龐德公心中的難受也忘記了。

祇見在屋的廳中正面躺着一具男子的屍身，僅以草蓆包裹，但草蓆甚新，似乎是剛剛編織的蓆子。屍身側邊一燈如豆，閃爍不定，猶如鬼火，屍身旁邊，半跪半坐一位青年婦人，正掩臉悲泣，但她似已哭嚎甚久，眼淚也乾了，祇是乾嚎而已。在婦人的身側，跪了一位年僅五、六歲大的男娃兒，這男娃兒神情肅穆，意態凝重，猶如大人般的老成，却沒有哭叫，祇是捏着小拳頭，默默的跪着不動。

龐德公目睹此情此景，心神不由一陣悸動，他喃喃的道：「哎！可惜我非仙非神，否則便令躺着之人復活，也免睹人間如此凄慘一幕也！」

龐德公在後面悄聲嘆息，那婦人却渾似不覺，依然掩臉悲泣，在她的心中，這世間的一切，似已不存在了。

那跪着的男娃兒却忽然接口道：「這位伯伯說的不錯，爹爹躺着已一日一夜，再不會起來了，娘親也已哭了一日一夜，我勸娘親莫哭她也不聽，我……我祇好也跪求一日一夜，求爹爹快點爬起來！」

龐德公一聽，心中如遭電殛，一陣悸動，他按捺不住，一步奔了過去，把男娃兒抱於懷中，連聲道：「娃兒呵娃兒，你便再跪上一月一年，你爹爹也不會起來的了！你可吃過飯了麼？」

男娃兒搖搖頭道：「沒啊！村中有叔伯大哥送了飯來，但娘親不吃，我也不吃。」

龐德公心中一陣感佩，暗道：這娃兒小小年紀，不料竟如此孝感動天，單憑此點，便足證他絕非奸惡之人品了！

他再向男娃兒的容貌仔細一瞧，但見他身長、手長、耳大，手垂下可過膝，雙眼可自視其耳，不由暗吃一驚，心道：此乃「王者之貴」的奇相啊！那白兔引吾至此，想必大有深意了！

他心中轉念，便向男娃兒問道：「孩子，你姓甚名誰？可否告知伯伯呢？」

男娃兒一聽，毫不猶豫朗聲道：「我姓劉名備，是爹爹在生時替我起的名字！」

龐德公微一沉吟，又問道：「噢？那劉備，你知道你爹爹爲甚替你起名爲『備』呢！」

男娃兒——劉備一聽，不由瞪大眼睛，因爲這問題決非他所能回答。此時那掩臉悲泣的婦人——劉備的娘親，掩臉的雙手忽地張開，眼紅紅的瞥了龐德公一眼，見他白髮白鬚，一派仁慈長者模樣，這才輕聲的道：「這位老人家，我母子二人正逢喪事，未能招待，尚請原有。備兒之名，乃先夫當日所起，據先夫說，孩子降生吾劉家，目下雖逢劫難，却是有用之意，以備將來光大門楣，因此便單取一個『備』字了。」

龐德公一聽，又目注劉備一眼，忽然道：「這位大嫂，若吾所料不差，大嫂夫君，必非世代居此之人，其祖宗先世，必源自大富大貴之家！是麼？」

青年婦人——劉母一聽，神色不由一變，失聲叫道：「老人家，你怎的知道啊？」

龐德公微嘆口氣，道：「吾觀令郎命宮之山林位，於其末稍有紫氣閃現，此乃三代先祖大富大貴之兆也。因此可以斷定，他的先父，必非此地窮鄉僻壤之人。」

劉母聽了，不禁一陣發呆，好一會才喃喃的道：「觀六歲娃兒，竟可推算其三代先祖之事！天，這等本事，眞的非仙即神！」劉母長嘆一聲，道：「老人家想必是仙神一類的人物，我亦不敢相瞞。聽先夫提及，他的祖先，乃虞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劉勝，到備兒已是第五代子孫血脈了。但自先夫祖父起，家境便已衰落，先夫生前，於涿縣郡當一名吏書，勉强渡日。到先夫死時，並無積蓄留下，我母子二人，往後也不知如何過活啊！」劉母說到傷心處，忍不住已凄泣不止。

此時那小娃兒劉備忽地捏着小拳頭，十分堅決的道：「娘親，放心吧！爹爹不是教會我等編織草蓆嗎？備兒以爲，祇要草蓆編織得好，拿到市集，必有人買！這樣，不就有銀兩可以購米糧嗎？」

劉母聽了，尚不知所措，因爲她委實估料不到，劉備這六歲娃兒，竟有這般掙扎生活的勇氣！

龐德公一聽，心中却不由欣然一笑，暗道：劉備這娃兒人窮志不短，身處此絕境，竟有如此堅毅果敢的決心，有等七尺男兒，祇怕也萬萬不及呢！而且他又是漢室劉氏的血脈，看來，「匡扶漢室」的大業，非落在此子身上不可了！龐德公心中主意已決，他再無絲毫猶

豫，確判劉備爲「天機三分、匡扶漢室」的絕佳人選之一。

於是，龐德公不顧疲困，當晚便替劉備母子打點料理喪事。他出資替劉備先父購買棺木，請來仵作，把劉備先父的屍身收殮，然後運上白兔山。龐德公又指點仵作，在射出白兔形光的三塊品字石的正中，掘土開穴，下葬劉備的先父。

辦妥這一切，雖然龐德公身上並無多少財物，但還是把僅有的三十兩銀，留下二十兩給劉母，着她鼓起勇氣，掙扎苦忍，好好的生活下去。三天後，龐德公才告辭離開劉家。

龐德公走出劉家門口，這才忽然發覺，原來劉家的門口東南角，不知甚麼時候，長了一棵桑樹，桑樹雖然祇有丈許高，猶如世人之年幼時期，但生機十分蓬勃，枝葉翠綠，生機極旺。龐德公目睹桑樹，忽地欣然一笑，似乎已判斷了甚麼，再無疑慮，毅然決然的一路遠去了。

劉備母子，自得龐德公相助，下葬先父後，母子二人，便靠龐德公留下的二十兩銀，購買了編織草蓆的器物原料，編織草蓆，拿到市集售賣。劉備母子所編織的草蓆，手工精巧，用料上乘，人躺上去，但感十分涼快，因此客人十分滿意，爭相傳頌，競相購買。劉備母子靠織賣草蓆維生，雖然艱苦，但總算可以勉强渡日。

就這樣一連過了幾個年頭，劉備已經是一位年十五歲的少年了。說也奇怪快，劉備家門東南角的那棵桑樹，自劉備的先父下葬白兔山後，生得更旺，七、八年後，已長成一棵大桑樹，丈多高，枝葉繁茂，濃蔭滿地。遠望之下，樹丫冠猶如貴人座駕的頂篷，又如天子頭上的皇冠，十分奇特。當時路過他家門的有識之士，均駐足驚歎道：「家門奇樹，必出貴人！」

此時，劉備的形相，亦如桑樹一般十分奇特英偉，他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耳大垂肩，目能自顧其耳。他平日少言寡語，喜怒不形於色，但待人十分和善，極喜交朋接友。

不過，劉備因家境貧困，每日需編蓆賣蓆，與娘親艱苦渡日，他根本無能力上學堂讀書識字，十五歲的少年，依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盲。

就在此時，一天他在市集賣草蓆時，一位文士恰好看中了劉備所賣的蓆子，一下子便買了十張，說買回去供學堂的學生坐着聽書。草蓆十張，十分沉重，這位文士搬不動。劉備便自告奮勇，向文士道：「這位先生，待我替你背回學堂吧！你既然是教人讀書識字的先生，這搬運的工錢也不計較啦！」

劉備自小勞苦，練得一身氣力，他把十張草蓆往背上一放，便穩妥的背着了，對文士道：「先生走啊，我助你搬回學堂吧！」

這位文士姓盧名植，原來是當時的大學者馬融的門生，滿腹經綸，極有學問，他起初尚沒留意劉備，以爲他只不過是賣草蓆的草野娃娃。此時向他仔細一瞧，眼神不由一亮，暗道：此子印堂已現紫氣，此乃奇貴之象也，怎會淪落到賣蓆維生如此窮困？原來盧植不但精通經綸學問，亦善風鑑之術，他所教授的學生，並不講究窮與富，單憑他一雙銳目審察，但有潛質的，才肯收授。此時，盧植已萌全力助劉備成材的念頭了。

果然，待劉備把草蓆背到學堂，正欲告辭離去，盧植把他留住了。他向劉備詢問一番，得悉他的窮困境況，便慨然的決定，免費收劉備入學堂受授，更贈送一筆銀兩，供劉備作安家費，以便劉備不必再以賣蓆維生，靜心攻讀經綸學問。

劉備也不推辭，也沒多言，只是立刻向盧植跪倒，行了拜師大禮，道：「先生待劉備的恩德，劉備必永誌不忘，請容劉備日後相報！」

盧植欣然而笑，他伸手扶起劉備，道：「劉備不必多禮，你但能學而成材，便是對爲師的最佳報答也！」

劉備回去，安頓好娘親。從此，便在盧植的學堂研讀經綸學。

他的悟性奇高，在盧植的學堂僅研讀了一年，便可與其他攻讀了五年的學子併駕齊驅了，盧植十分驚奇，他更確信自己的「風鑑術」所相測準確無誤，因此便更向劉備悉心教授。他除了經綸學問，甚至把他的師門秘學「風鑑術」也特別傳授於劉備。此時劉備尚不知道，恩師所特別傳授的師門秘學「風鑑術」，對他日後的大業，其中的助力將如何宏大。

劉備除了研讀學問，亦喜歡樂譜音韻，以及射擊狩獵等的玩意。剛好學堂中有一位學子，姓公孫名瓚，來自武將輩出的遼西，一身家傳武學，十分出色。公孫瓚與劉備志趣相同，年紀又比劉備大，因此劉備視公孫瓚爲兄長，公孫瓚亦將劉備當作小弟。公孫瓚文材比不上劉備，時常要劉備替他趕做功課，以便向先生盧植交差。爲了答謝劉備，公孫瓚也毫無保留，把一身武學本領，傳授劉備。

劉備在盧植的學堂中，眨眼便渡過了五年的歲月。在這五年中，劉備因緣際會，已從一位「賣蓆小兒」，一躍而成爲一位「文武雙全」

的青年了。而恩師所傳授的「風鑑術」，劉備亦已融滙貫通，初具火候。

到此時，劉備才忽然醒悟，他在兒時喪父的那一晚，所遇的那位「白髮白鬍老人」，爲他母子二人殮葬先父，親堪墓穴，所伏下的玄機，是如何的深不可測……雖然其中的奧秘，劉備所學的「風鑑術」限於火候未逮，尚未能參透，但他已確信無疑，那位自稱來自荊州峴山的「白髮白鬍伯伯」，必定是一位上能洞悉天機、下能徹察地秘的絕世高人！可惜却不知何年何月，是否能與他再相遇了……這是劉備一直耿耿於懷的未了心願。

＊　＊　＊

乾坤運轉，天機變幻。

就在劉備渴望與兒時那位「白髮白鬍伯伯」重逢之時，這位白髮白鬍的絕世高人，正抵臨一處「雲遮氣騰」的古老山城。

在過去的十五年歲月，這位白髮白鬍老人——龐德公，終年累月遊歷天下名山大川，他並非遊山玩水，而是費盡心血，預伏「天下三分、匡扶漢室」的驚天玄機奇局。

至於龐德公預伏了甚麼驚世玄機妙局，因天機大勢尚處潛伏階段，世人自然仍毫無所知，甚至連當事人，如譙郡的曹操、涿縣的劉備等，至今仍毫無所察，對此天機大勢仍一片迷霧。

而十五年後的此時此刻，龐德公又風塵僕僕的抵臨一座「雲遮氣騰」的山城城郊。

那是一條流向山城的河流，江水清徹，平靜如鏡，岸邊的巖石上面，正坐着一位年約四十的中年男子，於江邊垂釣。

中年男子隔了許久，才偶爾抽起釣竿看看，那魚鈎却是筆直的，連半點彎曲也沒有，他就這般的端坐着，他似乎已坐了很久，但瞧他的神氣，就算再坐七日七夜，亦決計不會放棄離開。

龐德公遠遠見了，不由笑道：「世人釣魚之鈎是曲的，你的却是筆直……直的漁鈎，又怎能釣到魚兒？」

中年男子一聽，忽然古怪的吟道：「……寧向直中求，不向曲中取。是非自有判，莫問我是誰……」

龐德公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人所言，豈非隱含「是非曲直，由我而判」的玄機深意麼？又似乎隱隱知道自己此行的來意……龐德公心中大奇，便向那中年男子一掠而近前，拱手道：「這位兄台，你於江中釣甚麼？」

中年男子驀地轉過身來，向龐德公上下打量一番，這才忽地回了一揖，道：「這位老人家，可是來自不知名的遠方呢？」

龐德公不答，反問道：「你且先說說，爲甚以直鈎於此垂釣？」

中年男子此時仔細的凝視龐德公一會便坦然的道：「在下複姓諸葛，單名一個珪字，乃陽都縣郡丞。五日前因夢見周朝先聖姜子牙，於江邊垂釣，又聽他於夢中吟頌，便是剛才那四句。在下想這必定是姜子牙對我有所啟示了，便仿他的模樣，上這江邊垂釣也。其實也沒打算釣到甚麼魚獲，只是且看看有甚應夢的好處吧了！」

龐德公聽了，向中年男子——諸葛珪目注一眼，忽地含笑道：「恭喜兄弟，家中剛添了男丁，但尚未足一歲。」

諸葛珪一聽，不由猛地抽起魚竿，就連釣魚也忘記了，忙道：「老人家……你……你如何知道？」

龐德公微笑道：「諸葛兄弟的子嗣宮已現第二道赤紫，乃添次丁之兆也，因此並不難推斷。」

諸葛珪驚喜參半，他定定的注視龐德公一會，喃喃的道：「在此垂釣三日，果然遇上高人了！姜太公之夢，莫非便應驗於此人身上……老前輩貴姓？」他的口氣也忽然變得十分誠懇。

龐德公含笑道：「吾乃荊州峴山龐德公。」

諸葛珪一聽，又連忙深深一揖道：「原來是民間相傳的一代天機隱俠龐德公前輩，在下怠慢之處，萬望恕罪！亦難怪有此驚人神通啊！實不相瞞，在下妻室果然於八個月前，添了一名男丁，單名一個『亮』字，亮兒之上，尚有一位哥哥名瑾，年僅十歲。前輩一眼窺透，這等神通果然十分驚人。」

龐德公淡然一笑，又道：「諸葛兄弟，按吾所察，令郎諸葛亮，誕生之時，想必有甚異兆，是麼？」

諸葛珪一聽，却想也不想，便決然的道：「沒有！並無甚麼異兆啊！」

龐德公不由微一怔，暗道：按吾所察，諸葛珪子嗣命宮新添赤紫之氣，當主出一位絕世奇人，怎會如此默然無聞呢？他心中好奇，便對諸葛珪道：「諸葛兄弟可否領吾返家，引令郎出來看看？」

諸葛珪大喜道：「龐前輩肯降臨寒舍，自是求之不得啊！請龐前輩隨在下入城。」

諸葛珪引領龐德公進入城中。原來這座遠望「雲遮氣騰」的山城，屬徐州瑯琊郡，名陽都城（今山東沂南縣），存世已近千年了。

龐德公進入城中，只見城破不堪，形如荒野。城中百姓衣衫襤褸，人人面黃飢瘦，一片荒涼慘象，心中不由一陣歎息，暗道：如

此藏龍臥虎的龍脈結聚之地，竟因人禍戾氣弄得如此破敗悽涼……莫非「天機三分」大勢，當眞不可逆轉了嗎？但這話是決計不能外洩的，他只好默默隱於心中。

諸葛珪引領龐德公，走到城南一角，來到一處古舊的莊園，便是諸葛珪的居家了。諸葛珪時任陽都郡丞（相等現代的副縣長），此時的家境尚算不俗。

龐德公隨諸葛珪進入客廳，却見廳中一位年約十歲的娃兒正在讀書。諸葛珪道：「瑾兒，快過來拜見龐先生老前輩！」

這娃兒原來是諸葛珪的大兒諸葛瑾，年正十歲，十分好讀。甚得諸葛珪的歡心，因此極欲得龐德公的扶持。

諸葛珪含笑點頭，目注諸葛瑾一眼，但見他神態老成持重，不苟言笑，心道：子嚴謹有餘，靈氣不足，日後成就亦僅中規中矩而已。但此時他並沒表示甚麼，却向諸葛珪含笑道：「諸葛兄弟可否帶令郎諸葛亮出來一見？」

諸葛珪忙道：「瑾兒，快入內堂，請娘親抱亮兒出來，拜見龐先生！」

諸葛瑾答應一聲，走入內堂。不一會，一位年約四十的婦人，懷抱一位嬰兒，從內堂走出，向龐德公萬福道：「妾身拜見龐先生，也代小兒拜見先生。」

原來婦人便是諸葛珪的夫人徐氏，徐州的一戶大家閨秀。龐德公含笑答禮，向徐氏目注一眼，但見她的命宮壽上位，有一道黑氣驟起，直抵兩顴，聚而不散，牢牢盤踞。龐德公心中不禁一陣黯然，心道：此乃喪亡於壽上至兩顴命宮之兆，徐氏必定過不了四十至四十七此玄關了！心中又暗道如此一來，諸葛氏的血脈，只怕須歷一番艱難應折了！但爲甚會如此呢？

龐德公心中轉念，此時也不便明言，只好向徐氏懷中的嬰兒——諸葛亮仔細審視。

嬰兒——諸葛亮却似極有靈性，此時竟霍地哇哇一叫，又把腦袋兒向龐德公連點五點，就如徒弟見了恩師似的滿心欣喜。

龐德公心中不由一動，向徐氏道：「諸葛夫人不必客氣，這便是令郎諸葛亮麼？」

諸葛夫人尚未答話，諸葛珪恐怕龐德公冷落了大兒諸葛瑾，便忙道：「龐先生，他便是亮兒，但未足週歲，並無甚奇特之處。」

龐德公此時却接過嬰兒——諸葛亮，向他仔細一瞧，但見他目如朗星，深遠無比，似可洞悉天地乾坤、世間萬物，他再看他的掌心，並無異狀；把他的脚掌拿起一看，龐德公眼神不由大亮，只見嬰兒——諸葛亮的右脚掌心上，清楚玲瓏的現出一排黑點，細數之下，竟含七點之數。

龐德公不由欣然一笑，也不再審視，把諸葛亮交回他娘親的懷抱，向諸葛珪微笑道：「恭喜！令郎果然是一代奇材！諸葛一脈，因他而名揚四海，且天下大勢，亦必因他而逐浪翻波！」

諸葛珪一聽，不由驚喜參半，忙道：「龐先生爲甚如此判斷？」

龐德公欣然道：「令郎之運格，乃深藏不露之奇命也！按吾所察，令郎目如朗星，深遠無量，此乃洞悉天地乾坤萬物之象也。又他脚心有墨痣，合計七點之數，此乃脚踏七星，主出一代奇材！」

諸葛珪連忙看他兒子的右脚心，但見果然有七點墨痣，清楚玲瓏。他如夢初醒似的長歎道：「怪道自亮兒降生後，吾便連續三次夢見姜太公於江邊垂釣！吾驚奇之下，也來個江邊下釣，果然便把龐先生大駕引來相會！料不到亮兒竟有此天大福緣啊！」

龐德公欣然道：「令郎果然與吾有緣，吾決悉力以助其成材，未知諸葛兄弟意下如何？」

諸葛珪一聽，雖然龐德公相助的，並非他喜歡的長子諸葛瑾，但諸葛亮到底亦是他諸葛家的血脈，他又豈有推辭之理？他連忙道：「小兒但得龐先生栽培，乃諸葛家的莫大福緣，求之不得，豈有異議！」

龐德公微一點頭，心道：諸葛家既已誕生如此一代奇材，其祖宗風水地力必十分豐厚，倒不必在此事上再花心血，祇須前往實地一察便知端詳矣。他這般思忖，便向諸葛珪道：「諸葛兄弟，貴祖墓地位於何處？可否引領吾往一瞧？」

諸葛珪道：「吾祖宗世代均葬於城郊銀雀山腹地，距此不過是二、三十里，龐先生若欲審察，此時動身也還可以趕個來回呢！」

龐德公欣然道：「如此甚好，但須帶令郎諸葛亮一道前往，未知諸葛夫人是否捨得呢？」

諸葛夫人徐氏忙道：「龐先生乃一代高人，所作安排想必對亮兒有甚大好處，妾身怎敢拒絕，一切請先生多多照應！」

龐德公微笑點頭，他也不再遲疑，親自接過諸葛亮，抱於懷中，便與諸葛珪一道出門而去。

＊　＊　＊

諸葛珪脚力甚健，龐德公功力通玄，自然更不在話下。二、三十里路，很快便抵達銀雀山了。

諸葛氏的祖墓，原來位於銀雀山的北麓。龐德公向四周一望，但見山崗南面開闊，稍遠處便是江面寬闊的沂河，山崗的東西兩面，各

有一座雄峻的山峯聳峙，北面則是莽莽平川。

龐德公不由暗暗點頭，心道：此崗南面開闊，更有大江回環，合明堂廣闊的龍脈象，又東、西各有山峯聳峙，乃左青龍、右白虎之格，諸葛氏祖墓所處之地，恰位於龍脈結聚的山腹，乃一「臥龍」奇格也。「臥龍」者，龍潛於淵也；機緣未到，深潛於淵，機緣若到，則龍躍九天也！這豈非甚合諸葛亮這嬰兒的命格嗎？

龐德公已作了判斷，他再不猶豫，向諸葛珪道：「諸葛兄弟快抱令郎叩拜祖宗。」

諸葛珪依言抱着諸葛亮，跪在墓碑前叩拜。墓碑上書列諸葛氏的歷代祖宗名號，其中最早的，竟是於西漢末平帝朝中任司隶校尉的諸葛豐，至諸葛珪是整整第五代了。

龐德公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諸葛豐乃西漢末年的著名清正之官，任司隶校尉之職，專門監察京城大小官吏。諸葛亮恰好是其第六代孫兒，一脈相承，繼承遠祖之志，匡扶漢室，此子無疑矣。

龐德公正思忖沉吟間，諸葛珪抱着諸葛亮，已向祖宗叩拜到第五十四次了。就在此時，諸葛亮忽然大哭起來，諸葛珪亦感心慌意亂，竟再也不能叩拜下去。

龐德公見狀，不由微歎口氣，心道：此象已預兆了諸葛亮日後的運數，他於五十四歲食倉命宮位，必歷凶關，若大步跨過，便可直入玄關大道，否則便有於此凶關夭折之厄了，龐德公於此時也不便點破，他暗地決定，勢須向諸葛亮傳授「禱星延壽」大法，以便他屆時用作自救，以祈邁過此凶關。

此時諸葛珪已抱着諸葛亮，站了起來。說也奇怪，站起來不再叩拜，諸葛亮的哭聲也就立刻停止了。

諸葛珪心中不由又驚又奇，忙向龐德公問道：「龐先生，爲甚亮兒不肯叩拜下去，莫非祖宗地力與其無關嗎？」

龐德公微一沉吟，簡略的道：「此乃令郎運數使然，日後他自會善爲處之，諸葛兄弟不必擔心，這與祖宗地力並無關係。」

諸葛珪又忙道：「龐先生以爲，吾祖宗地脈，是否可令子孫血脈發揚光大呢？」

龐德公一聽，不由呵呵一笑，微露端倪道：「你諸葛氏祖宗地脈，乃一『臥龍龍脈』，五代潛於淵，目下已屆一躍而飛九天的旺發期也，此事日後自有應驗，諸葛兄弟不必耿耿於懷。」

諸葛珪一聽，却不由猛吃一驚，暗道：按龐先生所判，「五代深潛於淵」，自太祖起，到我諸葛珪，恰好是五代之數，莫非我諸葛珪也是「深潛於淵」之人嗎？但轉念又暗自安慰，心道如此說，則吾諸葛一脈，到第六代當可一飛九天，亦即瑾兒、亮兒這一代也，吾有子光大門楣，總算不辱祖宗，亦該欣慰啦！

諸葛珪自思自量，沒把心事說出，他和龐德公在銀雀山上再逗留了一會，便下山返家去了。

一路上龐德公默然無言，似在思索甚麼。

龐德公返回陽都諸葛家後，便借了諸葛珪的書房，日夜伏案疾書，也不知他弄甚玄虛奧秘。

到第七日早上，龐德公取出三封錦囊，均嚴密封牢，上書「甲、乙、丙」三個封字。他鄭重的交到諸葛珪手上，殷切的道：「令郎諸葛亮決非凡品，務請悉心栽培。諸葛兄弟可先教其識字，待他五歲之年，便可把『甲』字錦囊開啓，着他自行研習。再到他八歲之年，可把『乙』、『丙』兩錦囊交到亮兒手上，着他於十七歲時開拆『乙』字錦囊，然後到五十四歲，再開啓『丙』字錦囊。先後次序，開啓時間，須嚴格依循，切記！切記！愼之！愼之！」

諸葛珪見龐德公神色凝重，不敢怠慢，連忙雙手接過三封錦囊，小心翼翼的收藏好了，才又略帶迷惑的問龐德公道：「龐先生待諸葛家大恩大德，在下與小兒等永誌不忘，但在下有點疑惑，爲甚第二、第三封錦囊，到他八歲時，便要交到他手上，由他自己日後開啓呢？難道待他十七歲時，在下親手替他開拆便不行嗎？」

龐德公目注諸葛珪一眼，但見他命宮準頭，諫台兩位之上，青黑之氣聚而不散，牢牢盤踞，絕無延散之象。他不由暗歎口氣，心道準頭、諫台乃主人壽之四十八、四十九，青黑乃喪煞之氣，固聚於兩位置，亦即你之壽數僅得四十八、四十九，距現下祇得八年了，待諸葛亮十七歲時，祇怕你已身入「臥龍脈中」，成「五代深潛於淵」之數了，還談甚麼替諸葛亮開拆錦囊呢？

龐德公心中忖念，也不忍道破，便淡然一笑道：「此乃你諸葛氏祖宗地脈運勢使然，不可逆違，諸葛兄弟也不必爲此耿耿於懷。」

諸葛珪未得要領，又見龐德公已有告辭離去之意，知無法强求，祇好無奈的歎了口氣，不捨的道：「龐先生待諸葛家恩重於山，今日一別，未知何日相逢了。」

龐德公一聽，不由微嘆口氣，暗道：吾亦欲親自培育諸葛亮成材，因此子與吾甚有緣份。但目下天機大勢凌亂不清，其運行走勢連我亦未能參透，我又怎可把全部精

力、時間留於此呢，吾勢須再週遊天下，一面預伏玄機，一面研悟，以期參透那迷濛天機大勢啊！

他這般思忖，便向諸葛珪微笑道：「諸葛兄弟，有緣千里能相會，吾與諸葛氏一脈，日後必尚有重逢之日。」

龐德公說罷，便決然的告辭離去了。

諸葛珪始終未得要領，也未能確定，他與龐德公是否會再行相見，因爲他表示必會重逢的，僅是「諸葛氏一脈」而已。但又知此等絕世高人，決計難以挽留，無奈祇好長歎口氣，喃喃的道：「罷了，無論日後吾之運命如何，但有子孫光大諸葛一脈門楣，也就不辱祖宗，不枉姜太公夢示江邊垂釣，喜獲奇緣的一番美意了。」

天怒人怨　地火奔騰

自此之後，諸葛珪果然便把全副身心精力，放到諸葛瑾和諸葛亮兩兒的身上。特別是諸葛亮，他年僅二歲，諸葛珪便開始教他讀書識字。

到諸葛亮五歲時，諸葛珪果然依囑把龐德公留贈的三個錦囊中的「甲」字錦囊開啓。錦囊原來有兩份書函，一份乃指示諸葛珪向諸葛亮教授的經綸學問、三經五典。一份則是紀錄了一大段古怪的口訣，着諸葛亮熟讀默記，以便日後領悟時自行研習。

諸葛亮這孩子亦令諸葛珪驚喜不已，諸葛亮年僅六歲時，諸葛珪自己窮數十年學得的知識，諸葛亮竟可全部接納。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諸子百家，但凡諸葛珪教授的，諸葛亮竟一點即通，更能舉一反三，漸而諸葛亮所提的疑問，竟連身爲郡丞的諸葛珪亦無法解答了。

特別是龐德公向諸葛亮傳授的古怪口訣，其中的含意更匪夷所思，諸葛珪曾偷閱一下，發覺極爲深奧，根本無法參透。但諸葛亮到六歲時，便不但熟讀默記，更可領悟，進而自己研習起來，諸葛亮的體魄，竟越來越健壯，比體弱多病的哥哥諸葛瑾強多了。

原來龐德公傳授的口訣，竟是源自得道老祖李耳的「無爲神功」心法，其要旨爲「堅則毀、銳則挫、無爲而笑大巧、無藏而至有餘」，十分深奧，也祇有諸葛亮這等奇智，才能領悟研習。諸葛亮自小便研習了「無爲神功」的內功心法，這爲他日後的大業，奠定了十分穩固的根基。

諸葛亮——這位未來的一代奇材，也就在陽都城這個「雲遮霧掩」的古老山城中，在充滿詭秘莫測的人世間，慢慢成長起來了。

* * *

天鼓，音如雷而非雷，音潛地心而浮於地表，天鼓既鳴，兵發其後。

天狗，狀如狗之星，所墮之地，望之如火光焰焰衝天，範圍之大，數頃田畝而上觀有黃者，現之乃主破軍殺將之兆。

蚩尤之旗，類彗星而尾曲，如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之象。

長庚，如匹練橫空，此星見，兵必起。

星移斗轉，日月浮沉，乾坤幻變。

先是天鼓之音如悶雷驟响，神州大地四處可聞。

接而天狗食日，白晝如同黑夜。

再而，有星如帚，橫空而掃，狀如長尾，實爲蚩尤之旗，睹之令人心魄動搖。

最後突見如布長星，橫空而展，狀如旗，乃長庚星現於天地……

一連四起，征戰殺伐、刀光凶劫天兆，於數日內驟現於東漢靈帝劉宏中平三年(公元一八六年)的神州大地，「合久必分」的天機大勢，似已不可逆轉，靜靜地，恐怖的開始演行。

丁亥年(公元一四六年)，漢帝劉纘年僅九歲，當皇帝亦僅一年，因直斥大將軍梁冀爲「跋扈將軍」，被梁冀令左右置毒於餅中，毒殺了。梁冀專斷橫行，立纘的堂侄劉志爲漢桓帝。梁冀與其妹梁太后專權朝政，劉志又昏庸腐敗，更極好女色，宮中之女六、七千人，加上雜役等，宮中之人竟達二萬之衆。於是皇帝與外戚競相斂財，搜刮民脂民膏，到桓帝死時，已弄得東漢朝廷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危機四伏，風雨飄搖。

戊申年(公元一六八年)，桓帝劉志逝，由竇太后及其父竇武主持，迎立桓帝的小叔父劉宏爲帝，時年十三歲，是爲漢靈帝。竇太后臨朝執政，曾一度重用名賢李膺等人輔政，欲振國運。但不久即被劉宏的乳娘趙嬈及宦官曹節、王甫等互相勾結，劫持劉宏至德陽前殿，奪其國璽，幽殺竇太后，捕殺李膺等「清流名賢」，誅連者千人被殺，宦官權傾朝野。

劉宏少而好色，又十分昏庸，竟呼宦官中常侍張讓爲父，趙忠爲母。宦官父兄子弟爲官者遍佈天下。宦官王甫的養子王吉出任沛相(安徽省首長)，任官五年，殺人萬餘。凡被殺者，均置屍於車上，夏季屍首腐爛，便以繩穿連白骨，繞城郡竟達一周。

漢靈帝劉宏，十三歲爲帝，即

慨歎未爲帝時生活貧苦，未能好好享受。即位後，便埋怨桓帝無私產，不能供他揮霍享用。於是大興賣官鬻爵之風，公開標價賣官，富者先交錢再上任，貧者先上任再交雙倍價。靈帝後宮有宮女六千，日費萬金。又大修宮室園林，收集天下奇珍於宮中，標價賣給宮女，靈帝有時竟亦作商人打扮，親自賣物。某日他忽作奇想，宮駕棄馬而改用騾四匹，名爲「四騾駕」。於是京師爭相仿效，騾價竟貴於馬。

這一天，漢靈帝劉宏，正在溫德殿接見百官，他剛欲坐上龍椅，宮殿一角，忽地狂風驟起，隨即祇見一條巨蛇，渾身青色，從殿樑上飛了下來，跌在龍椅上面。

劉宏嚇得登時昏倒，左右太監慌忙把他扶入後宮，百官亦無一敢上前救駕，紛紛逃避。

一會後，巨青蛇忽然不見，却立刻雷電大作，接而大雨傾盆，並夾以冰雹，橫掃京城，毀屋無數，至半夜才突然停止。

不久，京都洛陽，發生大地震，隨即海嘯大作，沿海百姓，紛紛被捲入驚濤巨浪之中。過不了多久，京城中有一母鷄，忽然變作雄鷄，高唱不息。接而又有一道黑氣，長達十餘丈，飛入溫德殿中。

更可怕的是，一天深夜，一道長虹，竟橫駕於帝宿紫微宮上，紫微宮帝星慘淡，善觀天象之士，均憂心忡忡。就在這一天的凌晨，京都城郊畢原、白鹿原、少陵原、高原，細柳原五地，山石盡皆崩裂，天下震動……

天象兇兆發生後的第七日，鉅鹿郡(今河北省平鄉縣)兄弟三人，名爲張角、張寶、張梁，均爲當地的農家子弟，自小練得一身力氣。這天早上，張角入山採藥，忽然遇見一位老人，老人碧眼童顏，手執棘藜之杖，對張角道：「汝隨吾來！」

張角跟隨碧眼老人，抵一處山洞。碧眼老人取出三卷書册，對張角道：「此乃太平眞經三卷，今贈於汝，可代吾教化天下，普渡世人，宏揚吾道。若違吾訓，必遭慘烈惡報！切記，切記！」

張角本來是一位讀書秀才，因朝廷賣官鬻爵，家貧無法入仕途，祇好以採藥維生。他一聽便連忙道：「弟子張角，不敢有違師傅訓誨！敢拜問師傅高姓大號？」

碧眼老人嘿嘿一笑，道：「汝非吾弟子，吾亦非汝師傅！吾不過是順天機大勢，而導其演進而已。汝與此天機演行大勢有緣，故借汝之手加以啟動罷了！汝且看看，哪不是南華老仙現身於世麼？」碧眼老人忽地伸手向洞外一指。

張角回頭一看，洞外一片寂靜，哪有甚麼「南華老仙」的踪跡？他再回頭一看，洞中的碧眼老人也已失了所在。張角心中大駭，他忽然醒悟，所謂的「南華老仙」即碧眼老人，碧眼老人便即「南華老仙」。

張角把「太平眞經」三卷藏於密室，日夜研讀。眞經中有呼風喚雨之術，又有符咒驅魔除病之法。張角勤加研習。從眞經中，張角又獲悉「天機五行終始」奧秘。所謂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根據五行推算，當今的東漢朝廷屬「火德」，日後取而代之的，便是「土德」的帝朝，取「土尅水、水尅火」之五行相尅大旨。張角初識此「五行終始」天機奧秘，尚不敢妄動，以免違逆贈書的碧眼老人的訓示。

他自號爲「太平道人」，開始以「太平眞經」中所授的符咒驅魔除病之術法行走江湖，濟世救人，甚爲靈驗。於是名聲大噪，窮苦人家子弟紛紛投效求拜入門下，爲數甚衆，竟達五百餘人。張角的二弟張寶、三弟張梁，此時也棄農入道，歸入張角的「太平道」門下。

門徒五百餘人，得張角的傳授，又四出行走江湖，廣收門徒，不久張角的「太平道」門，人衆竟達三十萬。張角把天下門衆分爲三十六方，大方一萬人，小方六千人。每方立一首領，稱爲將軍。

張角的門衆講授「五行終始」天機奧秘，說當今朝廷屬「火」，「火」燃後成灰，灰即「蒼」，因此「蒼天已死」。而日後取「火」而代之的，必定是「土」，土在「五色」中屬「黃」，因此「黃天當立」。又向門衆昭示：「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令門衆以白紙，書寫「甲子」二字於家中大門上面。於是，青、幽、徐、冀、荊、揚、兗、豫八州之民衆，皆尊奉張角爲「大賢良師」，天下矚目。

張角此時心動了，他對二弟張寶、三弟張梁道：「最難得者，天下之民心也。如今民心已尊奉於我，若不趁勢取此天下，豈非十分可惜嗎？」

張寶、張梁均附和道：「當今朝廷，君非君、臣非臣，弄得天下百姓人非人，天怒人怨，地火奔騰！此時不反，更待何時！」

於是張角決定，自封爲「天公將軍」，張寶爲「地公將軍」，張梁爲「人公將軍」。「太平道」門衆，以黃巾纏頭，打黃色旗幟，於當日深夜舉兵昇旗。張角向徒衆說：「今漢運將已終結，大聖人已出，你等均須順此從吾舉兵，以享太平。」於是軍心大振，從黃巾軍的人衆，竟達四五十萬。四縣官兵，聞風先遁，黃巾軍兵不血刃，已連佔四鄉十八縣城。

天下震動，朝廷惶惶不可終

日。

＊　＊　＊

而當年一代天機隱俠龐德公，他所伏下的玄機妙局，也已開始萌發了。

龐德公替樵夫夏侯海堪點了一座「盤龍龍脈」，下葬其祖。夏侯海之子夏侯嵩，便遇上大宦官曹騰，收爲義子，易名爲曹嵩。曹嵩生子，名操，字孟德，乳名阿瞞。曹嵩後來繼承了曹騰的「費亭侯」，曹操的少年時代，便是在「侯府」中渡過的。

曹操到十歲那年，即由頑皮好動，變得沉穩好讀。他涉獵羣書不但閱經習史，還研讀兵法。到他十六歲那年，一位懂風鑑術的朝廷太尉橋玄，遇見曹操，便對曹嵩道：「本官閱人無數，但令郎無人可及。他日於大亂之世，平定天下的，非令郎曹操莫屬也！」

不久橋玄便去世了，曹嵩這位做父親的，也不敢判斷橋玄所說是眞是假。

不過曹操在二十歲的那年，便被州郡推選出來做官，任洛陽北部尉。當時洛陽是大京都，分東西南北四部，每部設尉官一人。因宦官權傾朝野，在京城中，誰也不敢向宦官的親朋戚友論罪。

曹操正值年少氣盛，血氣方剛，很有點天不怕，地不怕的氣魄，他赴任後便在衙門外懸掛五色大棒十八根，並向外宣稱：「今後凡違反朝廷律例者，無論誰人，一律嚴懲不貸，罪行重者，亂棒打殺，決不寬宥！」曹操奉行的，是「治亂世用重典」的史訓道理。

他也果然說到做到，赴任不久，皇帝寵幸的宦官蹇碩的叔父違禁夜行，曹操獲悉了，便派人把他抓到衙門，亂棒打死。

曹操年少氣盛，不畏權貴、執法嚴明，雖受人稱讚，却因此而得罪了權傾朝野的宦官，很快便被逼辭官歸家，稱病不出。若非他借了其父曹嵩的面子，他很有可能逃不過宦官的毒手。

曹操在家鄉譙縣城外蓋了一所房子，謝絕賓客，讀書打獵，表面上不問世事，暗中却更密切留意天下大勢。

不久，東漢朝廷組織了一支新軍，號稱「西園八部尉」。新軍統帥便是大貴族外戚袁紹，曹操也被朝廷任命爲八校尉之一的典軍校尉。到此時，曹操正式加入軍旅征戰生涯。

就在此時，張角的黃巾軍已攻到幽州(今湖北、河北一帶地域)的邊陲，正擬向幽州郡發起進攻。

當時的幽州太守是漢朝宗室之後劉焉，接黃巾軍將犯境的警報，連忙召校尉鄒靖商議防守大計。鄒靖道：「賊兵勢衆，我方兵力薄弱，如何抵敵？請大人速招四鄉義勇民軍抗賊。」

劉焉採納鄒靖的獻計，當即下令出榜文招募義兵。

招兵榜文很快便發到四鄉郡縣，劉備此時已在盧植的學堂結業出來，暫時未有事幹，終日四處遊蕩。他所在的涿縣，恰好亦是招募義兵的郡縣之一，招兵的榜文，貼在涿縣城內各處顯眼的地方。

劉備正在城中遊逛，忽然被招兵的榜文吸引，便隨衆走近細閱，閱後却不由長嘆一聲，似有無限感觸。

忽地，劉備背後有人厲聲叫道：「大丈夫當爲國家出力！嘆氣甚麼？」

劉備回頭一看，祇見發聲之人，身軀雄壯，豹頭環眼，一把環頷虎鬚，聲如響雷，動如脫兎，十分勇猛。劉備此時的風鑑術已甚具火候，他一見便心中一動，暗道：此乃「豹子形格」，心性義勇忠猛，極宜結交，便連忙向他拱手道：「請問壯士貴姓？何方人士？」

豹子形的壯漢大聲道：「我姓張，名飛，字翼德。世代居於涿郡，有幾畝莊田，賣酒屠豬爲業，甚望與天下英雄豪傑結交！剛才見你望榜文長嘆，未知爲甚，忍不住發話相問。」

劉備一聽，心中不由暗喜，坦然告道：「我姓劉名備，遠祖乃中山靖王劉勝是也。目下黃巾作亂，欲統兵破賊安民，可惜力所不逮，因而嘆息。」

豹子形壯漢——張飛一聽，立刻慨然道：「我尚有點家產，樂意相助，招募義兵，與你共舉大事！你意下如何呢？」

劉備大喜，忙道：「張兄弟有此壯志，十分佩服。若不嫌棄，請到酒店一聚細商！」張飛爽快的一口答應。兩人進入酒店中飲酒，談說甚歡。

就在此時，店外忽然有一大漢，推着一輛木車，走到店外門口停下，走進店中，對店小二道：「快！斟酒來喝！我急着趕去州郡投軍也！」

劉備聽聞，向大漢仔細一看，但見其人十分雄偉，身長達九尺，五綹長鬚，臉如重棗顏色，唇若塗脂赤紅，眼如丹鳳，眉如臥蠶，相貌堂堂，十分威武。

劉備見其相貌，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張飛乃「正豹形格」，乃主武將之運命；而此人乃「正熊形格」，乃主將中之帥也。且此人眼如丹鳳，乃主「人好酒量，聰明智慧」；又眉如臥蠶，乃主「心中智巧，旋轉機關，早立功業」；三者印證，足顯此人乃一代將帥之材

也！劉備的風鑑術已甚具火候，他於短短半日內，連遇此兩大將帥之材，料定兩人必可成爲他「匡扶漢室」大業的左右臂助，心中不由大喜，決意與此兩人結交。

劉備於是毫不遲疑，當即站了起來，向那大漢拱手道：「這位壯士，請問高姓大名？願過來同席一聚麼？」

大漢並不推辭，大步走過來，亦向劉備拱手道：「吾姓關，名羽，字雲長，河東解良郡(山西解縣)人也。因當地權勢惡霸，仗勢欺人太甚，吾便將其一刀殺了！無處容身，四處逃難，至今已五、六年了。聞此地招募義兵破賊，故前來投效。」

大漢——關雲長坐下，與劉備、張飛飲酒談說甚歡。劉備把自己和張飛招兵圖舉大業之意，對關雲長坦然相告。關雲長大喜道：「此乃吾之志也！彼此走向相同，可共謀大事！」

劉備尚未及答話，張飛已大笑而起，道：「妙也！吾莊後有一桃園，花開正盛，明日當於園中祭告天地，我等三人結爲兄弟，同心合力，大事可圖也！」劉備一聽，正合心意，他與關雲長同聲道：「好啊！張兄弟之議，正合吾等心意！」

第二天一早，在張飛的莊園桃林中，置備黃牛、白馬諸等祭天之物。三人焚香跪拜天地，同聲誓言道：「今劉備、關羽、張飛三人，叩告天地：吾三人雖然異姓，今結爲兄弟，便即同心合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百姓黎民！吾等三人，雖非同年同月同日生，却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鑑吾等此心；若背此誓約，人神共戮殺也！」

誓約畢，叙了年庚，劉備年長爲兄，關羽次之，張飛爲弟。拜祭完天地，便殺牛屠豬，設下酒宴，招聚四鄉勇士，得三百多人，在桃園莊中痛飲結盟，準備起兵。

衆人收集了一批兵器，可惜缺了一批戰馬。劉備、關羽、張飛三人正焦急間，莊丁入報道：「外面有兩客人前來，且有伙計趕着一羣快馬，前來拜見。」

劉備大喜道：「此天助我也！」

他與關、張二人，連忙出莊迎接。原來投莊的兩位客人，一個叫張世平，一個叫蘇雙，同以販馬爲業。近日因黃巾造反，向北面販馬，中途被阻折回，無處落脚，故前來投莊。

劉備邀二人進莊飲酒，席間把自己的討賊安民主意說了，二位客人慨然道：「劉公既有此壯志，吾等之馬，早晚亦必陷賊手，不如盡數贈予劉公，助你成事吧！」不但如此，二客又慨贈五百兩，熟鐵一千斤，供劉備等打造兵器。劉備等向二客殷殷謝過，熱情款待。第二天才派人護送二人回鄉。至此，劉備等人的起兵壯舉，才總算籌備妥當。

＊　＊　＊

劉備在盧植的學堂，因與遼西公孫瓚爲友，從公孫瓚那兒學得一身武功，因此對兵器之事並不陌生。他下令鑄造兵器，他自己用的是二把雙股劍。關雲長造的是一柄青龍偃月刀，重八十二斤，鋒利無比。張飛却鑄了一支丈八蛇矛，寒光閃閃，如蛇吐信，十分怪異。劉備又打造了三副鎧甲，供自己和關、張二人披掛上身，儼然將軍打扮，十分威武。

諸事妥當，劉備、關羽、張飛三人，便統帶五百兵丁，前去幽州郡投軍。幽州太守劉焉見劉備、關羽、張飛三人，互通名姓，劉焉才知劉備亦是漢室宗親，不由大喜，爲鼓勵其志，便即席認了劉備爲侄，又安置劉備所統義軍入住兵營，作朝廷兵馬編制。

過了幾天，探子前來飛報，說黃巾軍將領，程志遠統兵五萬進犯涿郡。劉焉即令劉備統兵五百，前去破敵，以五百兵丁，迎擊五萬黃巾軍，那簡直是以卵擊石。劉焉不肯多派兵給劉備，顯見他祇是利用劉備替他抵禦黃巾軍而已，並非眞心重用。

但劉備深知此乃他首度出師建功立業之機會，他的壯志絕非寄托於劉焉，因此欣然領兵，並不推辭。

劉備所統五百兵丁，由幽州郡校尉鄒靖引領，一路向涿郡進發，抵大興山下，即與黃巾軍卒然相遇，祇見黃巾軍兵將均以髮披面，頭纏黃巾，打扮怪異。劉備軍兵丁初歷戰陣，未戰先怯。劉備見狀，拍馬舞劍而出，關羽、張飛左右護衞。

劉備揚鞭大罵道：「汝等叛賊，還不下馬投降？」

黃巾軍將領程志遠大怒，令副將鄧茂出戰。張飛挺丈八蛇矛，如飛驟至，手起矛出，一下便刺入鄧茂心窩，倒翻下馬，當即斃命。

程志遠見鄧茂被殺，無將可用，祇好拍馬舞刀，闖出陣前，直取張飛。關羽一見，舞動大刀，拍馬衝前，直迎程志遠。程志遠但見來將形如天神降世，不由大駭，手足發軟，不及一個照面，便被關羽青龍偃月刀一揮，斬於馬下。

黃巾軍兵衆，見主將被殺，立刻掉頭逃竄。劉備率軍追殺，黃巾軍紛紛降順。劉備把精壯者編入軍中，他的兵力因而增至數千。劉焉這才不敢輕覷劉備

的實力，大加賞賜，慰勞將士。

第二天，忽又接青州太守龔景的告急文書，說黃巾軍勢大，青州城將陷於賊手，求劉焉派兵救援。劉焉與劉備商議，劉備急於建功立業，便奮然道：「我願率兵前去救援青州之危。」

劉焉無法推搪，衹好下令由鄒靖統帶兵馬爲主帥，聯同劉備三人所率部屬，共五千兵馬，馳赴青州救援。

不一日抵達青州，黃巾軍見有援軍至，即派軍兵衝殺過來。劉備兵力薄弱，不敢硬接，衹好後退三十里以避敵軍鋒芒。

劉備令三軍下好營寨，與關羽、張飛二人商議道：「敵衆我寡，不宜力敵，宜以智取。」

關、張二人忙問何計？

劉備道：「明日出戰，吾與鄒將軍率軍衝擊敵陣，雲長統一千兵力伏於山的左面；張飛領一千兵馬伏於山的右面；以鳴金爲號，讓敵以爲吾收兵，你二人却突出奇兵，接應吾軍合擊。」

關羽、張飛喜道：「兄長奇謀妙計，必可獲全勝。」

第二天早上，劉備統一千兵馬，大吶喊而前進。黃巾軍立刻派軍出迎，劉備打個照面，即引軍疾退，黃巾軍揮兵追殺，剛轉過山嶺，劉備軍中金號大鳴，關雲長即從左路殺出，張飛從右路殺至，劉備揮軍回殺過來，三路夾擊之下，黃巾軍心驚膽怯，向青州城退却。青州城中太守龔景，趁勢率軍從城中出擊，黃巾軍被四路夾攻，不由大敗，潰不成軍，青州之危很快便解除了。

龔景迎劉備等入青州城勞軍，鄒靖見青州之危已解，便欲率軍返回。劉備對鄒靖道：「吾接報，中郎將盧植近日與黃巾軍主帥張角，於廣宗一帶大戰，盧植是吾恩師，待備恩重如山，不得不前往助之。」

鄒靖勉强同意，但決祇准劉備帶本部五百軍前去，其餘四千餘衆官兵，堅要帶返幽州郡守城。

劉備無奈，祇好與關羽、張飛二人，率原來投軍的五百親兵，趕赴廣宗(今河北威縣)。

劉備率兵趕抵廣宗，此時盧植已被朝廷起任爲中郎將，手下有精兵五萬，與黃巾軍主帥相峙，彼此互有勝負。

盧植見到劉備三人，十分高興，他目注關羽、張飛二人，知劉備已與他二人結爲兄弟，不由欣然而笑，因爲盧植深知，劉備的風鑑術已大成了，他得關、張二人之助，必如虎添翼，他的前程將無可限量了。

當下盧植與劉備殷殷叙舊，十分欣慰。過了兩日，盧植對劉備道：「你非一城一地的池中之物，宜多歷練。吾今分兵一千，歸你統領，赴穎川助皇甫嵩一臂之力吧！」劉備雖然留戀，有點不捨與恩師分別，但見盧植之意甚決，知不可勉强，無奈祇好向盧植拜辭。

第二天，劉備與關羽、張飛二人，統本部五百兵馬，加上盧植調撥的一千官兵，共計一千五百兵力(約等於現今的一團兵力)，開赴穎川。

當時在穎川與黃巾軍副帥張寶、張梁相峙的，是北地太守皇甫嵩，黃巾軍起，他被朝廷任爲中郎將，與副將朱儁一道，率軍圍剿黃巾軍。

皇甫嵩驍勇善戰，初接戰時，曾被黃巾軍所敗，但他並不畏懼，故意放棄穎川，退守長社，誘黃巾軍進入穎川。黃巾軍被勝利冲昏頭腦，竟在穎川依草地結寨下營，犯了兵家大忌。

果然皇甫嵩即與朱儁計議道：「賊軍依草結營，吾計成矣！」他當即下令，由軍中勇士，每人密藏乾草一把，潛入黃巾軍結營的草地中埋伏。

到二更時份，狂風驟起，潛入草地的官兵，即放火燒草把，引燃草地，狂風烈火，捲向黃巾軍的兵營。黃巾軍未戰已亂，紛紛避火救亡之際，皇甫嵩領軍掩殺而至，黃巾軍五萬兵將，如驚弓之鳥，被燒、被殺不計其數。

殺至天明時份，黃巾軍的副帥張寶、張梁，眼見大勢已去，祇好率領殘軍，奪路而逃。

當張寶、張梁二人，率軍逃抵一座山前，突然衝出一隊兵馬，打着紅色旗幟，截住去路。當中一位將領，身長七尺，正是護都的曹操，此時他已被朝廷任爲騎都尉，統軍五千，前來穎川助陣。

剛好碰上黃巾敗軍，大殺一陣，斬敵萬餘，僅張寶、張梁等死戰逃脫。曹操引軍拜見皇甫嵩，皇甫嵩即令曹操領軍追殺張寶、張梁。曹操不敢違令，當下不顧疲勞，領軍追殺而去。

就在此時，劉備、關羽、張飛等三人，亦領軍趕到。皇甫嵩並不留意劉備，以爲他不過是盧植帳下的一員將領，便傲然的對劉備道：「吾已破黃巾賊衆矣，何勞盧中郎派兵救援？倒是黃巾殘軍，張寶、張梁必投奔廣宗張角，盧中郎必會吃緊，汝快率兵返回救援也罷！」

劉備見皇甫嵩如此心高氣傲，知難於相處共事，便也不再多留，率軍循原路趕返廣宗。

走到半路，忽見一隊兵馬，押着一輛囚車，遠遠駛來。劉備尚不

甚爲意，待囚車駛近，却不由大驚，原來囚車上之人，竟是中郎將盧植。

劉備見是恩師盧植被囚，連忙滾鞍下馬，趨前問道：「不見半月，恩師爲何落到如此地步？」

盧植長歎一聲道：「吾與黃巾張角相峙，互有勝敗，正尋計破敵。不料朝廷派黃門左豐前來視察軍情，向吾索賄，便可與朝廷爲吾美言。吾道：『軍糧尚且不足，何來餘錢奉承專使！』左豐懷恨在心，回去奏知朝廷，說我畏賊不戰，散亂軍心。因此朝廷震怒，派遣中郎將董卓前來取吾代之，然後押吾回京問罪。」

劉備一聽，不由心中黯然，道：「恩師此行，未知是吉是凶？不如隨學生一道，帶兵抗賊立功抵過吧！」盧植搖頭苦笑道：「吾知運命，必有此劫，決難逃避，幸而吾命非夭折之相，尚不致有生命之危。」

張飛在一旁聽了，却不由大怒道：「朝廷聽信奸佞，圖害良將，待吾一槍刺殺押囚之軍，救盧將軍出囚吧！」

劉備忙道：「三弟不可魯莽，恩師精於風鑑之術，自知其運，決無差錯。否則並非救他，反而令恩師一生英名盡喪也！」張飛無奈祇好退立一旁，尤恨恨的不服。

押車的軍將，趁機推着囚車遠去了。

關羽亦感不忿，他向劉備道：「盧將軍對朝廷一片忠心，尚蒙此不白之寃，教人心寒，且領軍之將已易主，吾等回去，必難容身，不如率軍返回涿郡，暫且安頓，徐圖進取可也。」

劉備心道：時勢如此，亦祇有暫時按兵不動，方爲上策，於是同意關雲長的主意，率軍向涿郡進發。

劉備率軍一路折向北行，走了二日，忽然聽聞山後喊殺打鬥之聲震耳。劉備和關雲長、張飛縱馬躍上山崗，向喊殺聲處望去，祇見朝廷官兵已然潰敗，後面的黃巾軍瘋狂追殺，旗上大書「天公將軍」四字。劉備一見，即對關、張二人道：「這是黃巾主帥張角之軍，不可錯失此殺敵時機。」

於是三人率軍殺出，張角正追殺官軍，把官軍的主帥董卓團團圍困，突然被劉備等人率軍攔腰衝殺，卒不及防，黃巾軍大亂，張角慌忙下令退軍五十里，再圖破官軍之計。

劉備、關雲長、張飛三人，奮力救出董卓，返回董卓的帥營。

董卓起初對劉備等和顏相向，待返回他的帥營，驚魂已定，便忽然問劉備道：「汝現居何官職？」

劉備道：「劉備尚是一介布衣，並無官職在身。」

董卓一聽，神色立刻一變，微哼一聲，並不賜座，也不再答理劉備等人。

劉備無奈告退，走出帥營，張飛早已恨得牙癢癢的，此時再按捺不住，猛地一挺丈八蛇矛，怒道：「我等浴血奮戰，救了這姓董的傢伙，他竟然如此傲慢我等，等我把他一矛戮殺，以消心頭之恨！」說時便欲挺矛入帳，刺殺董卓。

劉備和關羽不約而同阻住張飛道：「董卓到底是朝廷命官，殺他便即反叛，豈能莽爲？」

張飛大叫道：「若不殺他，便須在他帳下受他奴役，吾決不甘心，二位兄長若要留此，我自已另行投奔別處好了！」

劉備聽了，吃了一驚，他亦知留在董卓帳下，決難有作爲的了，便決然道：「我兄弟三人，情同手足，義同生死，豈能分離？不如一齊投奔他處便了。」

張飛這才稍解怒氣，勉强同意劉備的決定。兄弟三人，經一番商議，決定投奔朱儁。

朱儁本爲皇甫嵩副將，大敗黃巾軍副帥張寶、張梁後，皇甫嵩便分兵朱儁，命他追擊張寶，皇甫嵩自己則與曹操一道，進攻張梁。

當晚劉備領軍投奔朱儁，朱儁爲人比董卓豁達，又知劉備是中郎將盧植的門生，便熱情相待，設宴置酒，連張飛亦甚感滿意。

此時張寶正統領八萬黃巾軍，屯駐山後，與朱儁對峙。

朱儁命劉備爲先鋒，進攻張寶。兩軍擺開陣勢，張寶令副將高昇，出馬挑戰劉備，劉備令張飛出馬迎戰。

張飛橫槍躍馬，直取高昇，不出二個回合，張飛挺矛一刺，便把高昇挑落於馬下。

劉備趁勢揮軍衝殺過去，張寶在馬上披髮執劍，作起法術。祇見風雷大作，一股妖氣，從天而降，黑氣中似有千軍萬馬殺來，劉備軍登時心慌意亂，呼喊一聲，敗下陣來，劉備率敗軍回返軍營，向朱儁請罪。

朱儁並未深責，反而安慰劉備道：「此乃黃巾施妖法『畫紙成兵』也，非戰之罪，明日我準備豬羊狗血，令軍士伏於山頭，敵若施妖法，當頭潑下，其妖術必定破解。」

劉備依朱儁之計，令關羽、張飛二人，率軍一千，帶備豬狗羊血，伏於山後高處，準備破敵妖法。

第二天，黃巾軍張寶擂响戰鼓，向朱儁軍挑戰。劉備依計領軍出戰，交鋒之際，張寶果然再度施

法，風雷大作，飛沙走石，黑氣遮天，滾滾人馬，自天而降，十分可怕。劉備立刻領軍疾退，張寶率軍追殺過來。快到山頭，關羽、張飛率伏軍，從高處潑下豬羊狗血，灑向張寶的「天兵天將」，半空中登時飛飛揚揚，紙人紙馬紛紛落下，風雷靜息，沙石沉寂。

張寶見法術被破，連忙下令退軍。

就在此時，右面關羽，左面張飛，二面夾攻衝殺下來，後面的劉備、朱儁，亦趁勢回軍，掩殺過來，黃巾軍頓時潰敗。

劉備遠遠望見「地公將軍」旗號，知是張寶，他意於建功立業，便拍馬疾衝而來。張寶見狀，連忙拍馬落荒而逃，不敢接戰。劉備在背後引弓搭箭，嗤的一下，正中張寶的左臂。

張寶帶箭而逃，搶入陽城，堅守不出。

朱儁下令大軍圍住陽城攻打，但張寶下令死守，朱儁竟屢攻不下，在陽城兩軍僵持住了。

此時，忽有探子回報，說皇甫嵩因董卓屢敗於黃巾張角，已取董卓的帥位代之，率軍猛烈攻打張角忽然暴斃，張角三弟張梁繼其帥位，與皇甫嵩大戰，皇甫嵩七戰七勝，斬張梁於曲陽城。皇甫嵩平亂大捷，奏報朝廷。朝廷加封皇甫嵩為車騎將軍，兼冀州牧（冀州軍政大臣）。皇甫嵩又奏報朝廷，說原中郎將盧植有功無罪，朝廷準盧植官復原職。而曹操亦平亂有功，封為濟南相（濟南郡長官）。探子又報稱皇甫嵩不日將班師回朝，赴新任所去了。

朱儁聞報，十分焦急，下令全力攻打陽城。不久黃巾軍有人斬了張寶的人頭來獻降，朱儁得以攻克陽城，又收復被黃巾軍攻取的數郡，黃巾之亂，終於大致平定。在連番的征戰中，劉備與關羽、張飛出力甚大，朱儁向朝廷奏報戰功，倒也如實向朝廷奏知。但久而未接朝廷封令，只好先行率軍班師，馳返京都洛陽城。

*　*　*

朱儁回京不久，朝廷即封他為車騎將軍，兼河南尹（即河南郡長官）。但隨朱儁入京的劉備等，卻寂寂無聞，朝廷根本就將其遺忘了。

劉、關、張三人悶悶不樂，出街閑逛。張飛倒沒甚麼，他只要有酒痛飲，也就自得其樂。但劉備建功立業之心甚熾，被朝廷冷落，郁郁不得其志，甚感落漠。

三人在酒店中飲酒解悶，張飛自得其樂，關雲長悶然不語，劉備卻忍不住連連長歎。此時在朝廷任職的郎中張鈞，亦進店中飲酒，見劉、關、張三人，甚感驚奇，暗道：這三人相貌不凡，各懷絕藝，為甚於京都之地，借酒消愁，如此落漠。於是過來探問，劉備忍不住把他兄弟三人，為朝廷屢立戰功，卻遭冷落之事，向張鈞訴說。張鈞聽了，吃驚道：「皇上寵信十常侍，視為父母，言聽計從，此必乃十常侍嫌公等無物進賄，不加奏報公等戰功，致受冷落，乃十常侍誤國之罪也！」

張鈞回去，上朝時向漢靈帝奏道：「啟奏皇上，黃巾之所以作亂，乃因十常侍誤國所致；如今又欺蒙皇上，有戰功而無進見有者，隱而不報，恥令有功之士意冷心灰，實非朝廷之福也！皇上先斬十常侍，然後下旨，有功者重加賞賜，則民心歸順，四海靖平！」

所謂「十常侍」，即靈帝劉宏呼為「父」的中常侍張讓，呼為「母」的中常侍趙忠等十位大宦官。

當下劉宏聞張鈞所奏，竟毫無主意，反問十常侍之首張讓道：「父以為如何處置？」張讓冷笑道：「張鈞胡說八道，存心欺騙主上！」劉宏便下旨把張鈞逐出朝殿流放去了。

散朝後張讓與常侍王甫商議道：「張鈞今日所奏，必是因平亂有功者口出怨言，未受朝廷封賞。為堵住此等人口實，不如讓皇上下旨，把這等有功抱怨之人，派個小官吏職位，先穩住其心，然後再伺機除掉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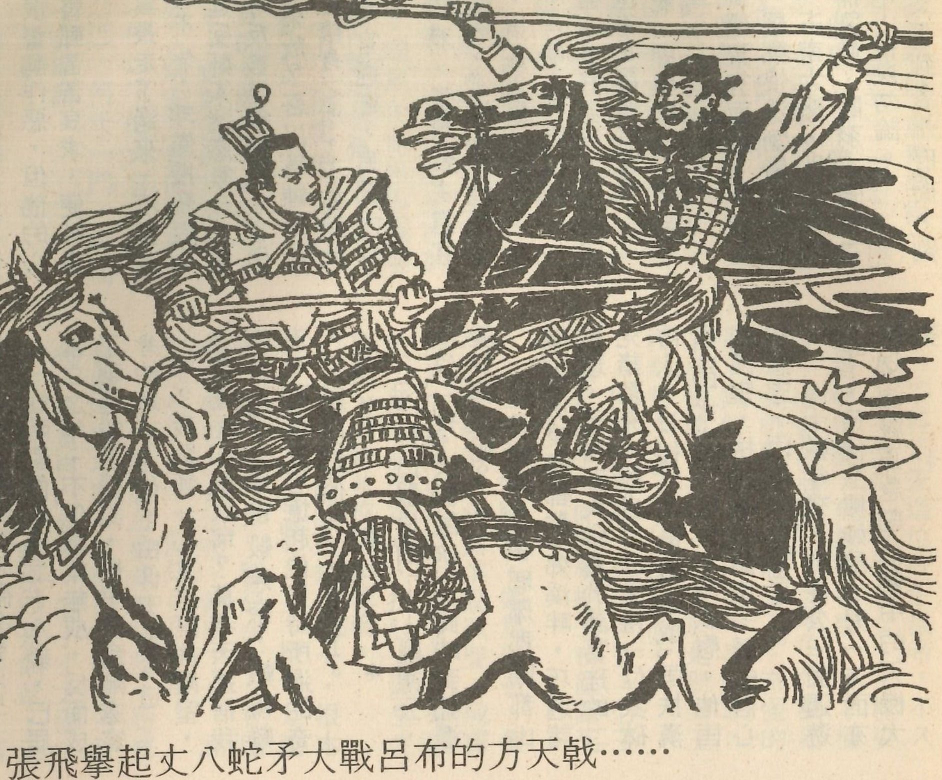
果然，不久朝廷便有旨意傳下，凡於平亂中有軍功者，均受封賞。劉備也因而被任命為中山府安喜縣尉（縣的武官），並令即日赴任，不得留在京城。

劉備被授此縣中小吏，心雖有不甘，但亦不敢違抗，無奈只好把所帶的兵將，遣回鄉中，自己和關、張二人，僅帶了二十親隨，赴安喜縣上任。

劉備到了安喜縣，任縣中的保安之職，他盡職盡責，倒也把縣中的治安搞得一派靖平。他與關羽、張飛二人，並無分彼此，食時同坐一桌，睡時同眠一床，情同手足。而劉備每出席公會，關羽、張飛二人，亦必左右侍立，就算站一整天也毫無抱怨。

這樣過了數月，忽聞朝廷又有旨令下來，凡因平亂有軍功而出任地方縣吏的，均須接受審核，不合格者悉數罷職。劉備心中暗料，自己也必在罷職者之列了。

過了幾日，一位負責審核的朝廷督郵便果然來到安喜縣。劉備無奈，只好到縣城郊外迎接。劉備站着向督郵行禮，督郵高坐馬上，僅以馬鞭向劉備點了點，便算答禮。關羽、張飛見了，心中均勃然大



張飛舉起丈八蛇矛大戰呂布的方天戟……

怒，勉强按捺，沒有即時發作。

劉備把督郵迎到縣衙，督郵高高坐在椅上，劉備則站在階下侍候。過了好一會，督郵才冷冷的問道：「劉縣尉的出身是甚麼？」

劉備只好據實答道：「我是中山靖王劉勝之後，自涿郡領兵平亂，大小三十餘戰，立了點戰功，才蒙授此縣尉之職。」

督郵大喝道：「汝膽敢詐稱皇親，虛報功績嗎？朝廷下旨，要罷免的便是汝等之人！」說罷拿眼角瞟着劉備，看劉備有何反應。

不料劉備並未會意，督郵便粗聲把他喝退了。劉備出來，與縣吏商議，縣吏悄聲道：「督郵乃中常侍王甫之人，他此舉不過是索賄斂財罷了。」劉備為難道：「我並未收受百姓任何財物，些微俸祿，哪來財物向其賄賂？」

縣吏道：「若然如此，督郵只怕決不肯善自罷手了！」

果然第二天一早，督郵便把縣吏召去，逼他出面指證劉備殘害百姓。劉備聞訊，自知難免罷職之厄，便三番數次，前去督郵府第，求請辭職，以免為難一衆縣吏。不料督郵仍不肯罷休，決要縣吏指證劉備害民，以便報奏朝廷，治劉備的死罪，因此不放劉備進去陳情。

此時張飛剛好飲了幾杯悶酒，自督郵駕臨安喜縣後，劉備怕張飛魯莽行事，便不讓他跟在他身邊。張飛獨自悶飲，不覺飲出一肚子的悶氣出來。他搖搖晃晃的走着，剛好路經督郵的府第。

張飛只見有一羣老人，聚在督郵府第前面痛哭流涕。張飛問道：「你等為甚如此悽苦？可是受人欺負？」

衆老人道：「受欺負的並非吾等，而是劉縣尉啊！吾等安喜縣百姓父老，好不容易才盼到一位如劉縣尉的清正父母官，卻被朝廷派來的督郵欲治其莫須有之罪，吾等欲去替劉縣尉求情，又被督郵令人亂棍打出！心痛更加皮肉之痛，忍不住哭將起來。」

張飛一聽，勃然大怒，豹眼猛地一張，躍身便直奔督郵府門，守門人哪能阻擋？早被一拳打進去了。張飛直奔後堂，見督郵正高坐椅上，心中更怒。他一把將督郵揪住，扔在地上，大喝道：「害民之賊！認得我張翼德麼？」

督郵被天豹似的張飛嚇呆了，也未及答話，早被張飛抓住他的頭髮，扯出府外，拖到縣衙門前，綁在樹上，一手折了一把柳枝，便抽打起來，一連打斷了十根柳枝，直把督郵打得魂飛天外。

此時劉備正在縣衙中悶坐，聞到外面人聲嘈吵，連忙出來，一看原來是張飛痛打督郵。劉備吃了一

驚，連忙走上前去，問張飛爲甚如此氣惱？張飛道：「這等害民之賊，不將其打殺，留在世上作甚麼？」

督郵此時威風盡失，形如死囚，連忙向劉備哭告道：「劉縣尉救我！」

劉備雖恨督郵作惡，但他的心軟，抵不住督郵苦苦哀求，便叫張飛停手。

此時關雲長走了過來，沉聲道：「兄長建功不少，却僅授縣尉小官，顯見朝廷受奸人迷惑亂政，留戀甚麼？如今反被這等繩頭小官侮辱，又何苦來哉？吾以爲辣棘叢中，並非鳳凰棲身之所，不如將此奸人殺了，棄官還鄉，另圖大計吧！」

劉備見關羽、張飛皆主意甚決，也無心留戀。當下即把縣尉官印取將出來，掛在督郵的頸上，斥道：「汝作惡害民，本應殺掉，如今且饒你生命，汝好自爲之！官印已然繳還，也不必罷吾之官也！」

劉備說罷，即與關羽、張飛一道，揚長而去。

縣吏見劉備棄官而逃，無奈替督郵鬆了綁，督郵恨透劉備，回京向玉甫哭訴。王甫大怒，即下令各州府衙，緝捕劉備、關羽、張飛三人，誰敢違抗，格殺勿論。

緝捕榜文下到各州府衙，劉備、關羽、張飛三人，無處藏身，只好化裝易容，隱匿鄉間，四處逃亡，十分狼狽。後來，劉備、關羽、張飛三人，潛往代州（今山西代縣一帶），投奔代州太守劉恢。劉恢得知劉備是漢室宗親，才大膽把三人收留藏匿在府衙中。

此時劉備年已二十八歲，已屆當立之年，不但事業無成，反而成了朝廷的通緝犯，幾乎落到無處容身的地步，他不由仰天長歎道：「天乎？我劉備一心立志匡扶漢室，爲甚運途如此坎坷？莫非天運捨我而去麼？」他百般無奈，輾轉難安，不由更思憶起他兒時所遇的奇人（白髮白鬍伯伯）往事來了。

＊　＊　＊

「白髮白鬍伯伯」——龐德公，這位一代「天機隱俠」，此時到底潛隱於何處呢？

當日龐德公在瑯琊郡陽都山城（今山東陽都縣）郊溪畔，巧遇諸葛珪，留贈三大錦囊於諸葛珪的二兒諸葛亮，他自忖已覓得一位衣砵傳人，日後必可助他達成「匡扶漢室」的大志，心中十分欣慰。他匡扶漢室，扶持漢室劉氏一脈的信心和意志，因此而更堅定了。

這十數年來，龐德公一面週遊天下，預伏玄機妙局，另一方面亦密切注視正急劇演變中的天機大勢。

發生於漢都洛陽城內、宮內的種種異兆、兇兆，龐德公早就洞悉了。但是「青蛇繞殿」的兇兆，並沒引起龐德公的注意，他深知此乃一時一事之兇邪，並不足以動搖漢室朝廷的根基。他最擔心的，却是「長虹橫貫紫微帝宿」的天象異兆，特別是隨而引發的「五原山石崩塌」的驚變，更令龐德公驚駭不已。因爲他深知五原乃漢都洛陽的地脈屏幛青龍白虎，「五原崩塌」，亦即拱衛京都洛陽地脈的屏幛龍虎盡失，帝都孤伶，前景堪虞。

果然不久便發生了張角的黃巾造反，其勢之大，其力之宏，足令漢室根基搖晃不已！其後黃巾造反雖然被平息，但龐德公深知，這不過是「天下三分」的天機大勢，在猛烈演行中的暫時沉寂而已。這是否預兆另一場大風暴即將降臨之兆呢？龐德公心中驚駭不已，他終於按捺不住，決定直接潛入京都洛陽，於咫尺近地審察漢室朝廷、劉氏一脈的運命根基，到底處於何種境地？

無人知道龐德公這位一代天機隱俠的年歲，也無人知道他根基來歷，更無人知道他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猶如「神龍一現」，龐德公的踪跡，忽然便在漢都洛陽城內出現了。

此時是漢靈帝中平六年（一八九年）正月，洛陽城中，皇宮內外，已是一片愁雲慘霧。

龐德公進入洛陽城中，他很快便已獲悉一宗發生於皇室劉氏子孫血脈的異事。

那是漢帝光和元年（農歷戊午，公歷四七八年）的宮幃中事。

漢靈帝劉宏這年二十二歲，正值男子血氣方剛的年歲，劉宏又極爲好色，因此大凡宮中的美女，他自然一個也不會放過。

宮中有一位采女（宮女的一種職稱），姓何，名艷。何艷祖籍南陽，父親何眞是一家屠戶，長兄何進亦協助父親經營屠宰之業。

何艷年方十六歲時，已出落得十分美艷。她的父親何眞不想女兒屈於屠宰之家而終，便千方百計爲女兒謀個出路前程。剛好這一年漢宮廷派出中官到各地招選采女，何父便以重金賄賂中官，得以入選進宮爲采女。

過了二年，何艷在宮中已十八妙齡，出落得更爲嬌艷迷人，與衆不同，令人注目。一天何艷奉命往宋皇后宮中送花，剛好皇帝劉宏昨晚留宿宋皇后宮中，何艷被劉宏發現了，他見了便有如蜜蜂兒遇花，趁宋皇后外出未返，即時便把何艷抱住，又摸又吻，把何艷弄得嬌喘連連。

何艷不敢亦不會反抗，因爲她

進宮的目的便是尋找「富貴前程」，宮女被皇帝看中「寵幸」，還有甚麼比此更妙的「前程」？何艷嬌喘不已，半推半就，更把劉宏挑逗得血脈沸騰。劉宏把何艷一把抱起，扔到龍床上，即時便把她「寵幸」了。

不料何艷就在這次便懷孕了。

劉宏自登帝位，后宮所生之子均都夭折，因此直到此時仍無子嗣，他得知何艷已有身孕，不由大喜，着宮人小心照料。懷胎到十月後，何艷誕下一子，取名爲辯（即後來僅當了一年皇帝的少帝）。劉宏當即便把何艷封爲貴人，其地位僅次於皇后。又過了四年，宋皇后被廢後，劉宏即把何艷册封爲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何艷的「富貴前程」果然至巔峯了。

可惜何艷的父親何眞此時已去世。劉宏下旨，追封何眞爲車騎將軍，兼舞陽侯。劉宏又封何艷長兄何進爲侍中（侯以下的大官，即皇帝的近身大臣），何氏一門，因而榮華富貴，十分顯赫。

＊　＊　＊

何艷——何皇后的榮華富貴已達巔峯，她亦再無進一步的期望，祇是如何設法保住這個顯赫的位置。而皇后的最大靠山便是皇帝，因此如何固寵，如何防止其他貴人、妃嬪「生子奪寵」，便是何艷唯一須做的事。

不料劉宏這位好色皇帝，不久又遇上一位叫王枝的采女。王枝姿色猶勝何艷，更能書善畫，口才極佳，劉宏被她的一身姿色材藝迷住，很快又將王枝寵幸了。奇怪的是，與何皇后一般，僅一次寵幸，王枝便懷了身孕。劉宏於是册封王枝爲美人（貴人之下的妃嬪）。

何皇后聞訊，嚴加偵查，若王枝眞是懷孕，便非要把王枝置諸死地不可。

王枝生性聰敏，她爲保命，懷孕之事絕不敢吐露半點風聲，或露任何形跡。她進后宮晋見何皇后時，便用腰帶束身，把肚子硬生生勒緊，因此並沒露出破綻。

但王枝的肚腹越來越大，根本不能用腰帶收束了。王枝十分惶恐，她爲了保命，祇好命宮女秘密購辦墮胎之藥回來，飲服下去，希望把胎兒打掉，保住自家生命。

不料墮胎之藥竟然無效，胎兒在腹牢固不動。反而於當晚便得夢兆，夢見自己負背一個小小太陽，辛苦奔行。一連數晚均是如此，王枝不敢再妄爲。她祇好稱病留在宮中，半步不出，以避何皇后的耳目。不久王枝便果然誕生一子，取名爲協（即後來的漢獻帝）。

劉協誕生之年是辛酉年，此年亦恰恰是諸葛亮降生的年份。

何皇后聞知王枝生子，怒不可遏，派人下毒，把王枝毒殺了。

劉宏見王枝死時渾身毒黑，知是中毒，下旨查究。何皇后大恐慌，連忙買通受劉宏寵信的中常侍張讓，由張讓在宮中找了一個替死鬼，把毒殺王枝的事掩飾過去，何皇后竟安然無恙。

但劉宏亦心生警覺，他爲防有人再向王枝之子劉協下手，便把劉協帶入董太后宮中，托董太后小心撫育，董太后一口答允，劉協才得以保住生命。

龐德公獲悉此事，特別是獲悉劉協的生辰，竟與諸葛亮同年同月同日生，他不由暗吃一驚。心道：諸葛亮的運命，於五十四歲有可怕兇劫，那劉協豈非難逃同一厄運嗎？但靈帝劉宏既已生長子劉辯，按漢室律例傳長嫡，日後繼位者該是劉辯，爲甚劉協却與天生「匡扶漢室」劉氏血脈的諸葛亮，有如此深厚淵源呢？

這一切均令龐德公十分迷惑，他沉吟良久，終毅然決定，冒險潛入宮中，就近查探。

這天是漢靈帝中平六年，正月初八日，靈帝劉宏正在御花園與張讓、趙忠等十常侍飲酒談笑。諫議大夫劉陶，逕直闖入御花園，走到靈帝席前便跪下痛哭。劉宏吃驚道：「劉大夫爲甚慟哭？」

劉陶道：「皇上的江山已危在旦夕，天下民怨沸騰，皇上尚與此等欺君瞞主的閹人飲酒作樂嗎？」

靈帝不悅道：「黃巾賊亂已平，天下安靖，四海清平，張常侍等皆向朕賀喜，獨汝前來危言聳聽嗎？」

劉陶道：「黃巾之亂雖平，但盜賊繼起，侵掠州郡，天下黎民水深火熱，閹人獨霸大權，買賣官爵，正人皆去，奸人當道，如此危局，禍不遠矣！」

張讓、趙忠等十常侍一聽，恨透劉陶，便搶先來個先發制人，一齊跪下奏道：「皇上，臣等爲朝臣所不容，不能活矣！乞求皇上準臣等回還故鄉，保住殘命吧！」

劉宏與十常侍感情極深，聞諫不由大怒道：「劉陶，汝家中亦有近侍之人，爲甚不容朕之近侍也！來人，把此欺君賊子推出斬了！」

武士一擁而出，欲架劉陶。劉陶大呼道：「臣死不足惜，可憐漢室天下，四百餘年基業，終喪於閹人之手！」

武士將劉陶推出午門，正欲斬殺，有一大臣司徒陳耽，恰好路過，大聲喝住武士，暫勿行刑。他即闖了進去，奏問靈帝道：「劉大夫何罪要受誅？」

劉宏道：「賊子毀讒朕之近臣，辱及朕躬！」

陳耽道：「天下臣民，皆欲食

十常侍之肉，而陛下獨敬之如父母！彼等身無半寸功勞，竟身列侯王，彼等更勾結黃巾，欲爲內亂，陛下若再不警醒，社稷祇怕立刻便要崩倒也！」說着以頭撞地苦諫。

劉宏大怒道：「都是汝等亂臣賊子，視君王如無物，肆意辱朕，致令天下臣民離心！來人，先把此兩賊子亂臣收入天牢，三司會審，查明黨羽，一併治罪！」

於是，陳耽便與劉陶一道，被收押入天牢候審。但就在當天晚上，十常侍便派人入天牢，把兩人殺於獄中。劉宏事後獲悉，不但不怒，反而欣喜的道：「此乃欺君者不得活也！」

但自此之後，劉宏竟心神恍惚，每晚均見劉陶和陳耽二人，血淋淋的跪在床前，以頭頓地，以手捶胸，壯甚激憤，却不作聲。

劉宏夜不能眠，他本已好色過度，身虛體弱，受此驚嚇，竟一病難起。劉宏挨至四月，已知爲時不久，便下詔召大將軍何進入宮，欲商托後事。

十常侍之一的蹇碩首先獲悉劉宏欲立長子劉辯的意圖，不由大吃一驚。因爲他深知大將軍何進乃劉辯的舅父，若立劉辯爲帝，則朝政大權必落入何進手上，屆時十常侍的地位便岌岌可危了。於是蹇碩便力言劉辯輕浮，不足以爲君，宜立劉協，由十常侍鼎力扶持，必可勝任。劉宏並無主意，對十常侍又一向言聽計從，因此也就傾向於改立劉協爲帝。蹇碩又進言道：「若欲立劉協爲帝，便非要先誅殺何進不可。因何進乃劉辯的親舅，手握軍權，他若不服，則劉協之帝位危矣。」劉宏也就同意誅殺何進，因此借口商談後事，召他入宮，就近誅殺。

何進奉召，他出身屠戶，並無多少心計，身登大將軍之職，不過是借其妹何皇后之力罷了。他奉帝召，便施施然的進內宮來了。

何進來到宮門，司馬潘隱火速趕至，對何進道：「將軍切勿進宮，十常侍欲殺你積謀已久，你若進去，必死無疑！」

何進大驚道：「吾奉帝召，商議托孤之事，若不進宮，皇上降罪下來，將如何是好？」

潘隱道：「朝中大臣，欲除十常侍久矣！且先返將軍府中，從長計議。」

於是何進與潘隱一道，潛返將軍府中，不久，又有密探來報，說靈帝劉宏已駕崩，中常侍蹇碩與其他十常侍商議，秘不發喪，宣何國舅入宮，就近誅殺，以立皇子劉協爲帝。

何進接報，連忙召集朝中文武大臣緊急商議。座中有一年輕將領，忽地一躍而起，朗聲道：「宦官之勢大，滋長蔓延極廣，豈能悉數誅滅？若事情洩露，必有滅族之禍！請大將軍三思。」

何進一看，原來是他旄下的典軍校尉曹操，不由怒斥道：「爾等小輩，怎知道朝廷大事！」

正猶豫間，內宮使至，果然宣召何進入宮，說是帝召商議後事。何進這才知道事勢果然刻不容緩，不是彼死，便是己亡了。

此時曹操又忍不住進言道：「目下情勢危急，宜先立君位，再除國賊。」

何進道：「在座誰敢爲吾進宮殺賊扶立君位？」

何進話音剛落，一位年輕將領又挺身而出，原來是司馬袁逢之子，身任司隸校尉(責糾察京師百官的武職)的袁紹。袁紹道：「我願統精兵五千，斬關入宮，冊立新帝，誅殺閹賊，掃清朝廷，以安定天下！」

何進大喜，當即派撥御林軍五千，交由袁紹統帶。袁紹全身盔甲披掛，率兵入宮去了。何進亦率文武大臣三十餘人，隨後入宮，就在靈帝的遺體之前，扶立太子劉辯爲君，是爲少帝。百官向劉辯參拜，何進則爲輔政大臣。

袁紹入宮誅殺閹官，蹇碩知事敗，連忙走入御花園躲避。十常侍之一的中常侍郭勝截住蹇碩，道：「形勢危急，借你人頭，以解其餘常侍之危！」說罷即把蹇碩的人頭斬了下來，拎着去見袁紹。袁紹並不滿意，欲趁機盡殺十常侍。

十常侍之首張讓等心驚膽顫，慌忙跑到何太后(即原來的何皇后何艷)寢宮，哀求何太后道：「欲謀殺何將軍的，祇是蹇碩一人，不關臣等，如今蹇碩已被吾等所殺，何將軍聽信袁紹之言，欲盡殺吾等，乞請娘娘垂憐。」

何太后毒殺王美人(即皇子劉協之母)時，曾得張讓、趙忠等內侍相助，她因而才有今日太后的地位。何太后對張讓、趙忠等十分感激，便答應道：「汝等放心，哀家當力保汝等生命。」

何太后宣何進入內宮，密議道：「吾等出身寒微，若非張讓等助之，如何有今日的富貴呢？主謀之人蹇碩既然已經伏誅，爲甚尚要殺盡其他內侍？」

何進素無主見，聽其妹何太后這般說，便出來對百官道：「蹇碩乃謀害本座的主犯，今既然已伏誅，又滅其家族，其餘不要再多殺戮。」

袁紹道：「若不斬草除根，必爲後患！」

何進道：「吾意已決，汝勿再多言！」袁紹怏怏不樂而退。

過了一日，靈帝的養母董太后(即何太后的婆婆)聞何進等已立劉辯爲帝，心中恐慌，秘密召張讓入宮，道：「何進之妹，當初若非哀家抬舉她爲皇后，她哪有今日之貴？如今她的兒子即帝位，其兄何進又爲輔政大臣，屠戶之家，獨攬朝政，將置哀家於何地呢？」

張讓道：「娘娘爲先帝之母，地位當在何太后之上，爲甚不好好利用呢？」

董太后會意，即下旨封皇子劉協爲陳留王，她自己的兄長董重爲驃騎將軍，與張讓等同爲輔政大臣，而由她自己垂簾聽政。於是，部份朝政，又落入董家及張讓等人的手中了。

何太后獲悉，不由又怒又恨，她特別設下酒宴，請董太后赴席。飲了數杯，何太后即捧杯走到董太后席前，參拜道：「娘娘，我等均婦人之身，不宜參預朝政。當日漢室呂后因握重權，宗族千人因而被殺，往訓不可不誡也。願娘娘和本宮均深居內宮，朝廷大事，任由朝中大臣自行裁決，豈不妙哉？望娘娘體察。」

董太后大怒道：「汝毒殺王美人，妒心奇重，如今又倚仗汝子爲帝，汝兄獨攬朝政，反勸吾深居九重麼？汝若再胡言，吾當令董驃騎斷汝等首級，易如反掌也！」

何太后被揭瘡疤，不由惱羞成怒，亦反唇斥道：「吾以好言相勸，令你得保天年，一番好心，你並不領情，反而惡言惡語辱本宮麼？」

董太后冷笑道：「汝家乃屠沽小戶，有何見識！」

何太后恨怒之極，她返宮之後，立刻召何進入內，力言董太后有向何家下毒手之意。

何進大怒，當下借少帝劉辯之口，下旨把董太后遷出洛陽，徙去河間郡安置。一面又派兵圍攻驃騎將軍、董太后兄長董重的府邸，董重知難逃一死，便在後堂自殺了，於是董太后的勢力被徹底清除了。

十常侍中餘下的張讓、段珪等人，見董太后大勢已去，連忙又以大批金銀財物，結交何進的弟弟何苗，又早晚必入何太后處拜候，甚得何太后的歡心。

不久，何進又派人到河間郡，把董太后毒殺了。董太后的棺柩運回京城時，百官出拜，但何進却稱病不出。他旄下的司隸校尉袁紹，見狀便謁見何進，道：「內侍張讓、段珪等，散布流言，說公毒殺董太后，圖謀不軌。公若不趁此時一舉誅滅閹臣，必爲後患！如今公旄下兵強馬壯，誅滅奸賊，此其時也！」

何進猶豫不決，未能定奪，袁紹無奈，祇好退出。

張讓等聞訊，大吃一驚，連忙以重金收買何苗，求他入宮向何太后求情。何苗入宮對何太后道：「大將軍輔佐新君，不行仁慈之政，却專門殺戮，如今又圖謀盡殺十常侍，祇怕會引起大亂。」何太后點頭贊同何苗的見解。

一會後，何進果然入宮晉見何太后，言準備誅殺閹宦之臣。何太后道：「內侍等統領禁省(即皇帝居住、辦公的地方)，乃漢室律例。先帝新喪，你欲殺舊臣，非求安穩之策。」何進心性猶豫，並無主見，聽何太后之意，便默默退出了，不再堅持。

袁紹尚在何進府中，見何進回來，忙迎住問道：「太后如何決斷？」

何進道：「太后並不答應，如何是好？」

袁紹道：「既然如此，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帶兵入京城，兵諫太后，不容太后不應從也！」

何進一聽，笑道：「此計甚妙！」便欲發檄文召天下武將，帶兵入京。

主簿(即何進大將軍府的管家、師爺)陳琳大吃一驚，諫阻道：「大將軍，此事萬萬不可！所謂掩目而捕燕雀，是自欺欺人，微少之物尚且不可以示之以弱，況且國家大事呢？將軍如今尚有皇威，手掌兵權，無人敢不從，誅殺閹宦，大可從容行之，猶如燃爐火燒毛髮而已，只要將軍當權立斷，決然從事，則天下莫敢抗逆。若反邀外臣，統兵入京，各路英雄聚會，必各懷異心。此乃把干戈倒轉，把戈柄授人握住，謀事不成，反招致天下大亂也！」陳琳朗朗而道，甚有見地。

不料何進却大笑道：「汝此論乃懦夫之見也！吾召天下英雄入京，正顯吾威鎮四海，令出如山！汝毋須多言，吾決行袁紹之計！」

廣招義軍　討伐奸賊

於是，何進發下密詔，往各地召集統兵重臣入京。

此時，統領西涼大軍二十萬的刺史(即漢列十三州中的陝西、山西一帶的西州，刺史即一州的最高軍政首長，此又稱爲州牧。)董卓，接何進的密詔，不由大喜，對他幕僚兼女婿的李儒道：「昔日吾與黃巾苦戰，却被閹宦誣吾征戰無功，奪吾兵權。吾花了大筆財物，才把閹宦買通，得領西州兵馬，如今何國舅有令入京，吾仇指日可報，此天助我也！」

李儒稱是，又進計道：「今雖奉詔，但其中恐有奸謀，主公欲謀

大事，宜先上表，奏報朝廷，然後名正言順，大事可成。」

董卓大喜，果然奉表上朝。其入朝奏表道：「吾聞天下之所以大亂不息，全因黃門侍郎張讓等人作祟。臣以爲欲止沸湯，必須抽薪。臣願鳴响鐘鼓入京，剿滅亂黨，以保社稷太平。」

何進接了董卓的進表，向朝中大臣展示。侍御史(即皇帝的秘書長，地位僅次於丞相)鄭泰道：「此事萬萬不可！董卓乃豺狼也，若讓他入京，必食人無數也！」

中郎將盧植(劉備的恩師、此時已官復原職，留在朝廷參政)亦進諫道：「植深知董卓爲人，面善心狠，若入京城，必生禍患！吾等之人，必死無葬身之地也！切勿令其入京，免生禍亂！」盧植精於風鑑之術，他的判斷，十分中肯。

不料何進却大笑道：「吾統領國家三軍，董卓乃一州之將罷了，他奉吾之令入京，正是忠於本座的表現也！不必擔心，讓他入京可也！」於是下詔令，准董卓統兵入京都洛陽。

鄭泰、盧植等人見狀，知危機將至，又勢無可挽救，便棄官潛出京師隱匿去了。朝中百官，見勢頭不對，走的走，逃的逃，董卓尚未入京，百官竟已先走了一半。

董卓帶兵浩浩蕩蕩進入京城。

何進派人迎接，令董卓暫在城中的繩池駐紮，按兵不動，待令而行。

董卓也樂得先行偵查京城防務，果然靜靜的駐紮，並無異動。

此時，各州刺史亦漸次趕到，如荊州刺史丁原等，何進自負天下州郡，皆聽其號令，大局已定，便對百官的出逃不以爲意。而且礙着何太后的面子，並沒緊急行事。

各地州郡刺史，統兵入京的訊息，却很快便被張讓等人獲悉。張讓與段珪等密議道：「這是何進的計謀，欲借各地武將之力，脅逼太后，欲殺吾等。若吾等不作圖謀，必有滅族之禍矣！」

於是張讓、段珪決定搶先行事，於長樂宮嘉德門內，伏刀斧手十人，然後再入宮告何太后道：「大將軍僞造帝詔，召外兵入京，欲殺臣等，乞娘娘救助。」

何太后道：「汝等爲甚不親去大將軍府請罪求情呢？」

張讓哭道：「若臣等去大將軍府，只怕立刻便化爲齏粉了！萬望娘娘宣大將軍入宮，喻以大義，饒恕吾等，若大將軍不肯依從，臣等立刻在娘娘面前以死謝罪便了。」

何太后見張讓等人痛哭流涕，意態甚誠，便答應宣召何進入宮，替他們求情。

何進奉召，毫不考慮，便欲入宮。他的主簿(即管家、師爺)陳琳卻十分機警，立刻阻止何進道：「此必乃十常侍之謀，將軍進宮，必兇多吉少！」

何進大笑道：「此小兒之見！吾掌天下兵馬大權，十常侍有多大的膽子，敢對吾不利？況且此乃太后親筆詔書，太后乃吾妹，吾有何憂哉！」

何進不聽陳琳所勸，施然入長樂宮見何太后！當他進入宮門時，突見張讓、段珪等人，率五十刀斧手一擁而出，把何進團團圍住。

張讓怒罵道：「何進！董后無罪，爲甚你竟毒殺？汝本屠沽小輩，若非我等保薦於天子，汝有今日之權貴麼？汝竟不思圖報，反欲加害我等！汝說我等奸惡，請問清正者又是誰？」

何進無言以對，欲奪門而出，早被刀斧手亂刀斬殺，屍身斷爲數截。

此時何進旗下的將領袁紹、曹操二人，聞訊闖入宮中，接應何進。但久候未出，袁紹便隔着宮門大呼道：「請大將軍上車回府！」

張讓此時在宮門牆樓上出現，他一手將何進的人頭扔了下來，大聲喝道：「何進謀反，已伏誅也。冰汝等可速退，概不追究。」

袁紹大怒，厲聲道：「閹宦奸賊，謀殺大臣！欲誅此奸賊者，速來助陣！」何進的部將吳匡，便在宮門外放起火來，袁紹、曹操等，領兵突入宮內，見宮中閹宦太監，無分大小，一律斬殺。十常侍中的趙忠、程曠、夏惲、郭勝四人，被追殺至翠花樓，剁成肉泥。

宮中火焰衝天。張讓、段珪等人，知大勢已去，便劫持何太后和少帝劉辯、陳留王劉協，從宮中的秘道，逃去北宮，又挾持少帝和陳留王劉協，逃去北邙山(洛陽以北的一座大山)。

袁紹入宮不見少帝，大怒之下，下令分頭斬殺十常侍所有家族。宮中不少無鬚之人，均被誤殺。

後來，張讓等人，在北邙山附近，被朝廷官兵截住。張讓、段珪見大勢已去，投河自盡。少帝劉辯、陳留王劉協被救回，兩人返京城時，同乘一馬。恰好應了當時流傳的一首民謠：「帝非帝、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邙。」

不久，司徒(相當丞相的大臣)王允，太尉(軍政首腦之一)楊彪，中軍校尉(御林軍將領名號之一)袁紹，典軍校尉(御林軍八將領之一)曹操等，領兵五百，前來迎候護駕。少帝劉辯此時年約十四歲，陳留王劉協年僅九歲，兄弟二人却頗有情義，同乘一馬。

車駕走至半途，距都城洛陽尚有十里，忽見旌旂蔽日，塵土遮

天，衝出一隊兵馬。百官失色，少帝劉辯口不能語。袁紹見狀，馳馬而出，大喝道：「來者何人？」

兵馬隊中，一痴肥將軍馳馬而出，喝道：「天子何在？」少帝劉辯嚇得連話也不會說了。

此時，年僅九歲的陳留王劉協，却拍馬上前，喝斥道：「汝是何人？敢驚擾聖駕？」痴肥將軍大聲道：「吾乃西涼刺史董卓，率兵前來接應！」

劉協道：「汝是前來護駕還是劫駕？」

董卓無奈道：「特來護駕」。

劉協道：「大膽！既然前來護駕，天子在此，爲何尚不下馬拜迎？」

董卓不料劉協小小年紀，竟有如此膽量，心中不由暗暗驚奇，便有輕少帝而重劉協之心，他果然下馬，拜迎於道旁，劉協只好以言撫慰，令他隨行護駕返都。

當日車駕返宮，何太后早被中郎將盧植救出，宮中的大火，亦被救熄了。檢點宮中，最貴重的傳國之寶玉璽竟然不翼無踪，宮中之人，均感驚駭。朝中大臣，亦驚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西涼刺史董卓，却洋洋自得，自恃座擁二十萬西涼大軍，大將軍何進又已身亡，他身爲西涼州牧，無人可以禁制。便屯兵於洛陽城外，每日帶鐵甲馬軍入城，橫行街市，百姓惶恐不安，出入宮廷，更肆無忌憚。

後軍校尉(御林軍統領之一)鮑信，聞董卓肆虐，便來見袁紹，道董卓必有異心，宜速除掉。袁紹道：「朝廷剛剛安定下來，不宜於輕舉妄動。況且董卓手握二十萬重兵，萬一事敗，吾等勢必無一倖免。」鮑信不服氣，又前去司徒府見王允，說及前事，不料王允亦不敢決斷。鮑信知朝廷百官，人人皆欲保命，不敢與董卓抗衡。他心灰意冷，便率本部御林軍五千人，開赴泰山避世去了。

鮑信既走，御林軍羣龍無首，董卓趁機把何進直屬的部隊，收納自己的麾下，他的勢力因而更爲强大，董卓對他的女婿兼謀士李儒道：「吾欲把少帝廢掉，此人怯弱無能，陳留王劉協年紀雖小，却甚得吾心，吾欲改立其爲帝，你以爲可行麼？」

李儒微笑道：「目下朝廷傳國玉璽已失，大將軍何進又已身亡，羣龍無首，惶惶不可終日，正宜從速行事也！明日可於溫明園中，召集百官，議立新帝。有不從者立刻斬殺立威，則大事成矣！」董卓聞言不由大喜。

第二天，董卓即大排宴席，遍請文武百官、朝廷公卿等人赴宴。

百官公卿果然皆欲自保，懾於董卓的威勢，誰敢不到？早就紛紛前來赴會。

董卓待百官坐上席後，才突然帶劍而出，剛飲了幾杯，董卓便下令停止飲宴，撤去樂隊，按劍厲聲道：「吾有一言，衆官靜聽！」文武百官皆屏息不語。董卓道：「天子爲萬民之主，無威儀不足以勝任，如今少帝劉辯儒弱，陳留王劉協比他强多了，何不廢少帝而改立劉協？諸位必與吾有同感也！」說罷按劍怒視文武百官，以示威嚇。文武百官果然一片死寂，不敢作聲。

此時，座中一人，與董卓一樣，是奉召入京的荊州刺史丁原，却按捺不住，拍案而起，怒斥道：「萬萬不可！天子乃先帝嫡子，並無過失，豈能妄自廢立？董卓！汝是何人？敢參預如此朝廷要事？難道想圖謀叛逆嗎？」

董卓一聽，惱羞成怒，拔劍而斥：「順我者生，逆我者死！」說罷便欲趨前斬殺丁原，就在此時，李儒突見丁原身後，挺立一將，生得氣宇軒昂，威風凜凜，手執方天畫戟，怒視董卓，隨時迎戰之勢，李儒料此將驍勇，董卓亦非其敵，便連忙大聲道：「今日乃飲宴之會，不宜談論國政大事，待明日上朝再作理論便了！」董卓一怔，立住了腳步。

百官中，有人連忙勸丁原先行離去。丁原亦恐身陷重圍，便連忙騎上馬背，與那威儀大將飛馳而去。就因丁原這般一鬧，董卓議立新帝之事，便無法再進行下去，董卓恨怒不已，責問李儒。李儒道：「丁原背後所立之將，乃丁原義子呂布，字奉先。此人有萬夫不擋之勇，當時若斬丁原，必有一番惡鬥，恐於主公不利。」董卓一聽，這才釋怒，又斷然道：「吾必先除丁原，且圖大計！」

第二天，有探馬飛報董卓，說丁原率軍在城外，向董卓挑戰，董卓大怒，即點起大軍，與李儒一道出城迎戰。

兩軍佈陣對峙，大戰一觸即發。

丁原軍中，只見呂布頭戴金冠，身披戰袍，金色盔甲，縱馬舞戟，隨丁原出到陣前，丁原揚鞭指着董卓罵道：「國家不幸，閹宦弄權，以致萬民塗炭。爾無寸尺之功於社稷，竟敢妄議廢立帝君？乃判逆國賊，人人得而誅之也！」

董卓未及回話，丁原身後的呂布，已飛馬直衝過來。董卓不敢直攖其鋒，慌忙退走。丁原軍兵掩殺過來，董卓軍兵大敗，退了三十里，才勉强停下，結營下寨。

董卓召衆商議，道：「呂布果有萬夫莫擋之勇！丁原有其相助，

乃吾心腹大患也！吾若得此人歸順，何愁大事不成哉？」

董卓話音剛落，帳前便有一人出言道：「主公不必憂慮，屬下與呂布乃同鄉，知此人有勇無謀，且爲人見利忘義。屬下願憑三寸不爛之舌，說服呂布乖乖來降！」

董卓一聽，不由大喜，他細望發話人，原來是原屬大將軍何進旗下的中郎將（大將軍以下的將軍）李肅。董卓盯着李肅，狐疑的道：「李將軍何能說服呂布降吾？」

李肅道：「末將聽說主公有名馬一匹，號爲『赤兔』，可日行千里。若得此馬，再加金銀財物一批，以厚利打動，再以說辭游勸，則呂布必反丁原，來投主公！」

董卓果然有一匹名馬，稱爲「赤兔千里馬」，是西涼馬中的良種，董卓十分珍愛。他聽李肅之言，心中不捨，問李儒道：「吾若用赤兔千里馬，可換回呂布嗎？」

李儒微笑道：「主公若志在奪取天下，則區區一馬，有甚可惜呢？」

董卓的心事被李儒一言道破，他呵呵大笑道：「好！李將軍，赤兔千里馬便交你作利，換回呂布！另外再加黃金一千兩，明珠三十顆，玉帶一條，你務必把呂布此人帶回見我！」

李肅胸有成竹的道：「主公放心，呂布此人心性，吾已窺透，此行必馬到功成也！」李肅說罷，便帶了赤兔千里馬，駝金珠玉帶，悄悄奔赴呂布的營寨而來。

* * *

李肅一路向呂布的營寨奔去，到寨邊時，被前哨兵截住。李肅從容道：「請報知呂將軍，說故人李肅求見。」哨兵進帳稟報，一會出來，向李肅道：「呂將軍令你進帳！」

李肅走入營帳，見呂布高坐案前，威風八面，便向他拱手道：「賢弟別來無恙嗎？」呂布見李肅一身華貴，這才站起，向李肅一揖道：「久沒相見，如今於何處高就？」目中甚有羨慕之意。

李肅見狀，不由微微一笑，隨即道：「吾現任朝廷中郎將之職。聞賢弟來此，匡扶社稷，十分欣喜，今有良馬一匹，日行千里，登山渡水，如踏平地，名爲『赤兔千里馬』，特來獻贈賢弟，以助虎威。」

呂布令人牽馬進來，祇見此馬渾身上下一片赤紅，絕無半根雜毛，從頭至尾，長一丈，由蹄至頂，高八尺；嘶叫咆哮，猶如騰空入海。

呂布見了，不由大喜，向李肅深深一揖，謝道：「如此良駒兄贈與我，教我如何相報？」

李肅笑道：「吾爲彼此同鄉兄弟情義而來，豈求相報哉！」呂布更喜，吩咐擺酒招待。

兩人飲至半醉，李肅忽然道：「吾與賢弟甚少見面，但令尊却見過了。」呂布笑道：「兄飲醉了，先父棄世已多年，怎會與兄相見呢？」

李肅道：「呵呵，吾所語乃今日的丁刺史也！」

呂布一聽，臉有羞慚之色，喃喃的道：「呂布寄身於丁原處，亦是無可奈何啊！並無功名，未能晉列朝廷。」

李肅見狀，心中不由微微冷笑，他把呂布「貪圖富貴」的心性徹底窺透了。於是毫不猶豫的道：「賢弟有擎天馭海之才，天下誰人不知，功名富貴，猶如探囊取物，爲甚如此無奈，肯寄人籬下呢？」

呂布歎道：「可惜布未逢明主。」

李肅道：「吾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若不抓住時機，則來日悔之已晚。」

呂布不由心動，道：「兄於朝廷，知誰是當世英雄嗎？」

李肅立刻道：「吾遍察朝中羣臣，英雄氣概均不如董卓，他爲人敬賢禮士，賞罰分明，來日必成大業！」

呂布不由歎道：「呂布有心相投董公，可惜並無門路。」

李肅一聽，更不猶豫，當即下令隨從，把金珠玉帶獻上，鋪排於呂布的案桌上面。呂布見了，目中羨光大熾，忙道：「怎會有這般貴物？」

李肅請呂布叱退左右，這才悄聲道：「實不相瞞，這是董公敬慕賢弟之才，特令吾帶來獻贈。赤兔千里馬亦是董公贈給賢弟的啊！」

呂布忙道：「蒙董公如此厚愛，未知要呂布如何報答董公呢？」

李肅並不明言，引逗道：「吾才不如賢弟，但於董公處亦爲中郎將，賢弟若在董公帳下，將貴不可言也。」

呂布心癢難搔，忙道：「吾亦有此意，可惜並無半點晉見董公之禮。」

李肅微笑道：「賢弟若欲立功，僅是舉手之勞罷了！」

呂布沉吟半晌，猛一咬牙，道：「若吾殺丁原，引軍投歸董卓，以爲如何？」

李肅斷然的點頭道：「若能如此，乃莫大功勞也，董公必另眼相看，但事不宜遲，望弟速決速行之。」

呂布咬牙道：「吾意已決，明日便赴投董公，請兄回去轉告董公，預備接應。」

李肅一躍而起，道：「如此甚好，吾便先回去安排一切，靜待賢弟佳音便了。」說罷，李肅即告辭，悄悄離開呂布的營寨而去。

當晚二更時份，呂布提着利刀，走入丁原的帳中，丁原正在燭下看書，見呂布來到，根本不以爲意，含笑道：「布兒來此，有甚要事？」

呂布恨恨的道：「吾堂堂七尺丈夫，豈甘心作汝之子？」

丁原不由大吃一驚，慌忙道：「布兒，義父待你不薄，你爲何變心？」

呂布不答，也不待丁原話落，衝前一步，手起刀落，丁原的人頭已被呂布斬落。

呂布手執丁原的人頭，走出帳外，厲聲大叫道：「丁原不義，膽敢抗拒董卓，吾已斬殺，願跟隨我投奔董卓者，留在原處，不願跟從的可自行散去。」丁原的兵馬，登時如鳥驚飛，逃去大半。

第二天一早，呂布手提丁原首級，前來投奔董卓。董卓大喜迎接，吩咐擺酒招待。席中，董卓先向董卓深深一揖道：「吾得將軍，猶如乾旱之苗得甘雨！」

呂布連忙站起，請董卓坐席上，他下拜道：「若董公不嫌棄，呂布願拜董公爲義父。」

董卓更喜，欣然收認呂布爲義子，又贈賜金甲錦袍，當即自作主張，封呂布爲騎都尉中郎將都亭侯。

董卓自收納呂布，威勢更盛，丁原已被呂布所殺，轄下兵馬尚餘數萬，跟隨呂布投到董卓旗下，董卓因此而坐擁三十萬大軍，天下十三州州牧，均難望其項背，朝中大臣，亦莫敢攖其鋒。

李肅便勸董卓早定廢立漢帝大計。

董卓亦已再無忌憚，他下令於省中（皇帝辦公的地方）設宴，遍請朝中文武官、公卿赴會，又令呂布率領披甲武士千人，侍衛左右。

這一次宴會，連太傅（輔助太子的官位，漢時與太師、太尉併列三公）袁隗也來了，袁隗是朝中僅剩的三公，雖無實權，但於廢立國君之事上極有發言權，若袁隗同意，則百官莫敢異議，因此董卓特別邀請袁隗赴會。朝中大臣，見袁隗也赴會，自然人人不敢不到。

酒宴中飲了幾巡，董卓即按劍而起，厲聲道：「今少帝懦弱，不足以爲君，吾決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劉協爲帝，若有異議者斬！」

文武百官皆面露惶恐神色，誰也不敢作聲。

但中軍校尉袁紹却按捺不住，挺身而出道：「皇上即位不久，並無失德，汝欲廢嫡立庶，豈非造反嗎？」

董卓大怒道：「天下之事由我裁決，我既作決定，誰敢不從，汝以爲我手中之劍不鋒利麼？」

袁紹亦毫不畏懼，猛地拔劍在手，怒道：「汝之劍鋒利，吾之劍難道便不鋒利？」

董卓怒極，正欲令呂布斬殺袁紹。李肅却向董卓進言道：「廢立之事未定，不宜多殺。」

董卓這才厲聲道：「敢有異議者死，有不從吾者可自行離去。」

袁紹見滿朝文武百官，竟無一人挺身而出，不由大感失望。他也不再多言，向文武百官微一拱手，即提着寶刀，大步而出，走到東門，把自己的中軍校尉官印，掛懸門上，即揚長而去，投奔冀州（即今河北南部及山西東南部一帶的郡縣）去了。

董卓盯着袁隗（袁紹的叔父）道：「汝之侄對吾無禮，吾瞧在汝的臉面，姑且饒恕，那廢立之事又如何了？」

袁隗無奈，祇好道：「董公所見甚是。」

董卓厲笑道：「這便是了，敢阻吾意者，必以軍法處置！」文武百官至此莫敢異議，均道：「一切但憑董公主意。」董卓大笑道：「這才叫好宴，彼此可好來好去啊！」

到這年的九月，董卓即强請少帝劉辯升殿，大會文武百官。董卓並不跪拜，手握寶劍，對文武百官道：「天子懦弱，不足以坐鎮天下，當決廢之。」

說罷，董卓即令左右親隨走上金階，把少帝劉辯挾扶下殿，將他的皇帝冠剝掉，面北長跪，口稱臣聽命。又派人把何太后押了出來，當衆脫剝她的太后服飾，與劉辯一同跪下，聽候新帝旨意，少帝和何太后母子二人，抱頭痛哭，在場文武百官均感惻然。

階下有一大臣，十分憤怒，高聲叫道：「賊臣董卓，竟敢作此欺天亂謀，吾以一腔熱血噴你！」說時，把手中象牙製的手板笏一揮，直擊向董卓。董卓挨了一擊，不由大怒，喝令武士擒下立斬，被斬的大臣，原來是尚書丁管，他被斬時仍大罵不絕。

董卓令人扶出陳留王劉協，劉協時年九歲，戰戰兢兢，不知將受何刑。不料董卓却親手把他抱起，大步走上金階，放在龍椅上面。然後轉身向文武百官大喝道：「新帝已立，天子登位，汝等敢不叩拜嗎？」文武百官無奈均跪下朝賀參拜，董卓挺立金階之上，羣臣參拜的，倒似是他董卓。

羣臣參拜畢，董卓故意與劉協耳語幾句，即代傳聖旨，定帝號

爲「獻」，劉協即爲獻帝，時年九歲。董卓又自封爲大相國。隨即以相國名義，下令將少帝劉辯、何太后、唐妃三人，押去永安宮幽禁，封鎖宮門，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

自此之後，董卓上朝不拜，並帶劍上殿，比皇帝更加威武。

董卓的女婿兼謀士李儒，勸董卓升拔使用名流，以助聲勢。董卓便召蔡邕上朝，不料蔡邕稱病不來，董卓傳話道：「汝若不來，便滅汝九族！」蔡邕無奈，祇好上朝拜會董卓。董卓見了蔡邕，卻又大喜，一日之間，連續三次升蔡邕的官職，直至地位極高的侍中（皇帝的近身大臣），待蔡邕十分親熱。

少帝劉辯，與他的生母何太后，妻子唐妃三人，自被押入永安宮中幽禁，宮中的衣服飲水日漸縮少，幾乎衣不蔽體，食不飽腹。劉辯此時年僅十四歲，他的妻子唐妃亦年僅十五歲，如何受得這般苦楚。一日，劉辯偶爾瞧見有一雙燕子，飛於庭中，便深有感觸，寫了一首詩，詩中有怨憤之意。

不料宮中遍佈董卓的眼線，劉辯的這首「雙飛燕」，很快便呈上董卓的眼底了。董卓一看，即嘿嘿冷笑道：「有此怨詩，吾終於等到殺汝等的藉口了。」於是立刻命李儒帶武士七十人，直奔永安宮。

很快，武士便把劉辯、何太后、唐妃三人，提到李儒的面前，令武士斟酒，捧給劉辯。劉辯驚道：「這是甚麼酒？」

李儒道：「春光明媚，董相國特賜長壽酒。」

何太后道：「既然是長壽酒，請你先飲一杯。」

李儒一聽，怒道：「你等不飲長壽酒麼？」喝令左右把短刀和白布放在桌上，道：「長壽酒不飲，便領此二大短命之物吧！」

劉辯的小妻子唐妃，雖年僅十五歲，卻甚有骨氣，跪下求告道：「妾身願代帝飲此酒，望保存他母子生命。」

李儒喝斥道：「汝是甚麼人，可以代王之死？」說罷舉酒向何太后道：「汝先飲罷！」

何太后此時思前想後，無計可施，絕望之下，不由破口大罵道：「吾兄無謀，引狼入室，引賊入京，致有今日之禍……」她也忘記當初毒死王美人時，哀求張讓替她遮瞞，才有後來被張讓利用，誘其兄何進進宮被殺之事了，而假若何進未死，董卓也不敢貿然行事，有因必有果，因果連環，果然十分可怕。

李儒見何太后猶如潑婦罵街，一時倒也難奈她何，便轉而逼劉辯道：「汝母不飲，汝可先飲！」

劉辯道：「請容我與太后、唐妃作別！」

劉辯說罷，即大哭而歌道：「天地易兮日月翻，棄萬乘兮退爲藩；爲臣逼兮命不久，大勢去兮淚空流！」

唐妃亦哭歌道：「皇天將崩兮，后土亦頹矣；身爲帝姬兮，可恨不能隨。生死異處兮，從此欲離別，如此短促兮！痛哭心中悲！」

母子媳婦三人，忍不住抱頭痛哭。

李儒臉不改容，斥喝道：「相國正等着回報，汝等拖延，還望有誰來救汝等麼？」

何太后已然絕望，不由破口大罵道：「董賊逼我母子，皇天不祐，汝等助虐，必定滅族。」

李儒一聽，怒火大熾，他雙手揪住何太后，猛地向樓下一摔，登時命喪，又令武士絞死唐妃，再給劉辯灌毒酒，不一會亦七孔流血而亡。

李儒返回洛陽，向董卓回報。董卓更肆無忌憚，他每夜均入宿宮中，躺在皇帝的龍床上，宮中千百妃嬪宮女，悉數被董卓姦淫。

一次，董卓偶爾興起，帶軍出城，說是平定亂賊。走到半路，見一社集，有男女千人集會，董卓即下令軍士圍住，全部殺死千餘男女，盡掠財物，裝載車上，又把千餘顆人頭，懸掛於車下。車隊浩蕩返回京城，說是平賊大勝而回，下令在城門下焚燒人頭，以示慶賀。一時臭氣薰天，天愁地慘，天地變色。

董卓又大封董氏家族，凡沾點親的，即使是三歲孩童，也封侯晉爵。更放縱自己的西涼兵將，四出搶掠，姦淫婦女，掘墳盜墓，濫殺無辜。直把京城洛陽一帶，弄得昏天黑地，日月無光！

* * *

東漢末年，發生於京都洛陽的這一場驚天變故，不過是於庚午年（一九〇年）四月到九月間的事。

這數月來，天機隱俠——龐德公一直隱潛於洛陽城中、皇宮內外，所發生的一切，均或悉或聞或目睹，盡數落入龐德公的心底耳中眼內。

龐德公雖然身負天機、地脈、人倫三大奇學，但朝廷的急劇演變，宮幃內的殘酷激鬥，亦把他弄得眼花撩亂！他根本不能判斷，誰是可以「匡扶」的漢室劉氏血脈？以及如何去「匡扶」！一切均發生得太急驟，太詭異、太多變！

他曾在暗中窺察少帝劉辯的運命，發覺他命宮山林位竟然一片青黑，而且直犯「天中」，牢盤不散。龐德公便知劉辯喪亡在即，決不會超越命宮天中十六歲之玄關了。因此劉辯決非可予「匡扶」，以延續漢室朝廷劉氏血脈之人。

果然不久，劉辯便應驗了「帝非帝，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邙」的民間偈謠。而不久，劉辯母子三人，果然便被毒殺，劉辯年僅十四歲半，果然難於逾越「天中」命宮十六歲玄關。

直到此時，龐德公才忽然醒悟，「長虹貫紫微帝宮」的天象異兆，「長虹」指的便是「癡肥胖大」的西涼刺史董卓！他亦忽然驚覺，「紫微帝宮」的慘淡無光，即預兆「漢家劉氏帝室衰微」，而且事實上，自漢高祖劉邦創立漢室劉氏朝廷，歷其四百年後，劉氏帝室的嫡孫血脈，僅剩下目下由董卓强立的漢獻帝劉協了。

判斷了此點，龐德公不由更爲驚心，暗道：獻帝劉協年僅九歲，一切尚未足自立，身邊又有董卓這一頭狠臥伏，劉協猶如一頭弱小的羔羊，說不定甚麼時候，便會被董卓這頭巨狠吞噬了！而假若劉協亡逝，漢室劉氏的帝係血脈即斷，漢室朝廷，也便徹底完結！

龐德公雖已窺悉天機大勢，但天機大勢的可怕演行，依然令他十分震驚，心潮起伏，不知如何面對。

這數十年來，龐德公一直在爲如何延緩天機演行而默默努力。他已先後堪點了幾座可以「匡扶漢室」的龍脈，如涿郡的劉備；又預先造就了「匡扶漢室」的人材，如陽都山城的諸葛亮；可惜劉備雖然已得「白兔龍脈」脈氣，屢獲奇遇，從一草蓆孤兒，一躍而成文材武略兼備的俊傑，但劉備的祖宗血脈受煞太重，造成劉備的本命十分艱難曲折，甚至連「白兔龍氣」亦被他的部份本命煞氣抵銷，因此至今仍未能成大器，亦即未能成爲「匡扶漢室」大業的中堅力量及人選……

龐德公沉吟良久，他不由仰天長嘆道：「可惜！可惜！吾判斷足以匡扶漢室的上佳人選諸葛亮，時至今日，如漢獻帝劉協一般，尚年僅九歲，又如何參與匡扶危在旦夕的漢室大業！哎，莫非『漢室傾亡、天下三分』的天機大勢，當眞如此激進慘烈，無法以人謀延緩嗎？莫非當眞是天亡漢室？」

龐德公思潮翻湧，心胸郁結，難以開抒。他雖然知道，欲以人謀延緩天機大勢十分艱難，甚至絕無可能，但他仍不服氣，苦苦思謀，一切可以挽救目下漢室將傾的玄機妙法。知不可爲而偏爲之，這或許是龐德公眼下的最痛苦的決定了。

忽地，龐德公目中精光一閃，眼前浮出一位青年將軍的身影，此人身長七尺，印堂紫氣洋溢，極有氣概，此人便是朝廷的典軍校尉曹操了。龐德公心中一動，暗道：此人顯然已獲祖宗龍脈蔭庇，且龍氣十分强盛，足以令他成大器，且目下正值旺發之期，若此人肯加入匡扶漢室的大業，以其旺盛龍脈，與漢室劉氏一脈滙聚，或許可以挽救目下的危機！但不知曹操此人的來龍去脈如何呢？他曹氏的祖宗强盛龍脈是誰替他堪點呢？

龐德公心中又喜大奇，他決心直接現身，參與挽救漢室將傾的這一場驚天大危機。

當時曹操尚留在京都洛陽城中，他目睹朝廷的劇變，毫無軍功的董卓，竟因大將軍何進的失策，引狼入室，令其坐大，更進而血腥廢立漢帝，一躍而成獨霸天下的「太上皇」，心中十分憤恨。但他心思縝密，深知董卓目下手握三十萬大軍，更有其女婿謀士李儒、賣主求榮呂布的相助，如虎添翼，勢大如天，輕易不能搖撼。若貿然行事，必招滅頂之災。因此每日深居簡出，不問朝政，極力避免與董卓的正面衝突。而董卓亦因此認爲曹操已向他臣服，便沒有向他發難。

這一天深夜，曹操仍留在校尉府中的書房，研讀兵書，不時俯仰低昂，十分用神。

就在此時，他的親兵來報，說外面有一位白鬚白髮老人，登門求見，說是有驚天奧秘告聞。曹操心性素來十分好奇，一聽便心思大動，連忙吩咐親兵快請，他自己隨後亦出廳迎候。

不一會，親兵便引領一位老人進來，白鬚白髮，模樣十分玄奇。

曹操對奇人異士素來十分感興趣，因此他一見白髮白鬚老人，便快步迎了上去，拱手道：「老人家貴姓？在下曹操誠心迎迓！」

白髮白鬚老人便是龐德公，當日袁紹、曹操入宮誅殺閹宦十常侍，龐德公便潛伏在宮中，於暗處與曹操有一面之緣，可惜並未細加審察。此時曹操與他相距不足三尺，他凝神目注曹操一眼，心中不由一動。

從曹操五官中的口鼻，龐德公腦際忽地憶起一位樵夫夏侯海。眼前的曹操，他的口鼻輪廓，竟與夏侯海有七分相似，同樣是鼻筆挺，口形甚大，龐德公知道，世人的命格，有「口大食四方」之說，因此曹操與夏侯海似極有淵源，甚至是源出一脈。不過，爲甚兩者一姓夏侯，另一卻姓曹呢？龐德公不由更感迷惑。

龐德公決心要探究明白，便坦然的對曹操道：「老朽姓龐，來自荊州峴山。」龐德公說時，突覺曹操眼神一閃，似感十分驚喜，但一閃即逝，卻沒有甚麼進一步的表示。龐德公不由一怔，也忘了往下再說甚麼了。

曹操微一沉吟，却忽然向龐德公俯身一揖，十分熱誠的道：「原來是龐老先生！請，請龐老先生到書房叙話。」

龐德公微微一笑，也不推辭，跟隨曹操，欣然而去。進入書房，曹操親手捧了一杯香茗，敬獻龐德公道：「龐老先生從荊州峴山遠道而來，本該盛宴接待，但時值夜深，又加時局艱困，恰逢宵禁，無法爲先生置辦，祇好以茶代酒也。」

龐德公也不客氣推辭，坐下，接茶，呷了一口，又目注曹操一眼，這才忽地含笑道：「曹公子，老朽見了你，忽然想起一位故人，未知公子是否認識？」

曹操正若有所思的默默出神，聞言不由微一震，忙道：「龐老先生所說的故人，未知是誰呢？」

龐德公又呷一口茶，微笑一下，忽然低聲而十分清晰的道：「吾之故人姓夏侯名海，曹公子認識嗎？」

曹操一聽，又不由一震，但很快又鎮靜的笑道：「天下同名同姓之人甚多，簡單一個名姓，又怎能說明甚麼？因此請問龐老先生，你這位故人，是在何時何處何事相識的呢？」

龐德公見曹操心思十分縝密，顯然極工於心計，不由微微一笑。

龐德公的這一笑，含意十分複雜。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認，曹操不但身潛旺發龍氣，且心智過人，確是領袖羣臣匡扶漢室的人選；但另一方面，他又警覺，曹操的心思十分縝密，以至滴水不漏，深沉之極，這種性格，若用於亂世平亂，不失爲英雄，但若用於治國，則未免流於陰險，確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大奸雄了！

龐德公心中雖然十分爲難，但目下情勢危急，也容不得他再深思熟慮。於是龐德公終於微嘆口氣，坦然道：「實不相瞞，吾當日是在沛國譙郡（即安徽亳縣）一座叫龍山的峯上，受了蛇傷，幸遇一位年約五十的樵夫所救，樵夫複姓夏侯名海，如今與他已分別數十載矣……」

此時曹操忽然接口道：「龐老先生，後來又如何呢？」

龐德公道：「吾見夏侯海年已五十，並無子嗣繼後，恰好吾又已於龍山北麓，發現了一座『盤龍龍脈』，於是贈與夏侯海，助他移葬祖宗骨骸於龍山北麓。此事匆匆已過數十年，吾料夏侯海如無意外，必已有子有孫傳宗接代了！曹公子聽過這事麼？」

曹操聽了，神色不由一陣激動，他終於按捺不住了，冲口而出道：「曹操當然知道！」

龐德公見狀，微笑道：「那曹公子認識吾之故人夏侯海麼？」

曹操又心神激動的猛一點頭道：「曹操當然認識！雖然曹操並未見過！」

龐德公不由微感驚奇，忙道：「爲甚麼曹公子既說當然認識，却又並未見過呢？」

曹操此時驀地站了起來，把書房的門牢牢的關上，退回來，挨近龐德公的座前，悄聲道：「因爲夏侯海便是曹操的嫡親祖父啊！」

龐德公並不十分驚奇，因爲他早已若有所判，他微一點頭，亦輕聲道：「既然如此，爲甚公子姓曹，你的祖父却複姓夏侯呢？此中的因由來歷，願告知吾麼？」

曹操此時已斷定龐德公是世人傳爲「天機隱俠」的一代高人了，又知他「神龍見首不見尾」，世人尋他千百度，他却出現意外中。因此絕不敢怠慢，站起來，親手替龐德公再斟一杯香茗，又向他俯身深深一拜，道：「龐老先生，夏侯家得有子孫傳宗接代，全賴先生恩德所賜啊！此事說來話長，且是我曹操家傳之秘，但在龐老先生的慧眼之下，曹操不敢隱瞞！」

當下，曹操把他父親夏侯嵩，兒時偶然救了大宦官曹騰生命，曹騰十分感激，且又無子，便收養夏侯嵩爲義子，更改姓曹的往事，一一向龐德公細說。末了，曹操感慨的道：「吾雖憑曹姓而貴，但決不敢忘宗背祖！吾於心底，仍視『夏侯』乃吾同宗！」

此時龐德公亦不由怔了怔，他決計意料不到，他當日替夏侯海堪點風水龍脈，原意祇是助他延續子孫血脈，好替夏侯家傳宗接代，不料却發生如此奇變巧遇……夏侯家的血脈似斷未斷，似貴非貴，夏侯家當日的子孫血脈，却已變成曹氏一脈了！而且其第三代孫兒，竟隱隱成了領袖羣雄匡扶漢室的人選！至此，龐德公才猛然醒悟，當日夏侯海叩拜祖墓時，墓碑上的「夏侯」二字竟然剝脫，隱隱化作另一字，似夏侯非夏侯、似曹非曹的驚人預兆，原來如此神妙！

這一切，均非龐德公當日本意，但事勢已演化如此，雖然大出龐德公的意料，他亦祇能順勢而導行之了！這豈非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麼？龐德公心中無奈的嘆了一句。

此時，曹操又續道：「吾父曹嵩，現仍健在，他曾親口向吾訓示，說祖父當年臨終，別的不說，祇吩咐吾父：莫忘荊州峴山龐德公！因此在下一聽先生來自荊州峴山，又姓龐，便不敢大意怠慢了！可惜正逢目下時局艱困，未能爲先生盛宴相待，尚請原諒。」

龐德公見曹操並未因貴而忘宗，又甚有爲漢室朝廷焦慮的意思，片刻前的疑慮不由消退了幾分，而且目下情勢危急，也不容他深思熟慮，便含笑點頭，表示領會曹操的心意，隨又肅然的道：「曹公子，一切既已成定局，也就不必耿耿於懷，過於執着了！吾深夜到訪，其實另有要事與曹公子商量。」

曹操深知龐德公有洞天徹地之能，對他所說的「要事」，自然不敢輕慢，連忙屏氣凝神，鄭重的道：「在下願聆聽先生教誨！」

龐德公當下也不再猶豫，把目下的天機大勢，向曹操略爲喻示，然後道：「朝廷之變，漢室之危，你已親眼目睹，無須吾細說了！目下正需一位大智大勇之士，挺身而出，領袖羣雄，匡扶漢室，此乃不世奇功，自然十分艱辛，甚至九死一生，且看誰有此智勇膽識了！」

龐德公驀地一頓，並沒往下細說，目注曹操，十分留意他的反應。

祇見曹操沉吟不語，似在思忖甚麼。好一會，曹操才忽然站起，向龐德公俯身一揖，問非所答的說了一句：「多謝先生教誨！」他一頓，却又立刻問道：「但請問先生，在下的運命如何，幸勿隱瞞，不吝賜告！」

曹操說時，神色十分凝重，目灼灼的盯着龐德公，似乎他是否參與匡扶漢室的大業，便看龐德公如何判斷了。

龐德公見曹操如此注重自己的「運命」，似乎更重於匡扶漢室的大業，不由微微一怔，心中略一猶豫，暗道：眼前這夏侯一脈的子孫，到底是否領袖羣雄匡扶漢室的最佳人選呢？

就在此時，曹操的親兵手呈一份書函，匆匆進報。原來是朝廷大臣司徒（負責全國的土地和人口，相當於丞相）明日生辰，請曹操赴會。書函中雖然並沒指明有要事商議，但顯然絕非祝賀生辰如此簡單，因爲司徒王允，對漢室朝廷十分忠心，他之所以表面附和董卓，其實內裏另有所圖。

親兵道：「曹將軍，司徒府的送函人仍在外面等候，等將軍回覆，明晚是否赴會？」

曹操目注龐德公一眼，見他仍無甚麼表示，便沉聲道：「汝先去穩住司徒府來人，吾是否赴會，待會才有決斷，汝去吧！」

親兵依言出去，先行穩住司徒府的送書函人去了。

龐德公已知司徒王允，邀曹操赴會，必有所圖，很大可能是商議如何對付董卓的大事，他不由問曹操道：「曹公子爲甚未能決定是否赴會？」

曹操十分凝重的道：「自古有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又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如今奸賊勢如巨焰，如日中天，若吾不知自身運命，又如何謀定而後動呢？」

龐德公見事勢危急，也不待細思了，祇好決然的道：「曹公子原乃夏侯一脈，已得祖宗盤龍脈蔭庇，貴不可言，當有將相王侯之貴，曹公子又擔心甚麼呢？」

曹操一聽，心中一動，但仍不放心，又連忙追問道：「既然如此，那請問龐老先生，曹操的壽數又將如何？是否會夭折呢？」

龐德公目注曹操一眼，道：「公子貴氣起自命宮山林，乃得祖宗龍氣之象也。又此紫色貴氣直抵命宮『金縷』位，牢盤不散。『山林』位紫貴旺發，乃主曹公子目下廿九之年；『金縷』位乃主六十有六，既然貴氣直達，且牢盤不散，公子的壽數據此該已自明了吧！」龐德公雖然沒有明示，但已清楚預示，曹操貴氣旺發於二十九歲，而終達於六十六歲，因此其壽數之斷，已不言而喻。

曹操一聽，他心性聰慧，悟性亦高，略一沉吟，但豁然而悟，他先是微微怔住，似乎對「六十六」這歲數之終結點並不滿足。但稍過一會，却又呵呵大笑道：「人生七十古來稀，吾之貴氣既然可達六十六，比之苟且偷生、庸庸碌碌之長壽人世，不是強勝百倍嗎？好，龐老先生，多謝教誨，吾意決也！」

龐德公對曹操的心計雖然略有疑慮，但見他主意已決，依然甚感欣慰，含笑道：「曹公子決定了甚麼？」

曹操毫不猶豫的道：「領袖羣雄，匡扶漢室！」曹操一頓，見龐德公神色欣然，又連忙道：「此乃驚天之舉，曹操不想孤掌難鳴，若龐老先生肯留在曹操身邊，不時指點迷津，則必事半功倍矣！」

龐德公見曹操竟有留他作幕僚謀士之意，不由呵呵笑道：「曹公子雖然一番盛意，但吾着眼之處乃天機大勢，決非一人一時一事，又怎可長留公子身邊，吾若能如此，早已直接參與誅凶，又何必專門夜謁公子你呢！」

曹操想了想，暗道：龐德公有洞天徹地之能，他雖然身處朝廷之外，但對朝廷、宮幃之事却瞭如指掌，顯見他出入朝廷禁宮如入無人之地，他的武功亦可見一斑。因此可以推斷，他之所以不直接出手，是他深知「天機不可違逆」也，而吾欲留他在身邊謀事，豈非緣木求魚麼？

曹操心中轉念，便打消留龐德公在身邊的主意，但他仍心有不捨，轉而向龐德公拜問道：「先生

如神龍一現，曹操自知難以挽留。但曹操甚慕天下奇人異士，極欲招納，以助吾一臂之力，先生是否可不吝舉薦？」

龐德公一聽，微笑道：「吾聞海納百川方成其海，祇要公子心胸如海闊，又何愁百川不來歸附哉！吾言已盡於此，一切請公子好自爲之……」

曹操見龐德公已有離去之意，心仍不捨，又忙道：「吾與先生能再相逢麼？」

龐德公呵呵一笑道：「吾與令祖一段故人情，數十年後竟能與其子孫見面，豈非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咫尺亦難逢嗎，曹公子一切且隨緣吧！」

龐德公話音未落，他端坐椅上的身子亦不見移動，但見略微一晃，身如電光，竟射窗而出，眨眼不見。

曹操目睹之下，深知此乃武功通玄的境界，決非妖人幻術，他不禁仰天歎道：「當今之世，竟有如此高人，若得其相助，祇怕草野亦可成帝王之業也。」

曹操忽地曳然而止，他快步走出外堂，對司徒王允派來的家丁道：「請回去轉知王司徒，就說明晚曹操必準時赴會！」

第二天晚上，司徒王允果然擺下生日宴會，朝中的大臣多半赴會。曹操也果然準時趕到參加宴會，王允心情不喜不悲，然後便吩咐擺上酒菜，招待衆赴會賓客。

剛飲了幾杯，王允忽然以袍袖掩面，放聲大哭。衆人驚問道：「王司徒生辰大喜之日，何故悲泣？」

王允道：「實不相瞞，今日並非我的生日，欲邀請各位聚議國事，又恐董卓生疑，因此才藉此借口罷了，董卓欺主弄權，漢室社稷朝夕難保，吾想起高祖劉邦，當日誅秦滅楚，久歷艱辛，才得天下，不料傳至今日，竟喪於董卓之手，吾輩竟無能保國安民，苟且偷生，因此忍不住哭也！」

衆大臣聞言，觸動心事，均大哭起來，一場生日喜宴，倒成了哭喪似的，一片愁雲慘霧。

曹操却沒哭，反而微微冷笑，狀甚不屑。王允雖然正領頭哭着，但十分留意座中各人眼神，見曹操神情，不由心中一凜，忙道：「曹將軍爲甚不哭，難道不爲漢室將傾而心傷？」

曹操撫掌呵呵大笑，道：「滿朝文武大臣，就從白天哭到黑夜，從黑夜哭到白天，便可以哭死董卓了麼？」

王允怒道：「曹將軍祖宗亦是朝廷臣子，食漢室俸祿，如今國亡在即，不但不傷心，反而大笑甚麼？」

曹操從容的道：「吾並非笑甚麼，祇是笑各位祇顧痛哭，却不思妙計誅殺董卓而已，曹操雖力有不逮，却有意斬董卓人頭，懸於都城樓上，以告慰天下臣民！」

王允一聽，連忙道：「請曹將軍隨吾入內堂一叙。」

進入內堂，王允問曹操道：「曹將軍有何妙計，可殺董卓？」

曹操道：「曹操近日巧與董卓週旋，正欲令董卓信任我，以便有所圖，董卓如今已相信，因此曹操可以借機接近。聽說王司徒有七星寶刀一柄，十分有名，曹操打算以獻刀爲名，進入董卓府第，尋機殺他，若能殺此國賊，曹操死而無憾，祇是王司徒捨得那柄寶刀麼？」

王允慨然道：「曹將軍有此壯志，乃天下之大幸，董卓便送上生命亦甘心，何況區區一柄寶刀。」

王允說罷，取出七星寶刀，捧給曹操，又親手斟了一杯酒，雙手向曹操奉獻，以表謝意。曹操接酒，慨然道：「吾誅殺董賊之心甚堅，若有異心，當如此杯！」說罷，曹操一飲而盡，又把酒杯扔在地上，摔得粉碎，王允見曹操意態堅毅，視死如歸，不由十分感佩。

曹操把七星寶刀藏好，與王允一道，重新出來飲酒，不一會，曹操便先行告退了。

第二天，曹操先派人向董卓稟報，說一會兒會前來拜會。然後他才藏好寶刀，前赴董卓的相府，來到相府，曹操問董卓的親隨道：「董丞相現在何處？」親隨已奉董卓的口喻，知曹操前來拜訪，便毫不疑心，道：「曹將軍，丞相正在府中小閣等你晋見，你快去吧！」

曹操暗中咬了咬牙，從容而進。他上得小閣，祇見董卓坐在床上，義子呂布在他身邊侍立。曹操一見，心中不由一凜，暗道：呂布神技驚人，有他在此，如何下手？便連忙上前，以下屬之禮，向董卓參拜。

董卓甚喜，問曹操道：「曹將軍爲甚遲到？」

曹操心中又一凜，忙俯身道：「末將之馬弱劣，因此來得遲了。」

董卓便扭頭對呂布道：「吾有西凉進貢的好馬，布兒已得赤兎，且去替曹將軍揀選一匹吧！」呂布答應一聲，走了出去。

曹操見狀，心中暗喜心道：合該董賊死期至矣！但見董卓仍坐在床上，知他神力驚人，一刀殺他不死，便再無機會，祇好暫時按兵不動。

又過了一會，董卓身軀肥胖，坐下不多久，便倒在床上側身而

臥，面向床內，背對曹操。

曹操心中又暗道：「天意註定董賊必死無疑了。」他連忙從懷中摸出七星寶刀，正欲向董卓的背頸部狠狠刺下。

不料董卓面對床內，床內恰好有一塊衣鏡，董卓從衣鏡中突見曹操在他身後拔刀，疾速轉身，喝問道：「汝拔刀打算幹甚麼？」

恰就於此時，呂布已牽馬至閣外，曹操心中大駭，慌忙向下一跪，雙手捧刀，向董卓道：「末將近得一口寶刀，欲獻給丞相。」

董卓接過，見此刀長尺許，上有七星嵌鑲，十分鋒利，果然是一柄寶刀，心中一喜，便沒再追問，把刀遞給呂布。呂布即帶曹操出閣外看馬，曹操向董卓致謝，又連忙道：「請允末將試騎看看。」董卓笑道：「識馬之人，自然要親自試騎也。」於是吩咐替曹操備好鞍轡。

曹操牽馬，緩緩走出相府，翻身躍上馬背，向前馳出數十丈，見四下無人留意，即揚鞭策馬，一溜煙似的飛馳而去。

曹操剛才的神態，不料已落入呂布的眼中，他對董卓道：「剛才曹操似心懷不軌，見父帥發覺，才推說獻刀，以掩飾其奸！」

董卓不由醒悟道：「布兒所言不錯，吾亦有所懷疑也。」

此時李儒進來，董卓便告之他剛才曹操之事，李儒沉吟道：「曹操生父曹嵩，告老還鄉，現居譙郡，曹本人亦無家室在京都，單身獨居校尉府中，如今可差人前去傳召，他若奉召前來，便非心懷不軌，確實是獻刀，若他不敢前來，則必心虛，便是欲行刺丞相了。」

董卓點頭道：「此計甚妙，立可試出曹操的眞面目矣，來人，即去校尉府傳召曹操前來見我。」

董卓的四名親隨，領命前去傳召曹操，去了許久，回來報說：「曹操並沒返回校尉府，而是飛馬直奔東門，守城門官兵查問，曹操回說，奉丞相之命，出城有急事，然後即縱馬飛馳去了。」

李儒道：「如此，便足證曹操作賊心虛，欲行刺不遂，逃亡而去。」

董卓大怒道：「吾待彼不薄，他反欲謀害我麼？」

李儒又進言道：「此事絕非曹操一人之計，必有同黨，祇須捉住曹操，詳審之下，不難揭破。」

董卓於是立刻下令，發通緝令到各州郡縣，上繪曹操面貌身形，但能捉擒曹操來獻，賞賜萬金千兩，官封萬戶侯，若有窩藏者，與曹操同罪論處。

董卓此時挾天子以令天下，他以朝廷丞相的身份，發令地方，通緝曹操，曹操因此立刻便成了天下無處容身的通緝犯了。

曹操此時的處境，竟與劉備相差無幾，唯一不同的是，劉備犯的是鞭打小小督郵的罪，而曹操所犯的，却是欲謀殺丞相董卓的彌天死罪。而且，直到此時，劉備尚僅是一位寂寂無名的鄉間小吏，而曹操却已經是身任朝廷校尉的武將。因此兩者的背景極不相同，而同樣的遭遇處境，後果亦極不相同。劉備和曹操兩人運命的差異，於天機大勢的演進中的結果亦各有奇遇，其中的玄妙，的確十分神奇。

＊　＊　＊

當日曹操逃出京都洛陽，便向東南方的譙郡(今安徽亳縣)亡命飛奔，幸而他所騎的是西涼名馬，日行數百里不知疲勞，因此不到半日工夫，曹操便馳抵遠離京城洛陽三百里的中牟縣(今河南省中牟縣)城了。

譙郡是曹操的故鄉，他的生父曹嵩，此時已告老返鄉，在譙郡定居，曹操此時唯一可以隱身的，只有譙郡而已。但譙郡遠在中牟縣城東南數百里，而欲奔譙郡，中牟縣穿城大道是必經之途。曹操雖然明知兇險，但仍自忖自己馬快神速，朝廷通緝他的榜文未必可以搶在他前面趕到。因此只好拚着膽子，硬着頭皮向縣城城門走去。

不料守城的官兵向曹操略一審視，便不容分說，把曹操綁了，押着去見中牟縣縣令。

縣令問操是誰？曹操道：「我是一名客商，複姓皇甫，今偶經此地，爲何捉我？」

縣令仔細審視曹操一會，沉吟半晌，方道：「汝身份甚有可疑，且收押在監，明日白再審問清楚便了！」

軍士領令，把曹操收押入監牢。曹操在監中自忖今番兇多吉少，且又飢又渴，心中不由大罵縣令這狗奴才。

到了半夜，忽然有軍士進來，把曹操押去縣衙內堂。那位中牟縣縣令，已安坐守候。他見曹操押到，便揮手屏退左右，走到曹操面前，悄聲道：「曹操！你好大的膽子，身爲朝廷欽犯，竟敢自稱客商，招搖過市，不怕把你押上朝廷斬頭麼？」

曹操不由吃了一驚，道：「你怎認得？斷認我是曹操？幸勿胡說八道！」

縣令微笑道：「吾早年於洛陽求官，曾見過你一面，自然知道你便是朝廷已發榜文通緝的曹操。」

曹操一聽，知事已敗露，自忖必死無疑，便不再與縣令答話，默然不語。

縣令却又問道：「吾聽說董丞相待你不薄，你爲甚反而欲加謀

害？自取其禍？」

曹操被縣令弄得十分煩躁，怒道：「汝小小燕雀，怎知那鴻鵠之志？吾既被擒，已知必死！快解吾上京領賞去吧，囉嗦甚麼？」

縣令道：「你別輕視我是小小縣令，我亦素懷大志，只是未遇明主而已。」

曹操見縣令有商量餘地，便慨然道：「吾果然便是欲謀刺董卓的曹操！因吾祖宗世食漢室俸祿，若不思報國，與禽獸有甚不同？吾之所以與董卓週旋，不過欲趁機殺賊，爲國除害，如今事竟不成，乃天不助吾也！」

縣令道：「曹公此行，打算逃往何處呢？」

曹操道：「吾非逃也！吾打算先歸故鄉，舉義兵，發檄文，號召天下英雄與吾共襄討伐董卓，乃吾未了之願也！」曹操此時把心一橫，神態十分慷慨激昂。

這縣令聽了，沉吟不語。一會後，忽地走上前去，親手替曹操鬆綁，扶上座椅，倒身便拜，道：「曹公眞乃當世救國救民之英雄啊！」

曹操不敢輕慢，亦回拜縣令，道：「請問縣令貴姓，鄉籍何處？」

縣令坦然道：「我姓陳，名宮，字公台，母親妻小，均在東郡，曹公忠義之士，我打算棄官不做，跟隨曹公逃亡去也！」

曹操大喜，連忙向陳宮致謝。兩人又商定了如何逃亡的方法及路徑。

當晚夜深時份，陳宮即收拾他在任內的一筆銀兩，與曹操各自化裝易容，佩了劍器，潛出城外，兩人乘馬一路向東南奔馳，直闖曹操的故鄉譙郡。

奔行了三日，這天黃昏時份，兩人抵達成臯（今河南省成臯縣）鄉郊。曹操揚鞭向樹林深處一指道：「此地有一名士姓呂名伯屠，是吾父的結義兄弟，先去投宿一宵，趁便打探一下吾家消息，你以爲如何？」

陳宮道：「如此甚好。」

於是二人馳馬入林，至一座莊園門前下馬，入見呂伯屠。

三人寒暄幾句，呂伯屠即向曹操悄聲道：「我聞朝廷已發下榜文，通緝你呢。你父已避居陳留縣去了，你爲甚麼還到此自投羅網？」

曹操把陳宮棄官私放他的事說了，道：「若非陳縣令仗義相救，曹操只怕又已粉身碎骨了！」

呂伯屠十分感佩，向陳宮致謝道：「曹操乃吾小侄，若非陳縣令，曹氏必遭滅門之禍了！請安心住宿一宵，明日再上路不遲。」

呂伯屠說罷，即站起來，走入內堂。許久，又走出來，對曹操道：「老夫家中無好酒待客，十分過意不去，請賢侄與陳縣令稍候，老夫前去西村買酒。」呂伯屠說罷，神色匆匆的騎上驢子，一路出去了。

曹操與陳宮在外堂枯坐，等候了好一會，呂伯屠尚未轉回，曹操心中牽掛父親曹嵩的安危，不禁有點焦躁不安。就在此時，莊內後園中忽然傳來一陣磨刀霍霍的聲音，於深夜中十分刺耳。

曹操神色一凜，對陳宮道：「呂伯屠並非曹操至親，他行跡可疑，待我前去查探一下。」陳宮亦感懷疑，於是二人悄悄抵達莊後園。

只聽有人悄語道：「先將其綁了，再殺，便省力多了，不然大費周章。」

曹操一聽，臉色驟變，惡從心起，恨恨的道：「果然如此，若吾不搶先下手，必死無葬身之地！」

陳宮一聽，亦感驚惶。於是二人拔劍闖入莊後園、內堂，不分男女，見人便殺，一連殺死八人。二人殺到廚房，突見有一頭生猪，四蹄被綁，準備宰殺的模樣。陳宮一見，驚道：「曹公疑心太重了！彼等說綁而殺之，原來是指宰猪啊！如今誤殺好人，如何是好？」

曹操不答，催促陳宮出莊，策馬飛奔。二人奔行了約莫二里路，忽見前面轉出一人一驢，原來是呂伯屠，驢子的脖上掛了二瓶酒，他自己則手挽一筐果菜。呂伯屠乍見曹操，便急忙道：「賢侄與陳縣令爲何匆匆便離開呢？」

曹操沉聲道：「有罪在身之人，不便久留。」

呂伯屠道：「吾已吩咐家人宰猪設宴款待兩位，兩位爲甚連一宿亦不肯留下呢？快隨吾返敝莊去吧！」

曹操默然不語，策馬便走。呂伯屠又驚又奇，在後面呆呆的相望。曹操走了十數丈遠，忽然猛一咬牙，撥轉馬頭，拔出寶劍，向呂伯屠奔來，呂伯屠見曹操轉回，心中正感高興，曹操忽然沉喝一聲道：「來者何人？」呂伯屠回身一望時，曹操已手起劍落，把呂伯屠斬殺，倒在驢子下面，鮮血淋漓，十分恐怖。

陳宮見狀，不由大驚道：「剛才已誤殺多人，如今又明知故犯，連結義伯父亦故意殺了嗎？」

曹操解釋道：「伯屠家人，五子三婦皆已被吾等殺死，雖是誤殺，但不殺也殺了，也不能令其復生。如今伯屠若活着回去，見家人被殺，必知乃吾等所爲，他憤恨之下，必報官追緝吾等，那還有路可

逃呢？故此不得不殺他滅口！」

陳宮依然餘怒未息，恨道：「但無論如何，明知他無辜而殺之，總是存心不仁也！」

曹操此時心煩意亂，見陳宮嘮叨不休，不由亦怒道：「吾得遇天機俠隱，知吾可至六十六大貴之運，又知吾乃目下領袖羣雄，舉義討賊，匡扶漢室、拯救萬民的唯一人選；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吾重任在身，只好處處小心提防，寧可我負天下人，而不可天下人負我！」

陳宮見曹操一派大義凜然的模樣，也不知他是眞是假，只好沉默不語，但心中到底爲呂伯屠一家被殺的事愧疚不已。

兩人夜行數里，走到一處客店，進去投宿，餵飽馬後，曹操便對陳宮道：「吾心煩意亂，遇事必過於敏感，這守夜值更之事，便勞你擔任好了！」說罷即先去安睡。

陳宮負責守夜，到了半夜，陳宮心道：「我以爲曹操是仁義之人，不料竟是豺狼心性，若留他在世上，必爲後患！」便拔出佩劍，欲殺曹操。

不料就在此時，陳宮突見，在曹操的周身上下，浮起一團紫氣，形似盤龍，把他的身軀渾身罩住，十分怪異。

陳宮不由又驚又奇，暗道：曹操眞如他自己所稱，可至六十六大貴之命，且是領袖羣雄、匡扶漢室的唯一人選嗎？不然爲甚幾番兇危，均弄他不死？陳宮心中思忖，便殺不下手了，無奈自歎道：「吾爲漢室朝廷棄官救他至此，若此時殺他，豈非有負於漢室朝廷嗎？罷了，他雖不仁，吾不能不義，道不同不相爲謀，吾與他分開便是了！」

陳宮主意已定，便悄悄離開客店，牽出馬來，乘夜投奔他的故鄉東郡去了。

曹操一覺睡醒，不見了陳宮，知他已悄然離去，心中暗道：陳宮恨我錯殺多人，必認爲我心術不仁，不肯再跟隨於我，他又可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道理呢？罷了，他去便去吧，此地也不可久留，還是盡快離開爲妙！

曹操於是連忙一躍而起，摸出客店，乘馬連夜奔馳，趕往他生父所在的陳留縣。

曹操馳抵陳留，見了他父親曹嵩，曹操把朝廷危急之勢對父親說知。曹嵩才知兒子有領袖羣雄、匡扶漢室的雄心壯志，心中又驚又感欣慰，他忙問曹操道：「阿瞞！如今你被朝廷通緝，天下難以容身，你有何打算？」

曹操道：「目下唯有破釜沉舟，挺身一戰也！請父親獻出家財，招募義兵，以圖壯舉！」

曹嵩道：「吾之資產不多，恐怕難成大事，但吾有一友，乃此地孝廉，姓衞名弘，此人家財百萬，且仗義疏財，若得他相助，大事成矣。」

曹操大喜，於是擺下酒宴，邀請衞弘赴會。席間，曹操向衞弘道：「如今漢室將傾，天下危在旦夕矣！董卓欺君害民，天下切齒，只須有一人振臂而呼，討伐國賊必成燎原之勢也。曹操欲作此振臂人，可惜力量微弱，未足成事，衞公是否願意助我一臂之力？」

衞弘一聽，竟不假思索，便立刻道：「董卓之禍，吾早有所聞，若能爲國除此惡賊，衞某萬死不辭！」曹操不由大喜。

很快，曹操便向天下發了一道檄文，以曹家世襲的都亭侯身份，加上曹操自己的「典軍校尉」朝廷職位力陳董卓之禍國殃民，號召天下英雄義士羣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又在衞弘莊中豎起「忠義」大旗，向四鄉各縣招募義兵。數月之間，投奔者已不下數百。

當中包括平陽（山西省臨汾縣）的樂進，山陽鉅鹿（山東金鄉縣）李典，曹操任二人爲帳前幕僚。

過了兩日，有一位叫夏侯惇的壯士，帶着一千莊丁前來投奔。細詢之下，曹操得知原來是他祖父夏侯海的兄弟之孫，亦即曹操的同宗兄弟，夏侯惇武藝精湛，十四歲即學武拜師，學得一身本領。後來有人辱罵他的師傅，夏侯惇將此人殺了，與同族兄弟夏侯淵一齊率莊丁前來投效曹操。曹操不由大喜過望。

喜事接踵而來，不出二日，又有同姓兄弟曹洪、曹仁二人，率一千兵勇前來投奔。二人武藝精通，二人更曉兵法，是大將之材。

曹操不數日間，已聚兵數千，聲勢大壯，衞弘又盡出家財，置辦盔甲器械旌旂糧草馬匹，一支曹家軍隊很快便裝備起來了。

此時，曹操才忽然憶起天機隱俠——龐德公臨別贈言：「吾聞海納百川之成其海，只要公子心胸如海，又何愁百川不來歸附哉？」曹操心中不由十分感慨，暗道：吾當日錯殺呂伯屠一家，雖爲勢所逼，但亦是心胸不夠闊，疑心太重之故，才白白失去陳宮這一位人才……可惜，可惜……心中感慨歎息不已。也因此在一段時間內，曹操極力抑制自己的多疑心性，虛懷待人，廣納人才，爲他的大業打下扎實的基礎。

爲保實力　分崩離析

當日董卓逼朝中大臣廢立漢帝，司隸校尉（次於將軍的武官職）

袁紹挺身而出反對，幾乎被董卓殺害，袁紹一怒之下，於宮門掛印棄官而去，袁紹返回故鄉汝陽（河南商水北汝陽縣），後又前去他袁家勢力最大的冀州，出任董卓爲收買他而封的勃海守（即今山東、河北部份地區）之職。

袁紹在勃海，秘密招兵買馬，很快便建立起一支數萬人的軍隊，成爲袁紹與天下英雄爭鋒競逐的本錢。他的胞弟袁術，原任朝廷的虎賁中郎將（職位高於校尉的將軍），見其兄出逃，亦逃亡到南陽（河南省南陽地區），招兵聚衆，成了當地的土霸王。

袁紹心中極恨董卓，因此接到曹操所發的討伐董卓檄文，便聚集旗下文武將官，統帶大軍三萬，離開勃海大營，前來與曹操會合。

袁紹大軍抵達陳留（今河南開封地區陳留縣），曹操當日便與袁紹會面。兩人曾於朝廷共事，又一同入宮誅殺宦官，志趣相投，談笑甚歡。而且兩人均受董卓的逼害，對董卓同仇敵愾，因此二人很快便商妥，共發討伐董卓檄文，號召天下各州郡地方統帥，出兵會盟，共同討伐董卓。很快，討伐董卓的檄文，便向各州郡發下去了。

這一篇討伐董卓的檄文大意道：「今紹、操等以大義告示天下：董卓欺騙天地，弒君滅國，淫亂宮廷，殘害生靈，惡如豺狼，罪行滔天！吾等奉天子密詔，大集義兵，誓志掃清華夏，剿除羣兇。望各地響應，各舉義兵，共討國賊，扶持王室，拯救黎民，安定百姓。檄文到日，請即奉行興兵。」

討伐董卓的檄文，說得大義凜然，令人振奮。各地州郡豪傑，紛紛響應。

第一路諸侯，是袁紹之弟，南陽太守（河南南陽地區）袁術，統兵二萬，前來會合。

第二路諸侯是冀州刺史（河北南部、山西東南部地區）韓馥，帶兵一萬，前來會盟。

第三路是預州刺史（河南南部、安徽北部）孔伷。統兵一萬，開赴陳留。

第四路是兗州刺史（河南北部、山東西南部）劉岱，統兵一萬五千，前來響應。

第五路是河內太守（即河南腹地）王匡，統兵一萬，響應討伐董卓。

第六路是曹操軍所在地的陳留太守張邈，派兵加入曹操的軍隊。

第七路是東郡太守（今河北淮陽地區）喬瑁，兵力有一萬。

第八路是山陽太守（山東省金鄉縣一帶地區）袁遺，帶兵一萬，前來會盟。

第九路濟北郡相（相當於太守，今山東濟水以北地區）鮑信，領兵一萬，前來會盟。

第十路是北海太守（山東省昌樂縣一帶）孔融，統兵一萬五千，向陳留開發。

第十一路是廣陵太守（江蘇省江都縣地區）張超，統兵一萬，前來會盟。

第十二路是徐州刺史（山東省郯城縣一帶）陶謙，統兵一萬會盟。

第十三路是西涼太守（甘肅省西北部敦煌、酒泉一帶，亦即董卓的起家之地）馬騰，統一萬五千西涼兵前來助陣。

第十四路是北平太守（河北北京一帶）公孫瓚，統兵一萬五千，南下會盟。

第十五路是上黨太守（山西省東南部衷治縣一帶）張揚，統兵一萬，西行會盟。

第十六路是長沙太守（湖南長沙地區）孫堅，率兵一萬五千，前來助陣。

上述十六路大軍，皆應召而來，向陳留、洛陽一帶進發，前來會盟。加上袁紹、曹操的二路，共計十八路諸侯，總兵力達三十萬，前來陳留會盟，討伐董卓，聲勢十分浩大。而上述十八路諸侯，也就是日後逐鹿中原的十八路英雄好漢了，因此詳列於前，往下自有詳細敘述。

十六路諸侯豪傑，分東、南、西、北四路，向洛陽都城方向進發。其中北平太守公孫瓚，曾與劉備同拜學於盧植處，二人更情同兄弟。公孫瓚喜穿一身白戰袍，騎白色駿馬，北平又屬「遼西」，因此當時人稱公孫瓚爲「遼西白馬將軍」。他統兵一萬五千人，一路南下，路經德州平原（今山東省陵縣）地域時，忽遇上一位故人。

公孫瓚在白馬上遠遠望見，在桑樹林中，閃出一面黃旗，却僅得數騎，馳奔而出。公孫瓚仔細一看，原來來人竟是昔日學生時代的同窗好友劉備，以及兩名英偉大漢，三五隨從。那二名英偉大漢，自然便是關羽和張飛，但公孫瓚離開涿縣已久，根本不認識關、張二人。

公孫瓚見是劉備，十分高興，忙問道：「賢弟爲何在此出現呢？」

劉備長嘆一聲道：「小弟逃難，在此地隱身。聞公孫兄大軍至此，特來迎候。」

公孫瓚伸手一指關羽、張飛二人，道：「這兩位壯士是甚麼人呢？」

劉備道：「乃小弟之結義兄弟關羽、張飛也。」

公孫瓚喜道：「聞說賢弟破黃巾賊時，有義弟二人，出力不少，

便是這兩位壯士麼？」

劉備道：「的確如此。」

公孫瓚十分欣賞，問道：「他二人現居甚麼職位？」

劉備道：「乃布衣草民之身。」

公孫瓚嘆道：「如此眞可謂埋沒英雄也！如今董卓作亂，天下諸侯皆前去討伐，賢弟何不帶同關、張二位壯士，一同前去，爲匡扶漢室出力，亦可趁此機會建功立業，你以爲如何？」

劉備忙道：「天下英雄有此壯舉，劉備豈敢落後？願一同前去。」公孫瓚大喜。

此時張飛在劉備身後，恨恨的對關羽道：「當日若允許我一槍刺殺董卓老賊，又何來今日之禍亂也！」

關羽忙悄聲勸解道：「此一時彼一時也，事已至此，抱怨無益，還是放開心懷，跟隨兄長一道前去殺賊吧！」張飛這才不再發狠。

當下劉備率關羽、張飛二人，投入公孫瓚的遼西大軍，一同開赴陳留，曹操派人迎候。

此時各路諸侯陸續趕到，各自安營下寨，三十萬大軍，分佈了近三百餘里地方。各路大軍的首腦，均前來曹操的大營相會。曹操下令宰牛殺豬，盛宴款待各路諸侯，趁機商議進軍討伐董卓之策。

河內太守王匡首先進言道：「吾等既以匡扶漢室爲大義，彼此同心，何不推立盟主，以定約束機制，再行進兵討賊呢？」

衆諸侯一聽，皆同聲附和。但誰當盟主，各位諸侯却各有心計，誰也不願搶先表態。

曹操見狀，心中不由一凜，暗道：眼見各路諸侯表面前來加盟，但心中却各懷算計，若彼此異心，討伐董卓大事，豈非未戰先潰敗嗎？那天機隱俠雖然暗示我曹操是領袖羣雄、匡扶漢室的人選，但我兵力祇得五千，各路諸侯以我兵力最弱，彼等又豈會服我調遣？按目下情勢，唯有搶先推出一位强者，先懾服羣雄了！

曹操心中轉念，便決然的進言道：「依曹操之見，袁紹乃四世三公之後，兵强馬壯，乃各路諸侯之首，理當出任盟主，以領袖羣雄也！」

袁紹一聽曹操提議，心中不由暗喜，但口中却連聲道：「袁紹不敢當！不敢當！」

各路諸侯均知袁紹統帶三萬大軍前來，加上他胞弟袁術的二萬大軍，兵力强大，就算心有不甘，亦不敢公開反對，自招其禍，於是均異口齊聲道：「盟主之位，果然非袁紹公莫屬！」

袁紹這才按劍而起，慨然道：「既蒙天下各路英雄錯愛，袁紹便勉爲其難，暫攝盟主之位吧！」

第二天，袁紹下令築高台三層，遍列五方旗幟，正中豎起一面金斧帥旗，帥旗下面是一張太師椅，案前擺列兵符將印。各路諸侯請袁紹上台會盟。於是袁紹整衣佩劍，慨然登台，率領衆諸侯焚香拜告天地，宣讀盟會之文。

盟文道：「漢室不幸，朝政失主，賊臣董卓，趁機作亂，禍加天子，殘虐百姓。吾等擔憂社稷淪亡，因此糾集義兵，共赴國難。凡會盟者，齊心合力，以盡臣責，決無異志。有違此盟，當即命喪，絕子絕孫。皇天后土，祖宗英靈，共鑑吾等心跡。」

讀罷盟文，袁紹即率領羣雄，滴血於酒，各人飲血酒作誓。此時衆諸侯慷慨激昂，熱淚盈眶，十分振奮。

飲血酒誓盟已畢，衆諸侯依同心合力扶持盟主之意，扶袁紹下壇，豎上帥旗帥帳，端然而坐。下面各排兩行酒宴，衆諸侯依本身朝廷所封的原官職爵位排列而坐。酒宴開始，衆諸侯輪番痛飲。

酒宴後，便是盟主行令的時間。曹操進言道：「今日既然已推立盟主，應聽從盟主差遣，共同匡扶國家，請勿以力量强弱而推搪抗令。」

袁紹於是以盟主的身份發話道：「袁紹既蒙各位推爲盟主，雖然力有不逮，但亦決盡力而爲，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國有刑律，軍有軍規，務須遵守，均勿違逆！」

衆諸侯均齊聲道：「吾等聽候盟主軍令！」

袁紹也再不客氣，肅然的下令道：「吾弟袁術，素有後軍調度之才，當總管三軍糧草，保障各軍供給，不得遺缺。」

袁術站起，道：「末將袁術聽令！」

袁紹又道：「現須一先鋒將領，先行直闖洛陽汜水關，向董卓挑戰。其餘各軍緊守陣地險要，以作接應！」

袁紹話音剛落，長沙太守孫堅便一躍而起，請纓道：「末將孫堅，願爲先鋒前部，誓破董賊！」

袁紹微笑道：「孫將軍勇猛剛烈，正合先鋒重任，今便令你爲盟軍先鋒，直撲汜水關，向董卓軍挑戰，以振吾軍威！」

孫堅道：「末將領令！」

第二天一早，孫堅即率領本部兵馬一萬五千人，向洛陽汜水關殺奔而去。

守關官兵，立刻飛馬向洛陽丞相府董卓稟報告急。董卓自作半個皇帝以來，每日飲酒作樂，早已不思征戰，聞李儒來報軍情，不由又驚又急，連忙聚集將士商議。

被董卓加封為溫侯的呂布，急於向董卓請功，便首先挺身而出，道：「義父放心，關外諸侯，皆烏合之衆，吾視之如草芥矣！願領精兵三萬，出關盡斬衆諸侯首級，懸於都城，以示懲誡！」

董卓聞呂布的豪言壯語，不由大喜，撫掌大笑道：「吾有布兒押陣，大可高枕無憂也！」

此時，呂布身後，又有一將領站出，高聲叫道：「殺雞焉用牛刀也！不必溫侯親自出馬，末將斬諸侯首級，亦如探囊取物！」

董卓一看，此將身長九尺，生得虎背熊腰，豹頭猿臂，是關西人華雄。不由又喜道：「好！衆將士同心合力，諸侯之軍必敗也！吾封你為驍騎校尉，領兵五萬，隨同李肅、胡軫、趙岑三人趕赴汜水關迎敵！」

當下華雄率軍五萬，馳赴汜水關，亮出西涼董卓軍旗號，迎戰諸侯。

此時盟軍先鋒大將孫堅大軍尚未抵達汜水關。濟北太守鮑信的營地距汜水關最近，他恐怕被孫堅搶了破關頭功，便暗中派其弟鮑忠，率領馬步軍三千人，走捷徑直闖汜水關下，向關上董卓西涼軍挑戰。

華雄見狀大怒，親率五百精騎，飛馳出關，勢如電奔，向鮑忠大喝一聲道：「賊將受死！」鮑忠膽怯，正欲急退，不料華雄神勇，西涼戰馬又快，走避不及，被華雄揮刀一劈，鮑忠登時被斬於馬下。鮑忠所率三千兵將，幾乎全軍覆沒。

華雄差人持鮑忠的人頭向董卓告捷，董卓大喜，加封華雄為都督將軍（比校尉進陞一級）。

稍後，孫堅才率軍趕抵關下。孫堅麾下有四將，分別是程普、黃蓋、韓當、祖茂，各使蛇矛、鐵鞭、大刀、雙刀作兵器。孫堅則穿掛深灰銀盔甲，頭戴赤色頭巾，手執一柄刀。

孫堅率四將領先直闖關下，指着關上大罵道：「汝等助賊作惡匹夫，吾盟軍大軍殺到，尚不早早獻關投降嗎？」

華雄見孫堅驍勇，不敢貿然出戰，便差副將胡軫帶兵五千，先行出關迎戰試探虛實。

孫堅麾下大將程普一見胡軫出鬥，也不打話，飛馬挺矛，直取胡軫。兩人鬥了三個回合，程普驍勇，蛇矛一挺，震脫胡軫手中的銀槍，直刺胡軫咽喉，把胡軫挑於馬下。孫堅馬鞭一揮，大軍衝殺過去，欲强行搶關。關上箭矢如雨射下，孫堅軍士紛紛中箭倒下。孫堅祇好下令先行退軍，回至梁東村駐紮下來。一面差人向袁紹盟主報捷，一面向後軍統領袁術催發糧草。

＊　＊　＊

後軍統領袁術，自恃是盟主胞弟，加盟以來便不把衆諸侯放在眼內，他為人又忌心奇重，因此他處置後軍糧草，全憑私人喜惡，根本不理會軍情所需。袁術與孫堅素來便無交往，毫無交情，因此他接到孫堅催發糧草的告急文告，根本便不太着緊。

他帳下的謀士對袁術道：「孫堅乃江東的一頭猛虎，若被他攻陷洛陽，殺了董卓，必效法董卓，挾天子以令諸侯，如此，豈非除掉一頭狠，又闖來一隻虎麼？」

袁術不由吃了一驚，深以為然，忙道：「既然如此，吾如何防範呢？」

謀士微笑道：「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孫堅有勇無謀，祇知勇闖，不顧後路，自以為必馬到功成，怎料受挫被逼屯駐梁東村，如今祇須不發糧草於他，他孫堅軍便必定潰散了。」

袁術道：「雖然如此，但若吾不撥糧草，吾兄袁紹怪罪下來，却又如何？」

謀士呵呵笑道：「衆諸侯中，以盟主袁紹之軍力最强，他一心的着眼點便是如何保障他軍中的糧草，這是他委主公你為後軍統領糧草之用意啊，其餘衆諸侯之需，他祇會勉强應付，決不會養虎為患也。」

袁術一聽，撫掌大笑道：「汝所言甚是，吾決意暫緩發撥糧草予孫堅便了。」

被逼於汜水關十里外屯駐的孫堅軍，因所帶糧草甚少，袁術拒撥救援，軍中很快便陷入缺糧的局面，軍中缺糧，十分可怕，兵將未戰先亂作一團。

孫堅軍中的情形，早有探子報入汜水關上的華雄。謀士李肅對華雄道：「孫堅軍缺糧，軍心必亂，正好趁機破之。今夜由我率一軍，從小路下關，直擊孫堅後寨，將軍再攻其前寨，必可生擒孫堅。」

華雄欣然同意，隨即傳令軍士飽吃一頓，準備夜襲孫堅大營。

當晚月皎風清，極宜偷襲。華雄率軍從正面趕到，向孫堅的前寨喊殺而進。孫堅聞報，慌忙披甲上馬，殺出寨外，迎着華雄，狠鬥起來。

就在此時，李肅軍也摸到孫堅後寨，放起火來，孫堅軍登時大亂，各將祇能各自接戰，不能互相照應。孫堅的四員大將中，祇有祖茂拚死殺到孫堅身邊，保護他突圍而出。

孫堅剛突出重圍，後面華雄已率軍殺到。孫堅大怒，取出强弓，連發兩箭，均被華雄避開，再放第三支箭時，用力過猛，竟連强弓也

折斷了，祇好拋下斷弓，撥馬向前飛奔，華雄緊追不放，箭矢認準孫堅，如雨般射來。

祖茂慌忙道：「主公頭上赤巾太過顯眼，賊兵均認準而射，請主公把赤巾與我交換，主公先行突圍而出。」孫堅無奈，祇好與祖茂把頭巾交換了，分開兩路突圍。

華雄軍果然祇向戴紅頭巾的人這面緊追不放，孫堅因此得從小路走脫。

祖茂戴了孫堅的紅頭巾，被華雄窮追不捨，他知無法走脫，便把紅頭巾脫下，掛在一根燒焦了的樹枝上，他自己入林中潛伏。

華雄軍趕到，遠遠用箭向紅頭巾疾射，祖茂趁機從林後殺出，舞起雙刀，直取華雄。華雄神勇，並不走避，待祖茂殺至，大喝一聲，懾人心魄，祖茂已十分疲困，不由手足一軟，被華雄大刀一揮，砍為兩截。

殺到天明，華雄才領軍退回關上。這一回孫堅折軍近一半，軍中糧草又缺，無奈祇好先行後退三十里，勉强停駐下來。不久程普、黃蓋、韓當三員大將，各率小隊殘兵趕抵孫堅營中，孫堅知祖茂被殺，十分感傷，祇好派人飛馬向袁紹求援。

袁紹接報，不由大吃一驚，暗道董卓果然厲害，他連忙召集衆諸侯緊急商議。衆諸侯均趕到了，祇有遼西白馬將軍公孫瓚來得最遲。袁紹也無暇理會，請公孫瓚入帳坐下商議。

袁紹道：「日前鮑將軍之弟不聽差遣，擅自進兵，被殺喪命，折吾銳氣。如今孫將軍又敗於華雄手下，今吾軍心受挫，如何是好？」

衆諸侯一聽，眼見連孫堅也敗於華雄之手，各人均先自心怯，誰也不敢出言請戰，大營帳中一片死寂。

袁紹大急，向座中各人掃視，忽見公孫瓚背後挺立之人，容貌奇特，似在暗中微微冷笑。袁紹心中微怒，問公孫瓚道：「公孫將軍背後所立何人？」

公孫瓚一聽，心中不由一凜，原來他背後所立之人，正是劉備、關羽、張飛，因是布衣之身，不能列席與衆諸侯同座，祇能作為公孫瓚的侍從，在他後面侍立。公孫瓚知袁紹心高氣傲，似有怪罪自己讓閒雜人進帳之意，忙道：「盟主，他是吾之同窗兄弟，平原人劉備。」

此時，距公孫瓚不遠處的曹操，忽地發話道：「他莫非是建有破黃巾軍戰功的劉玄德麼？」

公孫瓚道：「不錯，正是劉玄德也。」說罷，又連忙對身後的劉備道：「賢弟，快上前拜見盟主。」

劉備無奈，祇好站出來，向袁紹拜見，公孫瓚乘機將劉備是漢中山靖王劉勝之後的來歷，向袁紹說知，袁紹才道：「既然是漢室宗親，可以賜座。」

劉備道：「備乃布衣之身，不敢與列位將軍諸侯併席列座。」

袁紹笑道：「吾非瞧你的官爵，而是看在你是帝室後裔的份上，才賜座於你，客氣甚麼！」

劉備見袁紹神色不快，祇好依言坐於末席，關羽、張飛便改站在他背後侍立。

就在此時，探子入營，向袁紹報道：「華雄率鐵騎大軍數萬，用長桿挑着孫將軍的紅頭巾，直撲大營而來。」

袁紹吃驚道：「華雄驍勇，誰敢應戰？」

袁術因糧草之事，擔心被袁紹追究，此時連忙示意他背後的大將俞涉出戰，若能斬了華雄，便建了大功，一切安然無恙了。俞涉一步跨出，大聲道：「末將願往迎戰賊將。」

袁紹見是其弟袁術的將領，甚喜，便欣然下令俞涉領軍迎戰華雄。

但不到一會，探子來報，說俞涉與華雄交戰，不到三個回合，便被華雄一刀斬於馬下，衆諸侯均感驚惶。

此時，冀州刺史韓馥道：「吾有大將潘鳳，可斬華雄首級！」袁紹一聽，便令潘鳳出戰，潘鳳手執大斧，上馬而去。

潘鳳出去迎戰，又一會後，探子來報：「潘鳳將軍又被華雄斬了。」

衆諸侯均相視失色，再也不敢作聲，袁紹見狀，不由歎息道：「可惜吾之大將顏良、文醜不在此處，若得一人到來，豈懼華雄啊！」

袁紹正在歎息，階下有一將大叫站出，道：「末將願去斬華雄人頭回來。」

衆諸侯聞聲一看，但見這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丹鳳眼，臥蠶眉，面色赤紅，聲如洪鐘，立於階下，十分威武。

袁紹亦暗暗稱奇，問道：「汝是誰人帳下？」

關羽道：「吾乃劉備結義兄弟關羽是也！」

袁紹又道：「現官居何職？」

關羽道：「草野之身而已。」

袁紹一聽，眉頭不由一皺。帳下袁術正因屬將被斬，惱怒不已，見狀趁機發威道：「區區草野，竟敢於帥帳大呼小叫，汝敢欺吾軍中無大將麼？來人，給我亂棍打出！」

曹操却連忙道：「袁將軍息

怒，此人既敢發豪言壯語，必有取勝信心，不如讓其出戰一試，再作處置。」

袁紹猶豫道：「令一草野之人出戰，必被華雄恥笑吾帳中無人也！」

曹操道：「此人儀表出衆，華雄怎知他是草野之身？大可出戰一試！」

袁紹無話可說，這才勉强同意讓關羽出戰。曹操親手斟了杯酒，道：「請先飲一杯，以壯行色。」

關羽慨然道：「多謝曹公，但請先寄酒於曹公手上，吾回返再飲便了！」

關羽說罷，即提刀出帳，飛身上馬。帳內衆諸侯，但聽大營外面鼓聲如雷，殺聲震天，如天崩地裂，風雲變色。正欲差人前去打探動靜，鈴聲驟响，一匹戰馬已驟馳中軍大營，馬背上躍下一將，正是剛出戰的關雲長。祇見他手中提着一個人頭，衆諸侯定睛一看，竟然是令人聞風喪膽的大將華雄。

關羽把華雄的人頭向地上一擲，才接過曹操手中的酒杯，一飲而盡。

曹操不由驚讚道：「好啊，關將軍萬人軍中取賊將首級回返，吾手中之酒尚感溫暖也，關將軍眞神勇之將！」

衆諸侯面面相覷，作聲不得，關羽的神勇，令人驚駭不已。

就在此時，劉備背後猛地閃出一位壯漢，豹頭虎眼，聲如巨雷，大喝道：「我二哥已斬了華雄，還不趁機殺入關去，活捉董卓，更待何事？」此人正是張翼德。

袁術心中正惱怒不已，聞張飛大叫，不由大怒道：「吾等朝廷大臣，尚在謙讓，汝一介布衣草野，竟敢於帥營中大呼小叫，耀武揚威麼，來人，給吾趕出帳外！」

曹操忙勸阻道：「袁將軍，有功者賞，又何必斤斤計較貴賤呢！彼此皆爲國效力，身份官爵，該無分輕重！」

袁術怒道：「你等若祇看重布衣草野，袁某這便告退罷了！」

曹操又忙道：「袁將軍豈可一言之間，便誤了國家大事。」轉身又向公孫瓚示意，公孫瓚會意，連忙引領劉備、關羽、張飛三人先行返回營寨。曹操於當晚，又派人暗中送酒菜到劉備處慰勞三人。

華雄被關羽所斬，敗軍殘餘，報上關來。李肅接報，不由大駭，連忙派人向董卓飛送告急文書。

董卓聞報，亦大驚，急忙召集李儒、呂布等人商議。李儒道：「如今失了大將華雄，賊勢浩大，袁紹爲盟主，其叔袁隗現居朝中太傅要職，若彼等裏應外合，則吾勢危矣，請先斬袁隗，再由丞相親率大軍，前去破敵。」

董卓深以爲然，便差李傕、郭汜，領兵五百，把袁隗的府第圍住，無分男女老幼，一律斬殺，把袁隗的首級飛送關上懸掛示衆。

然後即起兵二十萬，分作二路，殺奔汜水、虎牢二關城而來。

一路由李傕、郭汜領兵五萬，開赴汜水關，祇須穩守，不許出戰。另一路由董卓親率呂布、李儒、樊稠、張濟等將，統兵十五萬，開赴虎牢關。虎牢關距京都洛陽祇有五十里，萬不能破。董卓令呂布領兵三萬，於關下駐紮，自己則統兵十二萬，留在關上作戰略預備軍，董卓爲保住自己的江山，用兵倒也不敢有絲毫輕慢了。

董卓大軍趕到的消息，早有探子報入袁紹的盟軍帥營，袁紹慌忙召集衆諸侯商議。

曹操道：「董卓屯兵虎牢關，吾軍中路被堵，宜以一半兵力破之。」

袁紹於是下令王匡、喬瑁、鮑信、袁遺、孔融、張揚、陶謙、公孫瓚等，八路諸侯，開赴虎牢關迎敵，曹操負責後備軍往來接應。

八路諸侯，各自起兵前赴虎牢關。河內太守王匡，領兵一萬，先行趕到。

呂布不等王匡紮住陣脚，便率鐵騎三千，搶先衝殺而來。王匡慌忙佈下陣勢，準備迎戰。但見呂布手執方天戟，座下赤兔馬，果然十分威勇，不由暗讚道：「果然是人中呂布、馬中赤兔……此人萬萬不可輕敵。」

思忖間，呂布已快馳到陣前，王匡無奈，轉身問屬下將領道：「汝等誰敢出戰？」

後面一將，縱馬挺槍而出，乃河內名將方悅。方悅拍馬上前，截住呂布，挺槍便刺。呂布方天戟一沉，他神力驚人，早把方悅的銀槍震開。呂布趁勢一戟掃來，登時把方悅掃落馬下，再一戟刺下，方悅登時命喪。

王匡軍登時大敗，四散潰逃。呂布東奔西突，戟掃尖挑，殺人無數，如入無人之境。王匡正危急間，喬瑁、袁遺兩軍趕到，三路兵馬，且戰且走。呂布又殺了近千盟軍兵將，才引軍施然回返關下。

*　*　*

王匡、喬瑁、袁遺三路諸侯，近三萬大軍，被呂布一輪衝殺，竟折損過半，直退了三十里路，才紮下營寨。不久其餘五路大軍亦趕到，王匡向衆諸侯力言呂布英勇，無人可敵。正慌亂間，探子來報，說呂布又率軍前來挑戰，八路諸侯無奈，祇好一齊上馬，迎出陣前。

呂布一馬當先，風馳電掣，前來衝陣，上黨太守張揚，部將穆

順，出馬挺槍迎戰。剛打個照面，便被呂布疾起一戟，刺於馬下，衆諸侯均相顧失色。

此時北海太守孔融部將武安國，按捺不住，使雙鎚飛馬而出。呂布挺戟拍馬來迎，戰了數十回合，一戟削斷武安國的手腕，武安國被迫棄鎚而逃。八路諸侯齊出，這才把武安國救回，呂布出馬得勝後，退回關前營寨，衆諸侯均感惶恐。

曹操道：「呂布果然英勇無敵，如今唯有會集十八路諸侯，商議破敵之策。若擒了呂布，則董卓不難殲滅。」

衆諸侯正商議間，呂布又引兵殺到，八路諸侯唯有一齊迎出接戰。其中惱了一位白馬將軍公孫瓚，他不信呂布當眞無敵，便親自挺槍躍馬，直取呂布。

不料呂布神力驚人，公孫瓚用的是雙搠短兵器，呂布的方天戟長達丈二，一戟刺來，公孫瓚的雙搠根本無法擋架。因此不到五個回合，公孫瓚便敗走疾退。呂布知公孫瓚的身份，心道殺得此人，可抵敵兵一萬，於是拍馬疾追，他的赤兔馬快，眨眼便追到公孫瓚身後不到十丈了，呂布心喜，拍馬衝前，一戟向公孫瓚背後刺來。

公孫瓚這位白馬將軍，眼看一戟英名盡喪。就在此時，張飛圓睜環眼，倒豎虎鬚，挺丈八蛇矛，飛馬直撲呂布，一面大叫道：「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張翼德在此！先吃我一矛！」

呂布一聽後面風聲嘯嘯作响，知張飛驍勇，便不敢冒險，回轉身來，迎擊張飛。假如他直刺公孫瓚，背後便空門大露，吃虧的事，呂布從來不幹。

呂布回身迎鬥張飛，公孫瓚因此揀回一命，對張飛的神勇救命之恩，不由十分感佩。

張飛與呂布鬥了五十回合，呂布的方天戟竟連半點破綻也沒有，而且呂布的實戰經驗，比張飛强，因此憑張飛之驍勇，竟亦難奈呂布何。張飛鬥得性起，不由哇哇大叫道：「好個三姓家奴！果然技藝出衆，張飛今日便與你大戰三百回合，拚出生死勝敗來！」

呂布的生身父親早逝，其後由丁原收爲義子，呂布殺害丁原，改投董卓，又拜董卓爲義父，因此是名副其實的「反骨仔——三姓家奴」，而呂布亦最恨別人揭他這塊傷疤。他見張飛三番數次辱他，怒火中燒，恨怒之極，巴不得拆張飛的骨，煎張飛的皮，因此鬥意大旺，比平日更加熾烈。

兩人又鬥了二、三十個回合，依然難分勝負，雙方也佔不到半點便宜。

關羽在陣前見了，不由大怒，將戰馬猛地一拍，揮舞八十二斤重的青龍偃月刀，疾衝上前，從後面一刀向呂布劈去。

呂布果然武藝出衆，他與張飛激鬥中，仍可回身一戰，擋住了關羽的大刀，又毫不懼怯，猛戰關、張二人的夾攻。

三人竟又鬥了二、三十個回合，按實力比較，關、張二人均有萬夫莫敵之勇，呂布雖然神勇，但在兩人夾攻之下，實力便差了一截。不過此時呂布怒火中燒，咬牙切齒誓要斬張飛的人頭，因此鬥意極旺，一反常態，二人一時間便鬥成平手。

劉備見關、張二人，仍鬥不贏呂布一人，心中惱怒，把馬一拍，亦舞動雙股刀，加入戰陣，直取呂布。

由於劉備的加入，呂布狂怒的心神反而冷靜下來，他已經醒悟，在關、張二人的夾擊之下，他自己其實已陷於久戰必敗的危局，劉備的武藝比不上關、張二人，他之所以加入戰陣，只是欲借關、張二人之力，斬他呂布的人頭，以立聲威罷了。

呂布窺破了劉、關、張三人的心思，便尋思脫身之計，吃虧的勾當，呂布如何肯做？他再鬥一會，便忽然把方天戟猛地一迴，疾刺劉備的面門，劉備的武功是遼西白馬將軍公孫瓚所授，公孫瓚僅能接住呂布五個回合，劉備自然無法破解呂布狠辣的一招殺着，不得不疾速向後閃避。

呂布認準劉備，窮追不放，劉備不由險象橫生。關羽、張飛二人，恐呂布狗急跳牆，傷了劉備，只好放鬆了對呂布逐漸收緊的死亡羅網。

呂布趁機把馬頭一撥，斜刺衝出劉、關、張三人組成的死亡夾擊圈，他的赤兔馬快，眨眼便退出十里外了。

劉、關、張三人，率少許親兵一路追殺，八路諸侯亦趁機揮軍掩殺過來。呂布軍馬，潰不成軍，損傷過半，連關下的營寨亦守不住，只好狼狽退入虎牢關上去了。

劉、關、張三人，直追呂布殺到關下。張飛突見關上西面城樓，有青羅傘蓋閃現，便厲聲大叫道：「此必董卓！不如先衝上關，斬此國賊！」

張飛拍馬衝到關前，但他所帶的親兵不多，關上箭矢、石塊又如雨般飛下。劉備怕傷了張飛，便下令他先行退回，等待八路諸侯的大軍趕來，再作打算。

八路諸侯的大軍，隔了一會，才衝殺而至，但董卓軍已全部退入關上去了。劉備眼見因自己兵弱力

微，錯失了一個直搗關上，活捉董卓的良機，不由暗歎口氣。他此時才猛然醒悟，在羣雄競逐，他的「漢室宗親」名號，根本毫無價值，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本身有多少實力，他目下的實力微弱，根本難有所成。自此之後，劉備便向如何擴大自己的實力這一關鍵焦點上着眼了。

八路諸侯大軍趕抵虎牢關，却按兵不動，先派人向袁紹告捷，但對劉、關、張三人的戰功，却隻字不提，八路諸侯均有意無意，視三人的戰功為八路諸侯的功勞。

袁紹接報，便下令駐守於汜水關下的孫堅，向汜水關發起進攻。

孫堅固駐汜水關下，一直得不到接應，軍中缺糧，十分艱苦。他接袁紹之令，二話沒說，便帶着程普、黃蓋二員大將，直馳袁術的營地。

三人來袁術的大營，孫堅先向袁術出示袁紹下令進軍的命令，然後用他手持的鐵杖，朝地上狠狠的一劃，道：「吾與董卓，素無仇怨，吾之所以奮不顧身，親冒矢石殺敵，不過上為報國，下為袁將軍一家報董卓之仇罷了！而你却扣住糧草不放，致令吾軍缺糧，招致挫敗，你這是甚麼居心？」

袁術無言以對，只好把先前進言的謀士殺了，又以巧言辯解，暫時平息了孫堅的怒火。但袁術和孫堅，自此便結下極深的仇怨。

孫堅恐怕袁術斷其糧草後援，也不敢放膽進攻，只是派出小隊兵馬，在汜水關下向董卓佯攻，虛應袁紹進攻的命令。

一時之間，各路諸侯，為保存各自的實力，誰也不願出全力進攻。盟軍與董卓軍也就僵持住了。

董卓見盟軍兵強馬壯，他本欲收買盟軍中的孫堅，願意以自己的女兒，下嫁孫堅的兒子孫策，却被孫堅一口拒絕。董卓因而難以窺破盟軍內部，各自保存實力的弱點，心怯之下，先行退守洛陽。

後來，董卓又擔心連洛陽亦難於守住，便決定放棄洛陽，將國都遷到西面偏遠的長安城（即今陝西安）。

董卓不理朝中大臣的反對，把反抗最激烈的大臣斬了，强行把漢獻帝劉協和上百萬人口遷往長安。離開洛陽時，董卓下令放火燒洛陽。洛陽的宮室、宮府、民房全部燒掉，洛陽方圓兩百里內，被一把火燒得鷄犬不留，一片瓦礫。

一路上，董卓用軍隊押解朝中臣民，百姓走得慢或不合董卓軍士心意的，隨手殺死，又縱容兵將燒殺擄掠、淫人妻女、奪人錢糧。洛陽到長安，千里路上，屍橫遍野、白骨成山，哭聲震天地，乾坤變色。

因董卓挾漢獻帝及朝中大臣而行，盟軍打的是「匡扶漢室、扶持天子」的旗號，投鼠忌器，因此不敢進攻阻截，任由董卓遙遙千里，從洛陽遷到長安。

抵達長安後，董卓自恃盟軍已奈何不了他，更為專橫跋扈，他自封太師，逼漢獻帝稱他為「尚父」，出入更使用天子儀仗。又令二十五萬民工，在距長安二百五十里的郿縣，建造他的行宮「郡塢城」，內藏金銀、美女無數，僅糧食便夠吃三十年。

董卓殺人已殺紅了眼，簡直到了喪心病狂的境地。一天，他召羣臣飲宴，席間有數百名被誘降的「番兵」被押送進來。董卓便下令把這數百名番兵，先斬斷手足，割斷舌頭，挖出眼珠，再放入熱鍋蒸煮。然後撈起，用大盤盛着，端上酒桌，逼百官享用。其中有尚未死透的屍體，在大盤中扭曲顫動！百官多半被嚇昏了，董卓却神色不變，談笑自若。

董卓的殘暴，天下震驚，聞之色變；漢獻帝劉協在董卓手上，朝不保夕，漢室朝廷，已徹底崩潰了。

＊　＊　＊

此時又發生了一宗奇事。

當日天機隱俠龐德公，自與曹操分別後，便離開洛陽，一路東行，不久便進入吳郡（即今江蘇、浙江以北一帶）地域。

龐德公心有所觸，便折向南行，沿途經駱馬湖、洪澤湖、馬湖、邵伯湖，南渡長江，終抵達太湖之畔。他向當地人打探，原來此地便是吳郡的郡府所在地吳縣。龐德公微一沉吟，便不肯停留，續向南行，一日一夜後，他終於抵達一處仍屬於吳郡的邊遠地域富春縣（即今浙江富陽縣）了。

此時是秋深的傍晚時份，夕陽西沉，寒風蕭瑟，天地一片蒼茫寂寥。龐德公佇立於天地之間，心潮起伏，他身處如此動蕩多事之秋，目睹天下已現「三分五裂」的危象，心中不禁一陣愴然，但又感十分無奈。

就在此時，龐德公忽見北面約十里外的一座青峯，突然騰昇一股煙雲，其色五彩——赤、白、青、黃、紫，十分悅目。

龐德公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赤主殺伐，白主兇亡，青主煞劫，黃主財富，紫主貴氣，五色相冲相剋，怎地却混滙一起，現於此峯？

他心念電轉，即毫不猶豫，展開身形，便向這座青峯掠去。他功力通玄，身法風馳電掣，不一會，便已掠抵山下，再一會，便已掠上

山上，屹立於峯巔了。

龐德公屹立於青峯的北面，縱目遠眺，他的心神不由一陣激蕩，但見峯北百里之外，一座連綿山嶺橫臥，長達數百里，頭部高昂，尾部盤曲，支爪宛然，其色赤紅，猶如一條赤色巨龍，盤臥於乾坤之中，赤龍山的頭部，向西面逐漸低沉，形如「赤龍潛淵」，伏行百里，直抵此峯，再一聳而高昂成峯。龐德公心中不由驚歎道：「此青峯乃赤龍山的潛淵再起，盡得赤龍山的驚人龍氣，怪不得剛才所見，有『赤、青』兩色滙聚了……」

轉念又暗道：「此峯龍氣極旺，『黃、紫』富貴兩色當現！不足為奇，但至兇亡之『白』氣，却又源於甚麼呢？」

龐德公心中轉念，疾速掠去峯巔的東面。但見河川繞盤，乃九曲迴環之勢，可惜均小川小河，缺了磅礴的氣勢。他心裏暗道：「九曲迴環」，亦為富、貴之象，即黃、紫兩色之源，並非兇亡白氣之淵藪。

龐德公為追索因由，不辭疲困，又掠到峯巔的西南面。他向山下遠處一望，不禁微歎口氣，神情十分惋惜。只見一道江河，白浪滔天，正從西面的山間，滾滾向東，直沒入海，恰好流經青峯的山脚，筆直橫流，激流疾冲而過，絕不停頓迴流。原來這一道大江，便是著名於世的富春江，起自北面的天目山，東流經杭州灣入海。

龐德公不由搖頭歎息，喃喃的道：「可惜，可惜，此峯龍氣，源自赤龍山，沉而復昂，雖帶赤龍殺伐之氣，但經潛淵而化，沉而再起，富貴龍氣十分旺盛，赤龍山殺伐之氣亦不能動搖。但西南大江，白浪滔天，直流激撞而過，此峯的龍氣因而被大大消洩，乃兇亡白氣之根源也！」

此時，龐德公已知「五色煙雲」的根源來歷，他進而推斷，不由又長歎一聲道：「按此峯之勢，其貴其富本可驚天動地，甚至可成一代帝王的天龍奇脈；可惜其中既隱主殺伐之赤氣，又帶强烈兇亡的白氣，得此龍脈之人，其子孫後裔，必殺伐、兇亡、奇富、大貴、煞劫五者俱全，也不知是禍是福了！」

龐德公轉念之際，就在此時，忽見山巔西南面一巖壁下面，騰起一道五色煙氣，其色同樣是赤、白、青、黃、紫，但比山下所見濃烈多了。

龐德公心中不由突突一跳，他暗道：五色煙雲如此濃烈，顯然此山龍脈潛伏之地，便是冒出煙雲巖壁之處……他連忙一縱而起，向那巖壁掠去，到近處一看，只見原來是一座土墓，十分古樸，連墳上的草，有的亦已枯黃一片。墓碑亦顯殘破，但碑上的刻字却依然清晰可辨。五色煙雲，便是沿此古墓冉冉而昇。

龐德公走到墓碑前面，伸手掃開墓碑上的灰塵，仔細一看，只見墓碑上刻有二行刻字，其中一行刻着：「齊侯孫臏之墓。」另一行刻着：「孫氏列祖列宗之墓。」下面又有一串刻字，其中最末的一個名號，竟赫然刻着「孫符」兩字！

龐德公學識淵博，有洞天徹地之能，他自然知道「孫臏」即兵法大宗師孫武的嫡孫，而「孫義」，便是有份加入討伐董卓十八路諸侯之一，長沙太守孫堅之父。目睹之下，龐德公不由微微一怔，暗道如此看來，追根溯源，孫堅便是兵法大宗師孫武的第八代孫了，不料長沙太守孫堅竟然是孫武後人……

轉念又大奇道：「按此推斷，則此孫氏古墓的子孫血脈，豈非孫堅一系麼？此墓集殺伐、兇亡、大富、奇貴、煞劫於一身，又將如何在其子孫血脈孫堅身上兆應呢？而且，按此墓的龍氣，孫氏一脈，似出一位王者，但其中又必多殺伐、兇亡、煞劫，這該應驗於孫堅身上，還是他的兒孫輩身上呢？」

龐德公心念電轉，不由十分驚奇。他當下決定，無論如何須先行探究明白不可了。因為祇有將各個細節查探明白，龐德公才可以洞悉整個天機大勢的演化歷程，以及其來龍去脈。不然，他又怎配稱為一代「天機俠隱」呢？

龐德公當下不顧疲困，又疾速掠下山去，循原路西行，直向數百里外的洛陽城方向疾奔。龐德公急欲尋訪孫堅，以便查探明白。

此時孫堅正駐兵於洛陽城郊。他見洛陽火光衝天，才知是董卓遷都長安，一把火將洛陽燒了。又知袁紹等十六路諸侯，各自均欲保存實力，不敢阻截董卓，祇有曹操一路，曾獨自追擊，被呂布殺得大敗，幾乎生命不保。孫堅兵力已損折過半，又遭袁術斷絕糧草，深知諸侯於此危急時勢，已失去「匡扶漢室」的信心，祇作保存實力，割地盤踞的打算了。

孫堅無奈，祇好率軍闖入被大火燒燼的洛陽城中，希望尋到一些金銀珠寶，以便購置軍糧。

孫堅率兵進入洛陽，他下令救滅宮中未盡餘火。他自己則帶程普、黃蓋等親隨大將，入宮中仔細搜索，看看可有遺下的金銀珠寶。果然被他搜獲一批，於是拿去購買軍糧，總算救了目下燃眉之急。

這天晚上，孫堅獨自按劍坐於宮中的殘破台階之上，仰觀天際，但見紫微星宿中白氣瀰漫，紫微帝星一片昏朦，雖然未滅，但亦僅餘

一點殘光了。

孫堅果然是一代兵法大宗師孫武第八代孫，他的生身父親孫義，死後便下葬於故鄉吳郡富春縣的青山峯列祖列宗的墓內。因此孫堅略懂家傳的天象玄術。他目睹天象異兆，不禁仰天長嘆道：「帝星昏暗，行將不保，賊子亂國，萬民塗炭，京都一空！國將不國，君非君，臣非臣，人非人，天下大亂，行將在即也！」

孫堅心潮起伏之際，忽見破殿的南角，有一道五色光華射了出來。孫堅不由大奇，連忙走過去一看，原來五色光華射出之處，是來自宮中的一口古井之內。

孫堅心知有異，便派兵士下井打撈。不久，兵士竟從井中撈起一具婦人屍首。屍首似乎已死去年餘，但其屍首完整無缺，並未腐爛。一身宮女裝束，十分華麗。宮女頸上，掛了一個錦盒，沉甸甸的，不知內藏何物。

孫堅見狀，心中不由一動，猛地醒悟，年前宮中曾發生宦官之亂，宮中失火，少帝被宦官張讓等挾持逃走，這個宮女，顯然是在當日投井自殺的。

孫堅於是屏退兵士，僅留下親隨大將程普、黃蓋兩人。他取過錦盒，運力打開，不由眼前一亮。

原來錦盒之中，竟內藏一顆玉璽，方圓約四寸，上鐫五色金龍，旁缺一角，再以黃金鑲補。玉璽上面，刻有八字，道：「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孫堅目睹之下，不由一陣驚喜，接而目瞪口呆，十分激動。

旁邊的親隨大將程普、黃蓋見了，均十分奇怪，程普忙問孫堅道：「主公，此乃何物？」

孫堅神色激動的道：「此乃歷代帝王傳國玉璽也！此玉璽即昔日卞和『即卞和氏獻璧的卞和』，在荊山之下，見鳳凰棲於石上，便把此石獻給楚文王。破開後，便發現此奇玉也。此玉後來落入秦始皇手上，他下令玉工雕琢此玉而成玉璽，李斯刻八字於其上。秦被漢滅，此玉璽便由子嬰獻給高祖劉邦，劉邦終平定天下，創立大漢基業。到王莽篡位時，逼皇太后交出此玉璽，皇太后憤而擲於地上，便崩了一角，後以黃金鑲補。光武帝劉秀後得此玉璽，果然便平定天下，恢復漢室，傳位至今。此玉璽已傳國近千年了！」

程普一聽，亦不由大喜，黃蓋忙問道：「那爲甚此傳國玉璽竟懸於此宮女頸上，投入井中呢？」

孫堅沉吟道：「年前宮中內亂，宦官逞兇，宮中失火，亂作一團，必是宮女爲保此傳國玉璽，不致落入奸人之手，便懸璽投井自盡！若非如此，此傳國玉璽怎會留到此時，落入吾手中呢？」

程普此時神色激動，對孫堅道：「主公，此天意也！傳國玉璽，竟然輾轉到了主公手中，顯示主公可得天下，有帝王九五之尊也！」

黃蓋亦急忙道：「不錯，程普所言甚對！目下諸侯各懷異心，已無甚前途，不如密藏此傳國玉璽，速返江東，另圖大業！」

孫堅的心本已大動，程普、黃蓋二人再齊口鼓動，孫堅圖帝王大業之意不由更堅決了，當下三人密議妥當，祇待明日便向盟主袁紹辭行，返回江東，另圖大計。

不料孫堅得傳國玉璽之秘，卻被負責打撈婦人屍身的兵士窺破，當夜便偷偷潛出孫堅軍營，摸到袁紹的大營，向袁紹密報了。袁紹不動聲息，把兵士留在營中。

第二天，孫堅果然率同程普、黃蓋、韓當三員親將，前赴袁紹大營，向袁紹辭道：「吾偶染風寒，欲返回長沙靜養，特來向袁公辭行。」

袁紹一聽，便呵呵一笑，道：「孫將軍之病，莫非因傳國玉璽而起麼？」

孫堅一聽，不由暗吃一驚，臉色亦不由一變，但很快又沉聲反問道：「袁公此言何解？」

袁紹冷冷的道：「吾等興兵討賊，爲國除害，玉璽乃朝廷之物，公既獲取，當呈上盟主，代爲保管！如今竟欲私藏而去，是何居心？」

孫堅道：「傳國玉璽有何理由會在吾處？」

袁紹冷笑道：「然則建章殿中之物何在？」袁紹原是朝廷校尉出身，宮中的秘密，他豈會不知？因此他一口便喝破了。

孫堅臉色一沉，道：「吾確無此物，何故逼我承認？」

袁紹冷然道：「公若不交出，乃自招其禍！」

孫堅指天發誓道：「吾若得此物，私自匿藏，日後不得善終，死於刀箭之下！」

此時衆諸侯亦聞訊趕來探聽虛實，見孫堅如此，便有人出言道：「孫堅如此發下重誓，似乎並無私藏玉璽。」

袁紹卻連連冷笑，把那名密告的兵士傳召出來，道：「孫堅，打撈時可有此人麼？」

孫堅一見，知兵士向袁紹告密，賣主求榮，不由大怒，拔出佩劍，欲斬兵士。袁紹一見，亦霍地拔出佩劍，怒道：「汝斬此人，即欺我袁紹！」

袁紹背後的親隨大將顏良、文醜二人，亦拔劍出鞘，準備斬殺孫堅。孫堅背後的程普、黃蓋、韓當

三員親將，亦拔刀在手，預備與袁紹火併。

雙方劍拔弩張，一觸即發。此時衆諸侯做好做歹，把袁、孫二人勸住了。孫堅默默不語，立即轉身上馬，拔寨離開洛陽，一路向東，馳返江東去了。

袁紹恨怒不已，他立刻修書一封，派人連夜快馬送去荊州，呈送荊州刺史劉表處，要劉表於路上截擊搶奪。

荊州刺史劉表，是漢室宗親，手下有蔡瑁、蒯良、蒯越爲大將相輔。他接袁紹密函，知孫堅私藏傳國玉璽而去，不由大怒。當即派蒯越、蔡瑁二將，率一萬精兵，阻截孫堅。

孫堅回返長沙，必經荊州要道。他的軍馬剛到，蒯越已列陣阻住，當先出馬攔截孫堅。

孫堅大驚，問道：「蒯將軍爲何阻吾去路？」

蒯越道：「汝既爲漢臣，爲何私藏傳國之寶？你留下玉璽，便放你回去！」

孫堅一聽，知袁紹已密告劉表，劉表是漢室宗親，又任荊州刺史，地位在孫堅之上。孫堅因此也不答話，示意黃蓋出馬，殺開一條去路。

黃蓋拍馬出戰蒯越，蔡瑁舞刀接住，大戰一番。黃蓋手執一鞭，擊中蔡瑁的護心鏡，蔡瑁撥馬便退，孫堅趁勢越過荊州地界關口。

剛過關口，山背後一陣金鼓齊鳴，劉表親率大軍截住去路。孫堅見了劉表，不得不以下屬之禮參見道：「劉刺史爲何誤信袁紹之言，弄至隣郡反目？」

劉表道：「汝匿藏國璽不報，顯見有叛反之心，吾當然阻你！」

孫堅發誓道：「吾若私藏此物，當死於亂箭之下！」

劉表道：「汝若要吾相信，除非你把行李解開，任吾搜查。」

孫堅一聽，惱怒道：「汝有何力量，敢輕視於我！」

孫堅揮軍欲擊殺劉表，劉表卻立刻縱馬退去。孫堅不捨，隨後窮追。兩山後面伏兵齊出，背後蔡瑁、蒯越又雙雙殺到，將孫堅團團圍住。

孫堅正危急之際，幸而程普、黃蓋、韓當三將，捨命死戰，才把孫堅救走。但孫堅軍已折損過大半。雖然得以逃返長沙郡，但元氣卻大傷，孫堅不由深恨劉表，他與劉表自此結下極深仇怨。

孫堅在江東秘密招兵買馬，養精蓄銳，準備圖大業之際，討伐董卓的盟軍十八路諸侯，亦進一步分裂了。

當日曹操見董卓逃出洛陽，力主派軍追截。但袁紹卻爲了保存實力，拒絕派兵。曹操無奈，祇好率曹軍前去拚死阻截。因兵力微弱，被呂布殺得大敗而逃，幾乎生命不保。幸得族弟曹洪，捨命相救，才得逃返洛陽。

袁紹聞報曹操大敗而回，心中暗自慶幸，並未輕舉妄動，表面卻擺下酒宴，爲曹操壓驚。

曹操飲了幾杯悶酒，不由長嘆一聲道：「吾爲國拚死追賊，公等卻爲私按兵不動，大失天下所望，曹操亦深以爲恥啊！」袁紹竟一言不發，並無任何表示。

曹操心灰意冷，當日酒宴後，也不辭別，自行帶領殘兵，向揚州進發了。

此時，公孫瓚對劉備道：「袁紹無能，久必有變，爲防萬一，吾等宜速返回矣。」劉備亦深有同感。於是公孫瓚亦率軍北上，返北平而去。

在途中，經平原縣時，公孫瓚對劉備道：「目下已屆大亂之時，吾等各宜求自保。吾留你任平原縣令，再撥一千兵馬，賢弟善自珍重了！」

劉備亦無計可施，雖然不捨，亦祇好依公孫瓚的安排，留在平原縣，當一個小小的縣令，以求穩住陣腳，再謀發展。此時的劉備，尚根本無法亦無力與天下諸侯競逐爭鋒。

這一切，均在天機隱俠龐德公從吳郡趕到洛陽之前便進行的了。當他趕到洛陽城郊討伐董卓的盟軍大營時，盟軍已四散而去了，孫堅也已經返回到江東去了。

龐德公四處查探，才得知孫堅因一顆傳國玉璽，已與袁紹、劉表反目，各路諸侯爲求自保實力，亦紛紛散去。他不禁仰天長嘆道：「吾以爲曹操乃領袖羣雄，匡扶漢室的人才，不料如此匆促，便大勢已去！莫非『天機大勢——三分天下』，當眞不可逆轉了嗎？」

他心潮起伏，不由又憶起他當日曾伏下玄機的兩位人才，他喃喃的道：「難道匡扶漢室、平定天下的人才，並非曹操，而是孫堅、劉備、諸葛亮麼？天機大勢到底如何演進？」

三國天機如何演進，那是「三國天機演義」的另一個故事內容了。

（此部完）



空門劫

新派湖海軼聞秘錄／石可

文・圖
磊・飛

連殺十高手　疑是一兇徒

這是一張令人怵目驚心的名單。

臘月初四——魯南刀霸司空十三。

正月二十七——杭州萬家莊主追魂奪魄叟萬可興。

二月初二——蜀中鐵君子喬恕。

三月十六——南海飛仙客杜賢鳴。

四月二十五——少林寺渡危禪師。

五月初五——三目神尼。

六月初九——借腰人。

七月十七——快鞭子徐其。

八月二十六——武當方道人。

十一月十八——相思堡總管田無心。

在這十行龍飛鳳舞的小字之後，還有兩個鵝卵般大的字。

那是：「已殺！」

* * *

把這份名單抄錄下來的，是當今武林盟主座下金銀雙使的師父韓老人。

韓老人拿着這份名單，親自交給武林盟主。

當今武林盟主，年紀很輕，還不夠三十歲。

還不足三十歲的年輕人，居然會成為當今武林盟主？

不錯，一點也不錯。

他在十四歲的時候，已在江湖上揍過不少惡霸、無賴。

直到十五歲那年，他開始第一次用自己的劍殺人。

他殺的第一個人並非無名小卒，而是九華山陰靈宮的主人幽冥叟。

從那時候開始，黑披風小賀的名字，已幾乎傳到了每個人的耳朵裡。

* * *

這十餘年小賀不僅長得更高，更健康，而且也更成熟。

現在很少人叫他小賀了。

他是當今武林盟主，連少林方丈、武當掌門也對他相當尊敬。

他現在的外號仍然是黑披風。

除了洗澡的時候，他身上總是離不開那件黑色的披風，和一把三尺三寸長的長劍。

他已掌握了很大的權力。

但他絕不驕傲。

謙虛，使他更獲得武林同道的支持和愛戴。

現在，無論是誰提起了盟主黑披風賀羽，都會有這種感覺，他的

武功絕非偶然的。

* * *

賀羽住的地方，並不是刁斗森嚴的堡壘，也沒有銅牆鐵壁般的守衛，祇不過是一間建築在溪畔的房子。

這座房子正是南海飛仙客杜賢鳴的夏日居停避暑之所，他怕熱，所以每逢暑天的時候，他就會到這裡來消磨三五個月的時間。

這裡四周都是竹林，竹浪之聲聽之有如海濤，再加上溪水淙淙不絕流响，正是聽覺無上之享受。

三年前，賀羽與杜賢鳴曾在此處對弈及對飲，成為莫逆之交。

自此之後，賀羽就成為此處之常客，三年來，杜賢鳴沒有回去南海的老窩，但在這年的三月十六，杜賢鳴就死在這座房舍的石溪中。

他的背上中了一劍，是由上而下，自頸後骨一直劃到背心。

但胸前那一劍，却是由左至右橫削而過。

這兩劍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彼此都入肉一寸，絕無半點偏差。

由此足以證明，對方的劍非但快，而且眼力奇準，腕力更是控制自如。

事實上，如非一流高手，也絕無可能把南海飛仙客杜賢鳴置諸死地。

杜賢鳴雖然是江湖人，但他的涵養極佳，既不好名，又不為利，對於別人的閒事也絕不插手一管。

是甚麼人要殺他呢？

到目前為止，這還是一個謎。

但兇手的劍法，却已使人大為震駭。

因為，除了杜賢鳴之外，從去年臘月初四，迄至今年十一月十一為止，已有十個武林高手，不明不白的死在一種劍法之下。

尤其是渡危禪師和方道人，他們本是少林與武當的頂尖兒高手，但却竟然分別死於少林寺和武當山的紫雲觀之內。

這就更加令人吃驚了。

渡危是少林寺方丈的師兄，武功絕不在方丈住持之下，但他竟然會在禪房內被人刺殺，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方道人的輩份雖比武當掌門低一輩，但年紀却比掌門還大，武功也不見得會比掌門稍遜，可是，他同樣死在這一種詭異、可怕的劍法之下。

換而言之，就算有一天，少林、武當兩派的掌門全死在這一種的劍法之下，也是絕對不足為奇的事。

前後不到一年，已有十個武功絕頂的高手被殺，其中還有四個是劍法上的一流高手。

以劍法而論，杜賢鳴的飛仙十七劍最飄忽、最靈活，而武當方道人的劍法則是玄門正宗秘學，相思堡的總管田無心也是劍法中的一流高手。但若論出劍最快，劍招最霸道狠辣的，却還是江湖怪傑借腰人。

但現在，這四個劍法上俱有極高成就的高手，已成為別人劍下亡魂。

* * *

韓老人的臉色就像今天的天氣，晦暗深沉，似乎快要下雨。

他坐着的地方，是南海飛仙客杜賢鳴以前最喜歡坐的搖搖椅。

但韓老人坐在這張搖搖椅上，却是四平八穩，椅子沒有搖，他的人更是像一座山嶽般。

韓老人在武林中輩份甚高，不少成名已久的武林豪傑，算起來都比他還低一兩輩。

他是武林前輩，但却和賀羽以兄弟相稱，他們稱兄道弟，亦不是在賀羽成為武林盟主之後，而是在他未成為盟主之前。

* * *

「老弟，這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自從你成為武林盟主之後，已有十個武林高手不明不白的死去，這個兇手若抓不到，你的威望就要受到很大的打擊。」韓老人沉默了許久，終於開口說話了。

賀羽淡淡道：「這一點我知道。」

「知道又有甚麼用？」韓老人扳起了臉孔道：「兇手還是找不出來。」

賀羽道：「遲早總會水落石出，你也不必太緊張。」

韓老人哼了一聲，冷冷道：「你成為武林盟主，我就是武林盟主的大哥，你若混得不好，我的臉擱往那裡？你可知道，現在已開始有人說你壞話，再如此下去，怎麼了得？」

賀羽聳聳肩：「那也無可奈何，被殺的十位高手都不是無能之輩，他們的親友也不乏高人異士，連他們對兇手也無可奈何，我這個武林盟主又還能怎麼樣？」

韓老人的眼睛瞪大了一倍道：「老弟，你怎能說這種話，難道你對這件事竟然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

賀羽又笑笑道：「我可沒有這樣說。」

韓老人哼了一聲，冷冷道：「你若眞的這樣，我不揍你才怪啦！」

賀羽道：「別人揍我，我可不怕，但你的拳頭又重又硬，倒是招惹不起的。」

韓老人的臉色緩和了一點，道：「你有甚麼計劃把這個兇手抓出來呢？」

賀羽搖搖頭。

韓老人又再沉下臉，好像眞的準備動手要揍他。

賀羽吸了口氣，道：「現在我們連兇手是誰也不知道，對一個既無名字，也無來歷的人，要抓他，談何容易？」

韓老人道：「容易也好，不容易也好，但你一定要把他抓出來。」

賀羽道：「依韓大哥的意見，又該怎辦？」

韓老人咳嗽了一聲，却沒有回答。

賀羽微微一笑道：「有一件事韓大哥有沒有注意到？」

韓老人一呆。「那是甚麼事？」

賀羽仰望着窗外一片黑壓壓的烏雲，道：「今年九、十兩個月沒有下雨。」

韓老人又是一陣發楞。

他想了一想，捋着顎下的鬍子，半晌才道：「不錯，但與這件事又有甚麼關係？」

賀羽把手中的名單交回給韓老人道：「從去年臘月開始，每一個月俱有人死於這種劍法之下，但在九、十兩個月之內，却是平安大吉，沒有發生這種事。」

韓老人眉頭一皺。

他是個老江湖了，當然明白賀羽的意思。

「難道老天不下雨，這個兇手就不殺人嗎？」

賀羽沉吟道：「殺人和下雨，本是毫無關連的事，但有一點我們是不能忽略的，就是這十個被殺的人，他們被殺的時候，老天都正在下雨。」

韓老人目光一亮，屈指細算，突然道：「不錯，今年九、十兩個月，都沒有下雨，但到了十一月十八那一天，却下了一場大雨。」

賀羽緩緩道：「相思堡的總管田無心，就是在十一月十八那一天，在雨中被殺的。」

韓老人道：「其他九人呢？你是否已詳細調查過，他們都是在雨中被殺？」

賀羽道：「司空十三、萬可興、喬恕三人被殺，當時是否在下雨，我本來沒有留意，但杜賢鳴被殺的時候是在雨中，其後渡危禪師、三目神尼、借腰人、徐其、方道人、田無心，皆是雨中被殺。」

韓老人道：「如此說來，這倒不能以『巧合』二字作理由，其中必有某種奇怪的秘密在內。」

賀羽苦笑一下。

「這也許就是我們唯一的綫索。」

「這也可以算是綫索？」

「徐徐下雨的時候，我們絕對無法可以找到這個兇手。」

「就算兇手要等待下雨方殺人，咱們還是無法可施，因爲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兇手的下一個對象是誰？」

就在這個時候，霹靂一响，大雨傾盆而下。

雨聲中，遠處忽然間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音。

蹄聲一先一後，以韓老人和賀羽的耳力，他們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那是兩匹快馬在追逐。

倏地，韓老人脫口道：「這可能就是追殺！」

賀羽臉色一變「難道就這麼巧合……」說到這裡，他却說不下去，大概是連他自己都認爲不可能會有如此湊巧的事。

但韓老人的身形已經展開，像是一隻怪鳥般的向外飛掠出去了。

賀羽輕功也不弱，一老一少，瞬即飛掠百丈之外。

* * *

蹄聲由遠而近，現在又由近而遠。

大雨中，賀羽和韓老人都看見了一匹馬。

馬是棗紅色的，牠雖然是一匹好馬，但却已太疲累。

馬兒在喘氣。

在牠不遠之處，還有一個人的呻吟聲。

這匹馬兒不再走動，當然沒有馬蹄聲，但另一匹馬却已遠遠離開這裡了，所以也聽不到馬蹄聲。

呻吟的是一個灰衣漢子，他身上中了兩劍。

其中一劍在他的背後，由上而下，自後頸骨一直劃至背心。

而另一劍，則是在胸前由左至右一削而過。

韓老人沉着臉對賀羽道：「又是那廝幹的好事。」

賀羽沒有回答他，急急扶起那個灰衣漢子，他已受了重傷。

灰衣漢子連臉色都變了灰色。

他吸了口氣，拚盡最後一口氣力，嘶聲叫道：「他是……少林……寺的渡……渡……」

他一連說了兩個「渡」字，却渡不下去。

韓老人沉聲道：「振作一點，他叫渡甚麼？」

但灰衣漢子的頭已垂了下來，呼吸也同時斷絕了。

他雖然祇說了一個「渡」字，但却已是極重大的線索了。

在此之前，誰也沒把這個兇手與少林寺聯在一起。

韓老人盯着灰衣漢子，道：「你可知道他是誰？」

賀羽道：「他叫蒲毅，是借腰人的師弟。」

韓老人點點頭道：「借腰人使的是奇門劍法，名曰『借腰』，這一

門的劍法甚是奇特，專向敵人的腰部下手，狠辣殘酷，相當可怕。」

賀羽道：「哦，蒲毅練的也是借腰劍法？」

韓老人搖搖頭道：「不，他練的不是借腰劍法，而是比借腰劍法更詭異更可怕的搜腸劍法。」

賀羽嘆了口氣。

「可惜他還不是那個神秘殺手之敵。」

韓老人道：「他顯然明知自己打不過對方，所以亡命奔逃，他也許想找我們兩人庇護他，但最後還是慢了一步。」

賀羽又抽了一口涼氣：「想不到少林寺渡字輩的高僧，竟然出了一個如此危險的人物。」

韓老人眉頭緊皺，道：「據我所知，渡字輩的高僧，在五年前還有十八人，但到現在，已有三個人已圓寂，而渡危禪師也在本年四月被殺，餘下祇有十四個人，其中還包括一派掌門人渡貧禪師在內。」

「渡貧禪師德高望重，且生性隨和，從不喜與別人爭鋒，他絕不會是兇手。」

「話雖如此，但在未曾找到眞兇之前，任何渡字輩的僧人都有嫌疑。」

賀羽嘆了一口氣：「他殺這些人的動機是爲甚麼？」

韓老人沉聲道：「你猜不出？」

賀羽道：「我已在猜，却不知道是否已猜中了。」

韓老人道：「也許他是個瘋子，每逢下雨的時候就要殺人。」

賀羽道：「你能相信自己所謂的理由嗎？」

「不能！」韓老人毫不考慮，立刻就否決了自己剛才說的話：「就算我瘋了，也絕不相信這種無稽之理由。」

韓老人又接着說道：「你是否已準備要到嵩山少林少室峯走一遭？」

「不！」賀羽搖搖頭，道：「我現在只想找一個怪物。」

「你認識的怪物也不少，有大怪物，小怪物、老怪物，也有女怪物，倒不知道你要找的怪物是那一個？」

「統統都不是。」

「哦！」韓老人一怔，但他隨即恍然大悟：「你要去找的怪物，是個不男不女的怪物？」

賀羽微微一笑道：「這一次你總算猜到了。」

接着，他發出了一聲尖嘯。

頃刻間，四個健壯的少年應聲而至。

賀羽盯着地上的屍體，用低沉的聲音對他們說：「他叫蒲毅，給他挖一個好坑吧！」

蒲毅並不是個好人，有人能替他挖一個好坑，已是很大的福氣。

* * *

這一場雨下得很兇，但下雨的時間却並不太久。

坑還沒有挖好，雨已停。

在這種季節下雨，又濕又冷，好像比冰雪還更冷寒。

假如今天下的不是雨，而是鵝毛般的白雪，蒲毅會不會被殺？

這眞是一件撲朔迷離的事。

殺手。

這是多麼可怕的名詞，假如世間上沒有這種人存在，許多人都會活得長久些。

但人類自有歷史以來，一直就有殺手的存在。

人類能創造一切，也能毀滅一切，這正是人類最大的光榮與悲哀。

* * *

冬日的太陽永遠都是那麼令人喜愛，陽光剛照進樊記麵店，第一個吃麵的人就來了。

這人披頭散髮，臉有積垢，穿着的衣服又闊又大。

他是赤脚走進麵店的。

他的脚並不乾淨，但比起他的臉孔，却還算乾淨一些。

老樊對於這種顧客當然不大歡迎，老樊就是這家麵店的老闆，他從二十歲的時候，就開始在這家麵店工作，當時他只是一個小伙計，但經過四十年的辛勤工作，和節儉的積蓄，他終於買下了這家麵店，成爲一個小老闆。

今天第一個顧客倒是個怪人，他走進麵店，一言不發的就坐在最角落的一張椅子上，老樊也沒有理睬他。

過了很久，怪人仍然坐在那裡，呆呆的望着天空。

老樊終於忍不住的走了過去道：「這位客官想吃麵麼？」

怪人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淡淡的道：「想。」

老樊道：「客官吃甚麼麵？」

怪人道：「不必付賬的麵。」

老樊的臉色變了。

他突然大聲叫道：「大象！大豹！」

他這兩句話剛叫出，兩個彪形壯漢已經從廚房裡跑了出來。

他們都是這家麵店的伙計。

老樊冷冷的一笑，道：「這廝想吃不必付帳的麵，你們懂不懂煮這種麵？」

大象嘿嘿一笑道：「這個容易極了。」

他正待走上前對付怪人，大豹却伸手把他攔住：「且慢！」

大象一怔。

大豹冷冷道：「上次揍叫化子正是你出手，這一次該輪到我過過癮了。」

大象沉吟了半晌，終於退開。

大豹得意洋洋地走到怪人的面前，道：「你想吃不必付帳的麵？」

怪人的視線仍然盯着遠方，漫不經心的說道：「不錯。」

「不錯？」大豹嘿嘿的冷笑：「但老子却覺得你是大錯特錯了。」

「哦！」怪人忽然轉過臉，目光盯在他的臉上：「怎麼樣錯法？」

大豹捲起了衣袖，冷冷的道：「你要撒野，也得看看這裡是個甚麼樣的地方，同時也得看看這裡有甚麼人，你可知道老子的拳頭有多大，有多硬，曾經打死過多少……多少的豺狼虎豹？」

怪人淡淡道：「你爲甚麼不說自己曾經打死過多少人？」

大豹冷冷一哼道：「就算老子曾經打死過人，那又怎樣？你總不成跑去官府告發老子？」

怪人道：「我沒有審問你，你也不必把自己的罪行抖了出來。」

大豹回頭望了大象一眼，忽然道：「這廝好像吃錯了藥，居然找到咱們的頭上來了。」

「呼！」

大豹突然掄起砵兒大的拳頭向怪人的胸膛上打去。

在他的想像中，這一拳至少可以讓對方在床上躺上個把月。

假如對方身體孱弱的話，那麼這一拳很可能會把他打死，亦不足爲奇。

但大豹本來就是個兇殘成性的人，這一拳打下去，對方會有甚麼惡劣的後果，他是一概不理。

那知道這一拳打了個空。

這怪人看來有點楞楞呆呆，但當這一拳即將打在他胸膛的時候，他却用極快身法閃了開去。

這一來，發楞的人是大豹了。

他正想再打第二拳，但胸膛上突然重重的挨了一腳。

那是怪人的赤腳。

這一腳的力量倒也非同小可，居然把大豹一腳踢開一丈，撞在大象的身上。

大象瞪了大豹一眼：「怎麼啦，昨晚喝酒多了，還是跟那妞兒胡混到天亮。」

大豹咬牙再撲前。

怪人仍然是那一招，一脚又把他再次踢了開去。

這一次，大豹不敢再逞威風了，他對大象說：「這廝是個會家子，別上他的大當。」

大象冷冷一笑：「俺來對付他……」

眼看大豹吃了兩次虧，大象也不敢輕視這個怪人，他鞭上有小刀，小刀現在已在他的手上。

「請吃俺一刀。」

大象雖然身高六尺，但身手居然極其靈活，一刀刺出，一刀三變，每一變都蘊藏着極厲害的殺着。

單是這一刀，就可以看得出這個叫大象的伙計，實在不是一個尋常的人物。

老樊的臉也有點青了。

「小心……別弄出命案……」他畢竟是個生意人，做生意的地方當然絕不能鬧出人命，否則他的痲煩可不小。

但大象就根本不理會老樊的話。

對他來說，殺個把人並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當他以前還未在樊記麵店棲身的時候，他幾乎每個月都殺過人。

大豹殺人的紀錄，也絕不比大象少得了多少。

當然，老樊是絕對不知道這些事的，否則，他就算有八顆腦袋，也不敢聘用這殺人如蔴的兇徒在自己的店鋪中幹活。

大象這一刀絕不是開玩笑，也不是志在恫嚇這個怪人，而是眞的想取他的性命。

可是，他的刀子剛剛刺出，怪人的拳頭已到了他的下顎。

大象這一驚非常小可，連忙回刀急劃怪人的右腕。

他應變頗快，但怪人的招式變得更快。

怪人橫跨一步，左掌斜斬大象頸際血管大動脈。

大象的呼吸突然急促，半邊身子幾乎爲之痲木。

大豹一聲大喝撲出，雙拳直擊怪人的背心。

但大象的尖刀忽然落在怪人的手裡，刀尖一閃，大豹驚呼後退。

他兩隻拳頭的八根手指，幾乎全給怪人一刀削斷，鮮血汩汩而下。

老樊大吃一驚，忙道：「有甚麼事情儘管商量，別弄刀子。」

怪人把尖刀隨手一拋，插在一張木桌上，冷冷道：「這把刀子可不是我的。」

大象又驚又怒：「閣下是那一路上的朋友？」

怪人道：「我不是你的朋友，從前不是，現在更不是。」

大象道：「我們有仇？」

怪人道：「沒有。」

大象道：「既然無仇無怨，閣下何必找咱們的岔子。」

怪人冷冷的道：「我不是來找岔子，我是來找一個人。」

大象問道：「你要找誰？」

怪人道：「你的師父！」

大象臉色一變：「你知道俺的師父是誰？」

怪人冷冷一笑，緩緩地一字一字的道：「陰魔四骷髏！」

大象、大豹兩人面面相覷。

老樊却聽得毛骨悚然，雖然他並非武林人，但陰魔四骷髏的名號他還是聽說過的。」

他還聽人說過，白骷髏殺人之後，必定把被殺者的心臟挖出，然後煮酒吃之。

他又聽人說過，白骷髏對付敵人的手段極其兇殘，但他的兩個弟子也同樣性格兇殘，但武功方面却遠遠不及師父。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聘請的兩個伙計，原來就是陰魔四骷髏的弟子。

大象臉色一沉道：「師父從來不見無名無姓之輩。」

怪人道：「誰說我無名無姓？我姓盧，盧夫白。」

「盧夫白？」

「你們在江湖上見識淺薄，當然沒有聽見過我的名字，但你們的師父一定知道我是誰。」

突聽門外一人冷笑道：「甚麼盧夫白，簡直就是耍嘴皮子！」

大象聞言，精神一振，脫口道：「師父來了！」

老樊乍聞「師父來了」這四個字，更加忍不住的牙關打顫了。

陰魔四骷髏會出現在他的麵店，眞是一件倒霉透頂的事。

老樊閉上了眼睛不敢看。

他聽見白骷髏的名字只差點沒撒出尿來，如何還敢去看。

那知道他不閉上眼睛猶可，閉上眼睛却也招來了一場小禍。

「啪！啪！」

老樊的面頰一左一右各挨了一個熱辣辣的耳光。

他嚇了一跳，不禁張開眼睛。

祇見一個臉色慘白的老人，瞪着一雙佈滿血絲的眼睛望着他：「老樊，你瘋了，怎麼連我這個老朋友都害怕。」

老樊一呆：「是你，錢大叔？」

老人道：「就是我嘛！」

老樊一臉疑惑，道：「難道你就是陰魔四骷髏了？」

老人道：「你看我像不像？」

「當然不像。」老樊臉上終於擠出了一些笑容：「你在這個城鎮已住了二十八年，我們也是二十八年的老朋友，你當然不會是白骷髏啦！」

老人的臉上却是木無表情。

那人却冷冷一笑，忽然道：「樊老闆，你錯了！」

老樊一愕。

「我錯了？」

「當然是錯了。」

「難道……」

「錢大叔並不姓錢，他姓白。」

「姓白，白骷髏？」

怪人淡淡道：「他就是白骷髏。」

老樊哆嗦着，甚麼話也不敢再說。

他怎麼也想不到，這個錢大叔居然就是黑白兩道上，人人聞名色變的陰魔四骷髏。

白骷髏冷冷的盯着老樊道：「樊老闆，世間上知道錢鳴利就是白骷髏的人，現在祇有五個。」

老樊點點頭。

這五個人當然就是怪人盧夫白，大象、大豹、老樊和白骷髏自己。

白骷髏嘆息一聲道：「這是一個秘密，我不想惹太多的痲煩，所以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

老樊忙道：「你……你儘管放心，我絕不會把這件事洩露出去。」

白骷髏道：「我知道你的嘴很緊，而且你也不是江湖中人，所以我不打算殺人滅口。」

老樊吸了口氣，忽然跪了下來，以頭點地，不停的叩謝。

怪人却冷冷一笑：「你以爲他眞的這麼仁慈不殺你？」

老樊聞言，又是臉色大變。

怪人冷冷接道：「白骷髏的行事作風，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你若以爲他會放過你，那未免太天眞了。」

白骷髏冷冷一笑道：「閣下是……」

大象插口道：「他說自己是姓盧名夫白。」

「蠢材！」白骷髏叱喝道：「盧夫白倒轉過來唸就是白骷髏，這個名字玩耍你們的。」

怪人一笑道：「還是師父有點見識。」

白骷髏深沉得有點可怕，冷冷道：「你究竟是個男人還是女人？」

白骷髏此言一出，大象、大豹和老樊都不禁爲之一怔，再仔細一看，這個怪人確是既不像男也不像女，倒是撲朔迷離得很。

怪人的聲音也同樣男女難分，他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呢？

怪人嘿嘿冷笑，道：「我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對你來說，都沒有太大的關係。」

白骷髏沉默了半晌，忽然一字一字緩緩的道：「閣下莫非就是『閒事必管』藍不女？」

怪人忽然仰天一笑：「我早就說過，你一定知道我是誰。」

老樊也有點呆住了。

他並不是江湖人，但是江湖中頂尖兒的十幾個高手，他知道的都有七八個。

陰魔四骷髏是其中之一。

而號稱「閒事必管」的藍不女也是其中之一。

老樊祇不過是小城鎮的小人物，他當然沒有資格和江湖的頂尖高手混在一起。

但今天他突然發覺錢大叔就是陰魔四骷髏，接着又忽然知道這個怪人就是「閒事必管」藍不女，他幾乎要昏倒過去。

無論他以後是否還有機會活下去，這一天已是他半生中最驚險、最刺激的日子。

* * *

樊記麵店忽然關上了大門。

關門的命令是白骷髏下的，而關門的人當然是大象、大豹二人。

藍不女冷冷一笑，道：「天剛亮就關門，樊老闆的心裡一定很不舒服。」

老樊祇能苦笑。

他何止心裡不舒服，他渾身都不舒服，尤其是他的頭顱，彷彿已比平時脹大了兩倍。

白骷髏凝住了藍不女，陰惻惻的笑道：「藍大俠找白某人有事？」

藍不女道：「我找你已整整兩年了。」

白骷髏問道：「所謂何事？」

藍不女道：「三十九條人命，十萬兩黃金，還有八十箱價值連城的珠寶。」

「噢！」白骷髏揮了揮手道：「你是指兩年前臨安府首富褚老太爺滿門被殺的巨劫案麼？」

藍不女道：「你應該心中有數。」

白骷髏道：「你是受人所托，要徹查這宗劫案了？」

藍不女搖頭：「我向來做事祇憑自己的愛惡而為，別人求我去幹的事，我反而沒有興趣。」

白骷髏點點頭：「我知道。」

藍不女冷冷道：「三十九條人命已化為枯骨，那些黃金和珠寶也在一夜之間無影無踪，你做案的手段非常之高明。」

白骷髏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假如我告訴你，這件巨案根本與我無關，你會相信我？」

藍不女冷冷的道：「絕不會相信。」

白骷髏道：「既然你不相信，我也不再自辯，咱們在功夫上見個眞章好了。」

藍不女沉默了片刻，道：「十萬兩黃金並不是一個小數目，能夠在一夜之間把十萬兩黃金搬走，絕不是你一個人可能辦到的事。」

白骷髏道：「任何一個人都絕對辦不到。」

藍不女冷冷的道：「所以，褚家巨劫案，你一定還有不少黨羽？」

白骷髏冷冷一笑：「怪物，你知道的事實在不了，你可知道，連老夫也被人出賣？」

藍不女冷冷的望着他，道：「難道你沒有得到黃金和珠寶？」

白骷髏吸了一口氣，良久才道：「不但我沒有得到黃金和珠寶，他們同樣甚麼也都得不到。」

「他們？他們是誰？」

「你想知道這些人的名字？」

「不錯。」藍不女道：「你若把這件事情的眞相說了出來，我也許可助你一臂之力，給予主謀者迎頭痛擊。」

白骷髏連連的搖頭，道：「沒有人能懲罰他，因為根本就沒有人能知道他在那裡？而且也沒有人能打得過他？」

藍不女道：「他總該有名字吧？」

白骷髏沈默了半晌，終於道：「他姓韓，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韓老人。」

「是韓老人？」

「你知道這個人？你也認識他？」

「不，我不認識他，我却知道他是賀盟主的大哥。」

「賀盟主是個好人？」

「不錯，他是個好人。」

白骷髏冷冷一笑：「可是他的甚麼大哥韓老人却是隻老狐狸，他害得我們好慘。」

他越說越激動：「他糾集了十幾個武林高手去幹這件事，那知事成之後，非但沒有把黃金和珠寶分給我們，還把我們一一的追殺！」

藍不女悚然道：「果有此事？」

白骷髏悲慟的說道：「我已經活了一大把年紀，行將就木，又怎麼會欺騙你？」

藍不女拍桌破口大罵：「可惡，韓老人簡直他媽的不是人，待我去把他打成肉醬。」

他一面破口大罵，一面開啟麵店後門，怒氣沖沖的奪門而去。

他是名副其實的「奪門而去」，麵店左近的一扇大門居然給他一手牽脫，而且還索性把它帶走。

他走得很快，瞬即消失了踪影。

直到他的影踪消失之後，白骷髏臉上悲慟的表情忽然不見了。

老樊的臉色却仍然是蒼白。

他忽然發覺自己的褲襠濕了一大片。

白骷髏輕輕嘆了一口氣，喃喃道：「藍不女武功雖然高强，但却比驢子更蠢。」

大象道：「難道你剛才的說話都是假的？」

白骷髏冷冷的道：「我已活了一大把年紀，又怎會對他這白痴說眞話？」

老樊心中一凜。

藍不女不但是個「怪俠」，而且怪得離譜，他太容易相信別人的說話，這一點倒是像個白痴。

白骷髏的話，其實一個字都不能相信，但藍不女却信以為眞。

老樊也聽說過韓老人的名字，也聽過不少有關他的故事。

他知道韓老人是個正人君子，不義之財絕不會取。

韓老人絕不會是那宗巨劫案的主謀，白骷髏這一着實在陰險毒辣。

老樊心跳在加劇，白骷髏却在這個時候向招手。

「你過來。」

老樊臉如土色，戰戰兢兢的走了過去。

白骷髏冷冷一笑：「我們是老朋友，對不？」

老樊道：「對！對！」

白骷髏道：「我的秘密你都已知道，對不？」

老樊又道：「對……對……」

當他說這兩個「對」字的時候，他覺得這兩個字說得不大妥當，但一時間却又沒有更好的字句來回答白骷髏的問話。

白骷髏淡淡笑道：「你放心，我是絕對不會殺你的，因為我相信你一定會替我保守秘密的。」

老樊彷彿甚麼話都不會說又道：「對！對！」

白骷髏向大象大豹兩個人盯了一眼，露出一個古怪的微笑，然後對老樊說道：「再見！」

老樊嚇得頭昏眼花，依然回答：「對！對！」

白骷髏終於離開了樊記麵店。

老樊總算鬆了一口氣。

但大象却忽然的走了過來，對老樊說：「對不起。」

老樊一怔。

大象又道：「師父是菩薩心腸，他絕不會殺你，可惜俺不是菩薩。」

老樊的蒼白臉色忽然變成紫紅：「你……你……」

大象笑道：「我很好，你聘請到我這種伙計，算是幸運得很。」

他的手中亮出一柄尖刀。

寒光一閃，老樊倒了下去。

* * *

老樊倒了下去之後，大象仍然在笑。

但他的笑容却已變成僵硬。

老樊沒有死。

他倒下並不是因為挨了一刀，而是給嚇昏了。

尖刀仍然握在大象的手中，刀上並沒有血跡。

但大象的咽喉還在冒血。

不是少量的血，而是大量的血。

他的咽喉已被一把鋒利的劍刺穿了一個洞。

劍長三尺三寸，劍鋒上沒有血跡。

但大象却知道，自己的性命就要被這部鋒利的劍奪走的。

他又驚又怒，鼓其餘勇向這把劍撲了過去。

他要撲擊的當然不是這把劍，而是這把劍的主人。

這把劍的主人是一個很冷靜的年輕人，他的身上披着一件黑披風。

大象突然聽見大豹驚呼道：「是黑披風小賀！」

「黑披風小賀」，這五個字是大象畢生所說的最後一句話。

* * *

大象這一刀的去勢雖然兇悍，但却並不急勁！

他已是强弩之末。

即使他的咽喉沒有挨這一劍，他也絕對比不上賀羽，更不能一擊即中，令賀羽受到任何的傷害。

他一刀刺空，人也隨即仆下。

大豹臉色大變，急急退後。

賀羽冷冷道：「你可見過藍不女？」

大豹道：「他……他走了……」

賀羽道：「白骷髏？」

大豹道：「他也走了。」

賀羽冷笑道：「你為甚麼不走呢？」

大豹道：「我現在就走。」

他說走就走，而且恨不得能多長兩條腿。

但就算他眞的有四條腿，他也跑不過賀羽。

賀羽沒有讓他再走。

他把他留了下來。

他不但留下了他的人，也留下了他的性命。

然後，又把老樊弄醒。

老樊雖然靠賀羽救了他一命，但一下子弄出兩條人命，他也不禁慌了手脚。

賀羽淡淡一笑：「他們都是江湖敗類，殺人放火强姦擄掠無惡不作，着實死不足惜的。」

老樊吶吶道：「的確！的確死不足惜……但這一來我可也要死了啦！」

賀羽笑道：「你沒事的，人又不是你殺的，官府絕不難為你。」

老樊道：「他們的師父是……是白骷髏。」

賀羽冷冷一笑道：「白骷髏為禍武林，必遭天譴。」

老樊苦着臉，道：「恐怕他還未遭天譴，我已給他宰掉了。」

賀羽沉吟了半晌，終於道：「你還是暫時離開這裡，等白骷髏死後，才回來復業。」

老樊嘆息道：「這一次眞是他不死我死啦！」

賀羽道：「你放心，我保証這個惡魔頭一定活不長久的。」

老樊望了他一眼道：「你是誰？」

賀羽道：「賀羽。」

「賀羽，武林盟主賀羽。」

「不錯？」

「希望你能把白骷髏宰掉，別讓他在武林中爲非作歹。」

「這是我本身該負的責任。」

「唉！這一趟，麵店我也呆不下去，否則白骷髏一定會來取我的性命。」

「再見！」

賀羽不再跟他說甚麼，飄然離開樊記麵店。

* * *

寒風如刀刮在韓老人的臉上。

雖然寒風徹骨，但韓老人並不在乎，他仍然與平時般，在自己的草廬外的練功。

數十年以來，他的習慣從未改變，每逢睡覺之前，他一定練功超過一個時辰以上，才能安然就寢。

近五年來，他一直在苦練第十六套掌法。

韓老人精於掌法，天下皆知，天星掌、金剛掌、翻天掌、烈火神掌、鐵砂掌、空空十門八變、韓門七絕掌等等掌法，他都精嫻熟練。所以又被江湖中人譽爲「中原掌聖」。

他現在不斷苦練的第十六套掌法，乃是滾雷七式。

滾雷七式本是魯東武林大豪鐵面神席天豪的不傳之秘學，但在五年前，韓老人以韓門七絕掌與他交換，所以，現在席天豪大概已練成了韓門七絕掌，而韓老人苦練的滾雷七式，也即將練成。

他們都發覺，韓門七絕掌與滾雷七式，兩種掌法走的路子雖然並不相同，但却能互相配合，倘若把兩種掌法交替使用，威力更是無可比擬了。

對於席、韓兩人來說，這都是重大的收穫。

其實，以韓老人現在的武功，就算不練滾雷七式也足以睥睨江湖，難逢敵手，倘若換了別人，也許不會花費時間再去鑽研第十六套掌法。

但韓老人練掌，並不是爲了要增强自己的武功，他每天不斷苦練掌法，完全是爲了興趣。

今天晚上，滾雷七式他已練了六式。

這六式他都感到很滿意，接着，他要打出第七式，也是滾雷七式中最厲害的一式。

第一掌的名堂是：「雷震四方」。

可是，他這最後一式掌法還沒有打出，忽然聽見一個人怪異的笑聲。

就算這人不發出怪異的笑聲，韓老人也已發覺有人在暗中伺窺自己練武。

他知道偷窺別人練武，乃是江湖中之大忌，韓老人雖然不在乎別人偷窺其練掌法，但對於如此無禮的笑聲却是無法忍受。

「滾出來！」

他的叱喝聲非常嚴厲。

黑暗中，一個披頭散髮，男女難分的怪人懶洋洋的從一叢矮林中走了出來。

他凝視韓老人。

韓老人也用同樣的目光盯着他。

怪人淡淡一笑，笑得非常愉快：「我終於找到你了。」

韓老人冷冷道：「你終於找到老夫，對你來說，恐怕未必是一件好事。」

怪人眨了眨眼，道：「你很像一塊溝渠中的石頭，既醜陋，而且又硬又臭！」

韓老人冷冷的道：「你找老夫，就是要說這些不倫不類的廢話嗎？」

怪人道：「非也，我是要告訴你另一件事的。」

韓老人忍住了怒氣，冷冷的笑道：「請說。」

怪人嘿嘿一笑：「老賊，你幹的好事已經東窗事發了。」

韓老人冷冷的道：「你是誰？老夫幹了甚麼事已經東窗事發，你的神經是否出了毛病？」

怪人道：「我的神經絕對沒有毛病，大病倒很難說。」

「倒還有點自知之明。」

「鄙人姓藍。」

「姓藍？」韓老人看了他半天，才吸了一口氣道：「原來你是『閒事必管』的藍不女。」

「好說。」

「聽說你的確很喜歡管別人的閒事，是嗎？」

藍不女淡淡地一笑：「聽說你很喜歡練習各門各派的掌法？」

「這是老夫唯一的愛好。」

「這愛好不好。」

「怎麼不好？」

「太枯燥無味，而且濫而不精。」藍不女盯着韓老人，道：「藍某自出娘胎，祇練過一套掌法、一套拳法，還有一套平平無奇的劍法，但已足夠對付江湖上的牛鬼蛇神了，又何必去練十幾套掌法。」

韓老人道：「這是老夫的愛好。」

藍不女想了想道：「這也難怪，你的愛好在我眼中看來枯燥無味得要命，但你却趣味盎然，這是因爲每個人的愛好都不相同。」

韓老人道：「你的愛好是喜歡管別人的閒事？」

藍不女道：「這句話一語中的。」

韓老人道：「可惜你管閒事的手法太差，而且近乎盲目。」

藍不女怪眼一翻，怒道：「你他媽的才盲目，藍某目光如炬，明察秋毫，這是江湖中朋友一致公認的。」

韓老人冷笑一聲：「原來你還很自大哩。」

藍不女啐了一口：「廢話不必多說，先把黃金和珠寶拿出來再說。」

韓老人冷冷的道：「甚麼黃金和珠寶？奇怪！」

藍不女道：「你敢說自己沒有黃金和珠寶？」

韓老人道：「老夫身上現有黃金三兩，寶石兩顆，還有一顆不大不小的珍珠，夠坦白了罷！」

「坦白？」藍不女冷笑道：「你把藍某看成了甚麼人？你若是這種小毛賊，也不配我出手抓你。」

「甚麼小毛賊，老賊的，老夫對於不義之財，從來一分不取，這三兩黃金、兩顆寶石，和一顆珍珠，都是老夫清清白白的家當。藍不女，你把老夫看成是個甚麼樣的人？」

藍不女冷冷一笑：「你是個老賊、老混蛋、老烏龜、老王八、老不死、老而不，老……」

「老夫是你的老祖宗！」韓老人一聲怒喝，再也忍不住，身形躍起，一掌撲前，向藍不女的胸膛撞去。

他這一掌不算太快，但韓老人却已用了三成內力。

韓老人貫注了三成內力的一掌，威勢已是相當的驚人。

藍不女嘿嘿的道：「這是滾雷七式的『雷神在天』。」

韓老人冷笑：「你倒識貨。」

兩句說話之間，藍不女的身形已急變三次，而且連消連打反攻三掌。

韓老人一凜。

藍不女雖然陰陽怪氣，但他這一掌，却隱隱含有風雷電閃之威，勁力之强，猶在自己剛才一掌之上！

韓老人不敢怠慢，掌上勁力慢慢增强，藍不女表面上是採取守勢，但他的掌法却往往能守中帶攻，韓老人若稍一不愼，隨時都會被藍不女重創。

韓老人眉頭一皺，想不到這個不男不女的怪物，他的武功竟然給予自己相當的威脅。

雖然他眉頭大皺，但心中却是相當高興。

他愛武成狂，假如對手不堪一擊的話，他反而覺得興致索然。

漸漸地，兩人的戰鬥便陷入激烈的階段。

韓老人初時還沒有放手搏盡，但藍不女的戰鬥能力極强，可以說越戰越强，居然還微微的佔上風。

藍不女冷哼一聲，道：「老賊，你還不老實招認，我就把你化爲肉醬。」

韓老人三掌連環擊出，把藍不女逼退五尺，厲聲道：「你發那一門子的癲？老賊前老賊後，老夫幹了甚麼事，怎麼連老夫也想不起來的。」

藍不女沉着聲道：「兩年前臨安的劫殺案，你就是罪魁禍首！」

* * *

夜更深。

韓老人吁了一口氣，頻頻搖首嘆息。

藍不女剔眉道：「老匹夫，你嘆甚麼鳥氣？」

韓老人道：「臨安褚家慘案，老夫也一直在追查主謀者。」

藍不女冷笑道：「你就是主謀者，別再裝蒜了！」

「你有證據？」

「當然。」

「證據呢？拿出來看看。」

「證據？我有的不是物證，而是人證！」

「誰是你的證人！」

「你要殺人滅口，我可不上當，」藍不女冷冷的說道：「反正有人指證你就是主謀者，而且還想吞佔同謀者的黃金和珠寶！」

韓老人皺眉道：「老夫明白了。」

藍不女道：「你明白就好辦了，明人面前不說暗話，把黃金和珠寶交出來，然後跟我到臨安。」

韓老人嘆道：「你當眞是個糊塗透頂的人，老夫怎會幹這種事？你在這裏纏之不休，又沒有確實的證據，甚至連人證是誰都不肯說出來，就算老夫死在你手中，也是絕不甘心的。」

藍不女想了一想，道：「也好，我把證人的名字說了出來，反正他也和你一般，彼此俱是蛇鼠一窩，全部都不是好人。」

韓老人暗暗苦笑。

這個號稱「閒事必管」的藍不女，的確是個怪人，雖然他爲人正義，喜打抱不平，可是他未免太糊塗，太容易相信別人的話。

藍不女接着道：「兩年前，你糾黨潛入褚家，殺害了三十幾條人命，劫去十萬兩黃金和八箱價值連城的珠寶，其中一名兇徒，乃是陰魔白骷髏！」

「陰魔白骷髏？」韓老人目光一閃，道：「這件巨劫案，原來他曾參與……」

藍不女冷冷道：「你早已知道，何必裝模作樣。」

韓老人嘆道：「指證老夫是巨案主謀的人，就是陰魔白骷髏？」

藍不女嘿嘿怪笑：「老匹夫，你現在無話可說了吧。」

「豈會無話可說。」韓老人沉聲正色道：「實在的問你一句，你憑甚麼敢保證白骷髏不是在含血噴人呢？你憑甚麼敢保證這個老奸狡猾的惡魔所說的都是實話？」

藍不女怔了一怔。

「他爲甚麼要含血噴人？」

「老夫是他的死對頭呀！」

「但是……」

「但是甚麼？」

「白骷髏雖然不是個正人君子，但他已行將就木，怎會欺騙我？」

「簡直混帳！」韓老人跳了起來：「老夫也已行將就木，難道老夫又會欺騙你這個蠢材不成。」

藍不女呆住了。

雖然他經常都裝成很聰明的樣子，但他並不是眞正的聰明。

他就算不是個大笨蛋，最少也算是個頗爲糊塗的人。

他左思量，右思量，忽然發覺自己實在是太相信白骷髏說的話了。

「他媽的那個老匹夫。」藍不女突然怒吼道：「他說的話的確未必可信。」

韓老人道：「本來就是不可信。」

藍不女瞪眼道：「韓老兒，且莫高興，你也同樣他媽的不可信。」

韓老人失笑道：「你又豈知老夫不可信？」

藍不女笑道：「我又豈知你眞的可信？」

韓老人長嘆了一聲，道：「在這個世間上，你最相信的人是誰？」

藍不女毫不考慮的回答：「我。」

韓老人翻了翻眼珠，道：「除了你自己之外呢？」

藍不女道：「小賀。」

韓老人一怔：「那一個小賀？」

藍不女道：「黑披風小賀，也就是現在的武林盟主。」

「你們是朋友？」

「不。」

「你們是親戚？」

「也不是。」

「你們之間有甚麼關係？値得你如此的信任他？」

「毫無關係。」藍不女悠然一笑：「假如一定要說我們的關係，也許祇有兩個字可以形容的。」

他淡淡的又說：「他是我的敵人。」

「敵人？你最相信的居然是自己的敵人？」

「不錯。」藍不女吸了口氣，道：「我曾與他三次比劍，一勝一負一平手，直到現在我們還未分出勝負。」

「你們爲甚麼要比劍？」

「不爲甚麼，就是爲了比劍而比劍。」藍不女淡淡的道：「我們第一次交手的時候，我們還穿開襠褲，用的劍也是用木頭做成的，第一戰是我贏了。」

韓老人聽得出了神。

藍不女又道：「第二戰發生在八年前，那時我們的劍法雖然未算登堂入室，但最少已曾擊敗過不少成名的劍客。」

他忽然長長的嘆了一聲：「那知道這一戰我居然敗在小賀的劍下，實在豈有此理得很。」

韓老人微微一笑道：「輸了就是輸了，又怎麼說自己豈有此理？」

「你才豈有此理！」藍不女冷笑道：「我沒有說自己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的是小賀。」

韓老人一怔，道：「他爲甚麼豈有此理？」

藍不女哼了一聲：「他練成了絕世的無雙劍法，居然要我在幾個尼姑的面前丟臉，豈不是豈有此理之至？」

韓老人「嘿！」的一聲，道：「第二戰你們是在尼姑庵內打起來？」

藍不女道：「不是尼姑庵內，而是在尼姑庵之外。」

韓老人道：「在尼姑的面前吃敗仗，的確是很丟臉。」

藍不女道：「所以當我吃了敗仗之後，就再次約戰，小賀聲言三年之後，再在原地決一高低。」

韓老人笑了笑道：「第三次你們打了一個平手？」

藍不女道：「不錯，所以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功力悉敵，誰也欺負不了誰。」

韓老人微笑道：「他是你的敵人，你爲甚麼反而相信他說的話？」

藍不女沉默了許久，才道：「我不知道，但我總是覺得，他說的話是很可靠，最少，他從來沒欺騙過我。」

韓老人道：「你豈知他從來沒有欺騙你？」

藍不女淡淡一笑道：「他若欺騙我，第三戰就會敗在我的劍下。」

韓老人皺眉道：「我不懂。」

藍不女道：「你知道我很想在那尼姑的面前爭回一些面子，但他仍然沒有故意敗在我的劍下。」

「哦？」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藍不女的語氣忽然變得很强硬：「他若故意敗在我的劍下，他就是在侮辱我，我縱然獲勝，但却比死在他的劍下更難受。」

韓老人神態肅然。

他忽然發覺這個怪人雖然有時候甚糊塗，但是有時候却比樹梢上的猴子更清醒。

藍不女接着說道：「但他沒有故意落敗，他堅持到底，我也堅持到底。」

韓老人道：「這一戰你們終於打成了平手？」

「不錯。」

「這一戰是怎麼停止下來的？」

「當我們拚了三百七十招之後，一個尼姑叫我們不要再打。」

「於是，你們就眞的不打了？」

「不錯。」藍不女靜靜的說道：「那個尼姑是我的姊姊，唯一的姊姊。」

韓老人緩緩地道：「無論是誰，能夠和黑披風小賀苦戰三百七十招，他的劍法是足以稱雄江湖。」

藍不女突然沉下了臉，冷冷道：「韓老兒，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你是否褚家慘案的主謀？」

突聽一人怪笑道：「他當然不會承認，但我可以指證，他就是主謀。」

「白骷髏？」韓老人冷冷的道。

在黑暗的夜色中，一個人像幽靈般出現在一棵大樹下，他的眼睛閃着寒光，神態說不出的陰森可怖。

他正是陰魔白骷髏。

* * *

白骷髏這一次，並不是空手而來，他的手中還有一根巨杖。

這是他早年成名的獨門武器，名爲「九幽骷髏杖」。

韓老人冷冷的盯着白骷髏：「你好卑鄙！」

白骷髏桀桀的笑。

「天下間沒有永遠的秘密，也沒有永遠掘不出來的寶藏。韓民傑，你還是把黃金和珠寶交出來吧！」

韓老人冷笑道：「你這種借刀殺人的手段，恐怕不會收到甚麼功效。」

白骷髏盯着藍不女道：「主謀者的確是他，否則我又豈敢來此地與他對質。」

韓老人道：「白骷髏，你未免太放肆了，老夫今天絕不放過你。」

白骷髏又對藍不女道：「他正想殺人滅口，他殺了我之後，一定還會繼續對付你的。」

藍不女眉心一皺。

「他爲甚麼要對付我？」

「也是爲了殺人滅口。」白骷髏道：「這世間上，除了我和你之外，又有誰知道他竟是個喪心病狂的大盜。」

藍不女開始有點動搖了。

白骷髏又大聲道：「我們若是單打獨鬥，未必會是老賊的對手，一定要齊心合力，先把他幹了再說。」

藍不女毅然道：「你說得對，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這種老賊饒不得。」

白骷髏大笑道：「這才是智者所爲，你先去揍他，我從旁協助。」

藍不女一聲大喝，向韓老人撲去，又拳又掌，攻勢極是强烈。

韓老人怒道：「你這頭蠢驢，再三受歹人利用，眞是不知死活！」

白骷髏怪笑道：「韓老賊，今天是你的死期，你是逃不脫的。」

他的九幽骷髏杖也展開了攻勢，一杖比一杖重，顯然立下決心，欲把韓老人置諸死地。

能配合藍不女的拳掌，氣勢更是凌厲。

白骷髏對藍不女道：「藍大俠，這老賊厲害得很，切莫放鬆他，這種人間惡魔，絕對是留不得。」

藍不女應聲道：「這種人是非殺不可。」

「對了！」白骷髏附和道：「非殺不可！」

藍不女雖拳掌俱極厲害，但久攻之下，仍未能佔到半點便宜。

倒是白骷髏一杖比一杖更陰險毒辣，對韓老人的威脅相當之大。

藍不女突然向背上一摸，摸出一把兩尺四寸的鐵劍。

「老匹夫，看劍！」

刷！一道寒光飛起，藍不女的劍法果然頗具威勢。

但他這一劍並不是攻向韓老人，而是向白骷髏發難。

刹那間，白骷髏臉色一變。

「藍大俠，你瘋了麼？」

「呸！」藍不女冷冷一笑道：「我不是甚麼大俠，雖然糊塗了一些，却沒有瘋。」

他一面說，一面揮劍攻向白骷髏。

劍氣縱橫，加上韓老人的滾雷七式掌法，這一來可令白骷髏頭疼了。

九幽骷髏杖雖然招式兇悍，但同時面對着兩大高手的夾擊，登時落了下風。

藍不女一聲吆喝，攻勢更急猛。

刷！白骷髏右肩中了一劍。

韓老人趁勢一掌推出，這一掌是滾雷七式中的第二式「天雷甫現」。

這一掌若是擊個了實，白骷髏勢必變成了眞骷髏了，還能活下去的機會實在是微乎其微了。

但就在這時，一人朗聲道：「掌下留人！」

韓老人聞言，硬生生的把掌勢收住，對藍不女道：「你最信任的敵人來了。」

藍不女最信任的敵人，當然就是黑披風小賀。

賀羽若來遲了一步，白骷髏勢必死在韓老人的滾雷七式掌之下。

白骷髏的臉色蒼白得可怕。

他怒目瞪着藍不女，狠狠的道：「你竟助紂爲虐，反過來幫助韓老賊！」

藍不女冷冷的道：「韓老人絕不是褚家慘案的主謀者。」

白骷髏怒道：「難道你以爲我說的都是謊話？」

藍不女冷笑道：「本來就是謊話。」

白骷髏更不服氣道：「你怎麼知道我說的不是事實？」

藍不安緩緩道：「因爲你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

白骷髏楞了一楞，沒有說話。

藍不女冷冷的望着他，目光居然變得很銳利：「你越是急於殺韓老人，越是足以證明韓老人不是主謀者。」

白骷髏完全怔住了。

他想不到藍不女忽然變得如此的精明。

藍不女冷冷的接道：「韓老人若是主謀，而且還併吞了十萬兩黃金，和八大箱珠寶，你一定不會捨得殺他，韓老人若死在我劍下，你就永遠都不可能得到了那一筆驚人大財富。」

他把事情分析得很清楚，絕對沒有半點糊塗。

白骷髏雖然狡猾，但這時候居然被藍不女駁得啞口無言。

白骷髏打的算盤很響。

假如他孤身一人，他絕對不敢來對付韓老人的，但藍不女若爲自己所利用，以二敵一，韓老人必敗無疑。

但想不到最後關頭，藍不女終於拆穿了自己的詭計。

倘若不是黑披風小賀及時制止了韓老人，陰魔白骷髏這一次眞的要成了「陰曹魔鬼」了。

白骷髏想逃。

但他已受了傷，而且三個對手全非易與之輩，他們的輕功每一個至少也不會在他之下。

白骷髏打消了逃走的念頭，索性冷靜的盤坐地上。

藍不女看見了賀羽，立刻扳起了臉孔：「白骷髏這種老王八，一掌斃了他乾淨俐落，又爲甚麼要掌下留人？留他來幹嗎？留給你烤熟充飢？還是留給我每天刺他一劍，直到他嚥氣爲止。」

賀羽眉頭一皺道：「我不喜歡吃他的肉。」

藍不女道：「我也不喜歡，他的肉又粗又老，很難下嚥！」

賀羽道：「我留下他的性命，是想問他四件事。」

藍不女道：「現在他已是肉在俎上，你問他甚麼事，他都會告訴你的。」

白骷髏冷笑道：「妄想。」

藍不女也在冷笑，慢慢的說道：「你以爲自己很有種？很有骨氣，寧死不屈？」

白骷髏默然。

藍不女戟指道：「小賀問你一句，你就要回答一句，而且還要老老實實的回答，倘如小賀不滿意，或者我不滿意，有你的好看。」

白骷髏仰天大笑：「我已經是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就算現在死在這裡，也不算短壽。」

藍不女「呸」的一聲：「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白骷髏冷笑一聲道：「只怕你還沒有這個本事。」

賀羽咳了一聲道：「我知道你不怕死，但螻蟻尚且偷生，而且你現在還不到非死不可才可以解決一切的地步，相信閣下也斷不會貿然提早結束自己的生命。」

白骷髏沉默了片刻，道：「那倒要看看賀盟主的意思怎樣，才能決定。」

賀羽道：「你只要老實的回答在下每一個問題，我可以給你一個活命的機會。」

白骷髏冷冷說道：「你說。」

賀羽道：「司空十三、萬可興、喬恕、杜賢鳴、方道人、田無心，還有蒲毅，他們都死在同一種劍法之下，這件事相信你也知道得很清楚。」

白骷髏猶豫了很久，才道：「略有所聞。」

賀羽立刻道：「在下相信，他們的死亡，與臨安褚家慘案有極大的關連。」

白骷髏搖搖頭，道：「這一點我不清楚。」

賀羽道：「你一定知道其中內情。」

白骷髏冷冷道：「我說不清楚就是不清楚，你不必白費心思。」

藍不女突然一手扣住了他的右肩，「老龜蛋，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

白骷髏勃然怒道：「你要怎麼樣？你再不放手，我大不了自斷心脈自盡。」

「好極了，好極了！」藍不女冷冷的笑道：「你若不自盡，就是龜孫子，你若自盡，我願墊棺底，藍某人說話從來不反悔，你若自盡死在這裡，我又不肯陪葬的話，天誅地滅，五雷轟頂，不得好死。」

賀羽一怔。

韓老人也是聽得目瞪口呆。

白骷髏臉色慘變。

藍不女又催促他道：「快自盡呀，你已行將就木，不死何待，鄙人正值壯事，劃算得很，他媽的何樂而不爲？」

賀羽忍不住微微一笑。

藍不女看似瘋癲，有時候也的確半瘋半癲，但他現在所說的話，却是任何人都說不出來的。

他叫別人自盡，居然可以套用「何樂而不爲」這五個字，的確夠絕！

藍不女本來就是一個很絕的人，白骷髏遇上了他，算是大大的倒霉了。

白骷髏沒有自盡。

他不自盡是理所當然，藍不女居然也看得準，一下子就把白骷髏「不怕死的威風」掃得乾乾淨淨。

賀羽沉吟着道：「褚家慘案，你是其中一份子，這一點你已不容狡辯。」

白骷髏承認。

賀羽接道：「褚老太爺雖然不是武林中人，但是他相識的武林高手却是不少，當慘案發生之後，有不少肝膽之交，甚至身在空門的高僧和道長，他們都四出偵查元凶，誓要勘破此案，爲褚老太爺滿門伸冤雪恨。」

白骷髏仍然無語。

賀羽又緩緩地說了下去：「但這些武林高手，却先後在兩天之中死在一個神秘殺手的劍下，誰也不敢保證，這個殺手下一個對象是否會是你，還是我？」

白骷髏突然霍然站起：「他絕不會殺我的！」

賀羽冷冷的道：「他爲甚麼不會殺你？」

白骷髏忽然又坐下，神態顯然有點激動。

賀羽道：「這個殺手就是褚家慘案的主謀元凶？」

白骷髏終於點頭：「不錯。」

賀羽道：「他是誰？」

白骷髏道：「我不能說。」

賀羽道：「你的性命在我們的手中，你若不說，就算我也保不住你的命。」

藍不女冷冷的道：「我會把你的肉一塊一塊的割了下來，逐塊吃掉。」

白骷髏的目光閃動，「我若是說了出來呢？」

賀羽道：「你馬上可以離去。」

白骷髏又考慮了良久，才道：「好，我說吧。」

賀羽道：「他是誰？」

白骷髏咬了咬牙，道：「他就是少林寺當代掌門的方丈住持渡貧禪師！」

藍不女大怒，叱道：「這老烏龜又在胡說八道。」

賀羽却搖搖頭道：「他沒有說謊！」

藍不女道：「你怎知他沒有說謊？」

賀羽道：「我早已知道，那殺手是少林寺渡字輩的僧人，只是未曾知道是那一位而已。」

藍不女勃然變色：「想不到名重江湖的少林寺，竟然有此敗類，如此禿驢，非要割下他的禿驢頭來盛酒不可。」

賀羽略爲沉吟道：「白骷髏，你沒有說謊，渡貧禪師確是此案之主謀，而且我也探到一個消息，渡貧禪師近年來行踪飄忽不定，並非經常都在少林寺中。」

韓老人輕嘆道：「出家人四大皆空，想不到渡貧竟然是愚昧至此的。」

賀羽道：「他並非愚昧，而是實在太聰明了！」

藍不女忽然道：「他既已成爲少林寺掌門人，黃金與珠寶對他有何用處？」

賀羽道：「他現在是少林掌門，但誰敢保證他不會忽然還俗？」

藍不女「呸」了一聲：「禿驢可惡，禿驢可惡！」

賀羽忽然問白骷髏：「雖然我相信你的話，但少室峯一行，還要你親自與渡貧禪師對質，使他無可抵賴。」

白骷髏臉色一變。

「賀盟主，你剛才不是說過，只要我實話實說，就會放我離去！」

賀羽道：「但渡貧禪師乃少林一派之尊，也是執掌武林牛耳的一代宗師，你不親自前往少林寺指証渡貧，又有誰能動他分毫？」

白骷髏道：「少林寺勢力浩大，萬一弄個不好，我們誰都難以活命的。」

韓老人冷冷一笑道：「少林寺雖然是藏龍臥虎之地，但賀盟主直接或間接統轄着武林的高手，他們的實力也絕非弱者。」

賀羽道：「何況渡貧禪師犯了這等瀰天大罪，少林寺的長老也絕不會偏袒於他，所以此行對你來說並無太大的危險。」

白骷髏仍然猶豫不決。

藍不女瞪了他一眼，大聲道：「你敢不去，我就先割掉你的鼻子！」

白骷髏無奈，只得道：「既然如此，渡貧休要怪我了。」

藍不女冷冷的道：「你是爲勢所逼，渡貧是大勢已去，你們誰都不必怪誰！」

賀羽目光逼注在遠方，忽然出手點了白骷髏十二處穴道。

白骷髏怒道：「這算是甚麼意

思？」

賀羽淡淡地道：「你受了傷，不宜移動身子，你儘管安心療養好了，別忘記我們還要決鬥少林寺！」

* * *

大鬧少林寺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少林寺南北兩支弟子數千，潛力之強之大，實在不容輕視。

但賀羽居然眞的率領着一千武林高手，浩浩蕩蕩的殺上少林寺。

這是驚天動地，風雲變色之舉。

賀羽以武林盟主身份，召集了五百八十六位武林高手，大舉進軍少林寺。

不少人都在替賀羽擔心，怕他會弄出大禍來。

但賀羽反而一點不擔心也不緊張，他的神態很平靜，就像是去遊覽風光名勝一樣。

他很鎭靜。

韓老人也很佩服他，而且覺得自己有一個這樣的兄弟，實在值得嬌傲。

* * *

賀羽率領着數百名武林高手，直闖少室峯上少林寺，這種場面是極其罕見的。

少林寺就在眼前。

寺門石階之上，已有十八個黃袍僧侶，合什恭候着羣雄的來臨。

嵩山少林果然氣派雄偉。

少林的僧侶事實上也備受江湖人所敬畏，即使是旁門左道的邪派人物，非到迫不得已的時候，誰也不願意與少林僧侶作對。

五百餘高手輕快登上少室峯，人數雖然衆多，但氣氛却異常沉寂。

沒有人發出嘈雜的聲音，甚至連蒼蠅飛過的聲音也淸晰可聞。

突聽得一聲佛號宣起。

「阿彌陀佛！」

佛號響起，石階上又出現了四個灰衣灰袍的僧人。

這四個灰袍僧人的年紀約莫四十來歲，他們的眸子全都精光閃閃，像利箭一樣的盯在賀羽身上、臉上。

賀羽的神色莊重，越衆而出，沉聲道：「在下乃中原武林弟二十五位盟主賀羽。在下此來是想拜見貴寺方丈渡貧禪師。」

四個灰袍僧人互望一眼，左首一人隨即答道：「盟主求見掌門，掌門必然樂意接見，祇是施主此番前來敝寺，似乎來意不善。」

賀羽道：「在下是事非得已……」

右首另一僧人冷笑道：「賀盟主雖然是武林至尊，但要在少林寺撒野……」

說到這裏，突聽一人沉實的聲音喝止道：「玄德休得無禮！」

接着，又是一聲沉重的佛號響起。

石階之上，又再出現了九個老僧人。

當中一人，鬚眉皆白，一雙眼睛半開半闔，但眼中流露出來的光芒，却是充滿威嚴，令人不敢逼視。

賀羽臉上不動聲息，道：「掌門別來無恙？」

這老僧正是少林寺掌門渡貧禪師！

渡貧禪師緩緩道：「盟主駕臨寒寺，未知有何見教？」

賀羽嘆了一口氣，道：「在下此次登臨少林寺，帶來一個很壞的消息。」

渡貧禪師身旁的僧人臉色全部變了顏色。

祇有渡貧禪師仍然是臉不改容，慢慢的道：「盟主儘管說出，無論消息是好是壞，老衲同樣感激盟主親臨告知！」

賀羽沉聲道：「江湖上有一傳言，謂少林寺高僧涉及一嚴重的劫殺案，除此以外，近一餘月以來，江湖上有一十一名高手被人刺殺，據說亦與少林寺高僧大有關係。」

其中一人便怒聲叫道：「賀施主，你太放肆了。」

渡貧禪師目光一轉，厲射在一個老僧臉上，冷冷的道：「渡智，你也休放肆！」

突然一人大聲喝道：「老禿驢，休再放屁了！」

此人此語一出，少林寺衆僧莫不相顧駭然，連修養極深的渡貧禪師也不禁爲之精神一震。

賀羽率師登臨少室峯，已是對少林寺絕大的不敬，但大家爲着顧全大局，言語間還未曾有太大的衝突，但這一句「老禿驢休得放屁」，其「威力」簡直比八百枚大炮還更厲害。

渡貧禪師立時冷喝道：「這位施主也未免太過份了。」

「我偏喜歡罵你是個老禿驢，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敢在少林寺大叫大嚷，而且言出不遜的人，自非等閑人物。

藍不女絕不尋常。

他本來就是個不男不女，天不怕地不怕的怪物。

他不會做縮頭烏龜，雖然面對着少林寺的精英高手，他還是旣敢罵又敢挺身而出。

渡貧禪師動容道：「施主莫非是人稱『閒事必管』的藍大俠？」

藍不女冷冷的道：「鄙人藍不女，却不是甚麼藍大俠，老和尚，你不必拍我的馬屁，我從來不吃這一套的。」

渡貧禪師聳然道：「藍施主，須知我佛如來，也難免有作獅子吼的時候，施主再三辱及老衲與敝寺，恐怕難逃公道。」

藍不女哼道：「少林寺本就是……」

「住口！」賀羽叱道：「我們現在並不是來鬧事，祇不過想對證一下而已。」

「白骷髏！」他已傳令把陰魔白骷髏帶上。

白骷髏穴道被制，神態很不好看。

賀羽冷冷的問他：「渡貧禪師已在此處，你要說實話。」

說着，把白骷髏的穴道解開。

白骷髏當着天下英雄與少林寺高僧面前，竟是作聲不得。

渡貧禪師低喧佛號：「阿彌陀佛！」

他微微皺眉，道：「施主要說實話，現在是最好的機會。」

白骷髏心中有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

他怎麼也想不到賀羽竟然會帶自己上少林寺，要和渡貧禪師當面對質。

白骷髏雖然橫行江湖多年，但在威震天下的少林寺前，他已給少林衆僧的氣勢所懾服了。

賀羽冷冷一笑道：「你爲甚麼不敢說話，你豈非曾經說過，渡貧禪師就是褚家慘案的主謀者。」

此言一出，衆皆嘩然。

祇有渡貧禪師，此時反而鎭靜得令人奇怪。

藍不女也大聲道：「白骷髏，你快把眞相說出來。」

渡貧禪師用平靜的語氣對白骷髏道：「天下羣豪已齊集於此，你若把眞相說出，老衲非但不會把你爲難，而且還會盡力給予施主保護。」

白骷髏道：「禪師此語當眞？」

渡貧禪師道：「出家人不打誑語。」

白骷髏忽然跪下：「請禪師收錄我爲弟子，白某願皈依我佛，投身少林門下。」

渡貧禪師一聲長嘆，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此事且待事後，事情獲澄淸之後，慢慢再談不遲。」

白骷髏以首叩地，大聲說道：「禪師若不肯收錄弟子，弟子寧死在少林寺門前。」

藍不女瞪眼罵道：「你死不要緊，主謀者是誰？快說出來！」

白骷髏仍然跪着不起。

「弟子此意已決，禪師若不收錄弟子投身少林寺，這個秘密將會隨我一起埋葬。」

渡貧禪師猶疑不決。

就在這時候，半空中一片黑雲籠罩着少室峯，不久，霹靂一聲，竟然下起傾盆大雨來了！

大雨忽然迎頭潑下，數百人被淋得像是落湯雞，但他們絕對沒有想着避雨。

就算老天下的不是雨，而是雹，他們也絕不會在這個時候逃避。

賀羽心中一動。

怎麼這麼巧合，老天竟然會在這個時候下起雨來了。

他心中想着的是，那個神秘的雨中殺手，是不是會在這個時候突然出現？

假如他眞的出現？他要殺的對象是誰？

渡貧禪師？

韓老人？

藍不女？

白骷髏？

還是武林盟主賀羽？

* * *

賀羽心念電轉。

他的推測是，假如那殺手眞的出現，那麼被殺機會最大的人，應該是白骷髏。

不過，他也僅是猜測而已。

神秘殺手就是想殺人滅口，但此刻少林寺門外高手如雲，他又豈敢親自動手？

雨點越來越大。

白骷髏仍然伏地不起。

渡貧禪師長嘆一聲，終於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願施主是誠心皈依我佛門，老衲就接納你的要求罷。」

白骷髏聞言大喜。

「叩謝師父！」

渡貧禪師緩緩的道：「茲事體大，你一定要把事情眞相告諸天下羣雄，毋讓魔徒繼續橫行江湖，塗炭生靈。」

白骷髏長身而起，道：「兩年前褚家慘案的主謀是……」

說到這裏，又是一聲霹靂擊下。

風雨呼嘯，白骷髏往下說的話誰都沒有聽見。

就在這一刹那間，一條黑影如電般閃過。

他的身法祇有一個字可以形容。

快！快逾閃電，快得不能再快！

逾千隻眼睛，衆目睽睽之下，這人竟敢出手行兇，其慓悍的程度，眞是令人難以相信。

刹那間，天地變色，電光又再在空中閃掠。

黑衣人的劍也已刺出。

他的劍果然是向白骷髏下手。

人人都似是驚呆了！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祇有兩個人同時向黑衣人撲去。

第一個撲去的是賀羽。

但他站立的位置比較遠，鞭長莫及。

而另一個撲前拯救白骷髏的，正是少林寺掌門渡貧禪師。

刷！

劍快，渡貧禪師的如意禪杖也不慢。

鏗！

杖劍交擊之聲，雖是霹靂巨响也未能將之掩蓋。

白骷髏的性命總算保住。

但黑衣人的劍法奇快，渡貧禪師擋了他一劍，他的第二劍瞬即已幾乎刺在他的咽喉上。

若是換了別人，這第二劍足以致命，但渡貧禪師畢竟是少林掌門，禪杖一揮，又把這一劍化解。

但黑衣人的劍法實在太快，渡貧禪師連接兩劍，第三劍終於無法閃避。

刷！刷！

渡貧禪師連中二劍，第一劍在胸前，第二劍在背後，兩劍一橫一直，赫然正是神秘殺手在武林中連殺十一高手的劍法。

渡貧禪師登時變成血人。

黑衣人大笑。

沒有人知道他的臉孔，因為他的臉孔被一塊黑布蒙着。

渡貧禪師發出沉重的咳嗽，嘶聲道：「原來是你……」

「你」字才出口，人已倒臥在血泊之中。

白骷髏已驚得臉無人色。

連渡貧禪師也擋不住對方三劍，這人的劍法的確是駭人聽聞。

白骷髏本是黑道上人人聞名變色的大惡魔，但現在卻似是一隻被嚇壞了的鷄，連腿都軟癱了。

這也難怪，他本來還希望投身少林，讓渡貧禪師和少林寺高僧來保護自己，那知道自己還未進入少林寺的大門，渡貧禪師便已死在別人的劍下。

蒙面黑衣人在少林寺門前殺了少林寺的掌門，這當然是非同小可一件大事。

少林僧人又驚又怒，有人立刻去救治渡貧禪師，也有人組成羅漢陣，要圍捕元兇。

但渡貧禪師已然氣絕，無論怎麼救治也是多餘的。

蒙面黑衣人雖被困在陣中，但他仍然念念不忘要殺白骷髏。

賀羽攔在白骷髏面前，他現在負起了保護陰魔白骷髏的責任。

蒙面黑衣人劍快如電，少林寺僧人很快又倒了七八個。

韓老人、藍不女雙雙暴喝，與蒙面人比拚。

但蒙面人根本沒有興趣與他們比拚，他最主要的目標還是要殺白骷髏。

白骷髏突然大聲道：「他是杜賢鳴，他是南海飛仙客杜賢鳴！」

此言一出，衆皆嘩然。

「杜賢鳴豈非早已死在神秘殺手的劍下？」

「他可能真是杜賢鳴。」

「白骷髏，你說的這些謊話不太高明了罷！」

「杜賢鳴早已變成一堆枯骨。」

衆口一辭，他們都不相信這個黑衣人就是南海飛仙客杜賢鳴。

就連賀羽也難以相信。

但從黑衣蒙面人的身材看來，卻又與杜賢鳴一般無異。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　＊　＊

黑衣蒙面人劍法奇高，少林寺羣僧竟然無一倖免。

死在他的劍下的，並非泛泛之輩，不是渡字輩的高僧，就是玄字輩的精英高手。

但他們俱非黑衣蒙面人之敵。

少林寺僧侶逾數千，雖然並非人人皆精通武功，但仍有不少高手在寺內。

渡貧禪師在寺內被殺，此事瞬即轟動了整座少林寺。

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實。

然而，渡貧禪師的確死了，而且白骷髏還說出兇手就是南海飛仙客杜賢鳴。

杜賢鳴早已是個死人。

但現在居然有人說他在少林寺門外，一劍殺了少林寺掌門人渡貧禪師。

不少僧人都在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但當他們來到了少林寺門前的時候，不禁嚇得有點呆了。

那黑衣蒙面人簡直就像個瘋子。

他的劍快而亂，就像斬瓜切菜似的。

但這種看來快而亂的劍法，卻當者披靡，連韓老人也倒在他的劍鋒之下。

賀羽臉色大變。

「韓大哥！」

韓老人喘着氣道：「小心，他的劍法比你强，這裡恐怕已無人能把他制……服……」

韓老人說到麼裡，大雨忽然停了。

他的呼吸也同時停頓了。

＊　＊　＊

這是一場極混亂的場面。

如非親眼目睹，誰也不會相信少林寺竟然會被一個劍客弄得天翻地覆，而且一上來就把一派掌門渡貧禪師殺掉。

賀羽雖然率領數以百計的武林高手，但在混亂之中，他們也遭遇到外來的襲擊。

原來黑衣蒙面人並非單人匹馬來闖少林寺，在他的背後，還有百幾個身穿黑衣懸金帶的刀斧手，不由分說的向羣雄襲擊。

這一來，情況更是混亂不堪。

恐怕這是少林寺自創寺以來，第一次遭遇到這種猛烈的襲擊。

黑衣蒙面人倒也信心十足，竟然同時向天下羣雄與少林寺衆僧一起挑戰。

混亂中，黑衣蒙面人突然大叫：「柳東鶴，司徒無影，你們去把藏經閣一把火燒掉。」

黑衣蒙面人此言一出，少林衆僧侶無不臉色大變。

少林藏經富甲天下，藏經閣每一本經書，都是無價之寶，就算有人盜走了一本，也足以驚動全寺，視為驚天大事。

但這黑衣蒙面人一開口就說要把藏經閣燒毀，亦可謂語出驚人之至。

黑衣蒙面人並非在說笑。

此時雨勢已停，祇見兩個黑衣人正手持火炬，向少林寺衝了進去。

闖少林，燒毀藏經閣，是武林中人連想都不敢想的事，但現在居然有人要付諸行動，簡直是瘋了。

柳東鶴、司徒無影俱是江湖上無惡不作的巨盜，他們有幾個結拜兄弟，都是被少林派的高手殺死的。

他們是巨盜，他們的結拜兄弟也是大盜。

現在，柳東鶴和司徒無影是為他們的兄弟報仇的嗎？

不！

他們並不是為了兄弟報仇而來，他們衝進了少林寺，可說是身不由主。

＊　＊　＊

賀羽雖然是處身在極度混亂的環境中，但他的頭腦並不混亂。

他忽然發覺，這些黑衣人全都神智不清，似是受了某種藥物的控制。

初時，還不敢肯定，但漸漸地，他發現了其中一個絕大的秘密。

他們的身上全都懸着一條金帶，他們都是憑着這條金帶，才能知道自己身旁的人是否「同伙」。

因為他看見其中幾個黑衣人的金帶，在戰鬥中甩落，居然立刻就被他們的同伙揮刀砍殺。

看來，他們非但被藥物所控制，而且還受過某種特殊的訓練。

他們雖然行動自如，但是卻已非「常人」。

唯一最值得重視的，就是那個黑衣蒙面人。

他的劍法令人不可思議，其厲害之處不難想像。

雖然目前少林寺僧侶已重新組織了羅漢陣把他圍困着，但看來仍然無法把他拑制。

現在賀羽最關心的，就是白骷髏的話是否確切？

這個黑衣蒙面人是否就是南海飛仙客杜賢鳴？

假如他是杜賢鳴，那麼在本年被殺的，自不是杜賢鳴了。

想到這裡，頭腦清醒的賀羽，忽然又覺得糊塗了起來。

而且，當他想到這裡的時候，他也不容自己再想下去，因為柳東鶴、司徒無影已在大雄寶殿之前殺了七八個僧侶，而且還繼續向藏經閣邁進。

＊　＊　＊

柳東鶴和司徒無影的武功比起他們的幾個結拜兄弟來說，的確是高明得多了。

少林僧侶居然未能在大雄寶殿之前，把這兩個惡人堵截。

幸好這時候賀羽已趕了上來，而且以一敵二，纏住了柳東鶴和司徒無影。

柳東鶴的武器是一雙百煉精鋼打造的鶴爪。

但他此次祇用了一隻鶴爪。

他另外一隻手，拿着一支火炬。火光熊熊，他要用這支火炬，把藏經閣燒毀。

至於藏經閣被燒毀，對他有甚麼好處，他卻是一概不理。

他一概不理，那是因為他根本一概不知。

他的神智已處於失常之狀態，雖然他對於眼前環境的一切事物看得清楚，但他卻完全沒有控制的能力。

司徒無影也是一樣。

他們以前慣於操縱別人的生命，但天理循環，現在他們的行動，以至性命，也在別人手中操縱着。

假如他們的神智完全清醒話，他們就算是吃了豹膽熊心，也絕不敢闖進少林寺，更不敢放火燒藏經閣。

除了不要命的瘋子之外，誰敢去幹這件事？

他們現在的確不要命。他們現在已經變成了瘋子。

＊　＊　＊

雖然柳東鶴和司徒無影在大雄寶殿擊敗了幾個僧侶，但這幾個僧侶祇不過是「無」字輩的年輕僧人。

無字輩僧人要比玄字輩僧人晚一輩。

而「玄」字輩的僧人，又比「渡」字輩的僧人低一輩。

賀羽以一對二，但他是武林盟主，劍法極高，自非「無」字輩的僧人所能比擬。

三十招之後，柳東鶴胸前中

劍，血流如注。

司徒無影更是獨力難支，不出十招，相繼中劍畢命。

賀羽一氣連殺兩個兇徒，少林寺僧侶總算鬆了一口氣。

但黑衣蒙面人武功奇高，他在少林寺大門之前連殺十餘高僧，而且還把賀羽的手下殺傷不少。

最後，少林寺達摩院的五大長老終於相偕出現。

他們的輩份尤在「渡」字輩之上，他們是「維」字輩的高僧。

「維」字輩的高僧，年紀全都超過八十開外，而且祇剩下了五個。

黑衣蒙面人根本不理會這五個高齡老僧是誰，同樣準備不客氣的採取激烈的手段加以對付。

「阿彌陀佛！施主殺孽深重，還望立刻放下屠刀，回頭是岸。」

出言相勸的是維緣大師。

他是「維」字輩中年紀最輕的一個，但也已超過八十高齡。

他是佛口婆心。

但黑衣蒙面人根本就像個瘋子，完全不理會任何人的勸告。

他既不聽別人的勸告，也不聽別人的警告。

他已撲前，用他的神秘而又古怪的劍法，來對付維緣大師。

但維緣大師輕輕的向後一退，把他的劍避過。

其他四個老和尚，分別是維悟、維靜、維奇、維空。

五個人的身形配合得天衣無縫，黑衣蒙面人竟似已墮入一個巨大的網中。

這是一個很細小的陣法。

但細小的陣法忽然一變，變成一個比羅漢陣還要精深博大的奇陣。

黑衣蒙面人雖然劍法奇快，但在這一個五僧組成的陣法中，却是無法施展出劍招上的威力。

但五僧也同樣未能夠傷得到黑衣蒙面人。

這是一場比武功，比陣法，比耐性的的決戰。

佛法無邊，少林寺高僧的本領果然不凡。

無論是誰漠視少林寺的力量，進而冒犯，他所付出的代價定然不少。

*　*　*

少林寺這一場風暴，實在來得太突然，也太可怕。

倘若不是賀羽率領羣雄登臨少室峯，少林寺可能會遭遇到更大的浩劫。

原來這個黑衣蒙面人的確就是南海飛仙客杜賢鳴。

他沒有死！

至於被殺的那一個，的確不是杜賢鳴，而是杜賢勝。

杜賢勝是杜賢鳴的兄長，雖然他們並非孖生兄弟，但無論相貌與身材，最少都有九分相酷似的。

杜賢勝一直就知道自己這個弟弟的爲人。

表面上，杜賢鳴是一個正人君子，是個行俠仗義的大俠，但實際上，他一直都有野心，要統治整個武林。

尤其是在三年前，他練成了一套在江湖上失傳了數百年的劍法之後，性情更是變得很可怕。

他喜歡在雨中練劍，每逢下雨，他就會在大雨之中舞劍直到筋疲力盡爲止。

他以前本來沒有這個習慣，但這一套劍法却很邪門，在雨中練起劍來，特別能發揮它的威力。

初時杜賢鳴也不知道這是甚麼緣故，但漸漸地，他才知道這一套劍法原來是五百年前一個武林異人，在飛瀑泉下研創出來的劍法，在飛瀑泉下練劍，會產生一種特別的效果。

但杜賢鳴沒有在飛瀑泉水之下練劍，而是在雨中領悟劍意。

「劍意」是一種很玄妙的事中，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

因爲劍意，根本就沒有固定的形式，沒有固定的軌道。

它可以隨時變化，甚至往往連握劍者亦不控制劍鋒上那種驚人可怕的變化。

但倘若達到一個地步，已是危險的境界，因爲隨時都可以達至走火入魔。

杜賢鳴就是這樣子。

他的神智已被劍所控制，尤其是下雨的時候，他往往無法控制自己。而且，他本身就已潛伏着一種大的野心，所以，兩年前他在臨安糾黨向褚家進行慘酷的劫殺，就是爲了籌集足夠的金錢來進行他的野心計劃。事成後而且還殺人滅口。

在雨中被殺的十一人，其中有五人都是兩年前參加劫殺的一份子，而他每喜雨中殺人，顯見神智已被劍法所控制。

蒲毅死前說出兇手是「少林寺的渡……」原來又是杜賢鳴的傑作。他易容成爲渡貧禪師，仗劍殺人，目的就是要嫁禍給少林寺。

渡貧禪師現在已死。

但杜賢鳴却也終於死在五僧陣法之中。

但維緣大師苦拚之下，也因爲年紀老邁的關係，不能支持下去，終於在杜賢鳴死前，還中了他一劍。

當賀羽證實這個黑衣蒙面人就是杜賢鳴的時候，他很痛心，他痛心的並不是因爲杜賢鳴的死亡，而是想不到他竟然是一個可怕的僞君子。

（完）



龍潭飛鳳

弱質女流遭迫害　錐心泣血述詳情

新派俠義緝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風小月依指示走進一間靈堂，忽有人偷襲，更見棺蓋兩行字：佳人在內，請君共眠。他用脚踢飛棺蓋之際，房子忽塌下，將偷襲之人頭顱壓爛，不料號稱白道代表的「遼東雙雄」馬逢林、趙鵬遠却欲搶走偷襲風小月之人的屍體……風小月與星星到廬山，他找到以前自己閉關練功的山洞，不料竟碰到朱鳳，她被人毀了容，朱鳳說出……

朱鳳說到這裡便頓了一頓，似要等心情稍爲平復。「當我醒來時，已在廬山的一個山洞，其中一個假扮你的樣子跟我搭訕，却爲我識破，在黑暗中看來，他的外表很像你，但聲音却學不了，幸虧我們曾見過好幾次面，所以瞞不過我。」

風小月道：「請妳繼續說下去。」

「那廝被我揭穿了身份，惱羞成怒，撕下假面具，招來五六個人，逼我寫信給家師、家父母，說要索取一萬兩銀子，如果不答應，便廢掉小妹之武功，然後將我賣落風塵。」

「妳醒來之後，武功還未恢復，抑是對方武功太强，妳無法反抗。」

朱鳳嘆了一口氣：「我醒來時，手脚均被人以牛筋縛住，動彈不得。他們折磨小妹，除每日三餐餵我吃點東西之外，不准我大小二便，小妹忍無可忍，便溺在裙上。」她突然咬起牙來：「這些禽獸，終有一日，我要將之碎屍萬段。」

「妳知道他們的眞實身份麼？」

「還不知道，但祇要讓我碰上，他們縱然化了灰我也認得。」

朱鳳頓了一頓方續道：「小妹被迫得無辦法，便按照他們所寫的信，抄了一遍還簽了名，可是後來他們又要我重新另寫一封，一共寫了十多封信，後來他們忽然改變主意了，居然要替我洗澡，小妹受制於人，只有忍辱，後來他們居然奪走小妹的貞操。」

她又飲泣起來，停了一會兒方續道：「由於他們要我的身子，所以改爲封住小妹之痳穴，而解開牛筋，他們有五六個人，像禽獸一般，輪流在小妹身上發洩，到最後一個上來時，我穴道突然解開了，當時小妹不顧一切，一脚踢出，踢在那廝的下身上。小妹趁他們懵然不知發生甚麼事時，往洞內急奔過去。」

風小月截口道：「爲何不向洞口逃走？他們守在洞口麼？」

朱鳳點點頭：「我手上沒有兵器，下體又受創過甚，自知不敵，希望到內洞找件趁手的東西作武器，或先躲避一下，再圖後計。不料，時在深夜，而那座山洞竟然通向懸崖，所謂內洞，其實是另外一個洞口，洞口之外便是懸崖，我走得急，一衝過去，其實等於跳崖……」

風小月聽到此，忍不住發出一道驚呼，山洞又陷於沉寂，祇餘朱鳳的飲泣聲。過了半晌，風小月才問：「妳跌下懸崖……爲何……是得到高人相救麼？後來又怎會來此

居住？」他不敢在她面前提到死字，以免再刺激她受創未癒的心靈。

朱鳳等心情稍爲平復後方道：「說起來，眞是命大，我摔下去之時，祇是一脚懸空，失却重心，因此非常靠近崖壁，而山壁上長出不少小樹及樹籐，當時小妹大仇未報，求生之念油然而生，因此不斷伸手亂抓。被小妹抓到幾次樹幹，但因下墜之勢太猛，連小樹也扯斷了。不過，下墜之勢却減輕了，終於最後被小妹抓到一根樹籐，才挽回一條命。」

說至此，她歇了一歇，方續說下去：「我慢慢利用樹籐，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慢慢攀登上去。幸好半途山壁上有不少小山洞，可讓我歇息，我餓了便掏鳥蛋生啖。一直到次日才爬到我摔下去的地方。但我這時候已冷靜下來，不敢造次，乃彎着一口氣，爬至山頂。

「由於褲子被他們脫掉，是故我祇好藏匿在草叢中，直至入夜才下山。摸到一家獵戶，偷了一條褲子，然後離開。

「第二天，我在山溪洗臉時，才發現這張臉已全毀了，簡直比鬼還難看，小妹幾乎崩潰，幸好報仇之意志支持我求生，可是我實無勇氣下山見人，後來找到這個山洞，便匿在這裡，白天在洞裡，夜裡才偷偷出去偷些食物果腹，過着非人的生活，屈指一算已四五個月。」

她一口氣把經過說畢，激動之情稍爲平復，又哭了起來：「我想不到還能在這裡見到你。」

「朱姑娘，妳一定要活下去。」

「爲甚麼？你難道猜想不到，我活着比死還難過？女爲悅己者容，小妹這副鬼模樣……你教我如何做人？」

「除了容貌，人其實還有很多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尤其是妳。」

朱鳳猛地轉過頭去，問道：「爲甚麼？我跟他人有何不同？」黑暗之中，隱約見到她那大眼睛，風小月不由自主地又打了個寒噤：「風兄，你一定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說服我。」

聽她這話，風小月便知道她的心意，是以咬咬牙道：「因爲……因爲布天星已經被人害死了。」

朱鳳忽然撲了過來：「甚麼？你說甚麼？」她口氣幾乎噴到風小月臉上，他嚇得閉住了呼吸：「是誰害死他的？你快告訴我。」

風小月嘆了一口氣：「妳莫激動，坐下來聽我說，其實我這次來廬山，也可以說是爲他而來的，我相信害死他的人，跟害妳的人是同一夥的，這是個陰謀……」

他話未說畢，朱鳳已激動得大叫起來，叫聲在山洞裡震盪迴响，震得風小月耳鼓嗡嗡作响。「妳如此激動，在下說了也於事無補，因爲我也在尋找凶手，希望妳以後能幫我解決這個難題。」

「我坐下來，不再激動，你說吧，小妹洗耳恭聽。」朱鳳果然退後一步，然後盤膝坐在風小月對面，風小月這才將自己如何被人利用，布天星如何被殺，自己追查到安陽不得要領，其後又發生南宮守義被誣殺死華山派掌門「好好先生」梅冬季，自己遠來廬山調查眞相之情況，一一告之於她，這一說幾乎一個時辰。

朱鳳聽後，久久均不作聲，她心頭在滴血，但復仇之火熊熊燃燒，心中輕生之念，早已烟消雲散，恨不得殺盡天下歹徒。

風小月不明就裡，低聲問道：「朱姑娘，連妳也不相信我是無辜的？」

「不，凌辱我的是一羣禽獸，根本不是你，我怎會不相信你是無辜的？」

「是以妳絕對不能輕生，妳一定要活下去，這並不單止是爲了還我清白，而是要讓天下英雄知道，武林中有一股惡勢力，在興風作浪，喚起他們醒覺，合力制止以便剷除之。」

「你放心，小妹絕對不會輕生，祇是咱們要如何調查？」朱鳳語帶無奈：「以我這副面目走到那裡必成注目對象，還能調查麼？」

「調查眞相的事，一步步來，有些事是急不來的。」風小月自懷內掏出一張人皮面具來，道：「妳試試這張面具，不過是男人的，祇好委屈你易釵而弁了。」

朱鳳接過人皮面具，風小月忙將火摺子點燃，再度見到她的面龐，依然心底發寒。朱鳳將人皮面具帶上，由於五官扭曲，難以完全配合，一望即知是僞裝，但總比不戴好多了：「風大哥，你看小妹現在如何？」她突然稱他爲大哥，使風小月微微一怔，却不反對，連稱很好，「我們幾時下山？」

風小月道：「妳先下山，到襄陽城等愚兄，因爲我還有一位朋友同行，不很方便。」

朱鳳稍怔即問：「是女友？介紹一下，讓小妹認識有何不便？」

「妳誤會了，她雖然是個姑娘，却不是妳心目中所認爲的那種女友，這位姑娘很有點意思……」風小月忽然凑近她，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

「小妹在襄陽要等你多久？」

「多則十來天，短則六七天，請妳住在興隆客棧，屆時我好去找妳！」風小月自懷裡取出一錠銀子，另還有三張伍拾兩的銀票：「

這點妳且拿去作路費，順便添置幾套衣服和坐騎！」

朱鳳嘆了一口氣，道：「小妹還要買一對短劍，沒有防身兵器而行走江湖，信心都大打折扣！」

風小月忽然問道：「布天星是否以祖傳玉珮作爲訂情物？」他見朱鳳點頭，又問：「如今玉珮何在？」

「給那幾個禽獸取走了！他們有心栽贓，當然不會漏過玉珮！」朱鳳嘆息地道：「他們迫我寫那麼多封信，目的便是爲了模仿小妹的筆跡，以便製造假信假証據，栽贓嫁禍於你，你說在此山洞閉關一百天，眞的無人知道麼？」

「愚兄不會告訴任何人，但如今看來，他們早已摸清楚某之行踪了，我却猶如在夢中，眞是可怕！」

朱鳳忽又問：「你的獨門暗器，除了你之外，尚有何人知道式樣及製法？」

「可說沒有。」風小月道：「愚兄已說過，射殺布兄的那兩根針，只是貌似，絕不是三寸如意神針！」

「他們之中，一定有人對你及天星都很熟悉，因爲那封假信之口吻，似極了我。我一向寫信給天星，都是稱他大哥，旁人未必如此！」朱鳳問：「大哥，你是否猜得出？」

風小月搖搖頭，「我看他們對布兄比較了解，也許他看過妳寫給布兄的信！他還有甚麼知己的朋友？」

「他當然有朋友，但說到知己，可沒有幾個，小妹實在想不起來。而且這個人心思縝密，城府深沉，手段毒辣，天星似乎沒有這樣的朋友！」

風小月忽然岔開話題：「妳認識邯鄲長河幫幫主白凌天麼？」

朱鳳道：「你是指天星的同父異母哥哥？小妹見過他一次，對他不甚了解，我甚至不知道他是長河幫的幫主，天星也好像不太願意提起他。」

「妳對他的爲人和經歷眞的一點也不了解？」

「我只從天星嘴裡知道他小時候得一異人垂青，將他帶走，授以武藝。他母親再無所出，因此其父再娶一房，那才生下天星。但天星七歲後，便失去父親，白凌天的母親經常虐待天星的生母，因此他娘帶他離開邯鄲，並隨母姓。」

風小月仍不死心，再問：「後來他倆兄弟又怎會走在一起？」

「這個天星沒有提，反正後來天星拜在『白衣神劍』袁白衣門下，藝成之後，曾回邯鄲老家過，也許他倆在那時候碰上的，不過小妹知道他們兄弟感情並不太好，也許自小不曾在一起生活，是故缺乏感情吧。」朱鳳問：「他甚麼時候成立長河幫，我根本不知道，剛才你提及白凌天，小妹都沒反應過來，因爲我只跟他在酒樓吃過一頓晚飯。」

「是在邯鄲麼？吃了飯他倆便分開了？」

「吃畢晚飯，他送我們回客棧，後來他在天星房內坐談，談些甚麼，談多久小妹都不知道！」

「天星兄是否曾得罪過甚麼强人？」

朱鳳十分聰明，立即明白他的意思。「在武林中混過幾天的，鮮有不曾得罪過人的，但誰會爲此而設下這種毒計陷害他，小妹却想不起來。」

「懷竹、莫振西、一善大師、樂毅，甚至是其他武林高人，天星跟誰交情最好？」

朱鳳想了一下才說：「袁白衣跟武當的關係非常不錯，因此他跟懷竹也有來往，而他跟樂毅亦好像有點交情，其他人小妹一時想不起來。」

「他跟華山派有沒有交情？」

「這倒不曾聽他提過，不過却聽他提及南宮守義夫婦和『河西一劍』盧公鼎。」朱鳳反問：「你說有人在信陽設靈堂引你上釣，其中兩個蒙面人，南宮守義伉儷及華山派弟子便認是『遼東雙雄』趙鵬遠及馬逢林？」

「不錯，但這只是他們之推測，愚兄根本不認識他倆！」

風小月忽然換了個話題：「朱姑娘，令師是誰能否相告？」

「家師是河東『小雷音庵』的住持，法號不染。」

「府上還有甚麼人？」

朱鳳道：「家母已過世了，家裡尚有老父及一位弟弟，家住開封城。」

「剛才愚兄已將經過全部告訴妳了，希望妳能仔細推敲一下，望能早日查出眞兇！」

朱鳳道：「你放心，就是查不出眞凶，我也會好好地活下去，証明你是淸白的！」

「因此，如果有任何危險，妳千萬不可冒險，一切等我去後方一起行動！」風小月道：「我們交談至此爲止，我先回去，妳也乘機下山吧！」朱鳳沒有異議，風小月立即閃出洞外，又將洞口那塊大石恢復原狀。

他仔細觀察四周，不見有任何動靜，方向星星借住的那後山民家射去，那附近有座小樹林，風小月突然折入樹林，悄悄爬上一棵大樹。

深山深夜，四周一片漆黑，那山民的石房子在黑暗中就像是一頭

怪獸似的，風小月心裡有點猶疑，未敢造次去拍門，因爲想不到藉口，魯莽行動，反要惹星星不快。

過了頓飯工夫，突見一條朦朧的人影由遠而近，迅速射向石房子。待到那裡，方認得出那是星星。

星星在此時刻去那裡？看來勢之方向，正好與朱鳳匿藏處相反。他忍不住乾咳一聲，星星猛地住步，輕喝道：「誰在黑暗裡裝神扮鬼？」她霍地將長劍抽了出來。

風小月輕笑一聲，自樹上躍下來，笑嘻嘻地道：「姑娘半夜不睡，跑去何處會情郎？」

星星臉上毫無笑容。「你何時躲在此處的？」

「在下怕姑娘有事相召，不敢去遠，一直在樹林內歇息！」

「你暗中跟着姑奶奶？」

「在下本想暗中跟着你，又怕妳是去解手，是故臨時打消主意，風小月雖風流却不下流，這是我做人的信條！」風小月口氣忽然一轉，「不過後來我便知道妳不是去解手了，深感後悔沒有跟在妳背後！」

「誰說姑奶奶不是去解手，你若敢暗中跟着我，姑奶奶早已一劍將你刺死劍下！」

風小月輕笑道：「原來姑娘這般凶的！妳爲何不問我怎會料到妳不是去解手？」

「姑奶奶才不管你的閑事！告訴你，姑奶奶最討厭的便是被人暗中跟踪、監視，你我道不同不相爲謀，你還是趁早滾蛋吧！」星星發起脾氣來，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柳眉倒豎，黑暗中也讓人看見她凌厲的目光。

「好好，在下知錯就是！」風小月言畢轉身入林，依然躍上大樹！閉眼假寐，他那裡睡得着覺？心念電閃，越想越多，越想越遠，不覺東方已發白，竟然一夜未眠。

天色大亮，山民已出門幹活，仍不見星星出來，風小月心頭一動，忖道：「莫非昨夜假寐時，讓她悄悄溜掉了？」想至此，他又跳下樹去，向石房子走去。

尚未至門口，已聞星星的聲音：「風小月，昨夜姑奶奶對你說的話，你今早便忘記了？」

「不是不是，在下是來請安，順便問妳要不要吃早飯？若妳要吃，在下便去替你弄！」

「昨夜姑奶奶是叫你滾蛋的，你爲何不滾？」

風小月臉色一變，隨即轉身抬步，邊走邊道：「對不起，在下愚昧，昨夜沒法理解妳的意思，如今才知道！」他頭也不回地走了。

星星忽然追出房外，叫道：「喂，你眞的走啦？」風小月越走越快，向她昨夜回來的方向走去，星星高聲嚷道：「風小月，你如果不停步，以後便別想再見到姑奶奶！」

風小月的聲音隨風飄來，「對不起，我家的姑奶奶早已死了！」他忽然奔跑起來，他跟她表面上是在賭氣，但他却賭她一定會暗中跟來，他展開身法，去勢極快，未幾，見路旁有一堆土墳，乃閃身蹲在土墳後面。

過了兩盞茶工夫，果見星星也風馳電掣地跑來，她一步不停，便在土墳前面飛過，風小月心中暗暗冷笑，待她去遠，方悄悄跟在她背後，由於星星不好惹，他不敢露出身形，是以雙方距離越拉越遠，他則往往在最有把握之情況下急追一段。

未幾，遠遠見她閃進一條山縫裡，風小月也飛馳過去，却不敢貿貿然進內。

幸好過了一忽，星星又出來了，風小月連忙匿了起來，只見她一臉不悅，轉頭看了幾眼，又往來路馳回去了。風小月心裡又活動起來，到底要進山谷勘察一下，還是跟踪她，一時之間，委決不下。

最後他估計星星一定會下山，只要自己在山下等候，一定能找到她，於是毅然決定入山谷。

那山谷外面看來甚爲狹窄，僅容三人通過，但一入谷內，地勢便逐漸開闊了，三丈之前竟有一堵山壁截住去路，是以通道至此拐了一個大彎，裡面的情景無法窺視。小壁之前豎着一方石碑，上面刻着兩行字：「深入谷者，至此爲止；再踏一步，九死無生！」

風小月心頭一動，他不轉進谷內，而是攀上那堵山壁，山壁高約七八丈，他躍起兩丈餘，足尖在一塊凸出的石頭上一點，再度騰升，三次起落，人已超越壁頂，說時遲，那時快，突有一排弩矢急射而至。

風小月這一驚非同小可！人在半空沒處着力，剛才又太大意，如意棒不在手中，電光石火之間，急使「千斤墜」，上升之勢驀地沉下。

「颼颼」連聲，弩矢幾乎貼着頭頂射過！下墜之勢未了，風小月左臂猛地伸出，在一塊石頭上一拍，減慢下墜之勢，然後低頭下望，足尖在一塊突出之石頭上一點，猛地換氣、吸氣、頓足、提肩，身子又再向上射去！

這次他再不敢托大，凌空之際，便將如意棒掣出來，不料落在山壁之上，居然不見有人，亦未有弩矢襲擊，定睛一望，方發現山壁上一共置了六副弩弓，每副弩弓之後有一張像船帆的布幡，風小月本是聰明人，稍爲思索一下，便知這

是機關設置，利用風力發射弩矢，若有人躍上山壁，必定會帶起一陣風，布幡飄動，便觸動弩弓之機關，短矢便會射出！

風小月居高臨下，只見山谷甚是寬闊，約有七八十畝地，靠左首山峯建了兩三棟石房子，房子之前開墾了幾畝菜地，看來必定有人居住於此。

風小月看了好一陣，山谷寂靜如死，又似無人，他終於忍耐不住，向內攀爬下去，落地之後，步步爲營，生恐誤觸機關，枉死於此。心中突然泛起一念頭：「星星爲何進此山谷？」

想起剛才她出入無阻之情況，說明此處她經常出入，說不定她以前是在此學藝的！想及至此，風小月心頭猛地一沉，這小妮子心機好生深沉，把自己瞞得死死的，警戒之心油然而生。

心念未了，人已至石房子外面，他猛地蹲身標前，等了一忽，再探頭由窗口處向內窺視，裏面是座小廳，祇放着一張竹桌和幾張竹椅，好像無人居住，他沿牆而繞，其他窗子却關得死死的。

其餘兩棟石室，情況基本相同，風小月不敢躭誤太久，轉身快步出去。就在他離開之後，石屋子對面的山壁，一塊凸出的石頭倏地打開，裏面傳來個沉實聲音：「通知燕子，他可能已起疑心！」

* * *

風小月出谷之後，展開輕身功夫，經來路馳去，他一口氣奔至昨夜星星借宿的山民家查詢，他們都一口說星星已離開了，却不知她去那裏。

風小月遂立即上馬下山，果然已不見星星那匹馬。忽然他想到一個問題，自己的坐騎仍留在山上，星星會下山找自己麼？

他在廬山生活過，出入多次，因此對幾條通道都很清楚，是故另走一條通道。一路上不斷揮鞭催騎下山。

這條路比他入山那條路遠多了，待他下山之後，天色已黑。那匹坐騎已累得舉步艱難。此時已無法找到更換之馬匹，而離城尚有上百里路，他自早至黑滴水未進，忍耐不住，拍開農家，買了幾碗稀飯充饑，又讓馬匹喝水吃乾草，歇了半個時辰才繼續上路。

待他來到德化城，經已五更，城門早已關閉，風小月乃將馬匹牽至古城外，然後翻牆入城。

入城之後，風小月本想立即到上次那家客棧投宿，又恐深夜拍門驚醒住客，萬一星星已在客棧，即爲其察覺，是故臨時決定，先到城隍廟歇一晚，待天亮之後才作打算。

城隍廟就在客棧附近，風小月信步走過去。祇見廟門緊閉，正想翻牆進去，忽然聽到裏面傳來一個奇怪的話音：「是誰派信來通知我的？」這聲音聽來有點耳熟，空洞、鬱悶、時實時虛、時尖時沉，令人印象深刻。

刹那間，風小月突然記起在襄陽城新月池畔，那位排衆指出自己之眞實身份的神秘人，話音也有此特色！

與此同時，一個清脆的聲音回道：「三姐，若不是老鷹下令，小妹怎會急急趕來通知妳！」

「除此他老人家還有甚麼指示？」

「他叫妳提防風小月那小子，說他絕頂聰明，不是好吃的菓子，三姐務必小心，不可輕易發小姐脾氣……」

她話音說畢，那位三姐已怒道：「這是他老人家的原話，還是妳自己胡撰的？」

「小妹怎敢胡撰，實是他老人家的原話！而且……而且他還交代，如果三姐把事情辦砸了，將不會念在妳以前曾立過多大的功勞，也要嚴懲！」

風小月在牆外聽得心頭怦怦亂跳：第一是談話之中居然提及自己之名字；第二，那位聲音奇特的人，憑聲鑑別以爲是男人，但竟然是位女子！

他很想翻進牆去探個究竟，但又怕打草驚蛇，聽不到更多秘密的訊息，反爲不妙，是故極力按捺住好奇心。

祇聽三姐又道：「他要如何懲罰我？」

「這個他沒有說，小妹不敢猜測。」

「他令妳下山協助我麼？」

「這倒沒有，如果三姐沒有別的事，小妹便得回山覆命了！」

「你先走吧，回去告訴他，我一定完成任務，我做事一定比老大漂亮！」

「是……三姐，小妹私下告訴你一件事：大哥他最近在附近活動，你小心一點……」

三姐厲聲罵道：「不要你來討好我，我跟他的事，干卿何事？」

「是……對不起，小妹告辭！」

風小月一聽，連忙退後，縮在黑暗之中，俄頃，果見一條纖細的人影躍起，足尖在牆上一點，人已射出兩三丈，凌空斜飛落地，足尖再一點，身子又再騰起，竟是上乘的「蜻蜓三抄水」輕功，眨眼間，其身形已消失在黑暗中。

風小月決定跟踪「三姐」，是以再退後，躍起伏在一棟平房屋頂，隔遠監視城隍廟。

剛才聽到之對話，裏面分明蘊

藏了無數秘密，風小月來不及細嚼，祇覺這兩人跟自己之寃案有極大之關係，眞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之感！如果推測無誤，眞相很快便可大白於天下，他風小月又可過着瀟灑自在的日子！

可是他等了足足一頓飯工夫，城隍廟居然毫無動靜，他信心開始動搖，最後決定冒險進內一探究竟，心念一閃，人已躍出，三起三落，已翻進廟內。

他本來小心翼翼，提防黑暗中有人偸襲，不料那廟甚小，一覽無遺，那裏有人，然而那位「三姐」去了何處？風小月不甘心，到處仔細搜索，連神枱下面也不放過，依然一無所獲，但當他看到窗子打開，便不由得頓足嘆息了！

窗子是開在圍牆上的，恰是風小月看不到的方向，那位三姐肯定是由此溜掉的，難怪他完全看不到。

風小月知道此刻再追也不會有收獲，便索性席地而坐，準備在此過一夜。他一閉上雙眼，耳際便似響起剛才三姐與小燕的話音，心中不由泛起一個個疑問。

三姐是不是星星？那位大哥是誰？他們這是個甚麼組織？巢穴是不是在廬山那個山谷裏？老鷹又是誰？他是個組織的首領麼？

老鷹交代三姐要小心自己，他們爲甚麼要對付自己？又會怎麼對付自己？三姐要完成甚麼任務？是要殺掉自己，還是另有陰謀？

這些問題像走馬燈一般在他腦海裏轉來轉去，却沒有一個結果。

忽然他又想到一個問題，假如星星便是那位三姐的話，自己一路與她多次相處，豈不危險？

忽再深思，又覺自己「杞人憂天」，蓋如果她要殺害自己的話，自己早已死過多次了！如此看來，她及其組織是會用另一種辦法對付自己！如果布天星是他們設計陷害的，則他們可能還要利用自己去害別人！

如果說三姐就是星星，風小月始終難以全信，蓋兩人的聲音完全不一樣。不過，這位三姐的聲音却與新月池畔那位神秘人的聲音一模一樣！

可是那位神秘人却是個男人，爲何他叫「三姐」？到底「三姐」是稱呼還是名字？風小月越想越糊塗，但却又覺得了解布天星被陷害的眞相，已有希望。

風小月想來想去無法理出一條清晰的線索來，祇覺得自己絕對不能放棄星星，這可能是唯一的線索！

忽然他決定到客棧暗中查訪一下，因爲他不能失掉星星這根繩子！他用汗巾蒙住口臉，飛身躍牆而出，直赴客棧。

他先躍上屋頂，正在沉思如何查訪才既不會打草驚蛇，又能達到目的。忽然聽到一個低沉的聲音，他躡足躡脚走前幾步，再伏下身來，將耳朵貼在屋瓦上凝神傾聽，聲音果然是從下面傳上來的。

「三丫頭，妳嫁給我也不會辱沒了妳，何必把事情弄得這麼僵？」

又聞一個女子的聲音道：「大師兄，男女間之感情，一定要順其自然，所謂强扭的瓜不甜，你應該多放點心機時間，而不應該用這種手段。」

「嘻嘻，我已等了妳三年，妳從來不稍假詞色，九成是認爲愚兄長得不夠英俊！我這幾年在妳身上放了不少心血，却得不到半點回報，妳還要我等多久？」

「小妹是因爲還未有基礎，不想太早涉入男女感情之中……」

那大師兄哈哈笑道：「眞是好笑！妳要甚麼基礎？另起爐灶麼？論年紀，妳已二十二歲，也不小啦，再拖下去便要躭誤青春了！」

女的道：「大師兄，小妹再過兩年便『滿師』了，那時無拘無束，再慢慢考慮婚姻問題，像如今這樣，終日勞心勞力，又處於危險之中……說得難聽一點是，朝不保夕，有甚麼心情談情說愛！」

大師兄輕笑一聲，語帶不屑。「妳眞以爲再過兩年便可『滿師下山』？我早已滿師了，爲何尚在替他們賣命？妳以爲我是犯賤麼……」

「小妹正想問你，爲何你還要聽令於他們？」

「眞是傻丫頭！孫悟空翻得出如來佛的五指山？老鷹會輕易放過妳？妳已知道了他們的秘密，他肯讓妳活着離開他？妳想離開他也不是沒有辦法，唯一的路子便是自殺！」

風小月覺得三丫頭的聲音極似星星，是故冒險輕輕揭開一塊瓦片，屋頂登時露出一個小洞來。

風小月湊眼望下去，果然見到下面有一男一女，女的斜臥在床上不能動彈，可不正是星星？那男的坐在床前，身材高瘦，因他低着頭，看不到他的臉孔。

祇聽星星躺在床上道：「我不相信！」

「妳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咱們做了夫妻，一切便好商量，屆時要保持現時這種生活也好，要離開老鷹，另尋新生活也好，愚兄都聽妳的！」

「你先解開小妹的穴道，才好商量！」

大師兄笑嘻嘻地道：「我又不是三歲小孩，黃丹聽妳的話，我便

是大傻瓜！」

「你若違反小妹的命令，便休想娶到我！」

「愚兄若得到妳的身子，便不怕妳不嫁給我！」那男的說着便開始寬衣。

星星急得淚花亂轉，叱道：「且慢！我還有話說！」

大師兄把自己上衣的鈕扣都解開，笑嘻嘻地道：「有話快說，春宵一刻値千金哩！」

「你這樣做，可要想想後果，老鷹不會放過你的！」

大師兄一怔，反問：「妳這話是甚麼意思？妳已讓老鷹得到手？」

星星道：「他視我如同己出，你敢胡來，看他會否放過你！」她到底臉皮薄，不敢打蛇隨棍上，若敢誣他，大師兄膽子再大，也不敢犯上，如今祇不過是稍爲拖延一下而已。

大師兄笑道：「難道師父會跟徒弟爭老婆麼？三丫頭，妳放心，愚兄不是薄倖郞，事後一定補辦婚禮，老鷹也一定會贊成！」

「縱然你得到小妹的身子，也得不到我的心！」

「愚兄要怎樣才能得到妳的芳心？」

「先解開我的痲穴，一切好說。」

大師兄低頭沉思了一陣，天人交戰一番，最後抬起頭來，道：「三丫頭，錯過今日，我相信這輩子都得不到你，我寧願在事後補償你！對不起。」他開始伸手剝她的衣服。

風小月內心也在交戰，到底要不要出手助星星？眨眼間，星星的外衣已被解開，露出米黃色的肚兜！

大師兄的五指已落在星星的肚兜上，風小月再不猶豫，抽出「三才如意神針」來，向大師兄射去。

「嗤」地一聲，肚兜已破裂，春光乍現，大師兄祇覺眼前一亮，竟有暈眩之感，裂帛聲掩蓋了神針破空之嘶嘶聲，猛見他身子震了一震，隨即跳開。

風小月一拳擊在屋瓦上，「嘩啦啦」一聲响，瓦礫掉下，大師兄反應甚快，立即震開窗櫺，穿窗而出。

星星叫道：「風小月，快，快追上去，一定要殺死他，否則後患無窮！」原來她是仰卧的，早由破洞中看到了風小月。

風小月反應亦快，立即頓足飛起，凌空躍下，向大師兄追去。雖然他先起步，但風小月之輕身功夫厲害，慢慢已將距離縮短，何況大師兄背上已中了神針，對身法不無影响。

大師兄又驚又怒，頭也不回地罵道：「臭小子，你是壽星公吃砒霜，嫌命太長啦？竟敢管大爺的事。」

風小月冷冷地道：「你已中了少爺的神針，又發足狂奔，神針很快便會循血液進入你體內，你命在須臾，還口出狂言，眞是滑天下之大稽。」

大師兄忍不住伸手向背後摸去，如此一來，去勢登時減慢，風小月立即掣出如意棒來，長臂向其後背刺去。

大師兄不愧是大師兄，聽得風聲，霍地向旁一掠，堪堪閃過。他一個風車大轉身，同時抽出一柄彎刀來，眼前一花，風小月的如意棒第二招又至。

他虎吼一聲，揮刀急劈，風小月之如意棒名不虛傳，他充份利用其柔中帶剛的特性，不斷變招，以快制慢，但聞「颼颼」聲响，如意棒如狂風暴雨，向大師兄潑去。

這一陣强攻，祇殺得他連退三四步，方能站穩陣脚，並開始覓機反攻。彎刀的刀法十分詭異，而且狠辣之至，風小月一見，不敢大意，如意棒變化更快，往往舊招未了，新招又生，虛實兼用。「啪」地一聲响，已在大師兄的左臂上抽了一記，袖管立即碎裂。

大師兄驚怒攻心，喝道：「小子報上名來！」

風小月哈哈一笑：「你連少爺也不認識，難怪三丫頭不喜歡你，並非你不英俊，而是你太笨。」

大師兄更怒，忽然腦海裡靈光一閃，脫口呼道：「你是風小月？」

「你們不是要陷害少爺麼？你眞笨，直到如今才醒覺，可惜已經太遲了。」

大師兄咬牙怒道：「想不到三丫頭吃裏扒外，居然和你勾結。」

風小月這才醒覺爲何星星要自己殺死他，如果讓他逃脫，後果果然十分嚴重。

心念一動，風小月猛舞如意棒，擾亂對方眼神，左手倏地屈指一彈，一縷指風射出，直奔對方腰際痲穴。大師兄發覺已遲，祇挪開三寸，指風已至，雖然穴道未被封住，但疼痛難當。說時遲，那時快，他一個失神之下，右上臂又被如意棒的尖端刺了一記，登時血流如注。

猛聽他大吼一聲，左掌挾風向風小月猛地推出，一股凌厲的掌風如狂飆自天而降。

風小月避重就輕，擰腰錯步閃開，同時還了一記「彈指神通」。這一次，又射中其小腹，大師兄忍不住彎下腰去，風小月右腿猛地蹴出。

「蓬」地一聲響，正中其胸腹，

大師兄水牛般大的身軀，如斷線風箏般飄後，風小月如影隨形，緊追在後，大師兄後背剛落地，他如意棒尖端已刺進其咽喉。

表面上看來，他勝得輕鬆，實則他內心十分清楚，若果對方不是已先中了其「三才如意神針」，單憑眞實本領決鬥，非兩百招不能取勝，對方實力如此高強，大出其意料，是以風小月雖然取勝，却毫無喜悅之情。

他是聰明人，當然知道，單祇殺了大師兄，未能完全解決問題。是故他拖着屍體，費了一番工夫，方弄出城去，又費了一番工夫，才挖了一個土坑將他埋好，足足花了他半個時辰。

風小月拍拍雙手，扣上如意棒，抬頭一望天色，看情況再過不久天便將亮，遂連忙又翻進城內向客棧奔去。由於星星的房間窗子被大師兄震碎，是以十分易認，他想也不想，便直射進去。

當他雙脚立足未穩，忽然喉頭一涼，抬頭望去，星星已穿好衣服，滿臉怒容瞪着自己，原來她穴道已解，守株待兔，風小月果然撞上來。

「咦，妳起來啦，這是怎麼一回事，嘿嘿，唯小人與女子方會恩將仇報。」

「廢話，此是江湖，不是學堂。」

風小月力持鎭定，他後悔已來不及，祇好誆她：「妳大師兄十分厲害，被他溜掉了。」

「胡說，他已中了你的神針，絕對不是你的對手。」

「我本來的看法和妳一樣，可惜他還有一個幫手！」

星星上當，忍不住問道：「甚麼樣的幫手？」

「是一個姑娘，蒙着臉，妳大師兄叫她小燕。」風小月道：「那女子十分陰險，在背後偷襲，結果讓大師兄逃掉，妳爲何叫我殺他？他不是你師兄麼？」

「哼，你知道個屁！」

「他大罵妳吃裏扒外，跟別人勾結。」

「所以你更非死不可，風小月，姑奶奶本來還想放你一條生路的，但如今可不行了，我非取你首級不可。」

風小月心中大罵自己笨蛋，竟然會犯下如此不可饒恕的錯誤：「爲甚麼？」

「不取你首級，如何証明我是清白的？」

風小月再也不能坐以待斃，立即冒險行動，他左指一曲一彈，一縷指風射出，直擊其麻穴，居然一擊即中，蓋她背向着窗子，前身在黑暗中，她看不到他的手部動作。

可是風小月尚來不及高興，也同時被星星的左手封住麻穴，兩人同時不能動彈，四隻眼睛互相盯着對方，眼神却是驚怒交集。

風小月笑嘻嘻地道：「三姐，妳眞是狠心啊，我好心對你，你却一心一意要害我，幸好天公有眼。」

星星臉色一變，急問：「你還知道些甚麼？」

「知道得很少，正想妳乘這良機，傾吐一下心事。」

「放你娘的屁！」

「嘖嘖，如斯美麗嬌艷的佳人，怎地出口如此不文？眞乃可惜。」風小月邊說邊運勁衝穴。「老實告訴妳，我已殺死妳的大師兄了，不過却讓小燕溜掉了，我告訴她，妳我表面上是仇人，其實早已有夫妻之實。」

「你敢胡說八道，憑你這副德性，你也有資格。」

「小燕起初也是這樣說的，不過我告訴她一件事，她便相信了。」風小月故意賣關子，不說下去。

星星忍不住問他：「你對她說甚麼？」

「我說了，你千萬不要生氣，其實也沒甚麼，我祇告訴她，說妳的左乳有顆痣，她便深信了，如果沒有夫妻之實，又怎能知道？」

星星「嚶嚀」一聲，幾乎氣暈了，她雙眼似欲噴出火來，奈何身子不能動彈，否則她早將他碎屍萬段。其實剛才風小月在屋頂上，根本看不到甚麼，驚鴻一瞥，光線又暗，那會發現有沒有顆痣？他用意祇不過是故意氣她，讓她心浮氣躁，無法運氣衝穴而已，誰知竟誤打誤中。

「妳不要生氣，她是個姑娘我才告訴她，如果是男人，打死我也不會說，在下鄭重保証，絕對不會告訴別人，天下男人雖多，祇我一人知道此小小秘密的。」

星星喝道：「風小月，姑奶奶如不將你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妳我郎才女貌，天生一對，妳又何必將話說得太絕？」風小月不斷刺激她，可是她已鐵了心，不吭一聲，全神運勁衝穴。

風小月見此法無效，也連忙凝神運氣。忽然他想到一個問題，自己是遭對方手指戳中麻穴的，而對方祇是被指風封住，依常理推算指實而指風虛，一起運功之下，對方應比自己較快成功。

剎那間，他後背一股寒氣冒起，剛才不斷刺激她，她恢復行動之後，一定二話不說便殺了自己，眼看她身子已在微微發顫，此乃穴道將解之先兆，風小月更急。

（未完・四）

上文提要：勝一豪以緝兇爲生，佟大雄偷了他的坐騎想逃跑，仍逃不出他的五指山，帶着佟大雄進了廣寧府的中岳大酒樓，莫哀捕頭親自送五百兩銀子前來，銀貨兩訖……另一年輕人名叫於心忍，左手的武器是直徑半尺的圓圈，右手是支老籐棍，也是以緝兇爲生，他來到朝陽鎭上捉鐵二冲，輕易制住了他，連夜押解上路，半路上碰到有人攔路……

新派俠義追緝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八方狙殺

有心測試比武功　孰高孰低不含糊

那人呵呵一笑，道：「路是一定要讓的，再說光棍不擋人財路，我不過只想問一句，僅此一句！」

於心忍道：「說。」

雨傘自脅下握到右手，那人一整臉色，道：「馬上何人？」

不料於心忍尚未開口，騎在馬背上的鐵二冲已在高聲自我介紹道：「老子是黑千歲的人，我叫鐵二冲。」

擋路的人沒有動，他甚至連多看一眼鐵二冲也沒有，好像突然成了啞巴，而使得鐵二冲又叫道：「朋友，只要你能救了我鐵二冲，你開口，多少銀子我全答應你……」

於心忍隨手把馬韁繩挽在路邊樹枝上，一旋身到了那人身前，冷然沉聲道：「江湖有把無形刀，愚蠢的人往上碰，閣下似乎就是這種人，這種不懂得趨吉避凶的人！」

一聲哈哈，那人自語道：「稍欠火候，就不知手底下如何……」

話尚在空中激盪未散呢，於心忍已悶聲不響的和身撲上，中途他已拔出他那兩件兵刃譜上沒有名的怪東西。

沉喝一聲，鋼骨雨傘倐然暴砸又撥，那人已橫裏躲過於心忍迎頭一擊！

於心忍雙脚落地又起，整個人往那漢子身上撞去，而右手的老籐棍猶似點敲邊鼓似的，一招之間他竟往那人頭上連敲十八下，却全被那人用雨傘擋去。

雙方一落地，於心忍「卡」的一聲，左手雙環前面又見缺口出現，而使得馬上的鐵二冲高聲道：「小心他那個雙層鋼環，被他扣上就完了！」

於心忍一聲冷笑中，再次彈身而上！

只見他右手老籐棍一陣詭異的撥打不斷中，突然暴伸左手，直往那漢子右腕上套去！

老籐棍仍然敲打不斷……

左手的鋼環如影隨形的追着對方右腕扣去……

也就在二人相距三尺，足踢不停而又上面交互擊打中，突然間，那漢子的雨傘，就在鋼環快要觸擊手腕同時，「彭」的一聲張開來，直把於心忍的鋼環阻擋於傘外，有一種反彈力道，幾乎令於心忍的鋼環震脫手！

老籐棍就在此時暴砸而下，那眞是挾碎石之力直砸向那漢子的頂門。

「噹」的一聲悶響，一把淬藍刃芒的尖刀自傘把上旋出，適時的擋住下擊老籐棍！

於是一方再次不斷敲擊！

另一方也一氣劈刺十三刀！

於心忍似是殺出性來，狂叫一聲暴彈而起三丈，一個觔斗直向那

漢子身上落去，却不料那漢子也彈身而起，兩個人空中遭遇戰，就那麼一斜一落之間，二人又對拆了七招十一式，落在地上，還彼此又旋踢三腿！

就在這時候，馬上的鐵二冲已大叫起好來。

雙手旋動鋼傘，「卡」的一聲，那漢子收起雨傘，輕鬆的又夾在脅下，邊笑道：「成，『索命郎君』你當之無愧。」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怔道：「你知道我？」

哈哈一笑，那漢子道：「放眼天下，敢於細住『黑千歲』的人到官府去領賞銀的，大概也只有這麼一個『索命郎君』了。」

於心忍收起自己傢伙，道：「我看閣下眼生得很，請問閣下是……」

那漢子哈哈一笑，道：「江湖上我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我叫勝一豪。」

於心忍哈哈仰天大笑，道：「前幾天聽說有人在搶我的生意，打聽之下是個姓勝的，這麼說一定是閣下了！」

勝一豪伸手入懷，取出一張畫滿人頭像的紙！

於心忍也取出一張來，兩個人各自打開，不由得又一陣大笑！

馬背上的鐵二冲一見，破口大罵道：「祖奶奶的，原來你們是同行呀！」

這時候勝一豪輕鬆一笑，道：「碰到你於兄，朝陽鎮我就不去了！」

呵呵一笑，於心忍道：「湖東鎮我還不是白走一遭！」

緩緩的，勝一豪道：「廣寧以後，於兄意欲何往？」

於心忍道：「你問這幹甚麼？」

一聲輕笑，勝一豪道：「人說同行是冤家，眞的一點不假，我這裏才一發問，你那裏已是疑神疑鬼，何苦呢！」

於心忍道：「你很江湖，也很老練，在商言商，職業上的警覺我可不能不加提防。」

勝一豪十分讚許的道：「好，年紀不大，行事老道，假以時日，你必然在這一行中出類拔萃。」

於心忍道：「承你謬讚，愧不敢當。」

單鳳眼又見上挑，勝一豪道：「不過我之所以要問一問於兄廣寧之後的動向，却完全是爲了於兄着想，難道於兄不想聽在下一言？」

於心忍一笑，道：「甚麼話全是虛無飄渺，只有銀子才能叮鈴噹郎的發出悅耳聲音來，眼下你我盡早的『殊歸同途』，因爲咱們永遠也無法『殊途同歸』，勝兄以爲……」

勝一豪一豎大拇指道：「說得好，說得確實呱呱叫，那麼我不再躭誤你發財的時間，於兄你請吧！」

於心忍一抱拳，道：「彼此發財！」

終於，於心忍拉着馬上路了！

而勝一豪却極快的騎上馬反方向疾馳而去，那是往長德的，於心忍只回頭一看就知道姓勝的去追捕另一人去了，那是金龍寺惡僧了智。

其實勝一豪心中早有了另一安排，他決心要叫姓於的知道，他勝一豪是何許人！

快馬疾馳過朝陽鎮，但他根本未在朝陽鎮停留，却連夜繞道向東而去！

向東就不會是去長德的金龍寺，那是廣寧府北面的狠牙口，因爲勝一豪決心要同於心忍鬥一鬥智謀，看一看除了武功之外，姓於的心智如何！

＊ ＊ ＊

「官衙門口冲南開，有理沒理送錢來。」

這句話出自誰的口，既無考證又無人承認是自己所說，當然更無人去追根究底，因爲這句話在廣寧府就說不通，要不然府衙捕頭莫哀也不會一反常態的半年來連個笑臉也沒有，見了他的手下開口就是罵。

傍晚時分西天一片金黃色灑落大地，遠處廣寧府那高大的城門樓子已遙遙在望，卓爾不羣的於心忍突然一聲哈哈笑，邊又把汗濕的雙手往風衣上一陣擦拭，雙腿盤得可更見快了！

馬背上披着一件長衫的鐵二冲罵道：「姓於的小子，老子這是活生生的死在你手中，江湖上出了你這號人物，算我姓鐵的倒楣，老子認栽，不過……」

於心忍並未回頭看，他只是應聲而問道：「不過甚麼？」

鐵二冲道：「老子只是想問你一句話，你小子有沒有一點人味？」

於心忍猛可裏停下脚步，凌厲的目光回望馬上的鐵二冲，冷冷道：「你說甚麼？」

厲吼一聲，鐵二冲叫道：「你小子有沒有人味？」

鐵二冲的話餘音尚在，於心忍已彈身而起，隔着馬頭他騰身一個翻身，半空中老籐棍疾閃，像煞雲裏悟空，「梆」的一聲，鐵二冲偏頭沒躲過，頭頂上狠狠的挨了一棍。

立刻就在鐵二冲大罵聲中，一個似雞蛋大的肉包，已在他頭上隆起！

雙脚落在地上，於心忍戟指點向鐵二冲怒道：「天底下誰都可以

說『人性』二字，唯獨你以及黑千歲一幫不能說，無他，因爲你們不夠格說。」

鐵二冲似是挨得不輕，直把大腦袋左右晃不停，邊罵道：「於小子，你最好一棒把鐵大爺敲死，要不然打從現在起，鐵大爺一路罵進廣寧城，我罵到你祖宗千萬代！」

於心忍冷笑一聲道：「打從現在起，你若是敢再罵一句，我就毫不猶豫的敲碎你一口牙，你不是少了兩顆大門牙嗎，乾脆我把你的牙全敲碎。」

鐵二冲心中可明白，姓於的說話可全不假，頭上已經有個包了，何必一定要給自己過不去！

一念及此，他多少還是強壓着一肚皮的暴戾之氣，道：「於小子，算你狠，不過鐵大爺心裏總覺得不是味道，你拿鐵大爺換銀子，只賺不賠的馬上就是五百兩，你就這麼的一手交人一手取銀的完了走人？」

於心忍哼一聲，道：「手續上原本就是這樣嘛！」

鐵二冲突然吼道：「好嘛，剛才鐵大爺提到『人性』，你他娘的拿棍子敲鐵大爺的腦袋，我問你姓於的，你見過吃燒餅的人那個不掉上幾粒芝蔴的？」

於心忍一怔，道：「甚麼意思？」

鐵二冲怒道：「甚……麼……意……思，五百兩銀子淨賺啊，至少你得先叫鐵大爺喝一頓痛快吧！」

哈哈一聲笑，於心忍道：「繞了半天事，轉了不少彎，却原來你是想喝一頓，何不乾脆直說，這事簡單得很，廣寧城外有個小酒館，甚麼樣的酒全有，我管你喝個夠。」

鐵二冲翹着他那個長下巴，咧嘴聳肩嘿嘿兩聲，道：「娘的皮，你拿鐵大爺的命賺來銀子請我，眞有你的！」

＊ ＊ ＊

屋簷下一塊酒招，只那麼四四方方的寫了個「酒」字！

門檻不高，裏面放的酒可不少，地上堆的是酒罈，櫃上成排是酒壺，櫃枱後面還有個小伙計直往酒壺裏灌酒呢！

於心忍拉馬到了這家小酒館，有個伙計走出來，却直往馬背上的鐵二冲打躬不迭，道：「客爺，你請下馬，在廣寧我們的門面小，可是字號老，當然酒最醇，而且也齊全，您喝了就知道。」

這個伙計把鐵二冲當成了大老爺，因爲鐵二冲的那件長衫是緞面，而且騎着馬，前面還有人牽着。

如果他要是伸手掀起鐵二冲的那件長衫往裏看，準會嚇他一大跳，因爲鐵二冲上身赤裸裸，雙手連臂被一根絲繩纏得動也不能動，右手腕上傷痕纍纍呢。

鐵二冲虎目一瞪，對着小二罵道：「你小子是個瞎子，牽馬的小子說了算哪！」

小二一怔，早聽得於心忍笑道：「三斤女兒紅，一根長板櫈。」

小二驚奇的道：「三斤女兒紅是好酒，一根長板櫈是甚麼菜？」

於心忍道：「一個坐的櫈子。」

小二一笑正要走，鐵二冲突然叫道：「老子還要二斤滷盤腸。」

小二應道：「有，我這就送過來。」

不旋踵間，小二先把酒與櫈子拿出來，鐵二冲正要往櫈子上站，却被於心忍攔住，道：「你別動！」

鐵二冲大怒，一脚踢翻櫈子，吼道：「老子不下馬喝酒，難道高高的坐在馬上喝？」

於心忍道：「不錯，你就是要坐在馬上喝。」邊叫小二快把二斤滷盤腸也端出來。

小二這才仔細看，不由大驚，也不敢多問，忙又進店中把一盤剛切好的滷盤腸端出來。

於心忍對小二道：「伙計，麻煩你站在櫈子上，他說喝酒，你就壺嘴對着他的嘴往下灌，他要吃滷盤腸，你就拿着往他口中送，完了我有賞。」

鐵二冲惡狠狠的瞪着臉無表情的於心忍直喘大氣……

小二忙挽起袖子，人已提着酒壺站在櫈子上，道：「客爺，你的酒。」

湊上壺嘴，鐵二冲一口氣喝了一斤多，這才喘着氣，道：「拿滷盤腸來。」

小二忙放下酒壺，把二斤滷盤腸托在鐵二冲的嘴巴邊。

鐵二冲也不管圍的人看，半吞半嚼的把二斤滷盤腸吃光，這才又道：「酒！」

小二不敢怠慢，忙提起酒壺湊上去。

於是，又是一陣狂飲，刹時喝光三斤女兒紅。

「噹」的一聲，一錠銀子抛在盤子裏，於心忍對小二道：「多的就賞給你了！」

也不管衆人議論紛紛，於心忍拉馬直往廣寧城門走去，邊向鐵二冲道：「我於某人可夠得上大方了吧！」

鐵二冲沒有聲音，於心忍回頭看，不由哈哈笑了起來。

原來馬上的鐵二冲連着直打噎，那還有話出口！

＊ ＊ ＊

廣寧府衙門口附近顯得一片肅殺，不少人寧願繞個彎躲着些。

於心忍拉馬快到府衙堂口的時候，連跟在他後面擠看熱鬧的人，全都遠遠的站下來。

馬蹄聲引過來兩名捕快。

「幹甚麼的？」

於心忍翹着大拇指往馬背上一指，沒有開口說話。

兩個捕快齊向鐵二冲看去，不料鐵二冲突然厲吼道：「看甚麼！老子鐵二冲，不就是你們貼出告示要找的，鐵大爺這是來投案了。」

其中有個捕役反應快，忙對另一個道：「你守着，我去請捕頭。」

莫哀正在吃飯呢，聽說捉到個姓鐵的，丟下飯碗就往衙外跑，衙門口於心忍就衝着這位長相福福泰泰的莫捕頭一笑，伸手自懷中掏出一張捉拿要犯的賞格圖：「馬上坐的是鐵二冲，圖上第十一個的就是，捕頭大人可要看仔細喲！」

莫哀繞着馬匝了一圈，他上上下下的把馬上的鐵二冲看了個清楚，突然高聲喝道：「拿鐵鐐刑具來！」

哈哈一笑，於心忍道：「莫大人，在下希望一手交銀一手交人，兩無瓜葛，兩不賒欠，你說呢！」

莫哀點頭道：「那就請跟我衙中去取吧。」

搖搖頭，於心忍道：「莫大人你多體諒，幹我們這一行的向不踏進六扇門，那會犯忌諱，偏勞你把銀子取來，我立刻放人。」

莫哀點頭道：「好，你等着！」

捕頭莫哀正要回頭走，馬上的鐵二冲厲叫一聲：「娘的皮，你可要快一些，躭誤老子睡覺小心拆了你們這府衙。」

莫哀回頭冷冷一笑。

事情可眞夠快捷，才一會工夫，莫哀已把五百兩銀子拎出衙門口，於心忍相當大方的道：「我不用再攤開來一個個的數了，從官庫裏提出來的銀子，既不會少又假不了，這一點我是絕對信得過。」邊說着，仰面對馬上的鐵二冲道：「安份些下馬吧，灌了一肚皮女兒紅，也該找地方好生睡上一覺了。」

莫哀身後面幾個捕快一擁上前，鐵二冲一脚尚未站地，幾個捕快已把鐵二冲圍抱住。

鐵二冲鬚髮怒張，厲烈的突然晃動雙肩，一舉把幾個捕快抖倒地上，且暴抬一足直踢莫哀，口中狂叫道：「去你娘的肉頭！」

不料莫哀疾側身一閃，右手上撩，右足暴踢，「咚」的一聲，鐵二冲已被踢翻在地。

幾個捕快眼尖，立刻一擁而上，生把鐵二冲壓在地上，於是「花啦啦」鐵鍊一陣抖動聲，那麼乾淨俐落的把鐵二冲的雙足鎖上。

活像一頭被捉的瘋虎，鐵二冲兀自喘氣如牛，怒目逼視着幾個捕快，「哦哦」連聲不斷！

於心忍一旁看得可輕鬆，這時他走上前去，道：「各位讓讓，我得收回我那吃飯傢伙呢！」

莫哀一怔，道：「朋友，銀貨兩訖，彼此已無轇轕，你還要收取甚麼？」

於心忍走至鐵二冲身前，疾伸手扯下鐵二冲披在上身的緞長衫。

莫哀與衆捕快這才看見鐵二冲上身赤裸，雙臂連身子被一根絲繩繞纏着。

於心忍從鐵二冲背後抓住繩頭一抖，只見他手腕連連在鐵二冲頭上一陣絞動中，刹時他已把絲繩取在手中。

鐵二冲雙手一陣活動，揚着雙掌對緩緩騎馬而去的於心忍高聲罵道：「王八蛋，老子變鬼也要找你……」

＊　＊　＊

天黑了，而且也黑了半個時辰，之所以人們不覺得天黑，那是因爲秋月特別亮！

於心忍着實有些累，當一樁事情完了以後，心情一輕鬆，也同時有着疲憊感，恁誰一樣，於心忍自是不能例外，因爲他也是人，是人就不能不吃不喝斷煙火，是人就得要睡覺。

只是於心忍心中明白，自己生存在江湖中，是屬於第三類人物，既不容於道上，也不爲官府中人瞧得起，因爲幹這行的，人們以爲只認銀子不認人，至於說甚麼仁與義，那只有天曉得！

於是，於心忍策馬離了廣寧府城，他往廣寧北面順着官道疾馳五十里，他知道自己該找個清靜地方歇一宿了，否則那還有精神往狠牙口去找方不邪！

當然這時候於心忍心中以爲，那個搶他生意的勝一豪，必是繞過朝陽去找長德金龍寺的惡僧了智的。

如今有了個搶他飯碗的人，在時間而言，時間眞的成了金錢，稍有躭誤，就是幾百兩銀子的損失，姓勝的不是也揣了一張畫滿人頭的大張畫像嗎！

＊　＊　＊

清風鎮上好靜，沿着通往狠牙口的官道兩旁，店鋪全上了門板，連個燈光也難得看見。

二更天了，唯獨街北有家客棧，門口還掛了一盞西瓜燈，秋風徐徐的把這盞燈籠吹得滴溜溜地轉。

於心忍翻身下馬，他還未去敲門，店門已被拉開來。

是個老者，一把山羊鬍子全都白了。

於心忍把韁繩交在老者手上，

吩咐道：「上槽，撿好的草料餵。」

老者忙應道：「是是，客官你請進。」且又高聲往店內叫道：「荷花，招待客人啦！」

於心忍剛踏進門，櫃房布帘掀起來，從裏面走出一位年不過二十的俏姑娘，她那雙瞳剪水，梨渦一雙，說起話來時隱時現，潤紅的臉蛋上襯托出一個淨白挺直的鼻子，一上來就叫於心忍產生好感。

「索命郎君」於心忍嘴角一撩，點頭道：「有甚麼吃的，弄上兩樣菜，另外再來一壺酒，完了我欲早些歇着呢！」

荷花淺淺一笑，道：「你請坐，我這就送來。」

於心忍看看這家客棧，照說應該有一兩個伙計才是，怎麼這麼大一家客棧，却只有一老人在忙忽！

不旋踵間，荷花已把酒菜送上，老者也由後院走出來。

於心忍心中只是稍一猶豫，未再開口，只管自己邊吃邊喝。

荷花就坐在櫃枱後面，老者却拉了一張櫈子坐着抽煙，二人那副表情，看得於心忍十分奇怪。

緩緩放下酒杯，於心忍却也忍不住的開了口：「你們誰是掌櫃？」

老者臉無表情的道：「我。」

於心忍指指櫃枱的荷花，道：「那她是……」

老者依然無動於衷道：「我女兒。」

於心忍笑道：「這麼一家大客棧，怎不找兩個伙計來幫忙？」

老者搖搖頭，道：「本來有，現在沒有了。」

於心忍道：「多少人失業閒着，找兩個伙計該是容易的事情。」

老者看了一眼於心忍，道：「你是外鄉人，別問這些，吃喝完了早些歇着吧！」

一聲乾笑，於心忍道：「對，我是該早些歇着了。」

匆匆吃喝完，於心忍臉露一個可愛的笑容，道：「領我去客房吧。」

老者沒有起身，只把手指向二門，道：「過二門往左走五步，就是客房，自己去睡吧！」

一手提起布包，那是他得的五百兩銀子，「索命郎君」於心忍緩緩往二門走去，邊看了荷花一眼，却見荷花正以一雙美目望着自己，雙手食指在撥弄，燈影下只覺得這女子臉露太多無奈。

於心忍帶着一肚皮疑問，找到客房中，他沒有燃上燈，老者父女也未送燈來，他就歪身倒在床上，隨手拉起一張棉被往身上一蓋，刹時鼾聲大作，光景可是又到另一個世界去弄銀子了，要不然，他爲何露出一臉笑意來！

夢是美好的，因爲好夢的人，誰也不願意重返現實，也往往一個做好夢的人，在醒來以後，總是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

「索命郎君」於心忍就是在好夢成空中醒來，他可不是睡足了醒來，而是被一陣「叮叮咚咚」聲吵醒的！

於心忍沒有睜開眼來看，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前面，而前面正有着吵鬧聲傳來！

像睡到打鐵舖隔壁一樣，於心忍再也無法睡下去了。

緩緩的起身，四方步的踱到前面去。

於是，他看到了一幕怪場面。

兩張桌子湊一塊，五個大漢圍一桌，桌面上又是酒又是肉的可眞齊全。

另一面，荷花的人已不見，老者却忙得團團轉。

於心忍一脚踏進前堂，老者忙走過來一攔，急急的道：「客官，你怎麼不睡，快回房裏去吧！」

就在這時候，五個大漢中突然有人喝道：「上酒！」

老者忙又提了一壺酒送上去。

突聽一人喝問老者，道：「他是誰？」

老者望了於心忍一眼，道：「過路的客人，天一亮就上路的。」

那人怒瞪於心忍一眼，道：「最好是這樣。」

於心忍已靠着櫃枱站住脚，滿臉笑意的望着五個人又把一壺酒喝光，就聽一個麻臉壯漢醉薰薰的一巴掌拍在桌面上，道：「記帳！」

五個大漢酒足飯飽，露出一副窮凶極惡相，一搖三擺的往門外走去。

老者累得直喘氣！

荷花已邊拭着兩手油膩，邊走進來，道：「爹，咱們關了門搬到廣寧去吧，鬥不過他們的！」

老者未開口，先走去關上門，連桌上殘餚也無力收拾，就叫女兒快回房歇着。

於心忍仍然站在櫃枱邊沒離去。

老者端着一盞燈，這才對於心忍道：「去睡吧，今晚你很運氣，他們沒找你麻煩。」

呵呵一聲笑，「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猜這幾個大驢蛋必然是這清風鎮上的混混。」

老者搖搖頭，道：「年輕人，出門在外不可多事，快去睡吧！」

於心忍道：「甚麼時辰了？」

「四更天。」

於心忍一楞，問道：「這些人四更天還要吃東西，幹甚麼的？」

老者不耐的道：「年輕人，你別問這些了，半個月來，我父女二人每晚都要坐等他們來大吃大喝一

頓才能睡覺，唉！」

於心忍道：「可以不做他們這筆賒帳生意啊！」

老者道：「不做，他們會把我大門擂破，你猜他們怎麼說，開飯店的還管得了客人甚麼時候上門的。」

於心忍笑了，邊對老者道：「既是這樣，你就應該早早請上幾個伙計呀！」

老者無奈道：「別提了！三個伙計怕挨揍，都不幹了。」

人誰不好奇？

當然，像「索命郎君」於心忍這號江湖怪傑更是好奇。

好奇的結果，是於心忍拉了一張櫈子坐下來了。

「咦！睡覺了，這些天我父女可夠折騰的，每天晚上就等這幾個惡魔喝過酒才能睡……」

又拉下一張櫈子來，於心忍道：「老人家，來，你坐下，我不說你還不知道我是江湖老幾，告訴你我的行業後，準叫你笑得闔不攏嘴巴來。」

老者搖着頭，道：「且請你快回房，我也好生睡一覺，就算阿彌陀佛了。」

於心忍笑笑，道：「乾脆我直接了當的告訴你，我是幹甚麼的，完了你老若以為我還是一塊料，能擋你三分憂，七分慮，你再告訴我，成不成？」

老者無奈，油燈往桌上一放，重重的又坐下來，雙目直不楞的望着於心忍，道：「你幹甚麼吃的？」

於心忍呵呵一笑，道：「管閒事吃飯的，不論是官家的閒事，私人的臭事，大事小事，只要出銀子，我一概包攬包幹，且又一準辦得完完善善的直到雙方滿意為止！」

「睡吧，客官，說了半天你是在替自己攬生意，對不起，我沒銀子請你替我和稀泥，諸多麻煩事已經夠我父女二人受的了！」

一把拉住老者，於心忍道：「不錯，我是以管閒事混日子，而且是見銀辦事，從不白白替人幹，當然對你老人家也不例外，但在價錢方面，我可以盡量壓低，低到你認為滿意為止，老人家，怎麼樣？」

說着，從腰裏摸出他那根二尺半老籐棍隨手把玩着。

老者又坐下來，低聲道：「你一個人？」

於心忍道：「不錯。」

「嘖嘖」兩聲，老者道：「你頂多二十五吧！」

於心忍笑道：「老人家猜對了，小子今年二十五。」

老人又是一聲「嘖」，道：「才活了二十五年就嫌命長，老漢活了五十整尚且忍氣吞聲的不想死呢！」

於心忍坦然一笑，道：「老人家，江湖上幹上我們這一行的，或多或少的總有那麼兩把刷子，雖在刀口上舐血過日子，可也是拿信義二字攪和在裏面，有道是沒有三兩三，也不敢上梁山，你先說說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完了我再開個價錢替你把事情辦得乾乾淨淨的，讓你永遠不再恁般憂愁的過日子，你老不是剛才說的，年過半百尚且不想死嗎？」

老者搖搖頭，道：「你年紀輕輕，恁般胡攪蠻纏，好吧，我就三言兩語的把事情告訴你，完了你睡覺去，我可不願拖你下水！」

於心忍兩邊嘴角往上一翹，未開口，他要等着老者說呢。

撫着花白山羊鬍，老者道：「剛才那五個人是從『通寶賭坊』來的，五個人全有一身功夫，清風鎮上沒人敢惹，因為他們的東家來頭大。」

於心忍笑道：「是那一位皇親國戚或活過頭的老王爺？」

老者道：「雖非甚麼皇親國戚，却比皇親國戚狠十分，小客官，順手你往北面走，七里地有個桃花渡口，附近有個大莊院，那兒原本人傑地靈住着一戶姓水的，老的死了，如今年輕的在當家主事，水家莊養了一批打手，他又在清風鎮上開賭坊，也不知姓水的聽誰在他耳根嚼舌頭，非要取我女兒荷花過門，一再的被我父女回絕，想不到他們千方百計整我們，先是在我店中鬧事，三個伙計全被他們嚇跑，這半月，却又每晚半夜來喝酒，唉！」

於心忍道：「姓水的既年輕，你女兒又漂亮，嫁給他不就皆大歡喜了，女大總是要嫁人的嘛！」

老者怒道：「天下誰願意把女兒嫁人當七姨太的！」他一頓又道：「姓水的也已四十好幾了呢！」

於心忍先是一楞，旋即雙手一拍，聳肩哈哈笑起來……

老者一看，臉色一沉，道：「笑甚麼？」

於心忍道：「不就是你說的這麼一件稀鬆平常事嗎？」

老者不以為然的道：「我魚家三十年老客棧就快關門了，還說是平常事！」

於心忍一怔，道：「你們姓於？」

老者道：「水中魚的魚。」

呵呵一笑，於心忍道：「我也姓於，是於心何忍的於，念在音同字不同份上，你的這件事我替你攬下來了！」

老者驚奇的道：「你眞的能把事情擺平？」

於心忍道：「你放一百二十個

寬心。」

老者忙又道：「這價銀方面……」

於心忍伸出一個食指，滿臉笑意。

老者驚道：「那是多少？一千兩？」

於心忍搖搖頭，道：「不需這麼多。」

「一百兩？」老者又問。

於心忍依然搖頭。

老者道：「那是多少，你自己說明白吧！」

於心忍道：「一兩，不多吧！」

老者道：「能擺平這件事，我老頭子寧願花銀一千兩，一兩怎好拿出手，不如這樣吧，你小兄弟如果辦成這件事，二百兩銀子我等你來取！」

於心忍搖頭道：「一兩，多一個不取，少一文不行。」

老者突然憂容的道：「開價這麼低，可是為你留個退路？」

哈哈一笑，於心忍道：「有句話不知你老聽說過沒有？」

魚老頭道：「甚麼話？」

於心忍道：「不成功便成仁，不過這個仁字全摻雜在銀子裏，換句話說，幹我這一行的，為了銀子，不成功便成仁，這你總該懂了吧！」

魚老頭道：「你為一兩銀子也拚命？」

於心忍道：「魚老人家，你可千萬別把事情弄擰了，非是我為一兩銀子拚命，而是對方只值一兩銀子，在我於心忍的眼裏，他們就如同一羣猪。」他緩緩的站起來，又道：「告訴我通寶賭坊在甚麼地方？」

魚老頭手指北邊，道：「清風鎮北頭第一家，門口有棵吊人樹的就是。」

於心忍笑問道：「甚麼叫吊人樹？」

魚老頭嘆口氣，道：「那是一棵老榕樹，秋夏之間，清風鎮上的人不少在那棵榕樹下閒磕牙，火傘高張的烈陽天，人在樹下坐，就像撐着一把清涼大雨傘，坐在樹下，不用打扇子就會一身清涼的直想閉上眼來睡。」

於心忍道：「那怎麼又叫吊人樹？」

魚老頭道：「自從水家開了一座賭坊，年二半載的總會有三兩個人在那棵樹上吊死，久了人們就叫它吊人樹。」

於心忍笑了，但他的牙齒可在挫，挫得格格響。

於是，他起身來，笑對魚老頭道：「咱們睡覺吧！」

魚老頭未說甚麼，只是打了個招呼，舉着燈回房去了，從他的模樣看，似是懷着太多的無奈，當然他並不對於心忍這個年輕人抱太大希望，因為這年頭不少年輕人把自己吹得鼓漲漲的，就似活在那虛無飄渺自我陶醉的半空裏，說不定這姓於的年輕人就是這號人物。

於心忍回到房中倒頭就睡，而且一倒下來就呼呼大睡，他那種自在樣，大概只有他自己領略得到。

＊　＊　＊

又一個新的日子到來！

從街北又走來那五個壯漢！

於心忍是被門外的擂門聲吵醒的，他伸頭往外看，分不清外面是月光還是東邊已露出魚肚白。

翻身而起，於心忍才拉開房門，已見櫃上老者在往後面叫道：「荷花，快起來啦！唉！」邊匆匆的往前門走去。

於心忍一笑，道：「魚老人家，我向你打包票，這是他們最後一次折騰你父女。」

魚老頭想哭，搖着頭去開了大門。

五個大漢全都是滿臉油垢，有兩個腰裏還插了短刀，進到店裏，拉開櫈子，各據一方：「五十個肉包，五碗大滷麵，魚老頭，你可要快送上，須知我們可是在賭坊熬夜的，吃完我們還要回去睡呢！」

魚老頭忙道：「在做了，各位等等，馬上送到。」

提着小包袱，於心忍緩緩走出來，在另一張桌子上坐下來，拉過茶壺倒了杯涼茶往口中灌。

「掌櫃的，有甚麼吃的，你隨便送點來，吃完我得趕路呢！」

魚老頭沒說甚麼，廚房裏端出兩個大白饅頭一盤醬肉，走到於心忍桌前，道：「小米粥還在熬，你先湊和着吃吧！」

於心忍笑笑，道：「這已經夠了！」

於心忍吃得快，饅頭夾醬肉剎時全送進肚子裏，就着桌子，他把布包打開來，十個大銀錠，一個五十兩，上面還印着官銀字樣！

魚掌櫃楞住了！

當然連另一桌上五個壯漢也全楞住了！

於心忍伸手在銀錠中間摸了一陣，自語道：「碎銀子放在……」邊又伸手入懷，摸了些碎銀子道：「掌櫃的，人馬一共多少銀子？」

魚掌櫃道：「一共九錢五，客官你這就要上路？」

於心忍道：「不錯。」

於心忍走得可眞快，他就在五個壯漢的注視下，翻身上馬，直往清風鎮以北趕去！

就在清風鎮北面，於心忍把他的馬拴在那棵葉茂根虬的「吊人樹」下面，提着他那個包袱到了「通寶賭坊」門口，抬頭看，於心忍心中

琢磨，這那像個賭坊，簡直是個有錢人家的住家嘛！

高高的大門樓子，青石台階有九層，雖說只有大大的一個院子，屋子却是十分氣派，門樓下四盞紗燈，雖說這時候已被熄去，但那門楣上的四個「通寶賭坊」大金字，確夠醒目的。

於心忍上得台階上，正要伸手拍門呢，兩扇大門却自動打開來，原來一個伙計提着一個籃子走出來：「你找誰？」

於心忍笑道：「到賭坊來的人當然是要賭的。」

伙計哈哈笑道：「兄弟，你可是初出道的吧，不錯，我們這兒是開的賭坊，可是要賭也得有個時候，每日午時到寅時，那才有場子開出來，這時候全都睡下了，那還有人大清早賭的！」

於心忍揚揚手中包袱，道：「我這兒可是五百兩銀子，天底下只怕找不到我這種大主顧吧！」

伙計笑道：「你午時來，我們歡迎！」

於心忍突然寒下臉來，道：「沒聽說開賭坊的規定賭客時間的！」一撥伙計，人已跨步往賭坊院中走去。

迎面一個大廳，如今正有兩個人在裏面清掃，見於心忍闖進來，其中一人問道：「你找誰？」

「咚」的一聲五百兩銀子往賭桌上一放，於心忍道：「找莊家來！」

兩個伙計全笑彎了腰，其中一人偏着頭向於心忍上下看了個仔細，邊呵呵笑着，道：「幾位推莊師父吃了點心全上了床，帳房的銀子也入了庫，大清早誰會來陪你賭，兄弟你就別逗了，想賭過午來，那時候人多，可熱鬧呢！」

倏然一個大嘴巴，把說話的打了個滿嘴流血，於心忍道：「找推莊的來！」

那人挨了一嘴巴，跳起脚來罵道：「一大早那裏冒出你這麼個王八蛋，也不打聽打聽，竟敢來通寶賭坊撒野，可是不想活了！」

另一人也戟指於心忍喝道：「你怎麼打人不撿地方，你知道這是誰開的賭坊！」

於心忍淡然的道：「找推莊的來，大爺我這是賭癮突發，非得在你們這賭坊過足了癮才走。」

「好，我這就去替你叫，小子你可要坐穩了……」

挨打的人跑得可眞快，一會工夫，就把小客店裏五個壯漢召回來了。

衝進大廳上，五個壯漢一楞，旋即哈哈大笑起來……

於心忍也跟着笑道：「你們之中，那個是推莊的？」

一張賭桌上，一下子擠坐五個人，五雙眼睛全盯着桌上的小包袱，因爲五個人全知道裏面是銀子，而且爲數還眞不少。

突然，其中那個四十上下的痳臉漢高聲道：「把王師父找來！」

王師父揉着惺忪泛紅眼睛走進大廳來，一臉倦容的走到痳臉漢面前，「趙爺，你找我？」

痳臉漢笑意盎然的道：「這位兄弟要賭幾把，你就勉爲其難的推兩莊，完了這位小兄弟也過了賭癮，你說呢！」

王師父細看於心忍，輕點着頭，道：「牌九？」

於心忍道：「隨便！」

「花啦」一聲響，一副純白象牙牌九已倒翻在桌面上，王師父挽起袖子，十指在三十二張牌上撥彈有致的刹時切成行又變成雙，雙變四堆，然後合成四方塊，那種瀟洒的動作，只看得於心忍喝一聲采！

「賭大還是賭小？」

於心忍雙手把包袱一下子推上桌，笑笑道：「輸贏只一把，越乾脆越過癮，完了我還得趕着辦正事呢！」

趙痳子一豎大拇指道：「如此最好，那就一翻兩瞪眼吧！」

王師父十指尖尖的從兩邊移出四張牌，一前一後兩對子，隨手抓着一對骰子丟出去，滿臉笑容的道：「三！你先拿！」當然三即是三對門的意思。

於心忍突然道：「加兩點是五，應由你先拿！」五則吾自己。

王師父一怔，道：「擲出骰子已成定局，豈有骰子擲出後再改變的？」

於心忍笑道：「牌未攤開，誰知誰會贏，再說牌是你切的，骰子由你擲，我當然有權增點減點，取牌吧，大莊家！」

王師父雙手按住兩副牌叫道：「沒有這種規矩，你明明是來找痳煩的……」

趙痳子冷冷一笑，道：「小子，光棍眼裏揉不進沙子，你可是大清早想觸通寶賭坊霉頭的吧！」

於心忍不愠不火的伸出兩個指頭挑向王師父壓在牌上的雙手，疾快的把兩副牌掀開來！

後面一副「猴子坐板櫈」癟十，另一副前面的却是「十一摟住九姑娘」也是個大癟十，兩個癟十較高低，後面的正好壓住前面的。

於是於心忍笑了……

「賠吧，我這裏不多不少五百兩銀子。」

趙痳子一掌拍在桌面上，罵道：「不長眼睛的小子，你也不打聽打聽，桃花渡口水老爺子的買賣，也是恁你來攪和的！」

另一壯漢暴長身戟指於心忍罵道：「先給你一頓生活吃，叫你小子知道厲害。」

於心忍並未站起來，口吻却更爲平淡的道：「各位，也不過這麼五百兩銀子，敢情是輸不起？」

趙痳子反手一掌擊向於心忍，罵道：「去你娘……」

右手靈如出洞毒蛇，於心忍迎着趙痳子擊來的手切去，「卡」的一聲脆響，趙痳子罵聲未完，狂叫一聲，右腕似已斷了，痛得他左手托住右掌直哈大氣！

於心忍順勢隔桌，一把扭住推莊的王師父，冷聲道：「可要我把你這張面皮撕下來？」

王師父那白如女人的雙手忙緊握住於心忍的手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的直翻白眼左右看……

就在這時候，從左右「咻」的一聲，兩把短刀同時狂扎過來，不料於心忍可眞認得準拿得穩，「沙」的一聲，正把對面的王師父快不可言的拉過桌面塡了他的位置，他本人向後一仰，人已平躺在椅子上，雙脚鈎住桌底。

好長的一聲凄厲慘叫，兩把短刀全扎在王師父的背上，鮮血立時向外迸濺起來。

於心忍挺身而起，雙手稍推，王師父又同他對坐在一張桌子上，只是王師父目瞪口張的死在那裏了。

兩個殺手一見先是一怔，旋即揮刀再殺。

於心忍一把抓住包袱左擋右砸，「叭叭」兩聲擊退二人，口吻依然平淡的，道：「我這個人一向賭得正大光明，而且是輸贏只一把，絕不久戀，五百兩銀子拿來我就拍屁股走人，至於你們殺人的事，可與我無干！」

趙痳子似是喘過氣來，大喝一聲，道：「抄傢伙，圍起來殺！」

一時間從前後屋子裏衝出七八個壯漢，有一半舉着鋼刀殺來！

於心忍可眞夠絕，就在七八個壯漢即將殺到的時候，他突然一場身腰，雙脚已把那張大賭桌舉在雙脚上，他却是以背坐椅，雙腿高舉，把那張大賭桌就在空中旋轉起來，一時間七八個壯漢難以出手，而於心忍脚上的桌子却越旋越快，眼看着連桌角已分辨不出的時候，他突然雙脚一送，大賭桌空中旋動着砸向迎面三人而去。

「花啦啦」聲中，挾着沉重的悶哼聲，三個壯漢早被砸翻在地上！

另一面五個壯漢就在此時，狂吼一聲：「殺！」

於心忍却又在桌子飛出同時，雙脚落地，雙手已托起他坐的椅子來，左掃右打，刹時間幾個壯漢全被他一張椅子打翻在地。

趙痳子一看，早高聲道：「住手！」

於心忍丟下椅子哈哈一笑，道：「贏了銀子還得打一架，可眞夠辛苦的。」

趙痳子額頭已見汗滴，咬着牙道：「强梁不如商量，你明敞着是來找岔的，何不當面鑼，對面鼓的明說！」

於心忍道：「一翻兩瞪眼的賭，還有甚麼好商量的，五百兩銀子賠給我，我立刻走人，誰同你們這些幹打手的窮囉嗦。」

趙痳子道：「既然你一定要吃定我們，那我就直說給你聽，我們這裏四更一過，櫃上銀子馬上結算，立刻送上桃花渡，眼下這裏有些零碎銀子，那有五百兩銀子賠你的！」

於心忍一聲冷笑，道：「開飯館的不怕肚皮大，開賭場的那怕銀子多，你原是個大痳子，說話應帶三分笑，可是我看你盡在胡說八道，不給你吃些苦頭，你是不知道於爺的手段。」他段字才出口，突然暴伸右手，食中二指已夾住趙痳子的左耳，「嘶」的一聲，恁般乾凈俐落的把隻耳朵撕下來！

趙痳子一聲狂叫，咬牙大罵一聲：「老子同你拚了！」暴張雙臂向於心忍抓去！

於心忍右手一揮，手中耳朵打向撲過來的趙痳子臉上，就聽趙痳子大叫道：「伙計們，咱們同這王八蛋拚了！」這時幾個被打倒的壯漢早又抄起傢伙向於心忍圍去，那光景是準備合力先把於心忍抱住，再來個圍殺！

大廳上就聽於心忍哈哈一笑，身法驟閃如幽靈般，老籐棍已抽在手中，詭異的閃展騰挪中，就聽得一陣「彭」聲不斷，刹時八個壯漢全跌在地上直哎呀……

趙痳子破口罵道：「王八蛋，你殺了我們吧！」

於心忍搖手笑道：「不不，我從不殺人，就算是十惡不赦的凶徒，我也是不要他的命，對於你們我更不會殺。」邊四週望望，發覺對面門樓下掛了幾條繩子，於心忍十分高興的取過來，滿臉笑意的走向趙痳子。

「你要幹甚麼？」

於心忍道：「那就委屈各位，陪我走一趟桃花渡，找姓水的要銀子去，別忘了，五百兩銀子說大不大，說小可也不小的一筆十分惹人眼紅的數目呢！」

趙痳子忙道：「小子，你別拿繩子拴人，我跟你去見我們莊主。」

於心忍搖搖頭，道：「我信不過你們其中任何人，如果走出大門四散而逃，我抓你們那個才對？」

（未完•二）

上文提要：易天行替徐元平及上官婉倩療完傷，拿出他自製的藥丸要他們服下，宗濤搶下，可惜又被易天行搶回，功虧一簣，否則可從藥中查出名堂……丁玲丁鳳兩姐妹與徐元平分手後，碰到楊文堯，楊文堯出了古墓之後深覺孤掌難鳴，爲了騙得姐妹倆其中一人做兒媳婦，便獻殷勤僱車送姐妹倆，楊文堯、丁玲各懷目的，查玉認出丁玲服飾跟踪而來……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夜探消息見怪事　難明畫圖是何意

查玉聽得心裏笑道：「鬼王谷的人沒有看到，倒被我查家堡的人看到了。」

這時他心裏忽的一動，暗忖道：是了，看起來這姐妹二人並不甘願跟楊文堯走。要是出於自願，又何必暗中作記號，通知鬼王谷的人呢？但繼而一想，雲夢二嬌也不是平庸的人物，又怎會甘願被楊文堯帶着走呢？

這兩種想法一時間困擾了查玉，使他不知該如何處理，吸了口氣，三思之後，覺得無論如何，雲夢二嬌跟自己有過一段患難之情，現下二嬌被楊文堯看守着，不管如何自己總得設法相救才是。

想到這裏，陡然眼前亮光一閃，他暗叫了一聲：「糟！」忙的一挺腰，一個「倒捲翠簾」，人已靈捷無比的翻上屋面，一伏身，身子平貼瓦面。

伏了片刻工夫，仍未見動靜，膽氣一壯，悄悄仰頭四下一望，忽見右首房間內，閃爍着一點暗淡的燭火，窗櫺上映現着一個長長的人影。

查玉心中緊張得怦怦直跳，忙的深呼了口氣，一展身，迅速的落到有光的房上，身軀往下一墜，一個「雲龍入海」，人已倒掛簷下，臉貼窗紙，用舌尖一點，就孔往裏一瞧，不由嚇了一跳。

原來房內暗淡地燭光下，桌上放着一副筆架，楊文堯正在赤光身子低頭站在桌子旁邊。

查玉一看這情形，心中大感奇怪，心想這又不是伏暑天氣，這老怪物怎麼還要赤裸着身子？

看着他這等怪模怪樣，心裏想笑，却不敢笑出聲來，當下強忍住一口氣，仔細望去。

祇見楊文堯端視着他自己左大腿，看了一陣，又用筆在紙上畫了幾筆，然後又看一陣，又再畫幾筆。

任憑查玉精明，一時之間，也無法瞭解楊文堯在作甚麼。

目光下移，祇見楊文堯左腿之上，一塊肉已成了醬紫色，查玉乍看之下，祇道他是受傷瘀血，但繼而一看，又隱約見那肌膚之上，有着一絲一絲的白線一般的痕跡，楊文堯正照着那細線的痕跡在朝紙上描繪。查玉看得心頭一動，暗道：這老鬼一生花樣極多，這又不知搞的甚麼把戲？

原來這是楊文堯在古墓，被徐元平逼得將戮情劍匣交還他之時，心中仍醉心於金蝶、玉蟬，早存着再入古墓之心，是以在交還之時，已暗中把劍匣朝左大腿上用力一按，同時運功把左腿肌肉的經脈一封閉，那劍匣的紋跡，便清晰的留在肉上。

這時，楊文堯按圖描繪，查玉雖然看在眼裏，却不知到底是甚麼用處，不過他深知楊文堯通曉土木之學，想必又是一種甚麼構築的秘圖。

看了老半天也沒有眉目，知道再看下去也是無益，何況楊文堯功力不弱，這時不過是專心在描圖，沒有注意其他，如若時間一長，被他發現，豈不是自找痲煩？

想到這裏，雙脚用力，腰身一扭，人已翻上屋面，抬頭一看，天色已不早，四週看了一眼，兩個起落，返回房中。

躺在床上，暗中思量，忖道：要憑自己一人之力，絕難對付楊文堯，現既知雲夢二嬌是被楊文堯挾走，諒來也無法隱避起來，祇要自己召來查家堡的人手，暗中盯牢，不怕他們飛上天去。

第二天一早，楊文堯就趕車啟程，查玉也趕忙在店裏佈下查家堡留訊傳息的特別標誌，令見到記號之人，順着所留示的方向，緊追自己。

他佈置妥當，這才緩緩出了鎮甸，拿定了距離，尾隨着前面揚塵的馬車而去。

到了黃昏時分，又進入一座大鎮，查玉又跟隨楊文堯之後，住了客店，又在客店大門和自己的門窗上做了暗記。

約莫二更過後，窗外響起了「篤、篤……篤」二短一長的扣窗聲，查玉心中一喜，知道自己留的記號已有路過此處查家堡屬下的人看到，立即披衣下床，手持燈台，晃了三晃，又劃了一個圈，然後推開窗戶，端坐桌旁。

室內衣袂閃動，已有兩個黑衣勁裝大漢越窗而入，一見查玉，垂手而立，小聲問道：「小的在前面看到咱們堡中的記號，知道是少堡主有事召喚，特地快馬趕來此間，落脚之處，離此不遠，不知少堡主有何差遣？」

查玉朝二人瞧了一眼，道：「我有一事，要交付你二人，不知你們有無膽氣？」

二人連忙躬身答道：「祇要少堡主有命，縱然是赴湯蹈火，小的也絕不敢躲懶不去。」

查玉點頭冷冷一笑，道：「好，我因跟踪一人來此，但是還有要事待辦，但那人又放棄不得，苦於無法分身，所以留記要請人前來相助。」

那人又恭恭敬敬的道：「有事但請吩咐就是。」

查玉壓低聲音道：「我是釘了金陵楊家堡的楊文堯來此，我覺得其中定還有別的文章，這根線絕不能把它放掉，但我另有要事必須親去，故而無法兩頭兼顧，現在我請二位前來，就是尾隨那輛雙馬大篷車，看它到甚麼地方，你們祇管跟下去，但沿途不要忘記暗留標誌，待我辦完另外一件要事之後，再循你們走的路線，不過兩三天，自會追上你們就是。」

那二人中一個人年齡較大的人道：「小的暗中跟踪，相信不致會出甚麼事，不過，萬一有甚麼，那咱們要不要跟他……」

查玉搖搖頭，道：「祇要你們多加小心，諒來不致同他發生衝突。」說着一揮手道：「這次辛苦你們，現在先回去休息，明天也不必來見我，咱們分頭行事。」

查家堡戒規苛嚴，屬下之人，自不敢多言，見少堡主揮手，趕忙應了兩聲「是」，躬身退轉，正待越窗離去，猛又聽查玉喝道：「慢！」立即又回身待命。

查玉又道：「還有兩件事，一併交代與你們，第一、不得露出痕跡，以免打草驚蛇。第二、沿途注意可疑之人，尤其注意二谷之人。」說到這裏臉色一沉，道：「此事關係太大，如若叫人家走脫了，哼，哼，那你們可要小心。」說罷點了點頭，道：「好，你們去吧，一路多加小心。」

查玉和衣倒在床上，暗中想道：要從楊文堯手裏把雲夢二嬌解救出來，自己沒有這等力量，就是有，一時也用不着和楊家堡多結怨恨，要救她們，除非是找到鬼王谷的人，由他們自己出面。如此一來，不但不得罪楊文堯，而且還交結上鬼王谷。

他心中如意算盤一打，很自然就想到「索魂羽士」丁炎山，但百忙中要找丁炎山，那實在毫無可循之途。查玉躺在床上，想來想去，祇覺得丁炎山遠離鬼王谷，無非也是爲了南海門下奇書，既然如此，必定還在碧蘿山莊附近一帶逗留，要找人，祇有這一條路比較可靠，想到這裏，不由自言自語的說道：「對，明天先折回去找找他……」

第二天一清早，查玉便折向碧蘿山莊方向奔去。

中午時分，覺得腹內飢火中燒，甚是難忍，便在一處鎮甸，吃用些酒食，正在那裏舉箸進食時，猛聽得一陣陰冷冷的笑聲，接着說道：「我祇道你上了天，想不到在這裏被我碰上，咱們這筆賬倒要好好的算一算呢……」說着一陣衣袂飄風之聲，人已欺近桌前。

查玉心頭一寒，抬頭一看，來人正是苦苦追逼自己的千毒谷的冷公霄。

冷公霄掠身欺進，查玉連筷子也沒有來得及丟，挫腰挺腿，「砰砰」一陣亂響，踏翻桌椅，人却向後躍開五尺。

查玉借着這一躍之勢，「嗤」的一聲，張口吐出嘴中的酒菜。

冷公霄哈哈一笑，道：「今天要叫你走脫得了，冷老二算是白活了一輩子……」人隨話動，躍身吐臂，疾向查玉扣到。

查玉爲人心眼最多，知道這次無法擺脫這老怪物，就在閃身避讓時，心念轉動，已經有了主意，當下厲聲喝道：「冷老二，你當眞以爲少堡主怕你不成？」

冷公霄沒防查玉會突然發出這種英雄豪氣，被他喝得怔了一怔。

查玉一指冷公霄，道：「冷老二，你也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就是要找你家少堡主打架，這地方也不是你我用武之處，待我賠了店家銀兩，找處僻靜之處，我領教你幾招絕學，你說可好？」

冷公霄吃他一唬，乾咳了一聲，道：「好，諒你也走不了。」

查玉拋下一錠白銀，道：「店家，這賠你的傢具。」說着轉臉對冷公霄冷冷一笑，道：「冷老二，前面離此不遠有處山坪，查家少堡主前頭帶路，在那裏等你就是。」

冷笑聲中，人已奪門，凌空躍去。

查玉自幼成名江湖，贏得「閃電手」的美譽，輕功自然了得，這時一長身，疾如流星飛矢，直向前奔去。

冷公霄在武林中也是出色的人物，輕身功夫自有獨到的造詣，雙脚一點，隨着查玉的身形緊追而去。

查玉一邊奔跑，一邊心裏暗暗打算，目前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想辦法，擺脫開這老怪物，再一便是想個甚麼主意，利用這個老鬼去對付楊文堯，讓他們互相牽制，這一着不但可以保得雲夢二嬌，而且說不定是隔山看虎鬥，自己坐收漁利也未可知。

心念至此，不由暗中一笑，決定依計行事，脚下一提勁，轉身躍上右首的山坡。

查玉四下一望，周圍是一片亂石荊棘，離開大路也甚遠，絕不致有人會跑來此處，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倏的轉身停立下來。

冷公霄知道查玉爲人詭謀最多，見他倏然停身不走，一時間，不知他弄的甚麼玄虛，倒也不敢大意，身軀歪歪斜斜的閃動了兩下，已躍到查玉身側五六尺處。

這時查玉早已成竹在胸，微微一笑道：「冷老前輩，你何苦這樣苦苦逼我呢？」

冷公霄嘿嘿一陣冷笑，道：「難道你自己還不明白麼？」

查玉一整臉色道：「查家堡、千毒谷地分南北，各有所據，可算得無怨無仇，井水河水，互不相犯，如今你却依仗輩長技強，一直想置我於死地，我不明白你是何用心？」

冷公霄乾咳一聲，道：「你倒說得似很有道理，你就忘了你那一把火，那時間你怎麼不說查家堡、千毒谷無怨無仇，互不相犯了？」

查玉笑道：「老前輩原來是爲了那件事，但那事又怎怪得了我呢？有道是上陣不認親父子，在那等局面之下，我放火，不過是先求自保，並未存心……」

冷公霄伸手喝止，道：「查玉，你少在我老人家面前逞口舌之能，今日任你舌粲蓮花，冷老二也不信你這一套鬼話。」

查玉搖頭嘆道：「你要決意不信，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既是如此，你要如何，我查玉也不是貪生怕死之人，一切悉聽尊便，我無不奉陪……」接着又嘆息一聲道：「不過你智多謀定的冷公霄冷老前輩，做事却竟也如此盲目任性，倒眞叫我查玉覺得好笑。」說罷仰頭哈哈一陣朗笑。

冷公霄爲人最是奸猾，這時被他一笑，笑得莫名所以，沉聲喝道：「你少信口胡說，我冷老二做事，難道還要你來派不是的麼？」

查玉見他心意搖動，便道：「不是我敢派你不是，不過老前輩竟忘了千里來此的目的，把正事放在一邊不做，却苦苦與晚輩相纏，這豈不是捨本逐末麼？」

冷公霄聽得臉色微微一變，隨即又平靜下來，道：「橋歸橋，路歸路，今天我對付你查玉，乃是以洩火燒竹石陣之恨，與千里來此並不相衝突，又算得甚麼捨本逐末呢？今天我冷老二索性成全到底，你有甚麼話，祇管痛痛快快的說好了，總要使你心服口服。」

查玉瞟他一眼，心裏冷笑一聲，暗忖道：冷老二，你少在你少堡主面前耍花槍，你的心事我還看不出來麼？哼哼，你這時不過是嘴硬心軟罷了，還充得了甚麼胖子。

當下冷冷一笑，說道：「久仰老前輩做事縝密，但此次依我看，你是智者千慮，依然還有一失之錯，我請問你一聲，你可知來到此處的有些甚麼人？」

冷公霄呵呵一笑，道：「這事還要老夫說麼？」

查玉一臉凝重之色，說道：「不是我說老前輩不知道，而我敢斷定老前輩是當局者迷，少不得疏漏之處。」

冷公霄長長的哦了一聲，翻了翻冷漠毫無表情的眼睛，道：「我冷老二當局者迷，你就當局者清，我有疏漏之處，你就沒有疏漏之處？哼，冷老二豈是這等易於受你矇騙之人？」

查玉這時已看透冷公霄的內心，是以神定氣閒的道：「不敢，不敢，晚輩哪能比得上老前輩的高明，不過許多事往往有許多難逢的機緣，就像晚輩這次……」他說到此處，倏然住口不言。

冷公霄也是出名的精靈古怪，一見查玉說得膽壯氣盛，絕不是空穴來風，一定是被他發現了甚麼秘密之事。

冷老二不但精靈奸猾，而且生性也極多疑，被查玉轉彎抹角，東拉西扯的一逗引，心裏眞的疑雲重重，當下臉色一緩和，放輕了聲音，道：「英雄出少年，你們年輕人自然來得精明。」頓了頓又道：「除了我們已現身的人，難道你又發現了甚麼可疑之人麼？」

查玉見他口氣一軟，便知他已經入港，便裝模作樣的道：「此次天下武林中人，爲了南海門之事，雲集左右一帶，但此事絕非任何一門，一派可以獨自勝任，必須羣策羣力，全力以赴，才能期望成功。所以晚輩啣命來此之時，家父就再三叮囑，切不可自以爲是，更不可貪功好勝，一定要連絡一兩處足以互信互託的門派，共同策劃，還要晚輩聽從幾位父執長輩的携帶，切不可盲目從事……」

他這番話說得煞有介事，弄得冷公霄一時間也分不出是眞是假，祇好乾笑一聲，道：「令尊卓見，確實高人一等……」

查玉也沒有理他的話，繼續說道：「晚輩前次一些誤會，得罪了前輩，心裏很覺不安，但時間緊迫也不容細加解說，不過現在晚輩發現一件別人不知之事，特地前來找老前輩，以便共同商量，也好表明晚輩心跡……」

冷公霄聽得心裏一跳，忙道：「發現了甚麼事？」

查玉嘆了一聲，道：「我雖爲此事折返，本是存心想與老前輩商議，但老前輩却這等容不得我，我若說了，你也不肯見信的。」說着又嘆了一口氣。

冷公霄是何等厲害，一看查玉此時又不肯實言相告，知他是欲擒故縱，等待自己上鈎，心中雖恨查玉的刁難，但也是無可奈何之事，祇得裝着若無其事的說道：「查家堡、千毒谷，素來是極爲和睦，況且令尊對咱們老弟兄不錯。就憑這份義氣，也該彼此照應。你這等說法，豈不是見外了麼？」

查玉微微一笑。

冷公霄乾咳一聲，道：「你到底發現了甚麼事，如今四下無人，不妨商量商量。」

查玉四下望了一眼，壓低聲音，道：「依老前輩所知，這周近來了些甚麼人？」

冷公霄望着查玉，道：「除了你我二家之外，還有鬼王谷的二個丫頭，丁老三、金老二、『鐵扇銀劍』于成、『混海神龍』秦安奇。」又仰頭沉思了一下，道：「還有那討厭的老化子……」

查玉道：「老前輩沒有再碰到別人麼？」

冷公霄道：「那駝矮二叟，咱們自不能把他們算列在內……」

查玉陰陰的笑道：「還有一個是老前輩沒有料想得到的……」

冷公霄點頭哦了一聲，道：「你莫非說的是那個姓徐的麼？」

查玉搖搖頭，道：「不是，不是。」說着神秘的笑了笑，道：「老前輩，當今武林，二谷三堡之中，依你看，有幾家不會參與此事的？」

他此言一出，問得冷公霄怔怔的半晌說不出話來。

查玉道：「我再問一句，老前輩覺得楊家堡與鬼王谷平素如何？」

冷公霄心頭一動，遂道：「金陵楊家堡主楊文堯，平素仗着堡內機關密佈，自以爲有天塹之險可據，是以很少與人來往。據老夫所知，楊家堡與鬼王谷，縱然是沒有深交，却也沒聽說有甚麼恩怨之事。」

查玉笑道：「這就是了，我雖年輕淺薄，但對江湖上幾大門戶之間的事，也曾聞聽老人說過，就想不出楊家堡與鬼王谷有甚麼交情可攀的。」

冷公霄急急的道：「難道楊文堯也來了麼？」

查玉點了點頭。

冷公霄又追着問道：「莫非你看到這老鬼是和丁老三在一起麼？」

查玉道：「如若是跟丁炎山在一起，我也不會這等驚異了。」說到此處，倏而住口。

冷公霄向前一步，拖住查玉追問道：「難道鬼王谷已傾巢而出了麼？」

查玉看着冷公霄那一臉緊張之色，心裏罵道：看你這猴急樣子。這時查玉已知冷公霄被自己逗得疑神疑鬼，不禁十分得意，但臉上還是不形於色的道：「鬼王谷是否會傾巢而出，我不得而知，不過却親眼看見雲夢二嬌跟着楊文堯。」

冷公霄聽得臉色一變，道：「你說甚麼？楊文堯會跟雲夢二嬌在一起走，你可看得眞切？」

查玉笑道：「老前輩盡可放心，我查玉說出口的話，絕錯不了。」說着隨將如何遇見馬車，如何見袖生疑，如何追踪，如何深夜搜探等情，都一一說出來告訴冷公霄，但却將自己留訊召查家堡之人

的一節，隱瞞起來。

冷公霄翻着兩隻眼睛，在查玉臉上瞧了一陣，突然問道：「查玉，你此話說的可眞？可不准在老夫面前玩甚麼鬼把戲。」

查玉心裏一跳，神色却平靜的答道：「此等大事如何能說得了謊。」

冷公霄嘿嘿笑道：「你既發覺了此事，爲何不跟下去，爲何跑回來，怎又知道我會在這附近呢？」

查玉被他問得倒抽了一口冷氣，表面上却哈哈一陣大笑，藉機遮蓋自己的窘態，心裏一轉動，答道：「那輛雙馬大車，比不得一根繡花針，還怕找他們不到麼？至於我爲甚麼會折回來，怎麼會知道老前輩會在附近，此事也不難猜出，我雖然不敏，但在江湖上也走動了很久，這一點也不用細說。我這一點機心，相信老前輩還信得過去，難道這還要說穿了不成麼……」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查玉對冷公霄的話不作正面答覆，却空空洞洞的支吾了一陣，冷公霄也是久歷江湖之人，自不便打破砂鍋問到底，也祇得隨着笑了一笑。

停了片刻，冷公霄道：「依你看，楊文堯這次大概在搞甚麼把戲？由他們的形跡上來看，是到哪裏去？」

查玉沉吟了一陣，說道：「楊文堯存甚麼心，我可不敢瞎猜亂測。不過聽雲夢二嬌口氣，似是不大樂意。」頓了一頓，又道：「依我猜測，他的去向彷彿是返金陵的成份多。」

冷公霄怪裏怪氣的哦了一聲，突然又臉色一沉，道：「查玉，以前咱們之事，可以放在一邊，暫且不談，既是你本兩家的情誼，來找我冷老二，也可表明你的一片衷心，現在咱們也不宜坐失時機。就請你領路，咱們追上去暗中看個究竟，一路之上，咱們可得共進共退，你可不准暗中耍花樣……」說到這裏，冷公霄猛的疾伸右手，一把扣住查玉脈門，哼哼兩聲冷笑，道：「我冷老二做事，喜歡爽爽快快，咱們把話說明了，如果你存心不老實，想打甚麼歪主意，到時可不要抱怨，你是聰明人，這中間的利害得失，你自己忖度忖度。」說着把手一鬆。

查玉知道他是在要挾自己，這時也祇得硬起頭皮一口答應下來，暗中打算，在見到楊文堯之時，再設法弄點花樣，讓這兩個老鬼衝突起來，自己那時再謀求脫身之法，諒非難事。他心念轉動，當下朗朗答道：「此番我查玉與老前輩同去，是利是害，乃是我查家堡與千毒谷二家之事，斷無虛妄不實理，這點老前輩盡可放心，再說，老前輩明察秋毫，也不容我玩甚麼花樣，難道老前輩還不信麼？」

冷公霄被他一捧，心裏甚是受用，冷冷一笑，道：「你能知道就好。」說着轉臉朝着查玉一望，道：「走吧，咱們幹正經的去吧！」

查玉點點頭，轉身向前奔去。冷公霄也不打話，隨後拔腳跟去。

二人一路走來，却各懷心事。

查玉一路在想，見了楊文堯之時，用甚麼話來離間兩個老鬼，自己如何趁機救走雲夢二嬌……

冷公霄心中也在想着主意，他知道金陵楊家堡楊文堯，如無重大之事，是絕不輕易現身江湖的，而這楊文堯外表看似和善，其實奸刁狠毒，是個出名難纏的人物，這時他既挾走雲夢二嬌，自然有他的用途，自己插手阻梗，無疑是跟楊文堯過不去，翻臉成仇，自是意料中事，對付一個楊文堯，原本難不住冷公霄，祇是楊家堡是否還有高手隨行，那就不敢說了。

況且旁邊還有個查玉，而查玉的陰狠並不亞於楊文堯。這時查玉說得很好，到了緊要關頭，他變起卦來，誰也無法保準一成不變，到了那時候，既得罪了楊文堯，查玉再一暗中搗鬼，自己無論如何也敵不過四手，何況還有二個丁家的丫頭。

冷公霄處事到底經驗豐足，所以一路之上，人不知鬼不曉的，已暗留下了千毒谷的標記，召請人手前來接應。

查玉雖然不知他暗中在召請援手，但他乃是聰慧透頂的人物，已看出冷公霄對自己似極具戒心，自己也就暗中提高警惕。

這一天晚上，二人落店後，夜半時分，查玉在朦朧入夢之際，猛聽得窗紙上「篤、篤、篤」三聲輕細的扣彈之聲。

查玉心中一動，但又覺這並不是查家堡的招呼暗記，但既然有人找上門來，也不能不理。當下輕輕下床，低聲喝道：「是哪方朋友，這般時光，還來下顧兄弟？」

外面一個冷漠的聲音說道：「無事不登三寶殿，老夫來找你，自然是有話問你……」

聲音未完，窗子「呀」的一響，一陣颯然風動，房裏已站立一個身穿黑色道袍，瘦骨嶙峋，背插長劍，右手握着一柄拂塵的人。

查玉一聽此人說話的聲音，心裏就一怔。再定眼一瞧，見來人正是鬼王谷的丁炎山，內心說不出是驚是喜。

他喜的是有丁炎山，可以制衡楊文堯和冷公霄，因丁氏姐妹到底是他的親姪女，如今被人挾持，他

爲有袖手不管的道理？既是要管，無形中雙方便站在一起。若冷公霄對自己不利，說不得也要出面斡旋一番，如此一想，心便寬敞得多。

驚的是這幾個老鬼都是出名的怪物，一個個冷僻異常，翻臉便不認人，自己夾在這幾個老鬼中間，說話、行動都極是爲難……

查玉心念未完，丁炎山已一甩拂塵，冷冷說道：「幾天沒有見到你，怎麼倒跟冷老二混在一起了？」

「閃電手」查玉被他一問，覺得此事不是三五句話可以說清，怔了怔道：「老前輩是問我麼？」

丁炎山道：「這裏沒有旁人，不是問你還有問誰？」

查玉適才因爲驟見丁炎山，心中驚喜交集，是以對丁炎山詢問之言，確實未曾留心聽到，祇好又問道：「不知老前輩有何事相問？」

丁炎山道：「老夫問你，怎麼跟冷老二斷混在一起了？」

查玉雙眉輕輕的一挑，臉上現出十分爲難的神情，說道：「此事尚請老前輩原諒，恕晚輩一時不能相告。」

丁炎山抖了抖拂塵道：「難道眞的不打算告訴我麼？」

這時查玉心中早有了主意，他要慢慢引他上鈎，當下歉然一笑，道：「非是晚輩不肯直言相告，實在晚輩別有苦衷……」

丁炎山奇道：「這又不是甚麼不可告人之事，你又有何苦衷呢？」

查玉嘆道：「以鬼王谷與我們查家堡平日的情誼來說，自是不應瞞着老前輩，何況前時在那山崗，老前輩不爲冷老二言詞所惑，對查玉的一番情份，我查玉是沒齒難忘，對老前輩實在不應有欺瞞之事。」說到此處，蹙眉沉吟片刻，道：「祇是此次，晚輩受制於人，身不由己……」

丁炎山眼睛一翻，道：「老夫又不是三歲孩童，難道還會受你的哄騙不成麼？」

查玉正色道：「晚輩怎敢欺騙老前輩。」

丁炎山道：「你查玉也非泛泛之輩，冷老二縱然厲害，你也不致於這等懼服於他，你說受制於人，身不由己，豈不是騙人麼？」

查玉道：「老前輩祇知其一，不知其二，爲了表明我的心跡，但求老前輩應允我一件事，我便將此事詳細相告。」

丁炎山道：「好，祇要老夫能力所及，我一定答應，你且說說看。」

查玉道：「這並非甚麼難事，祇要老前輩答應，如果我將此事告訴老前輩，他日不論在甚麼利害攸關的情形之下，老前輩不要將此事告訴冷老二就行了。」

丁炎山摸了摸鬍子道：「老夫行道，最重信諾，你既以老夫爲可信之人，老夫自不能不顧道義，再將你的話轉告他人，這個你大可放心……」

查玉道：「老前輩此話可能作數？」

丁炎山臉色一沉道：「老夫幾時騙過你了？」

查玉移近一步，臉色莊重的道：「既是如此，晚輩就說了。」頓了頓，接道：「老前輩可知我爲何甘願受制於冷老二麼？」

丁炎山眨了眨眼道：「你是自願受制於他，這又是爲何呢？」

查玉道：「說穿了，我全是爲了你們鬼王谷……」

丁炎山望着查玉，長長的哦了一聲。

查玉道：「鬼王谷與查家堡平素情感不惡，晚輩又感於老前輩相待之情，鬼王谷有事，晚輩自是應盡力以赴……」

丁炎山道：「我鬼王谷又有甚麼事？你越說我越不明白了。」

查玉道：「我大膽問一句，鬼王谷與金陵查家堡相處如何？」

丁炎山道：「兩家並無甚麼往來，但也沒有甚麼過不去。」

查玉道：「那麼老前輩可曉得令姪女被楊文堯挾持麼？」

丁炎山竟毫不驚奇的道：「老夫問你與冷公霄之事，誰問楊文堯之事了？」

他這話聽得查玉心裏一寒，祇得答道：「這事乃是由楊文堯而起，晚輩因楊文堯挾持走二位姑娘，因感於鬼王谷與查家堡的友誼，是以決心暗中相護，並設法查察楊文堯的用心何在，一方面也想俟機相救，又怕自己力單勢孤，才折返回去，想尋找老前輩，不料……」

丁炎山冷笑道：「不料却遇到了冷老二，是麼？」

查玉道：「正是，晚輩在情急之下，祇得與他說明，希他能義伸援手，但他却以利害威脅，要挾持我……」

丁炎山道：「他如何要挾於你？」

查玉道：「他以楊文堯之事以及南海門下奇書諸種利害相挾，所以晚輩處處受制，不便對老前輩直言。」

丁炎山望着查玉瞧了半天，嘿嘿笑了一陣，道：「查玉，你祇道老夫不知楊文堯之事麼？」

查玉心中一震，怔了半晌，不知如何答覆是好。

丁炎山笑道：「實對你說了吧，楊文堯挾走兩個丫頭，老夫早

就知道，我再問你，你可知道楊文堯現在何處麼？」

查玉這時却不敢隱瞞，道：「晚輩已有人暗中盯了下去。」

丁炎山哼了一聲，道：「你也太看輕楊文堯了，他人稱『神算子』，甚麼事能瞞得了這個精靈鬼，你以爲你派出去的人就能有用了麼？」

他一言未完，窗外一聲冷笑，道：「丁老三，深更半夜你還亂吹些甚麼？」

丁炎山、查玉一聽這聲音，都嚇了一跳，還沒有來得及答話，冷公霄已一閃入內。

查玉一見冷公霄進來，便朝丁炎山靠近了一步。

丁炎山知道查玉的心意，便搶先開口說道：「舍姪女被楊文堯挾走之事，蒙冷兄義伸援手，丁老三甚是感激。」

冷公霄朝查玉望了一眼，道：「查玉，丁兄來此，你怎麼不招呼老夫一下，難道你對我還有隱瞞之事麼？」說着，朝查玉身前欺進一步。

丁炎山因自己受徐元平掌勢震傷，在二十天之內，無法跟人動手，一見冷公霄對查玉氣焰兇兇，心中大感爲難，躭心冷公霄出手施襲查玉，到時自己是救還是不救？救是無法出手，不救又覺愧對查玉對自己一片信託之意。

他沉忖了一陣，道：「冷兄千萬不要誤會，現在咱們三家既然在一起，實不能先互操干戈，讓別人安安穩穩的走脫。據兄弟所知，查家堡追踪楊文堯之人，已被他擊傷，他已兼程趕返金陵。咱們也不要爭甚麼意氣，應當合力同心趕到金陵，看看那老怪物到底搞甚麼把戲。」

查玉藉機接口說道：「晚輩一見楊文堯挾走兩位姑娘，心裏實是憂急。幸而遇到冷老前輩，我把這情況一說，冷老前輩慨然答應，如今此事已非我們一家之事。既然今天千毒谷、鬼王谷、查家堡碰在一起，而且我們三家素來相互尊敬，此番自是更應集合咱們三家力量來對付楊家堡，此去既有二位老前輩在此，一切全憑二位作主，晚輩唯馬首是瞻。」

冷公霄望着丁炎山，乾咳一聲道：「此番前去金陵楊家堡，全是爲了令姪女，我冷老二也不過是爲了與幾位老弟兄的一番情誼，才寧願與楊家堡反目爲敵，以顧全咱們這份交情。至於如何進楊家堡，還是丁兄拿主意。」

丁炎山沉思片刻，一回味冷公霄的話，知他是把這份交情賣在鬼王谷，想拿話扣牢自己，心裏暗道：你這老奸巨猾的老鬼，你不說自己另有存心，倒拿帽子朝我頭上扣，哼哼，我不賣你這份賬呢！

當下笑道：「金陵楊文堯此次趕來此地，與咱們幾處都脫不了關係，他挾走二個丫頭，也就是對咱們安下魚餌，冷兄也不要抬舉兄弟，這進楊家堡之事，依兄弟看，還是冷兄多費心。」

冷公霄嘿嘿笑道：「楊文堯精於土木建築之學，楊家堡乃是他倚爲天險之地，那裏面的佈置，縱不能說是銅牆鐵壁，也絕不是可聽由咱們隨意進進出出的地方……」

丁炎山接道：「冷兄知道，我丁老三對這些機關消息，是一無所知，還眞不如冷兄高明。」

冷公霄轉臉對查玉道：「可惜令尊不在，若有他在此，那楊家堡也算不得甚麼龍潭虎穴了。」

丁炎山聽冷公霄提起查子清，便想起竹石陣事，道：「查少堡主是家學淵源，查老堡主的那份能耐誰人不知，想必少堡主也已深窺堂奧了，此行我看你要多用點心思。」

查玉知他們是不願正面得罪楊文堯，故意相互推諉，暗道：祇要你們到了楊家堡，還怕你們不淌混水？當下很爽快的答道：「不敢，不敢，晚輩能懂得多少，但此去楊家堡，晚輩願爲兩位老前輩領路。」

一夜無話，第二天三人一早便向金陵奔去。

不一日，抵達金陵，三人又一番商量，這才向鍾山北麓楊家堡而去。

這楊家堡座落金陵城外鍾山北麓，三人出得城來，道旁樹木，雖是葉落枝疏，但是因爲林木甚是茂密，葱葱鬱鬱依然一望無際，氣勢不小。

三人走了一陣，眼前驟然一明，祇見迎面一片楓林，丹楓如火，再襯着藍天、青山，顏色更是嬌艷。

人入楓林走了一陣，忽聽查玉道：「不對，這楓林裏有花樣。」

丁炎山、冷公霄倏然停止，見查玉正在四下打量，二人知查玉通曉一點五行八卦的道理，也不打擾於他。

查玉看了一陣，正在沉思之際，陡然由林中傳出一聲：「幾位可是來訪楊家堡的麼？」

幾人聞聲抬頭，祇見楓林之中，卓然站着一個身着古銅色長衫，五十左右，身材魁偉之人。

冷公霄乾咳一聲，應道：「不錯。」

那人向前移了兩步，冷漠的問道：「可有入堡的符令？」

冷公霄道：「沒有。」

那人又道：「可有老堡主的信

來？」

冷公霄道：「沒有。」

那人又道：「那麼幾位憑甚麼深入我楊家堡？」

這人說話的語氣，冷漠刺耳，驕狂之色令人極爲難忍，何況丁炎山、冷公霄、查玉三人，平素在江湖行走，也是極爲受人尊敬，哪裏有人對他們這等聲色，是以一聽之下，任三人是如何陰猾之人，也自忍按不下。

冷公霄嘿嘿兩聲冷笑，厲聲應道：「這楊家堡既不是皇宮大內，也沒有御旨之禁，老夫跑遍南北一十三省，還從來沒有聽說過，甚麼草山大澤也能阻得住我們幾人的出入……」

那人哈哈一陣朗笑，道：「既是跑遍南北一十三省，難道金陵楊家堡都不知道麼？哼哼，此處雖不是皇宮大內，雖未經御旨立禁，却也不是你們任意來去得了的所在，不信你們試試……」

冷公霄暴喝一聲，道：「鼠輩，休要賣狂，就是楊文堯見了老夫也得陪上三分笑臉，你是甚麼人，敢這等猖狂……」言未完，身形暴起，直迫過去。

丁炎山心裏陣陣冷笑道：你方才還不願與楊家堡衝突，這時却也沉不住氣了，看來你這老鬼也眞狂得可以。他這時因內傷尚未復元，而且他爲人更是陰沉，所以站在原地，一動不動，袖手觀看。

冷公霄一躍過去，疾吐右掌，直向那人擊去，那人身手果眞不凡，見冷公霄一掌擊來，繞住楓樹閃身一轉，已經輕輕避去。那人閃避冷公霄一掌之後，却未還擊。

轉瞬之間，冷公霄已擊出三掌，踢出四脚，那人一聲：「得罪。」身形疾轉，繞住楓樹，跨步游走。

這楓樹原是按八卦奇門種植，冷公霄跟着那人急步追趨，不到一盞熱茶工夫，便覺得自己與那人隔着一層雲霧，一時之間，就是無法追得到。

查玉一看冷公霄在楓林之中，步法漸亂，就知他已深陷樹陣，仔細打量一陣，略略看出一點門徑，正待躍前接應，驀地裏射來一支響箭，斜掠樹梢，劃空飛過。

響箭聲歇，又傳來一聲：「堡主有令，貴客遠來，不得待慢……」話音甫歇，由林內飛躍過來二個藍衣少年。

丁炎山、查玉見奔過來兩個藍衣少年，雖有言傳堡主之令，不得待慢，但兩人互望了一眼，同向林中深處奔去。

那身着古銅長衫之人，一聽藍衣少年之言，立時收步停身。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李自成直奔延河，官兵欲追殺他，却不料老天爺下雨發大水，冲走了官兵，一棵大樹漂下救了他亦將他送到金家莊，他與杜飛二人聯手殺了所有金家莊的人，正準備殺前來唸經的四個和尚，白雲和尚說出他是紅雲和尚的師弟……李自成與杜飛依金婆婆的藏寶圖找到了「寶石鴛鴦」，也發現了大量金銀，兩人正擬出洞，不料衙門丁卯生捕頭帶人前來……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殺人奪寶投山寨　獻出白銀險遭害

李自成一聽不怠慢，收起刀就往上躍，他攀上地面大大的吸了幾口氣，道：「差一點憋死在洞底。」

杜飛低聲道：「小聲，我們溜去前面看看。」

李自成與杜飛二人貼着圍牆往前院轉角處，他二人看得不自在，祇見五匹健馬上已拖了箱箱袋袋的東西，還有幾桶是汾酒與高粱酒。

杜飛與李自成二人又往前走了幾丈遠，祇聽兩邊廂房中有吼聲：「吃飽了上路，這兒咱們把門封了，金家莊從此江湖除名。」

另一人笑笑，道：「咱們太爺除了心中一塊疙瘩，哈！」

李自成道：「杜老兄，馬匹沒有了，那些金銀怎麼運得走？」

杜飛低頭不開口，他的雙目滴溜轉。

李自成雙目不轉動，他的兩眼泛赤紅：「杜兄，一不作二不休，出刀狠辛是上策。」

杜飛道：「官兵捕快六七十，兄弟呀，咱們祇有兩個人，這能狠難敵衆犬呀！」

李自成道：「我不是狠，我是龍。」

他這話甫出口，怪了，天上祇那麼兩片烏雲，竟然响起一聲雷。

李自成這裡舉起奪魂刀，杜飛祇好卯上了。

二人誰也不開口，一人在西廂一人在東邊廂，祇一衝入廂門內，便是一陣狂殺。

兩邊廂的人還正在吃酒吃菜大快朵頭，忽然出現兩個大煞星，等到人們發覺不妙，已經被砍死二十多。

不少人大叫着從窗口跳到大院中，祇見那位受傷未癒的丁卯生厲聲大叫：「兄弟們，就是這小雜種，圍緊了別再叫他走脫！」

「殺呀！」衆公差加上官兵幾十個，立刻間把杜飛與李自成二人圍上了。

閃退在院子一角的丁卯生對那位人高馬大的管帶大叫：「趙大人，那個小子是正凶，快殺了他。」

姓趙的管帶一聽，立刻大吼一聲揮刀撲向李自成。

忽聽一捕快接着大叫：「丁大人，這人我知道，白于山上的頭目呀！」

一聽白于山頭目，那是強盜土匪窩，如今這土匪來到延長十里鋪，當然叫人既驚且怒，八個捕快十一個官兵可也把杜飛圍了個裡三層外三層的殺起來了。

杜飛雖然沒有李自成的功夫高，自保還是有餘力，他心中明白，祇要李自成不敗，早晚殺光這批鷹犬狗腿子。

李自成果然了得，他雙手抱刀

有力量，那些圍攻他的人，祇一照上面，立刻間刀斷人亡，他們怎知李自成手上是一把削鐵如泥的奪魂寶刀，寶刀的打造乃是杜飛爲了對付金婆婆的，李自成代杜飛操刀殺了金婆婆。

此刻，李自成又揮刀與這批官兵幹上了。

李自成好像天生是個玩刀人物，他祇一出手，怪了，那刀幾乎就好像會變，變成流電成層，金光一閃，對手就會刀折人亡。

十幾個一擁而上的官兵，就如同腐朽不堪的稻草人似的，給李自成一刀閃過，便摧枯拉朽般的一齊倒在血泊中，無一個活的。

李自成祇一見到鮮血，立刻野性大發，揮出的刀更見凌厲無匹，利時之間，官兵們死傷大半，那位趙管帶見這李自成小小年紀如此殘酷了得，斜刺裡揮刀撲上，不料李自成舞起陰陽羅漢刀法，祇三招不到，早把這趙管帶的人頭砍落在地。

十幾個官兵見頭兒已死，立刻失了鬥志，這就打算四下奔逃。

李自成追殺，不少軍士被他砍死在圍牆外。

這時候，那些圍殺杜飛的捕快與幾個士兵，忽見李自成揮刀殺來，知道這少年人凶殘。

丁卯生心中已明白，今天是個黑晃日，祇怕難逃這一關了。

心念間，丁卯生一聲大叫：「兄弟們，穩着，穩着殺，一刀下去要見紅。」

那杜飛只一聽便仰天大笑，他笑，但手上的雙刀更見犀利：「賢弟，讓我們今天大開殺戒，屠盡這批下鄉擾民的狗腿子。」

李自成早就大屠殺了，只見他雙手抱刀騰空起，半空中宛如駕馭風火赤輪似的往那臉色蒼白神色驚悸的丁捕頭頭上砍去。

丁捕頭原本受過傷，今見這小子往自己頭上飛殺而來，立刻舉刀上迎，下身盤腿騎馬蹲襠站得穩，還打算這小子落下來就是一個掃堂腿。

豈料丁捕頭忽略了李自成手上是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刀，那是不能硬擋的。

李自成雙臂貫力猛一砍，就聽卡喳兩聲幾乎合成一聲，丁卯生也只叫了半聲：「唔！」他的人已半個肩頭不見了，鮮血噴洒中，活生生歪在地上打着顫抖死得慘了。

於是，捕快們與幾個軍士不殺了，他們往大門外衝去，打算就是往外逃。

杜飛大叫：「兄弟，殺光他們呀！」

李自成不開口，他只是雙目紅光，李自成的輕功也不差，他追着殺。

這二人非把這批官兵捕快殺光不可，因爲他們要平安的把地洞中財寶運出來，如果這些逃走的再召來大隊官兵，他二人就白忙一場了。

外面雨過剛放晴，不少地方泥濘難行，但李自成與杜飛兩人有功夫，他們分別追殺這十幾個一心想逃的捕快官兵們，二人一路追了七八里，果然把逃的捕快士兵們全部砍死在黃土坡與山道上。

杜飛迎上李自成，道：「兄弟，快走，把洞中財寶運上來，咱們立即回白于山。」

李自成道：「不是爲了那些銀財寶，說實在的，我還懶得向這些狗腿子們出刀！」

這二人走得快，一路又奔回十里舖金家莊。

地面上死了六十多，比之金婆婆一家人還多，杜飛與李自成也不管了，急急忙忙的奔到後面大廳上，只一看，糟了，那個通往地洞的陷阱被黃土塡滿了。

金家莊的人也盡埋在下面，再想下去，大概只有往石滾那個小出口去了。

二人併肩奔到水井邊，發覺附近石滾地面那個洞只有兩尺方圓，杜飛立刻找來鋤頭把洞口挖大，他對李自成道：「走，咱們可以下去了。」

李自成把刀插入牛皮鞘背在背上，跟着杜飛往洞中滑下去，那斜斜的地洞沒階梯，二人溜滑一丈深，已踩在那個斜着未再滑下的石滾上面了。

杜飛舉着火把道：「這兒洞口已堵了一大半，但下面洞底很寬敞，兄弟呀，我們把這石滾推下去，這樣也就省却許多事了。」

李自成才多大年紀，聽了杜飛的話，忙說道：「好好好，我們把石滾推下去。」

原墊在那石滾下的石塊也取下了，李自成與杜飛二人又站在石滾旁，然後二人齊聲喊：「一、二、推呀！」

那石滾應聲往洞底下落，李自成與杜飛二人忙撐住身子阻住滑，杜飛還道：「太好了。」

不料洞下四丈處忽然傳來一聲「轟」，二人以爲石滾落地聲，不料隨之又聽得水流湍急嘩嘩聲，怪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杜飛聽得一瞪眼，李自成也吃一驚。

杜飛道：「快下去看一看。」

他舉着火把當先往下滑去，李自成當然也跟上他。

杜飛的雙足忽然插在一灘水中，他停住了，舉着火把一看，忍不住的哇哇怪叫，道：「天爺，石

滾把井壁砸開個洞，井水淹了這條地道。」

李自成低頭看，他吃驚的道：「妙呀，設這機關的人眞不簡單，如果有人深入地洞去盜寶，那石滾就會滾入地洞，撞破井壁淹了地道，盜寶的人自然無法取得那批金銀寶物了。」

杜飛道：「兄弟，咱們不會放棄那批財寶的。」

李自成道：「當然不放棄。」

杜飛道：「你看，井水淹了地道，但還是有半尺未淹到，你我把頭抬高，慢慢的游過去。」

他忽然向李自成又道：「兄弟，你會不會浮水呀！」

那地方的人不叫游泳，叫浮水！

李自成道：「自從我爹被金大昌害死以後，我去過延河，也在河上學會浮水！」

杜飛一聽點點頭，道：「那就好，我舉火把前面走，你在我身後緊跟上。」

李自成道：「我以爲咱們再燃兩支火把插在這地方，一旦火把滅了，這兒還有光亮！」

杜飛一聽道：「也行，快去燃火把。」

很快的，李自成燃了火把插在入口下方，空氣把火苗子往一邊吹得呼呼響。

李自成又下了洞，跟着杜飛往水中淌去。

二人走着走着，忽覺全身飄飄然的浮起來了，再往前那水眞涼，已快淹到洞頂了。

又浮了三丈遠，忽有光線自右方亮過來。

杜飛回頭對李自成道：「井的地方有光亮。」

李自成道：「井深七八丈，水深也有三幾丈，我們就是弄到寶箱怎麼運上去？」

杜飛道：「我先潛出去井中看看。」

他把快熄的火把交在李自成手中，扎一個潛水式，人已往發光地方潛去了。

杜飛游到井邊破洞處，他游到水面抬頭看，嚄呀呀，井口只有碟子那麼一片天，午後夕陽照下來，才有那麼一點光。

杜飛再往井水中潛，他要看看這井有多深。

這井不太深，大約只一丈，他發覺一個石滾在井底，正是他們弄滾下來的石滾。

杜飛站在水底石滾上，他笑了。

杜飛心中想，只要把寶物拉到井中，然後上去一一提上井口，太方便了。

於是，他又匆匆的自破壁潛了回去。

李自成見杜飛又潛回來，忙問：「怎麼樣？」

杜飛笑道：「行了，行了！」

李自成一聽，道：「怎麼行？」

杜飛把井內情況對李自成說了一遍，又道：「現在，我們把一箱一箱寶物拉到這地方，兄弟呀，你潛上去下井繩往上拉，咱們連夜上白于山！」

李自成點頭笑笑，道：「行，我與杜兄去拖箱子。」

這二人再潛水，很快的找到那個石門，地洞之中水很深，石門內也是水，只見停放在裡面的屍體隨着木板漂起來，並未泡在水中，再看那五口箱子，沉在水中未浮出水面來。

杜飛與李自成立刻合力把箱子往井壁破洞處拖去，有了水的浮力，二人拖得更快。

五口箱子拖在一處，李自成急忙又自那個黃土洞口攀到地面上，他走到井口，把那個繫了小水桶的粗繩子提起來，解去水桶，對井內的杜飛道：「杜兄，繩子下去了，快拴妥了我拉。」

杜飛一見繩子垂下來，急忙把一口箱子拴個牢，上面的李自成拖拉着吃力的把箱子拉到井邊上。

這二人一共拉了五口箱子到井口處，李自成已累得直喘大氣。

那杜飛不走土洞，他攀着井繩到了地面上，這二人全身又是泥又是水，人已變了形，只不過二人圍着五口大木箱子哈哈狂笑起來了。

* * *

杜飛與李自成找來衣衫褲子鞋襪，洗了身子換穿上，五匹馬馱的東西卸下來，因爲馬匹要馱五箱金銀珠寶，那些一般吃用的就拋下了。

二人燃了燈，管他死了一地人，對坐桌前吃着酒。

杜飛指着五大箱財寶，又拍拍懷中的寶石鴛鴦，對李自成道：「兄弟，這世上的財寶呀，該是你的誰也拿不走，上天早就安排好了！」

他猛喝一口酒，又道：「像咱們今天弄到手的這批財富，你知道嗎，這其中應該有我們杜家一大半。」

李自成道：「杜家，金家，你們好像世仇。」

杜飛道：「不，如果不是金婆婆她公公起黑心，杜金二家早已是世交親戚了！」

李自成聽得一怔，杜飛又道：「金婆婆她公公與我的爺爺是換了帖的拜把兄弟，就只爲爭奪這寶石鴛鴦，兄弟立刻反目成仇，金家的姻親有功夫，强取豪奪弄走了這寶物，我們杜家有交代，活着的人

要把被搶去的寶物再奪回來，不論是一年，十年，百年，杜家人活着的唯一責任，就是奪回這寶石鴛鴦。」

李自成道：「多少年了，杜兄完成心願了。」

杜飛道：「上兩代也死了不少人，如今只有我一個人在這世上，我再擁有這寶物，對我何用？唉，他日只能把此寶送回杜家祠堂了！」

這二人吃過酒，杜飛道：「兄弟，咱們騎馬往西行，西去五百里是白于山，兄弟們開山立寨在山區。」

李自成道：「杜兄，我已殺了許多人，只好跟着杜兄前去白于山投靠各位叔叔大爺了。」

杜飛笑笑道：「兄弟，山寨上似你這般身手的人物不多見，你放心，弄個像我這樣的頭目來做，絕對沒問題。」

李自成一聽也樂了。

兩個人略作收拾，帶着吃的，馱着財寶分別上了馬背，李自成這是頭一回騎大馬，他有些飄飄然，也似乎樂歪了。

* * *

有一件怪事傳開來，當然也傳到了走在半途的杜飛與李自成二人的耳朵裡。

那是官府下了緝捕公文，捉拿延長縣十里舖金家人，每捉一人賞銀百兩，公文上寫得明白，金婆婆一家是凶手，把官兵捕快砍死七十多人在金家莊，這是造反，官家不顧一切的定要捉拿金家人，不論金家人遷徙到甚麼地方。

杜飛衝着李自成哈哈笑，李自成也樂了。

這還不就是陰錯陽差的官家把凶手弄錯對象了。

當然，這個案子官家永遠也破不了啦，因爲金家的人早已埋在後廳內的陷阱中，應了那句「塵歸塵，土歸土」的佛家眞言了。

* * *

有一條蜿蜒黃土大道往那清風高原上延伸，這兒別的莊稼不出，只出高粱與玉米棒子。

那大片大片泛了紅纓的高粱，一束一束的垂下來，從西方壓下來的陣風，刮得高粱呼啦啦的响。

就在這時候，忽然杜飛唱起山歌來。

杜飛唱的是：

「嗨，山南喲山北呀都是一家人喲！

嗨，河西喲河東喲兄弟一樣親吶！

嗨，兄弟們抛家棄親走荒山喲呀！

嗨，爭的是一口粗糧活那一條命，嗨！」

怪了，杜飛這兒剛唱完，遠處的高粱深處有了回應傳過來，李自成聽得發了楞。

「嗨，荒山野地路好走喲，嗨！

嗨，大路不阻窮苦人吶，嗨！」

只這麼兩句唱，杜飛臉帶微笑的對李自成道：「咱們可以平安過去了。」

李自成笑笑，道：「杜大哥，你的歌聲倒也雄壯，好聽得很。」

杜飛道：「這不是山歌，這是在告訴埋伏在這一帶的兄弟同行人，表明咱們也是從山上下來的兄弟，大家落了草當了寇，彼此讓條路，互不侵犯。」

他頓了一下，又道：「當然，有一天有同行的走過咱們的白于山區，唱出這歌兒，咱們還會捧碗茶吶。」

就在他的話甫落，前面的土道中央，忽然站出五個人來，五個人中有個女子，遠遠看過去，這女子細條高佻的頭上挽了一塊青巾。

另外四人，有兩人的手上捧了茶碗茶壺等着侍候人吶，杜飛看得笑了。

李自成在馬上問：「杜大哥認得他們？」

杜飛道：「那個女子我認得，是個可愛的小辣椒。」

李自成道：「甚麼小辣椒？」

杜飛道：「她人長得俏，舞的是一把快刀，上馬拈弓會射箭，上房越脊輕功高，嗨，你小弟知道她是誰？哼！他的老爹是高迎祥呀！」

李自成道：「高迎祥？闖王高迎祥？」

杜飛道：「想不到你還知道闖王二字。」

李自成道：「陝北人都聽過！」

杜飛道：「高迎祥的寨子在白于山西南，我們的寨子却在白于山的東北，兩批人馬相隔五百里地，咱們是高原深山有武力。」

正說着，前面五男女迎上來了。

杜飛忙跳下馬來，重重抱拳道：「果然是高姑娘，恭喜高姑娘，又把人馬拉遠一百地了。」

拉遠一百地，也就是表示高迎祥的勢力又擴張了。

那女子雙目却盯在馬上未下來的李自成臉上。

杜飛正要叫李自成下馬來見個禮，忽然姑娘振臂而起，她雙手疾抓李自成。

李自成，十七八歲小年紀，這樣的場面他還是頭一回碰上，心中吃一驚。

李自成的自然反應是拔身疾躍，馬背上他使了個猴翻觔斗，順

着馬屁股落在地上。

那姑娘雙手抓個空，冷冷一笑追去了。

只見她左手拍在馬屁股上借力一彈，一團彩影又往李自成的臉上抓去。

李自成錯身未出聲，反手拔出刀來了。

杜飛大叫：「兄弟，自己人不能動刀子！」

不料姑娘也拔刀，她一刀疾殺，使的是川北張叫天的絕藝——追魂刀法。

李自成不能收刀了，他揮刀迎上去，口中厲叱：「我與你何仇何恨，又不認識，見面就殺，殺呀，誰怕妳呀！」

吼着，他已展開了陰陽羅漢刀法撲擊狂殺。

那姑娘初時還能應付，五招一過，李自成大吼一聲：「殺！」

他一刀左一刀右，漫天金光把姑娘圈在光焰中，忽聽卡喳一聲響，姑娘的刀斷了。

那當然是被李自成的刀砍斷的。

杜飛又叫：「不可傷了高姑娘！」

只見一團彩影忽的拔空四丈高，高姑娘要跳出圈外了，她手中只有半截刀。

李自成得理不饒人，他如影隨形的追上去了，等到高姑娘的身子落地上，李自成的刀正擱在高姑娘的右肩上，那可是要人命的地方，祇要高姑娘的身子再動一動，刀刃就會入肉！

高姑娘的臉色變了：「殺呀，小王八蛋！」

李自成還挨罵，祇是人們可以聽得出來，高姑娘這一聲罵得很俏皮，因爲她的年紀也不大，頂多呀，十六七、十七八，十八九歲姑娘家！

李自成雖然祇有十七八歲，但他的個頭大，身子壯，站在一起比高姑娘高上大半個頭，她怎麼罵他是小王八蛋？豈不是笑話！

杜飛奔過來：「收刀，收刀，兄弟，高姑娘是看看你這麼年紀也上山入夥，在測驗你的功夫了！」

李自成笑笑，收刀了，他有些靦覥的衝着雙目瞪得大大的高姑娘點個頭！

高姑娘愉快的對杜飛道：「喲，在甚麼地方找來這麼一位高手呀，鳳凰嶺上比加入千人還厲害！」

杜飛笑了，道：「高姑娘，高老爺子可好呀！」

高姑娘一聽，嘆口氣道：「我爹這兩個月發愁，快愁死了！」

杜飛急問：「怎麼啦？」

高姑娘道：「一下子又來了幾百人，山上存糧不夠用，沒辦法，兄弟們分七個道口做買賣！」

她看看五匹馬上的箱子，又道：「打算去鳳凰嶺借糧的，咱們雙方訂有盟約，可是，我爹不幹！」

杜飛道：「這眞難爲老爺子了！」

高姑娘道：「這馬上馱的是……」

杜飛笑笑，道：「爲霍當家辦點小事，哈……」

高姑娘走過去，伸手拍拍箱子，嘆口氣道：「咱們來的這批人，守在這一帶有七天了，就是不見有錢人，眞不知是不是有錢人死光了！」

杜飛道：「咱們鳳凰嶺上千人，日子過得也苦，高姑娘，苦日子誰都不喜歡，可又有甚麼辦法！」

李自成一聽二人的話，不由對杜飛道：「杜大哥，我有個意見，你看行不行？」

杜飛道：「兄弟，你盡管說！」

李自成道：「送他們一箱吧，咱們都窮，窮人不幫窮人忙，富人會笑死的！」

他這話令高姑娘臉有喜色！

杜飛道：「這……有些不大對勁吧！」

他伸手拉過李自成，二人走到五丈外，杜飛小聲對李自成道：「兄弟，送他們一箱也可以，可是你想過一件事情沒有？」

「甚麼事情？」

「你如果送他們一箱，他們發覺是金銀珠寶，你想想，他們會善罷甘休？拚了命也會再搶幾箱，兄弟，我們祇有兩個人，你看看這大片高粱地，誰知道他們一共藏了多少人在裏面！」

李自成道：「不就是百多人呀！」

杜飛道：「二百人！」

李自成道：「杜大哥怎麼知道？」

杜飛道：「她說一百人，你就得再加一倍！」

李自成道：「便是二百人又怎樣？」

杜飛一想，道：「也罷，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反正我懷中藏着寶石鴛鴦，別的也不計較了！」

李自成道：「當然，不能送金子，金子箱子小，咱們把大箱的銀子送一箱！」

高姑娘很注意，見二人走過來，笑問：「二位在商議甚麼呀？」

她笑笑，又道：「不送沒關係，雙方人馬訂過盟，各幹各的，各不互掠，你們可以過去了！」

誰都聽得明白，她這是欲擒故縱一句話！

杜飛打個哈哈，道：「高姑

娘，我這兄弟是個大善人，他決心要把弄來的這批東西送一箱給你們，我再三的問他是不是有別的企圖，嗨，他沒有，所以……」

他拍拍馬背上馱的大箱子，又道：「就是這一箱，咱們放下一箱送你們，高姑娘，你以爲……」

高姑娘走到李自成面前，笑笑道：「你本事大，再加上你慈悲心，將來必成大事，兄弟，你貴姓大名呀？」

「我叫李自成。」

「那兒人呀？」

「延長縣。」其實他的老家應是米脂縣！

高姑娘道：「延長縣姓李！」

李自成道：「姑娘，你們祇能拿去一箱，千萬別多要，咱們這也算好聚好散！」

高姑娘一聽，立刻走到大箱邊，他對附近幾個漢子道：「快過來，鳳凰嶺的兄弟們夠義氣，送了咱們這一箱子……不知道是甚麼貨色，解下來吧！」

幾個漢子手脚還眞快，刀子挑斷繩索，那箱子幾乎砸倒兩個人！

有個漢子把箱子掀開來，嚄呀呀，耀眼銀光射人眼，高姑娘也瞪了眼！

李自成却淡淡的道：「拿去吧，拿去吧，拿回山中至少可以過一年！」

杜飛暗中全身戒備，這玩意，萬一這小辣椒抽冷子出刀，二人死在高粱地，東西全是他們的，那才叫死得冤，死得慘！

李自成的奪魂刀擱在肩頭上，他不傻，他也全身戒備，怕挨刀子！

高姑娘走近李自成，笑得眞甜！

「我叫高貴貞，貴重的貴，貞節的貞，在陝北提到小辣椒，那就是我，今年十八未嫁人，歡迎你上老龍溝，我擺酒席請你！」

李自成笑笑，道：「高姑娘，我榮幸！」

高貴貞道：「我爹名叫高迎祥，陝北有人叫他闖王的，這還是最近人們送他的外號！」

李自成道：「高迎祥，好名字，延長人也知道的，是一位草莽英雄！」

高貴貞道：「你們哪兒弄來這麼多銀子呀？」

李自成未開口，杜飛急忙笑笑，道：「高姑娘，這件事呀，小孩沒娘說來話長，還是以後見面細談……」

他指指身後來的道路，扯了個謊言，道：「我們預估有官兵會追來，你們抬了這箱銀子回去吧，我們也要趕快往山寨走了！」

高姑娘抬頭遙望遠方，笑笑道：「十里外若有動靜，我這兒早就知道了！」

是的，這兒有他們的人，當然會派出探子在十里外，一旦風吹草動，甚麼警號也會很快的傳回來！

杜飛一聽，笑道：「姑娘，咱們還是要走了！」

高姑娘道：「杜頭目，單憑這一箱銀元寶，你放心，我的人馬要護送二位一程了！」

杜飛忙道：「不敢勞駕！」

高姑娘道：「非送不可！」

杜飛道：「姑娘，還是不要送的好，早早回去老龍溝，兄弟們不是等錢用嗎？」

高姑娘道：「杜頭目，你放心，我的人不會再對你這另外四箱打歪主意，江湖義氣不能忘！」

她對幾個漢子，又道：「召集兄弟們，人馬分成三批行，前後各一百人，中間五十人保護五匹馬！」

幾個漢子一聽，先是打胡哨，再是往前後分開來，李自成的心中想：「乖乖，這人馬不祇一百呀，算一算就有三百多！」

高姑娘眞大方，伸手拉住李自成，道：「李兄弟，咱們一齊乘馬走，好不好？」

李自成木頭似的道：「爲甚麼我們共騎馬？」

高姑娘道：「你們有三匹馬上馱滿了東西，祇有你同杜頭目二人騎的馬上沒馱東西，所以啦，你不會叫我走路吧？可是我又不好意思我一人騎，讓你走路……」

不料杜飛開口了。

「沒關係，高姑娘來騎我這一匹，我騎剛剛卸下那箱銀子的馬好了！」

杜飛當然怕李自成上當，如果高貴貞在馬上抽冷子抽李自成一刀，那就慘了，便是他杜飛也死定了，何況還有這四箱金銀寶物！

高貴貞一聽心中就明白，這杜頭目實在夠機伶！

其實李自成也不會上當，他不會同高貴貞共騎，他寧可地上走路也不會上當！

眞快，杜飛已經上了馬背上，他把馬背上另一袋東西移往身後拴妥當！

李自成與高貴貞二人分別上了馬，那李自成抬頭前後仔細看，從高粱地裏走出幾批人，他們分成前後往前行，有馬匹也在後面跟，那是兩匹馱了東西的大馬！

要知他們這批人出遠門，路上也需吃喝用，兩匹馬背上就是馱的必需品！

杜飛在馬上哈哈笑，他對高貴貞道：「高姑娘呀，早晚吶，咱們二家合一家算了！」

高貴貞道：「這話我爹早說

過！」

她坐在馬上斜目瞧，與李自成併馬行：「李自成呀，你好俊的功夫呀！」

李自成道：「功夫不俊，實用！」

高貴貞道：「眞刀眞槍，講的就是實用，花拳繡腿，那也祇是唬唬外行人！」

李自成道：「姑娘的功夫就很實用！」

一笑，高貴貞道：「我還是打不過你……」

她更把馬貼近，又道：「說眞的，你的功夫是甚麼人傳授你的呀！」

李自成道：「我師父叫紅雲和尚！」

他抬頭看看天色，又道：「天快黑了！」

高貴貞猛回頭，見杜飛就在二人身後面，幾匹馬由他連結韁繩一個人拉着走！

高貴貞看看馬上馱的箱子，她的心中在嘀咕！

「李自成，你們這一趟買賣眞不少，告訴我是甚麼樣人物的家當呀！」

李自成道：「延長縣的土豪！」

高貴貞道：「姓金？」

李自成吃一驚，道：「你怎麼會知道？」

高貴貞道：「延長縣有個金家莊，在陝北河套，人們住窰洞，有幾個住大房子的？金婆婆的功夫高，我爹早就知道姓金的是土豪，官家也惹不起！」

李自成道：「這麼說來，你們早打算找機會去挖金家莊的根了！」

「不錯，祇可惜路途太遠了，打劫金家莊，至少要發動五百人！」

她忽然一怔，又道：「你們祇兩個人呀！」

李自成道：「是的，祇不過……」

後面，杜飛插口道：「天黑了，今夜住甚麼地方呀，高姑娘，妳說說！」

杜飛不能讓李自成再回答高貴貞的問題，怕的是李自成萬一說漏了嘴，就立刻會有麻煩！

別的不說，杜飛懷中的寶石鴛鴦就會引起高貴貞的貪婪而起殺機！

李自成的江湖經驗少，他是經不起高貴貞的挑唆與引誘的！

高貴貞道：「前面不出十里地，有個高原半崖在河岸邊，半崖上有許多窰洞早就無人住了，咱們今夜就住在那兒吧！」

杜飛道：「北塔山呀！」

高貴貞道：「不錯，那兒就叫北塔山！」

杜飛道：「咱說那兒鬧鬼狐，還有狠羣！」

「哈……」高貴貞笑笑，道：「杜頭目呀，幹咱們這一行的人物，雙手沾滿血腥，啃着天踩着地，淌着鮮血過生活，甚麼鬼怪見了不閃躲，還怕的甚麼鬼狐呀！」

杜飛道：「說的也是，有許多鬼魂還是咱們製造出來的，怕鳥呀！」

高貴貞忽然向李自成道：「李自成，我想問你一句廢話，你照實回答我！」

李自成一笑，道：「既然是廢話，妳何不省省力！」

高貴貞道：「雖說是廢話，却又很重要。」

李自成道：「高姑娘，你問吧！」

高貴貞還未開口問，杜飛又開口了：「高姑娘，有甚麼話別問他，他是甚麼也不知道，問我吧，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笑笑，高貴貞道：「這件事你就是不知道，杜頭目，你肯定不會知道。」

杜飛道：「那你說看看。」

高貴貞道：「李自成訂過親沒有？訂親的話訂的是甚麼人家的人？」

杜飛一聽笑了：「就是這件事我不知道！」

高貴貞轉而向李自成，道：「李自成，你訂過親沒有呀！」

李自成道：「除非是缺了胳臂少了腿的女子會嫁我這窮光蛋，誰家願意把姑娘嫁給我這窮小子！」

高貴貞道：「你現在不是窮小子了，你發了呀！」

淡淡的，李自成道：「我仍然是一窮二白可憐人，別看還有四箱金銀在，這是山上兄弟們的，我不打算取分文！」

這話不但杜飛聽得滿意，高貴貞聽得也高興！

高貴貞抓牢機會便套出口風，原來四箱內果然是金子銀錠。

高貴貞忍不住的看看後面馬背上，她也發覺了杜飛在注意她，冷然的笑了。

高貴貞伸手拉過李自成一手，熱呼呼的道：「李自成，這麼說來，你還是個可憐人呀，你家……」

李自成道：「我祇有一個娘，她也死了，而且死得很慘，所以我變成孤兒了！」

高貴貞道：「這麼一說，李自成呀，你開始走運了！」

李自成道：「遇上杜大哥，我就開始走運了。」

高貴貞道：「李自成呀，有個姑娘打算嫁你，你以爲怎麼樣？」

李自成一笑：「別開玩笑了，誰家姑娘會嫁我？」

高貴貞道：「我呀，我就決定嫁給你，你看我這模樣兒怎麼樣？」

李自成幾乎自馬背上摔下來，他怔怔的半天才出聲：「高姑娘，你別逗我好不好！」

高貴貞道：「先說說，你覺得我長得美不美呀！」

李自成頓覺這女人不是開玩笑。

這女人是玩眞的了！

李自成看看馬背上的高貴貞，道：「高姑娘，妳是我見過最漂亮的女子。」

高貴貞雙目一亮，道：「這是你的眞心話？」

李自成道：「當然是眞心話，我從小到大，除了我娘以外，別的女人很少看到。」

高貴貞道：「我……比你娘呀！」

李自成道：「我娘也是漂亮女人呀，要不然那個可惡的金大昌也不會欺侮我娘了。」

高貴貞道：「李自成，金婆婆兒子金大昌欺侮你娘？你這一身功夫……」

李自成臉色一寒，道：「我殺了姓金的。」

就在這時候，忽聽前面有人傳話過來，北塔山快到了，高貴貞對杜飛道：「杜頭目，今夜我們住山洞，你放心，我加派警戒，你們安心歇着吧！」

杜飛道：「咱們馱有汾酒高粱，開上一桶也叫兄弟們吃一碗。」

高貴貞道：「那好，我代兄弟們謝了。」

夕陽已落在高原背後了，一片霞光冲天起，遠處一道峽口，那乾啦啦的黃土坡好像經過火燒一樣一些生機都沒有，令人有着一種凄涼的感觸，這些地方地瘠民貧。

深入峽谷三里深，祇見前面斷崖下冒起了濃烟，幾十人分別圍着一堆在造飯。

高貴貞三人騎馬剛到，後隊人馬也到了。

有個頭目迎過來，對高貴貞施一禮道：「姑娘，你的住洞已收拾妥了，就在右面半崖上，洞深五丈，內鋪毛毯，毛巾用水送去了。」

高貴貞道：「咱們盟友住甚麼地方？」

那頭目道：「他們住在另一洞中，除了馬匹留在下面，所有的東西由兄弟們代爲看管在洞內。」

杜飛一聽，忙搖手道：「免了，免了，咱們與馬匹東西住一起，崖下一間大洞就夠了。」

高貴貞道：「杜頭目太多心了，也罷，我不勉强了。」

一時間天黑下來了，祇見斷崖壁洞燃起燈光來，照得洞中人影幢幢，二百多人全部住在窰洞內。

大伙吃得眞簡單，粗麵厚餅一大塊，稀稀的包穀湯一木碗，這一天大伙都高興，因爲每人分了半碗酒。

李自成與杜飛二人把四箱金銀珠寶抬在洞中，馬匹堵住窰洞門，吃過東西以後，杜飛對李自成道：「兄弟，夜來要機伶，我守上半夜，你守下半夜，如有動靜，立刻叫醒我呀！」

李自成道：「杜大哥，我看高姑娘不會動歪心，咱們還送了他一箱銀子呀！」

李自成道：「如果咱們祇有那一箱銀子，當然也就沒事了，可是你瞧！」

他拍拍身邊箱子，又道：「咱們這兒還有四箱，而且一半是金子，她會不動心？」

李自成道：「那好，杜大哥，你先睡吧，我在窰洞口守着，他們絕對不敢來。」

杜飛道：「千萬千萬要小心吶！」

他還眞的累了，抖開毯子幪頭就睡。

李自成果然小心的守在窰洞口，他還以爲高貴貞不會對他們偷下手吶！

最明顯的是二百五十個山寇，幾乎無人走近杜飛與李自成這邊的窰洞，他們在山崖洞中，有的說笑，有的叫鬧，幾乎忘了李自成與杜飛二人的存在。

就快二更天了，李自成用刀割了乾草料堆在幾匹馬前面，心情不知甚麼滋味，忽的暗中傳來一聲巧笑，道：「呵！你眞勤快唷！」

「誰？」

「是我呀，除了我還有誰？」

黑暗中走出高貴貞，祇見她變了，那一身寬鬆的衣衫，抖起一陣香風來，她輕盈柳擺的走到了李自成的面前，祇那麼一聲低笑，李自成全身一哆嗦。

李自成這麼一哆嗦，他便立刻楞住了。

高貴貞低聲道：「走嘛，跟我來呀！」

高貴貞拋下一個媚眼，扭着腰肢往回走，李自成目光呆滯的跟上去了。

李自成有甚麼江湖經驗呀，他小子中了迷魂藥竟然還不知道吶。

他乖乖的跟了高貴貞往斷崖的小石道走去，一路攀升七丈高，那個黃土帶石頭的深洞已到了。

果然，洞中燈光照射下，地上打掃得乾淨，地上也鋪了毛毯有兩

張。

高貴貞抖抖長袖淺笑道：「李自成呀，你不是說我長得好看嗎？」

李自成道：「很好看！」

高貴貞道：「那我就嫁給你吧！」

李自成呆頭呆腦的道：「眞的？」

高貴貞道：「怎麼不是眞的呀！」

說着，她伸手，先試着去解下李自成背的刀。

李自成祇閃了兩下，便不再閃躲了，他的刀被高貴貞解下拋在一邊。

她又爲李自成寬衣，她的動作是溫柔的，就好像是一位賢慧的小媳婦一般侍候着她的丈夫。

李自成木然的看着，然後他躺下了。

高貴貞臉上閃掠一線殺機，但當她發覺李自成的下身不見一根毛生，她笑了。

「標準的童子鷄呀！」

忽嚕嚕一聲响，高貴貞把一張毛毯蓋在二人的身上了，李自成更是不知如何下手對付當前這情況，高貴貞採取主動，因爲她知道李自成已迷失本性了。

於是，有一盞燃燒的火把熄了，隨之傳來一種聽了令人「發火」的怪聲，全是高貴貞口中發出來的。

高貴貞在「折騰」李自成了。

高貴貞是如何進行的？聽聽李自成的低沉哼聲就不難明白了。

看起來高貴貞就是要嫁給李自成了，要不然她爲甚麼會獻出她的身子呀！

如果是這麼想就錯了。

當大半個時辰過去之後，李自成這小子在高貴貞的酥胸之上沉睡了。

這些天的折騰，李自成早累慘了，他傳出了鼾聲。

高貴貞緩緩坐直了身子，她在黑暗中摸出一把尖刀來，她要刺殺李自成了。

她也摘了李自成的「童子身」，她滿意了。

高貴貞知道她殺不過李自成，那麼總會設個法子除掉李自成。

至於杜飛，那就容易對付了。

祇要先殺了李自成，那些箱子全是他們的，而且也不會有鳳凰嶺的人知道是她率人幹的。

高貴貞舉起尖刀，黑暗中她把毛毯猛一掀，不料怪事出現了。

洞外面無雨一聲雷電傳來，高貴貞借着電光一看，怎麼李自成本是光溜溜的身子，如今長滿了鱗片，電光一過，她用手去摸，天爺，果然滿是鱗甲呀！

高貴貞不敢再刺殺了，她心中想，這李自成是龍體呀，未來有登五尊之位的龍呀！

高貴貞收刀，她在腦中多盤算，這可是她大大的機會了。

這既然是機會，機會來了要把握。

高貴貞急忙把刀收起來，但就在這時候，洞口傳來低叫聲：「姑娘，是不是可以下手了？」

高貴貞道：「都回去歇着吧，咱們的計劃改變了。」

窰洞口，有人似是無奈的道：「是，姑娘，妳保重呀，老爺子的交代……」

高貴貞道：「我知道，你們快躲開，別再來打擾。」

洞外的人走開了，走開了四五十人。

高貴貞扯去身上外罩，她再把毛毯爲李自成蓋上，當然啦，她也與李自成睡在一起了。

高貴貞再把解藥往李自成鼻孔處抖了幾下，她才笑嘻嘻的躺下來。

說也奇怪，李自成的身上又是光赤溜溜的細滑。

十幾歲的少年人，身子當然不會粗糙，一時之間，高貴貞溫柔起來了。

她的溫柔有動作，細膩的動作不久就產生了一定的反應，李自成有些出氣困難的張開眼睛。

他是嘴巴上被高貴貞的俏嘴堵住了，堵得他覺得怪怪的才醒過來。

李自成從來就沒有這種經驗，一旦醒來，又覺懷中緊貼着一具光溜滑滑的女子，他頓時要掙扎坐起來。

但他掙不脫女子的四肢糾纏，高貴貞緊抱李自成，她在李自成的耳畔細語：「李自成，我們已成爲夫妻了，你可以相信我說話算數了吧！」

李自成急摸身子，再摸對方，不由帶着幾分尷尬的道：「喂，喂，妳同我是不是……」

高貴貞笑瞇瞇的道：「李自成呀，不信咱們再來呀，你呀……你雖仍光溜溜，却已有雄風蠻威風的。」

她又有了動作，但李自成却看看這窰洞，道：「杜大哥人呢？」

高貴貞道：「這時候提杜頭目幹甚麼呀，嘻……」

李自成下體一緊：「妳……」

李自成不是聖人，他在高貴貞有意的挑逗下，一瞪眼一狠心，變了，變成老虎了，是老虎，老虎總是那一個架式，餓虎撲羊。

高貴貞不是羊，她哈哈的笑了。

* * *

天還未亮吶，忽然傳來大吼大叫聲：「兄弟，兄弟呀，你在那兒？」

祇一聽便知道是杜飛，杜飛醒來不見了李自成，心中當然緊張。

杜飛心中明白，處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走了李自成，他的危機太大了。

窰洞口外傳來十幾個人的大笑，有個老龍溝頭目道：「杜爺，你叫甚麼？」

杜飛一看擁來十幾個漢子，緊張的往窰洞門退守一步，道：「他人呢？」

「哈……」又是幾聲大笑，頓時之間令杜飛以爲事情要糟，他準備拔刀。

杜飛心中決定，死守此窰洞不出去，便是被戳死殺死，也要殺他幾個墊底。

杜飛以爲，他的武功比李自成不如，但對付那高貴貞應還可應付。

他再看這十幾個漢子，祇見他們已圍到了窰洞口，大伙衝着杜飛笑，每人手上拎着刀。

杜飛驚怒道：「你們笑甚麼？幹甚麼？」

有個四十多歲頭目笑道：「你說俺們幹甚麼？」

杜飛道：「鳳凰嶺老龍溝，兩地早已結了盟，雖非吃一個鍋的大鍋飯，可也一樣兄弟相呼叫，你們這個架式，難道還打算抓破面皮刀子相向不成？」

「哈！」又是一陣大笑聲，杜飛已變了臉色。

「喂，你們把我那李兄弟怎樣了？需知也是他的意思，送了你們一箱銀子的，怎麼啦，恩將仇報呀！」

「哈！」

忽見那頭目走前，道：「杜爺，你可眞多心吶！」

杜飛一見，又退一步，道：「你少來，想對你家杜爺抽冷子一刀不是？」

那頭目手一攤，道：「誰要殺你呀，兩地兄弟相稱，不作興對自己朋友下刀子。」

杜飛道：「那我問你，我那李兄弟呢？」

那頭目哈哈大笑，忽聽身後有人道：「你那兄弟呀，他上刀山下油鍋了，哈……」

「哈！」有人笑得直跳脚。

杜飛大怒，道：「你們殺了我李兄弟呀，可惡！」

那頭目道：「誰殺了你兄弟呀，操，他呀，他身處溫柔鄉，啃着桃花蕊，吸着長生奶，正不知多麼的自在吶，你說誰會殺了他？」

杜飛一聽心想糟了，必是上了高貴貞那女子的當了。

心念間，他大叫：「你們高姑娘人呢？」

那頭目道：「嗨，你是怎麼啦，你兄弟走入溫柔鄉去喝長生奶，總不會是一個人吧，你怎麼糊塗了。」

杜飛這才明白，李自成果然投入高貴貞的懷中了。

杜飛擔心李自成會轉投老龍溝，那麼，這餘下的四箱金銀珠寶就是老龍溝高迎祥的了。

杜飛正在發楞，忽聽那頭目道：「杜爺，咱們是派來保護你的，當然包括幾箱東西，那是不能有閃失的。」

杜飛道：「倒是誤會了，也辛苦各位了。」

那頭目道：「你這麼天不亮一聲叫，我們還以爲出了甚麼大事了。」

杜飛道：「各位，我取一袋酒，咱們就在窰洞口坐着，吃酒等天亮。」

十幾個漢子立刻間拍手笑起來。

火把也燃上了，杜飛取來一袋汾酒，十幾個漢子你一口我一口的喝起來。

杜飛也喝，但他不時的用眼光看向對面半山崖，那兒住着高貴貞。

高貴貞未出現，令杜飛放下心來，因爲高貴貞不出現，李自成必是同她在一起。

杜飛想不到高貴貞先在李自成身上動了手脚，才把李自成弄進她的窰洞中。

當然，杜飛更不會知道，高貴貞也發覺到李自成原來是一條龍。

高貴貞發覺到這一項秘密，那比之她奪取杜飛身邊的四箱金銀可就重要得多了。

高貴貞心中琢磨定了，她不但不奪寶，甚至還打算把李自成招到老龍溝，投入她爹高迎祥的麾下。

高貴貞心中明白，李自成一心投向鳳凰嶺，要想他投入老龍溝，那得憑智慧，動心眼了。

* * *

天已亮了。

其實天早亮了，祇不過高貴貞未走出山洞來，別人就祇能守在附近乾瞪眼。

有幾次杜飛要呼叫，他當然是呼叫李自成，但却被十幾個人勸阻住。

那中年頭目說得對：「別打散一雙鴛鴦，那是缺德人幹的事，天下好事是成雙的，沒有成單是好事。」

杜飛心中想：「這李自成迷魂湯喝足了，他是不是忘了自己是老幾呀！」

（未完•三）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上文提要：阮不悔用計套出皇甫山的張管家說出段金花在同仁堂治毒傷，大夫雖不想把人交出，奈何武功不如人。龍一飛等人知道皇甫山不在諸暨，便決定去天台山八狼洞找石婆婆要寶，石婆婆擺出「八狼陣」，阮不悔輕易殺了四人，另四人被石婆婆救下，石婆婆獻出每個半斤重的十二生肖，衆人取寶上路，背後追來之人說海千剛留下話……

恩怨情仇一場空　各安天命渡餘生

龍一飛道：「甚麼話？」

那人一字字的道：「當年海上老地方，大家在原地決生死。」

龍一飛道：「日期！」

那人道：「十月三十日正午。」

龍一飛冷冷笑道：「眞會選日子，與當年圍殺龍某是同月同日呀！」

醉和尙道：「眞是有心人也！」

龍一飛對那漢子道：「回去對你們洞主說，龍某人準時前往，如果你們洞主也有意，龍某人不在乎多她一個。」

那人聽得一瞪，回身便又奔回去了。

龍一飛三人撥轉馬，他心事便在此刻抖出來了。

「那個地方就是普陀山南面不遠處，當年我押着八大件雄心萬丈的乘船南下，當時沈五弟未同來，大家商定由我先把寶物送到，他再南下訂親，便也水到渠成了。

「我乘的大船上除了船家便祇我一人，却在普陀山附近，被四艘大船圍起來，遠處還有一條大船，船上却站了官家的人——那個人……」

龍一飛講到此處在咬牙，他雙目也紅了。

「當時我遠遠看到呂文彬站在船中央，他的模樣我一看就知道，我幾乎氣炸肚子，我猜想這呂文彬必然想着八大件雖是寶物，但南京沈百萬天下第一富豪，便是失掉，也不會對我龍某怎樣，但他錯估我龍某人了！」

龍一飛把坐騎緩了下來，他沉冷的道：「圍上大船的船一共有四艘，但祇有六個人向我撲過來。」

阮不悔聽得仔細，因爲他一直想知道當年那一戰是如何演成的。

龍一飛又接道：「他們六人衝向我撲來，他們似乎早就設定了撲擊的手段，六個人六個方位對我下重手，我原是不放在心上，但當頭有重刀刃下擊，那正是石婆婆的龍頭拐，左有『毒蛟』海千仁的七星寶刀，右有大海盜沈東海的巨大鑌鐵杖，後有皇甫山的兩隻毒鏢，上方還騰空撲下的四明和尙禪杖，我的下盤又有個毛洪年，他的長短刀隱隱的藏在衆多兵刃之下！」

他冷冷一哂，又道：「我的身子，在一片刀芒中幾乎已騰空在六人頭上的時候，我出霸王刀疾殺，祇可惜我阻擋了五人，單足點地第五次想拔身的剎那間，我的腿生生被毛洪年下面的刀切中。我已無暇多想，立刻歪身投入海中！」

他忽的笑了。

「你們永遠也不知道我是怎麼自海中逃到了普陀山的，我一直不敢相信人會遇上那種奇遇！」

醉和尙道：「我記得你對我說

過，是一條魚，我却祇是笑了！」

龍一飛道：「是的，就是一條頭尖尖的大魚，當時我以爲自己倒楣了，挨了刀入海還入魚腹！」

他更得意的又道：「那條壯碩的魚到了我身邊，我伸手抓牢牠的魚背，就那麼帶我到了普陀山下的石洞中。」

阮不悔聽得吃一驚，海中還有助人的魚呀！

龍一飛又道：「當時海中甚冷，反而阻住我的腿大量出血，於是，我把霸王刀藏起來了……」

醉和尙道：「然後，你在洞中大聲呼叫，把我醉和尙給叫去了，而且我也自那個時候爲你治傷。」

他與龍一飛相對的笑了。

阮不悔更加驚異不已！

＊　＊　＊

那是今年第二場大雪剛停的第二天，海面上出奇的靜，依照平常，冬季海上有大浪，然而這兩天海上的浪濤消失了。

那一望無垠的大海上宛如一面深藍的鏡子，美極了。

這時候，位於普陀山西南邊的大海上，三條大船併靠一起，三條大船落了帆。

船帆落下更可以看清楚三條大船的主桅上，那面似動不動似飄不飄的三尺長細條旗，而且旗的顏色分明。

那黃的長條旗來自太湖，船上的漢子們也一色的黃色衫褲，那條黑色長條旗東南沿海都知道那是來自台山島的大海盜沈東海的大船。

如今，沈東海抖着滿臉繞腮大鬍子，雙手端着他那一百二十斤重的鑌鐵杖，不住的開罵吶！

那個藍色長條旗却是六橫島島主海千仁帶來的，這兒距離六橫島也最近了。

仔細看，船上不祇海氏三兄弟在一起，而且還有另外兩個人，那正是四明山四明廟來的四明和尙與浦陽江的「江南武才子」皇甫山二人。

三條大船併一起，船上的人都看向西方幾處島嶼。

海千仁在船上高聲吼：「沈當家的，八狼洞石婆婆孬種呀，她怕了！」

沈東海回應：「海島主，少一個石婆婆沒甚麼了不起，咱們一樣宰活人！」

毛洪年抖着手上砍刀大吼，道：「怎不見姓龍的人出現，你們說他今天會不會爽約不來了！」

海千仁道：「姓龍的自視很高，他不會挾尾巴逃走的。」

沈東海指着他大船的船頭，道：「我把那件寶物擱在船頭托起來，看一看龍一飛那老小子敢不敢伸手去拿它，哈哈……」

沈東海把寶物也帶來了，船頭托起個圓木盤，木盤上鋪着一張紫色絨布，金光閃亮的「螞蟻上樹」純金精製寶物就放在木盤上，那七十二隻螞蟻看上去就如同活的一樣，好看極了。

這時候當空的冬陽灑下一片暖洋洋的金光，附近島上還有人站得高高的往海上瞧。

突然，有人大聲吼：「舟山水道划來一條小船呀！」

衆人急忙看過去，不由得大伙直了眼，祇見小船上祇有一個人，一個年輕人搖船搖得十分急！

那小船的船頭不停的左右擺動着，壓得海水「嘰嘰」響。

很快的，小船靠過來了。

小船上的年輕漢戴着一頂大風帽便耳朵也遮住了，當他把船繩搭在一艘大船拴上時候，才把頭抬上看！

他這一看不打緊，五個梟霸就有四個戟指他開罵了。

海千仁厲罵：「操那娘老皮，你膽子越發大了，一個人闖龍潭呀！」

四明和尙抖着失去三指的手咒罵：「我的兒，今天和尙要連本帶利的找回來！」

毛洪年不落後的大吼：「操你姐的，怎麼不見龍一飛同那個和尙一齊來呀！」

皇甫山還不知阮不悔已救回段金花，還殺了他的伙計，他嘻嘻冷笑道：「操他娘的，是個乳臭未乾的大娃兒呀，就他呀！」

沈東海戟指阮不悔更是罵得凶：「小狗操的，你去福州早不去晚不去的，偏我兒子要娶那姑娘，你們就出現，娘的，沈大爺廣西做買賣不在家，你們就造咱沈家的反呀，操他娘的你死吧，兒！」

阮不悔不回罵，他呵呵笑道：「單祇罵是罵不死人的，那得動刀子，喂，那位是皇甫山呀！」

皇甫山一聽火大了：「爺早就來侍候你上路了！」

阮不悔又笑了，道：「先別上路不上路，我問你，東西帶來了沒有？」

皇甫山一怔，道：「甚麼東西？」

阮不悔道：「當年你分的那件寶物呀！」

皇甫山哈哈狂笑，道：「哎，你提的那支一斤十二兩重的千年老參呀，那確實至寶，五年前我已吃完了，哈哈……滋補身子之外，床上功夫也不得了，哈哈……」

阮不悔一聽憤怒了：「娘的老皮，難怪你把船靠在諸暨找女人，可惡吶！」

皇甫山吃一驚，道：「你找到船上去了？」

阮不悔冷冷道：「可惜你不在！」

皇甫山大吼：「這話由我說，娘的！」

阮不悔忽的雙目直視另一船頭，他被那一片金光閃閃而吸引住了。

沈東海嘿嘿大笑，他指着船頭一聲狂笑，道：「七十二隻如活螞蟻就在那棵金樹上，那就是當年老子分得的寶物，你敢去拿嗎？」

阮不悔冷一哂，道：「會的，我會去取來的！」

沈東海手一伸道：「小子，你取去，老夫看你的了。」

阮不悔的雙目一亮，他審視這幾個人，這幾個人中除了沈東海與皇甫山未交過手之外，餘下的海千仁、四明和尚、毛洪年他都領教過了。

這時候，阮不悔對沈東海道：「不急，寶既帶來，就不會再失了！」

沈東海大吼：「你不敢去取來，是嗎？」

阮不悔冷笑，道：「你必在那兒設下了甚厲害的陰謀了，姓沈的，你想要我去上當，哈哈！」

沈東海竟然承認了：「不錯，你怕嗎？」

不料阮不悔更出人意外的道：「就因爲你設了機關，少爺我才要先把寶取到，你意外了嗎？」

他此言一出，除了躲在船尾的十八名放船大漢們臉露驚訝之外，另外五人冷笑了。

祇見阮不悔擧刀平胸，忽的拔身騰空而起，就那麼一停再飛，他的霸王刀啣在口中，他一手緊抓粗帆繩，盪鞦韆似的疾閃向放置在船頭上的那件寶物。

「嘩！」阮不悔拾起船頭寶物未停下，再盪回已閃過他搖來的小船，那寶物已被他拋在小船上了。

阮不悔當然看到了，三隻袖箭三支短矛，分別安裝在那個木盤下，木盤一輕，箭矛齊出，可一支也未中上阮不悔，繩子仍在盪着。

阮不悔已經躍落在幾個人面前了。

該說話的人沒有來，來的祇是個操刀的！

這時候甚麼廢話也免談了，殺吧！

當先出招的便是沈東海，他的心機白費了，鑌鐵棍當頭便砸：「砸死你這狗東西！」

阮不悔甩肩閃得快，身後響起一聲「咚！」阮不悔回頭看，嚄！船板被他砸了個大窟窿！

沈東海擧杖又追上來，阮不悔已閃到皇甫山身前。

皇甫山以爲這是好機會，他抖手打出一支毒鏢。

於是，阮不悔發火了：「千刀殺！」他狂吼中，霸王刀平擧頭上的刹那間倏忽輕閃，那個渾圓璀璨銀幕刹時形成。

就在他的勁力抖動來，彷彿一輪圓月落下來，他就挺立在中間，出刀猝殺，刀鋒成層，二十一道冷芒疾射迸流，有虛有實，虛實難辨間，便聽得三個圍近的狂漢已「咚咚」摔在船板上，刹時鮮血流了大片。

仔細看，三個人蠕動着匍匐在血泊裏，皇甫山與毛洪年幾乎撞在一起頭相交，四明和尚已不動了。

阮不悔未停手，催動刀輪直撞沈東海。

沈東海豎起一百二十斤重鑌鐵杖疾打，就聽得噹的一聲，阮不悔的刀輪稍偏，正撞上撲來的海千仁。

海千仁原以爲七星寶刀認準了敵人的後腦杓，却不料敵人的刀輪仍未消反而到他頭上了。

海千仁大驚擧刀阻，慢了，霸王刀已劈在他頭頂上了。

於是，沈東海的第七杖打過來，阮不悔就好像腦後生了眼睛般，他打橫疾閃，就聽「噗」的一聲，沈東海的鑌鐵杖已搗得海千仁肚皮破裂，五臟六腑全碎在一起了。

沈東海吃一驚！

阮不悔大吼一聲：「天雷斬！」

他的刀輪又出現了，沈東海如上刀山，就聽他狂吼一聲：「哎……」

十七刀他至少挨了九刀，當阮不悔用力收住旋動的身子時，沈東海仍然拄杖未倒下。

沈東海的一雙牛蛋眼直視着前方，鮮血刹時間染紅了船板一大片。

阮不悔擧刀冷視着三條大船的行船大漢，他想說甚麼，但當他發覺這些人都拋下了刀，他冷然的一哂！

他想到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句話，這是希望他們不再動刀了。

「轟！」沈東海那巨軀，就在阮不悔剛跳上小船時，倒下了。

阮不悔搖着小船，想着來時大叔的話。

「去吧，你有足夠的武功應付他們，完了以後別再來，此生我與醉大師消磨在普陀山了！」

阮不悔搖船心酸酸吶！

還有人比阮不悔更心酸的，那是由南面飛駛來的一條船，那是馬家寨的大船，馬小倩也在船上。

他們祇差一個時辰就遇上這一場乾淨俐落的屠殺。

「大掌鞭，快問問他們，結果怎麼樣了？」

大掌鞭馬安太便對台山海盜大船呼叫：「喂，你們拚殺的結果怎麼樣了？」

「你們怎麼知道有約鬥？」

「咱們船在三門，聽八狠洞的人說的呀！」

「都死了！」

「甚麼？都死了！」

「都死了！」兩船如此錯身過，馬小倩掩面大哭，她這些天的心思白費了，她才是最傷心的人吶！

人都死了，還去找誰？馬家寨的大船又回頭了。

馬安太跺着脚，道：「幾次看他刀叢中進出，我都爲他捏把汗，分別時候對他說，要愛惜自己，唉，他還是……」

他們以爲阮不悔死了吶！

＊　＊　＊

阮不悔當然未死，他划着小船靠了岸，還未上得岸上，迎面過來一個素衣漢子，這人看起來十分憔悴，手上還提了個小包袱。

初時阮不悔未注意，但那人看到阮不悔了：「嗨，阮兄弟呀！」

阮不悔抬頭仔細看，喲，那不是天下最快樂的男人嗎？他急忙迎上去，道：「沈五爺，你怎麼如此這般的來到這兒？」

不錯，這人正是沈萬財，他一把拉住阮不悔，道：「阮兄弟，快送我去普陀山！」

阮不悔道：「醉大師同我大叔住在普陀山。」

沈萬財道：「再好不過，快送我去！」

阮不悔一見沈五爺這般焦急，二話不說，立刻解了繩子便搖船。

他發覺沈萬財進了小艙間便睡下了。

阮不悔想問一問，爲甚麼突然來到此地要去普陀山，但見沈萬財睡夢中還流眼淚，他知道沈五爺發生不愉快的事情了。

小艙中，沈萬財也許太累了，他睡着又醒了，但眼淚不停，阮不悔祇覺得有些不對勁了，難道會……

他想到了游水仙，難道那沈東海暗中派人又把游水仙搶去了？

他不敢再往下面想，祇有用力的搖着船。

繞過兩座小孤島，阮不悔把小船靠在普陀山的那一道青石堤邊。

有個小沙彌走過來，阮不悔對小沙彌道：「我們來找醉大師。」

小沙彌手指島邊石道，道：「大師來了。」

阮不悔抬頭看，果然大叔與醉大師來了。

祇見沈萬財捂住臉大哭，跌坐在青石堤邊。

醉和尚奔過來，他扶起沈萬財道：「施主，你怎麼的如此傷心吶，發生甚麼事了？」

沈萬財指天大罵：「上蒼混蛋吶！」

醉和尚忙搖手，道：「天生萬物，地養衆生，不可咒罵天地！」

沈萬財道：「天生游水仙，爲何又奪走她的命！」

他此言一出，三人都楞住了。

醉和尚急問：「你說甚麼？游姑娘死了？」

龍一飛也怔怔的道：「怎麼死的？」

沈萬財道：「水仙懷孕了，但她却又流產大量出血，救之不及便死了，嗚……」

他哭得淚人似的，又道：「你們也別爲我難過，我一人承受吧，我也看開了，我已經過了三個多月人生最快樂的日子，我已經滿足了。」

醉和尚道：「阿彌陀佛，看開人生便神仙了。」

沈萬財道：「所以我來了，大師，替我落髮吧，我再也不履紅塵了！」

忽聽龍一飛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笑聲甫落，就聽他拍拍沈萬財，道：「同我一樣，我也不再走入江湖了，讓咱們一同削髮入佛門。哈哈……」

沈萬財雙目一亮，道：「再好不過了。」

就見龍一飛指着小船，道：「不悔呀，我知道你已完成任務了，把兩件寶物還交沈五爺吧！」

沈萬財一笑，搖搖手，道：「這兩件寶物我不要了，出家之人不帶寶，我把它送給阮兄弟吧，至少他用得着！」

醉和尚道：「對，段姑娘、馬姑娘兩位姑娘還在等着他吶，哈哈……」

他兩臂拍着龍一飛和沈萬財二人，便往廟中走去了。

江湖上的第一殺手與江湖上最富有的兩個人，永遠的在普陀山上了。

＊　＊　＊

阮不悔很是痛苦，他搖船回頭也很吃力，搖到天黑才到岸邊，這一夜他住在鎮海的客棧裏。

阮不悔想着人生多變，變到最後仍是一場空，他躺在床上直瞪眼，想着大叔，也想着沈五爺，太激動了，倒未曾想着段金花或馬小倩。

忽的，附近傳來咒罵聲與吵架，不旋踵就聽得女的大哭不已。

「我要回家，我回杭州。」

「回去，哼，妳祇要走出這大門，我就殺了妳！」

「你敢！」

「過去不敢，現在大不相同

了。」

「你把我的首飾也賭完了，以後吃甚麼？」

「當初叫妳多帶，妳不聽，現在知道要挨餓呀！」

「我首飾省着吃，三年也吃不完，你……」

「別叫了，再叫……叭……」

「哎……你還打我……」

「若火了老子宰妳！」

阮不悔挺身起來了，他剛拉開門，就遇見小二走過來，小二走過來，小二是送茶水的。

阮不悔道：「小二哥，是誰在吵架？」

冷冷的，小二道：「新搬來的夫妻二人，這些天是天天的吵，隣居們早煩了！」

阮不悔道：「他們是本地人？」

「杭州人，聽說這二人都會武功呀，少惹他們！」

阮不悔怔怔的道：「會武功？」

小二道：「幹過保鏢當然有幾招啦！」

阮不悔道：「他們住在那裏？」

小二指着後面，道：「他們租屋而居，我看他們住不了多久就會搬走了。」

阮不悔沉默了，他心中在想，會不會是他們兩個？

阮不悔更是睡不着了。

* * *

阮不悔不想再多事，他睡到天未亮便上路了。

沿着一條山邊小道，阮不悔身上還揹着兩大件，這可是寶物，他十分愼重的揹在背上，他也不再去理會那條小船，因爲他另有打算！

當然，他更是不怕有人來搶他的寶。

已經過了一道小河，山邊一片柳樹林，忽然間，身後傳來尖叫聲：「救命呀！」

緊接着，又有吼聲：「今天我非治妳服服貼貼不可，我看你還逃不逃走！」

阮不悔身子一錯便掩起身來了，隨之脚步聲傳來，一個身着粉紅衫褲的女人，頭上罩着頭巾奔過來，她好像快虛脫了，一跤跌在草地上，但就在她爬起來再逃，後面的男子追上來了。

男的手上一把匕首，咬牙切齒的怒吼：「賤人吶，我叫妳往東妳敢往西？看我不在妳的臉上開刀才怪！」

這男子就要伸手去抓女的了，冷不防阮不悔閃出來，他的臉上一片寒，比之西北風還令人哆嗦！

「住手！」

男的一怔抬頭看，女的已向阮不悔走過去，她急着的道：「不悔師弟，快救我！」

男的忽然冷冷一笑，道：「哈，我道是誰，原來師弟呀，你這一向可混得好呀！」

他邊說邊往阮不悔走去，模樣是親切的，和氣的。

阮不悔冷冷道：「柳成川，你還認得我呀！」

柳成川與金玉梅的出現，證明昨晚吵架的正是他二人，阮不悔也猜到了，但他想着過去他被坑的事，便也不想再插手管閒事了。

阮不悔想不到這二人，跑來了，這光景不想管也難了，想着師娘對自己還不錯，便也出面了。

* * *

柳成川對阮不悔道：「師弟，你看看她，像話嗎？」

阮不悔發覺金玉梅比之過去，她好像老多了：「師姐，你們……」

柳成川道：「她跟我過日子，師弟呀，我對她不錯呀，她却天天同我吵！」

金玉梅失聲道：「上一次天平山你救了我爹他們，打走了太湖水寇之後，我爹回到鏢局正着手要調查你被誣陷之事，是他，姓柳的害怕，便慫恿我同他逃走，初時他對我還可以，但不出多久他變了，他愛賭，把我帶出的首飾也花光，他……還打我……」

柳成川道：「休忘了，坑師弟的是妳出的主意！」

他邊說邊往阮不悔走近，又道：「有件事情師兄祇對你一人說！」

阮不悔道：「甚麼事？」

柳成川似是要耳語的把嘴巴往阮不悔的耳根下移去。

阮不悔還眞的側耳去聽，就在他的耳朵快與柳成川的嘴巴併上的利那間，就聽得十分細細的「咯」聲！

那是柳成川肩頭胛骨移位發出來的，令阮不悔忽的警覺便也立刻往後閃跳，就那麼一點點遲來的感覺，柳成川的匕首已劃破了阮不悔衣衫左側，匕首尖處入肉，令阮不悔七個後跳才脫出尖刀捅腹。

「嗆！」阮不悔的霸王刀出鞘了。

柳成川舉匕首再上，口中厲叱：「果然與從前不一樣了，你的這種反應……」

阮不悔反手一刀疾殺：「可惡啊，殺！」

「嗤！」

「哎！」

阮不悔出刀收刀幾乎是一個動作，講求的是乾淨俐落而不拖泥帶水，他幾乎把柳成川弄個大開膛了。

當柳成川倒下去的時候，就聽柳成川道：「我……忘了……你今非……昔比……了……」

金玉梅怔住了。

她木然的站在那裏！

阮不悔收起刀走過去：「師姐，走吧，我送妳回杭州去，師父、師母必然在思念妳了。」

「哇」的一聲，金玉梅哭了：「師弟……」

阮不悔立刻爲金玉梅拭着淚，道：「走吧，經過紹興我們僱船去！」

金玉梅變了，凄幽的一副可憐樣，道：「師弟，我眞的好慚愧，我對不起你呀！」

阮不悔淡淡的道：「師姐，你總是師父的親女兒，我不會把過去的不愉快放在心上的。」

他當先往前走着，金玉梅便隨着跟上去了。

* * *

阮不悔很少說甚麼話，事情到了這時候還有甚麼好說的，最好不說了！

阮不悔並未走入紹興府，他帶着金玉梅經過江邊時，便僱了一條船，然後由錢塘江直放杭州。

阮不悔許久未到過杭州來了，他自認小時候在這裏長大的，也算是故鄉了。

阮不悔當然忘不了四維鏢局的大門，當他快到鏢局門口的時候，祇見五輛鏢車已打點好了就準備上路了。

大門下，副總鏢頭「八手飛刀」卓太平正走出大門，腰上掖着鏢囊，外帶一把砍刀。

卓太平見阮不悔與大小姐走回來，他着實的吃一驚，卓太平忘不了那一回他出手幾乎打死阮不悔，當然，他更忘不了天平山溝阮不悔俠義出刀殺退太湖水寇之事。

此刻，他厚着臉皮走上去：「是不悔呀，大家都在叨念着你，快進去吧！」

他就沒有同金玉梅打一聲招呼，祇有幾個在忙的趟子手衝着低頭的大小姐低叫：「小姐！」

這時候，有人大聲喊起來：「不悔回來了呀！」

嚄！院子裏的人立刻迎上來了，鏢師黃飛虎與蔡同二人走上去，蔡同笑道：「不悔呀，大伙正想你吶！」

他二人也未同金玉梅打招呼！

阮不悔淡淡一笑，抬頭，祇見金東陽已站在正廳門下，他見女兒跟着阮不悔回來，那副棗色臉龐上利時泛灰。

金東陽的兒子金照紅迎向妹子，沉聲道：「去那裏了？」

金玉梅立刻又哭起來了。

阮不悔走到金東陽面前，他深施一禮，道：「師父，不悔給你老請安來了。」

金東陽重重的道：「不敢當你的一禮！」

阮不悔道：「不悔不會忘記師父的話『一日爲師終生爲父』，不悔不敢或忘。」

金東陽忿然的指着女兒，道：「你怎麼同我那不知恥女兒在一起？那個該死的畜生柳成川呢？」

忽見金夫人走出來，她一把拉過女兒上下看，道：「那個畜生呢？」

金玉梅哭道：「死了！」

金夫人指着阮不悔道：「是不悔替妳操刀？」

金玉梅回頭看看阮不悔，道：「柳成川可惡啊！」

阮不悔乾乾一笑，他再向金夫人施一禮，道：「師母你金安了！」

金夫人嘆口氣，道：「我明白，不悔呀，咱們不留你了，你已仁至義盡了。」

阮不悔淡淡一笑，便回身往鏢局外走，金夫人祇一看到阮不悔還背有東西未取下，便知阮不悔還有大事情，又何必出口挽留？

金東陽看着阮不悔走出鏢局門，他冷冷的道：「我早已不配當他師父，他……還是像過去一般恭敬，慚愧啊！」

* * *

阮不悔當然有大事情辦，他匆匆的離開了杭州府，江岸邊上那條小船仍然在，那是他過錢塘江僱的。

當船過了錢塘江，阮不悔心中緊張呀！

他爲甚麼窮緊張？因爲他就快見到段姑娘了。

* * *

阮不悔抬頭挺胸進了紹興府，南大街他最熟不過了，一路到了「東湖大酒坊」，段老板拍着巴掌迎出來：「哎呀，我的年輕人呀，你總算回來了，回來就好呀，哈哈……」

阮不悔連笑還來不及笑，斜刺裏一條人影撲上來，嚄！段金花抱住阮不悔的腰：「再也不叫你走了！」

阮不悔被她拖至後廂室，蕭不邪老夫婦也笑了。

段老板拉阮不悔道：「醉和尚與龍大俠呢？」

阮不悔黯然的道：「出家了，他們在普陀山吶！」

他把背上的包袱打開來，木然的取兩隻箱子，道：「段……大叔，這兩件寶沈五爺送我的，這其中一件送你老，另一件送到溫州馬家去。」

盒子打開了，嚄！金光閃閃的一件是七十二隻螞蟻上樹，另一件純金打造的十二生肖。

阮不悔把那螞蟻上樹送了段老板，道：「大師說……算是算是……」

他說了半天未說出口。

段老板逼問，道：「快說呀！」

阮不悔看看段金花，道：「算是聘禮吧！」

段金花落下淚來了，嚇得阮不悔道：「妳……不願意呀！」

段金花道：「我……太高興了！」

段老板派人去請喬門師爺，他對阮不悔道：「你就是我的女婿了，我的親愛的女婿，你是我半子了，我的釀酒功夫傳授給你，你看怎麼樣？」

阮不悔哈哈的笑了。

段友仁又對阮不悔一笑，道：「你的婚事我決定了，明天開始，一天準備，二天做衣，三天佈置，五天結婚，哈哈……」

阮不悔道：「眞快呀！」

蕭不邪一邊呵呵道：「不快不快，又不是今夜入洞房！」

嚄！不祇是阮不悔高興，全都笑了。

* * *

從大門到新房一路舖着大紅氈，門楣上貼囍字，一直貼到新房裏，便一對囍蠋也是紅得似人血。

西湖花綢用得多，從新房的門帘，床舖的羅帳繡被全是絲綢的。段老板這是為女兒，也為女婿，他花費可大了。

於是，新房的門關上了，以後的事便是想也知道了。

* * *

別的人婚後三天新娘子要回門，在這裏却是新郎要去找個女人。

阮不悔有件事不辦，他就過不了好日子，因為他要把一件寶物送馬小倩，他現在已經結婚了，自然不怕馬小倩再對他用情了，他還不知道馬小倩在聽了馬安太的話幾乎倒地不起，因為馬安太告訴馬小倩人都死了！

馬安太就不會仔細多問問，就那麼的把這話帶回去，當然，阮不悔怎知還有這一段？

* * *

阮不悔騎馬去溫州，他一點也不孤單，因為段金花與他結伴同行，段金花說得對，阮不悔不是單身一個人，他如今拖家帶眷了。

阮不悔有了段金花為伴，一路上愉快極了，二人策馬往南馳，路上引得不少人的羡慕，就在第三天過午不久，阮不悔指着正前方對段金花道：「金花，咱們就快到溫州縣城了。」

段金花道：「進城以後先送還禮物，咱們在溫州玩一天再回程！」

阮不悔道：「到如今我當然祇有聽妳的了，哈哈……」

這二人馬上也開心，却不料從海邊的路上來了一夥人，這夥人好像在辦喪事，因為有個大漢手上捧着靈位走在人前面。

數一數來人就有六個那麼多，這是辦喪事，騎馬的人得讓道，阮不悔與段金花撥馬道旁等，却不料有人呼叫起來了。

「阮少俠，是你嗎？」

阮不悔吃一驚，他皺眉仔細看，嚄！這幾個人不正是馬安太六個人嗎？呼叫的乃是馬三元。

阮不悔一聲笑，忽又不笑了，人家辦喪事還能笑。

雙方走之且近，阮不悔見馬安太手上托的牌位，上面竟然寫着「夫君阮不悔之位」！

阮不悔幾乎叫起來了：「這是幹甚麼？」

馬安太道：「阮少俠沒死呀！」

阮不悔道：「誰說我死了？」

馬安太道：「那日我們駕船去普陀山南面，遇上逃回來的海盜船，我問他們搏殺結果，回答說：都死了。你……」

阮不悔道：「我把幾個惡霸殺死了，我沒有死呀！」

馬安太道：「我回來向大小姐報告，我們小姐死心眼，她要把你當成她的丈夫一樣，立了牌位去海上招你的魂，嗨，我們大小姐好一場大哭，可憐啊！天爺見憐，你還活着！」

馬三元大叫：「大掌鞭，你還抱着個假牌位呀，扯了！」

大掌鞭馬安太果然把手上牌位扯爛拋掉了。

他拋了牌位可也拉住阮不悔，道：「阮少俠，我們大小姐在後面，咱們等等她！」

他指着另一馬上的段金花，又問道：「阮少俠，這位姑娘她是誰？」

阮不悔回頭看，段金花在拭眼淚，她被馬小倩感動了。

阮不悔自馬鞍上取下十二生肖寶物交在馬安太手上，道：「大掌鞭，我在紹興結了婚，這件寶物是沈五爺要送給馬姑娘的，你收着。」

馬安太楞住了。

「你……你結過婚了呀！」

阮不悔道：「段家酒坊大小姐！」

馬安太道：「我們小姐怎麼辦？你這麼做欠公平吧！」

阮不悔心中一驚，就知道有今天。

他嘆口氣，道：「大掌鞭，我明白馬姑娘對我好，但我阮不悔怎敢高攀，我是個窮光蛋呀，而馬姑娘也未表示要嫁我呀！」

這二人幾乎起爭執，已見馬小倩隨着兩個僕婦走過來，她是披麻戴孝的樣子，一副小可憐還在抹淚，但當她發現阮不悔的時候，楞

住了：「你沒有……死？」

馬安太立刻對馬小倩道：「小姐，我該死，我們聽誤了！」

阮不悔淡淡一笑，道：「我沒死，我是來送寶物的！」

為了引起馬小倩高興，馬安太立刻把寶物送上，笑道：「寶物，純金十二生肖，太好了。」

馬小倩忽然狂喜道：「就當訂婚禮吧！」

阮不悔指着馬背上的段金花，道：「我們已結婚了呀！」

馬小倩全身一哆嗦，道：「怎麼，你結婚了？」她搖搖欲倒，臉色更是難看了。

「我……我怎麼辦？我……」

這光景馬小倩快發瘋了，忽見馬上的段金花彈身下了馬背，她上前拉住馬小倩，笑道：「馬姐姐，如果你願意，這件寶就算是訂婚禮，妳看好不好？」

馬小倩雙目忽亮，道：「妳……願意把完整的愛分我？」

段金花道：「怎麼不可以？我一個人打他不過呀，我請來妳，咱們姐妹看牢他，妳說好不好？」

馬小倩忽然抱住段金花，道：「我……願意……」

一邊的馬安太大吃一驚，道：「小姐，這事萬萬不可，萬萬使不得，咱們馬家寨的姑娘怎為人做小？」

馬三元也搖搖頭期期不可！

段金花道：「如果爭大小，我居小好了。」

馬安太道：「妳這位姑娘眞大方！」

段金花不大方，她怎會把完整的愛分人？她實在被馬小倩的眞誠感動了。

阮不悔發覺自己祇有硬起頭皮任人擺佈了。

* * *

紹興府南大街的東湖大酒坊後院酒槽旁，有個大漢在踩酒麴，據說踩得均勻細碎，摻到蒸透糯米中入窖三月就會出好酒，紹興府最地道的酒就是這大漢釀造的。

大漢踩麴光脊梁，一雙大脚發出「噗嗤」聲，兩個一樣大小的五歲娃兒就站在一邊瞧，他二人還拍手笑。

於是二門走來馬小倩與段金花，那段金花還抱個吃奶的娃兒。

馬小倩道：「我已經叫人把四罈好酒送去普陀山了，他們剛走！」

踩麴大漢點頭一笑，道：「太好了！」

這個大漢他是誰？

第二代霸王刀阮不悔是也！

（全文完）

歪歪小爽哥



挫敗人妖救姑娘　火燒帳篷得銀票

上文提要：令狐爽獻計用艾草薰走毒蝎子，四魔四邪以及花子頭西門風等在令狐爽帶領下進洞瓜分了余文的大量藏寶，之後西門風要求四邪放人，讓令狐爽陪他去百花谷找妻女，路上西門風告訴令狐爽，「通天教」教主夫人叫長孫明月，與百花谷主長孫玫瑰是姐妹……二人到了牧羊鎮，西門風看到人妖霍樂，說起人妖姦淫之事，令狐爽動了俠義之心……

「好像是吹花姑娘呀！」

西門風一聽大怒，又拔尖刀又舉打狗棒，拋下令狐爽他不管。大吼一聲如猛虎：「霍樂淫賊，老夫饒不了你呀！」

西門風衝殺過去了。

令狐爽幾乎撫掌大笑了。

他當然不能笑出聲，肚子還裝滿了「爽」！

西門風大叫着往布幔奔殺過去，布幔中先後跳出一男一女，兩個祇披外袍的男女。

這二人一出現，迎上了西門風。

西門風叱吒：「霍樂呀，你同你這不要臉的情婦幹的缺德事呀，可被老夫撞見了。」

那個叫乖乖的女人開口了。

「是花子頭呀，好人，他落單了。」

霍樂冷笑道：「西門風，你本是貼在門神一邊伸手討吃的人，霍某江湖不惹你，咱們雙方是井水河水兩不犯，為甚麼今天來搗蛋！」

西門風道：「那個姑娘我看看。」

霍樂道：「你不能看，與你何干！」

西門風道：「如果老夫定要看呢？」

那乖乖又開口了。

「好人，我們二打一，七成勝算。」

「嗆」的一聲，一把彎刀拔在手上了，霍樂冷笑道：「花子頭，你挨刀吧，殺了你就地掩埋，花子幫不會以為是老子幹的！」

「殺！」

乖乖出手便是十一刀狂刺，西門風閃身怪叱。

「找打！」

祇見他打狗棒忽的疾掄，空中出現無數打狗棒，乖乖一聲尖叫：「噢！」

她的細腰上挨一棒！

霍樂旋動身子撲上了，七條人身，有虛有實，西門風知道這霍樂邪門，打狗棒一掄暴打疾退。

身後已被雪雪呼痛的乖乖堵住。

於是，三人就在這林中奔跑追逐，殺得可真熱鬧。

令狐爽用爬的，他爬到布幔下方，撩起一角把頭伸進去了。

他覺得好光滑，原來一頭碰在那光赤溜溜女人的屁股蛋上。

令狐爽示意女子別出聲。

他取小刀挑斷了女子身上的絲帶，叫女子快把衣服穿起來。

不料那女子難動彈，令狐爽低聲道：「妳被人點了穴道？」

女子急得眨眨眼，她開口道：「是的，快救我。」

令狐爽祇好爬進去，他一掌拍

在女子的璇璣穴上，後面的命門也猛一戳，女子咯的一聲動彈了。

令狐爽很高興，一掌又按在女子的奶子正中央，有一股熱力輸進去了。

女子忽的急動手，自己找衣裳，然後再急急的穿上。

令狐爽指指下面，道：「快跟我逃出去。」

那女子雙手托起令狐爽的面頰，熱淚盈眶的道：「你……你……謝謝……」

令狐爽也幾乎落下淚。

眞的可憐呀！

令狐爽帶着姑娘走出布幔，二人繞到後坡，令狐爽對姑娘道：「藏起來，我去幫忙把那男子打跑。」

姑娘道：「若不殺了，後患無窮。」

令狐爽道：「他們是該死，我就去幫我西門老伯把他二人做了。」

姑娘道：「你快去，我就在這兒等你，快回來喲！」

令狐爽點點頭，立刻拔身就走。

令狐爽又走到那布幔附近，他二次進了布幔內。

他才不會馬上去幫西門風，先看看這布幔中是個甚麼樣的溫柔鄉。

先是一角放的好吃喝，又有個小皮箱，小皮箱也不大，掀開一眼看到黃金銀票還眞不少。

令狐爽心想：「原來這傢伙還是有錢人，這年頭有錢人的怪毛病多，這個淫徒的毛病就不少。」

令狐爽不客氣，小皮箱他不要，金子銀票收下了，他三把兩把全部塞入口袋裡，然後悄悄走出去，一邊的火爐子他用腿踢，爐火把布幔燃着了。

令狐爽火燒布幔不要緊，那乖乖同霍樂二人祇穿了一件大外罩，大外罩內沒有穿衣褲，衣褲還放在布幔內。

令狐爽走到布幔外，他發現西門風好像受了傷似的。

西門風正在幾棵大樹附近閃躲着。

西門風也發現了令狐爽，他大叫：「令狐爽，快過來幫幫老夫的忙，他們兩個打一個。」

令狐爽道：「來了，來了。」

令狐爽的突然出現，先是引得霍樂一怔，彎刀疾殺，口中厲叱：「乖，去殺了那小叫化，這老傢伙由我打發他上路。」

他把令狐爽當了花子幫的人了。

果然，那乖乖女拔身飛向走來的令狐爽。

她發現令狐爽是個少年郎，令狐爽也長得英俊挺拔有氣質，她到了令狐爽身前停住了。

「哎呀呀，是個少年英俊郎呀！」

她叫就叫吧，還故意把外罩掀開一大半，動作自然，彷彿你小子非看不可。

令狐爽還眞的看，而且還讚不絕口的道：「哎呀呀，娘的，你裡面沒穿衣褲呀，好看呀，娘的，今天我還是頭一回看到女人光着身，唉！」

「你嘆的甚麼氣？」

令狐爽道：「我在嘆呀，女人都像你這樣，祇光披一件外衫，多好看呀！」

乖乖道：「我好看嗎？」

「好看得不得了。」

「你看着不過癮呀！」

令狐爽道：「要怎麼樣我才會過癮？」

乖乖笑瞇瞇的道：「過來，伸手摸着最過癮。」

令狐爽一笑，道：「你這位大姐眞大方。」

他正說着，那乖乖忽的併指疾出，點在令狐爽的氣海穴。

那一指是要令狐爽死的一招陰毒索命指。

豈料令狐爽反而笑着側身指向大石那面，道：「你這女人眞可惡，要我的命呀，娘的，快去救火吧！」

乖乖見令狐爽毫髮未損，她大吃一驚。

其實，令狐爽不但練童子功，金鐘罩鐵布衫，而且他身上穿了一件金絲軟甲，那玩意兒刀槍不入，指頭是休想點得了。

乖乖一怔間，抬頭看，果然大火在燃燒，她大叫一聲：「不好了！」

也不再同令狐爽多說話，轉身就往布幔那面奔去了。

乖乖邊跑邊叫：「霍哥呀，快回來，咱們的家失火了，快回來呀，完蛋了！」

她這麼尖聲叫，那面，正與西門風搏殺的霍樂立刻逼退西門風往這面撲過來了。

霍樂奔近令狐爽，他大吼一聲：「準是你這小王八蛋放的火，是不是？」

「是，又不是。」

「他娘的，我殺了你！」

那面，西門風大喘氣的道：「燒得好，燒得妙，燒得呱呱叫呀，哈……令狐爽快逃呀！」

令狐爽沒有逃。

他才不會逃，那多丟人呀，他是八仙的接棒人呀，他逃了多沒面子。

令狐爽見這霍樂對他下刀，上身一晃間，忽的一聲叫：「龍泣血！」

刀叢中出現了指影，刃芒中傳來了指風，那霍樂的彎刀已沾上了令狐爽的劍背，却忽然彎刀無力的幾乎跌落在地上，他疾退，也換手握刀又甩手，口中發出「絲絲」叫痛聲，好像手腕快裂開了。

「你……這是金剛指。」

「你也很識貨呀！」

「報個名來！」

「在下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複姓令狐，大名一個爽字，令狐爽便是。」

「好小子，我記住你了，咱們以後有得拚的，你小子便是吃飯睡覺也要小心，霍大爺隨時取你的命。」

令狐爽道：「哎呀，何必呢，咱們之間祇是那麼小小一點糾葛，犯不着你定要殺了我吧！」

霍樂冷哼一聲，道：「你等着，我馬上回來，我一定要殺了你。」

西門風過來了。

「姓霍的，你個小狗操的，還不快去救火呀，老夫以爲你的家當全完了。」

「哎呀，我完了。」

霍樂大叫着往布幔着火處奔去，邊跑邊罵。

「他娘的，你們別跑，我馬上回來。」

令狐爽道：「不走，不走，我等你回來，你不回來你就是王八蛋。」

西門風指着令狐爽道：「小子，我見你露了一手金剛指功夫了。」

令狐爽道：「我祇傷了他手腕。」

西門風道：「他娘的，司馬元眞捨得把他的看家本事傳你呀！」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呀，我也是花了最昂貴的學費，才學了他那三幾招，唉，我知道我司馬師父還留了幾手未傳我。」

西門風道：「你出了昂貴的學費？」

「是呀，十分的昂貴。」

「你出甚麼呀？」

「西門幫主可記得我得到的那十七顆龍目珍珠嗎？」

「記得，記得，至今思之，我流口水。」

令狐爽道：「我以一顆價值連城的寶珠，換來他們的功夫，這……是不是貴呀！」

西門風道：「是貴了些，祇不過……」

「怎樣？」

「學了功夫以後，你就後樂無窮了，所以……」

「怎樣？」

「如果老夫把這七十二路打狗棒法中的三絕招傳你，小伙子，你是否會送老夫一顆龍目寶珠？」

令狐爽一笑道：「你的三招絕棒功夫，我已學了一招，叫一本萬利呀！」

西門風笑道：「還有兩招更厲害。」

令狐爽道：「你老知道得很清楚嘛，我可不會當花子，多沒面子呀，老祖宗也不答應我如此的沒出息。」

西門風道：「我沒說叫你當花子呀！」

令狐爽道：「我早聽過了，任何人習了花子幫絕學，七十二路打狗棒，他這輩子就當定了叫化子，我不幹！」

西門風道：「你小子以爲我老花子糊塗了？其實你並不知內情呀！」

「甚麼內情？」

「要入我花子幫的門，也要有三關過，過不了三關，休想當花子。」

「三關？甚麼三關，你說說，我聽聽。」

「第一關，要身家清苦，無父無母，好吃懶做，靠門伸手，口中叫：老爺太太，心中還要罵人王八蛋，口齒伶俐裝啞巴，身子靈活瘸着走的人，才有資格當我的花子兄弟呀！」

「哈……」

令狐爽一聽忍不住的笑了：「我知道，你們這幫花子們就是這種作風，哈……」

西門風道：「你不知道，甚麼朝代出甚麼樣的花子，花子也是被潮流冲擊的一羣無奈英雄呀！」

「你們不是英雄。」

「我們之中大部份是英雄。」

令狐爽笑笑，道：「第二關又是甚麼？」

西門風道：「那需要多少會點武功才行。」

「花子還要武功呀！」

「在我手下幹的人，就需要武功。」

令狐爽道：「爲甚麼？不就是爲了打劫？」

西門風道：「你小子別說得那麼難聽好不好？甚麼叫搶劫？我告訴你，我們打劫的是前朝的貪官汚吏呀，你想一想，大明朝怎麼垮的？大明朝幾代皇帝不學好，玩宮女也玩太監，西廠東廠坑殺人，宦官掌大權，這些不學無術少了半斤吊掛的閹賊，會搞出甚麼好事？於是，朝裡朝外大貪小貪，才會弄了個天下大亂。」

他說得口沫橫飛，又道：「咱們怎麼當花子的？還不就是這批人把咱們製造出來的，所以啦，如今他們完蛋了，弄了那麼多的金銀寶物，找個山明水秀之地去養膘，操他娘的，咱們能放過他們嗎？」

「所以才會找去搶。」

「不錯。」

「西門幫主，你大概常常集合花子兄弟們，對大伙說出這段話。」

「不錯。」

「眞是領導有方呀！」

「我承認，哈……」

令狐爽道：「死的是別人。」

西門風道：「是呀，所以我才會要求，進入花子幫中，多少要會武功。」

令狐爽道：「爲了搶劫貪官的家當。」

他抬頭看遠處，遠處有兩個男女正在用樹枝葉打火苗子，忙得好凄慘。

令狐爽又問：「還有第三關呢？」

西門風道：「第三關當然要對花子幫忠心。」

「怎麼說？」

「我說得多了你不知道，祇簡單的比方吧，我放個屁說是這屁很香，大伙都得說是香的，比那北平烤鴨還要香，有的爲了表忠心，還會用力的猛吸氣，最好把臭氣全部吸進他肚子裡。」

令狐爽點點頭，道：「我看見過，他們對你沒話說，你比他們爹娘還受他們愛戴。」

西門風道：「他們爹娘管不了，我起而帶領呀，吃香喝辣的都有份，甚麼人比我對他們好？」

令狐爽道：「我是不會對你忠心的，你如果放了屁，我會捏着鼻子罵你王八蛋。」

西門風道：「所以我沒有打算收你入我花子幫。」

他忽的一笑，又道：「你不是花子材料，你他娘的是個小搗蛋。」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所以我也不打算學你的七十二路打狗棒法，我知道，不入幫不能傳授。」

西門風道：「小子，我祇教三絕棒，並未教你七十二路傳幫杖法呀！」

令狐爽道：「不會逼我入幫？」

「不會的。」

「那好，容我考慮一下，要不要學。」

西門風臉皮一緊，道：「小子，你知道多少人想學也難學到，那三招乃是我畢生精力所創，你還蹺起來呀，哦操，還有求你學功夫呀！」

令狐爽道：「不是啦！」

「那是爲甚麼？」

「你老不會白教我吧！」

西門風道：「當然，老夫忘不了你身藏的龍目寶珠，你……哎……祇送一顆就夠了。」

令狐爽道：「送一顆當然是沒問題了。」

「你答應了？」

「我是在想同你老打個商量。」

西門風臉有喜色，道：「你快說說看，要怎麼商量？」

令狐爽道：「你老的一番誠意，實在感動了我，我如果不答應，你會罵我不知好歹，說我是個三脚踢不出個屁的小混蛋，所以我幹了。」

「那好呀，小子，拿來吧！」

西門風伸手討寶珠，令狐爽急忙搖搖手，道：「西門幫主呀，你怎麼滿腦袋漿糊呀！」

西門風聽得一瞪眼，道：「你反悔？」

「反悔？反悔我是王八蛋！」

西門風道：「那就拿出來呀！」

令狐爽道：「你老也不想一想，那麼貴重的寶物，我會天天放在口袋呀，哦操，我又不是個儍蛋！」

西門風一怔，道：「沒有帶在身上呀！」

令狐爽道：「如果在身上，等不到今天了，早被我的師父們搜刮走了，小命也早完蛋了！」

西門風有些失落感，道：「有可能，娘的，我太瞭解他們幾個了，就好像他們知道我的作風一樣。」

令狐爽道：「原來你們差不多……我如果帶在身上，祇怕你也會……」

西門風道：「沒在身上最妥當了。」

令狐爽道：「所以我在想，你如果喜愛那些寶，我給，但要賒欠，學會以後再送你。」

西門風想了一下，道：「這麼辦，以後有機會了，你帶着珠子來，我教你，如何？」

令狐爽笑了。

他心想：「眞是一頭老狐狸。」

祇有老謀深算，才有本事統領那麼多的花子，祇有手段陰險的人，那麼多的花子才會聽他的。

就在這時候，忽聽男女二重叫，叫着殺來了。

是的，霍樂與乖乖殺來了。

那霍樂厲叫道：「我要殺了你們呀！」

乖乖更是凄厲哭叫：「我們的家當喲，缺德呀！」

這二人併肩飛來了，兩個人舞着利刀一副拚命的架式，活像發了瘋。

西門風一見大叫：「小子小心！」

他抖杖迎上霍樂，二人立刻又拚上了。

那乖乖齜牙咧嘴變了形也走了樣，不像美嬌娘，好像土裏跳出個

母夜叉。

「小子啊，老娘要生啖你呀！」

她這一回出手更淩厲，呼的一聲已到了令狐爽身邊，祇見她動了眞功夫，一片刀芒中，下盤還雙足交踢，足尖硬如刀的往令狐爽的胯下蹴去！

令狐爽一見，這是眞幹了，他可不敢稍存大意。

高吭的一聲厲叫：「大屠龍！」

這是司馬元的金剛指第二招，司馬元也祇敎他兩招，第三招藏起來不敎了。

雖祇兩招，也足以對付這惡婆娘。

司馬元很少動刀子，司馬元的雙手十指就是十把尖尖的利刄。

令狐爽的雙手上攻下交，一招何祇兩手。

乖乖的一足快踢上令狐爽的下身，兩尖刀已在令狐爽的頭上了，忽的，下足一陣痛，上面的尖刀忙殺。

令狐爽一手去抓刀。

乖乖怕重蹈覆轍，急忙收刀，

令狐爽大叫：「我叫你跳狐步舞！」

隨着他的叫聲，就聽「颯」的一聲響，他把乖乖的外罩剁掉了。

天爺，乖乖還眞長得白，好像一塊大活玉。

她全身未穿衣衫，光赤溜溜的跳起來，因爲令狐爽的雙手十指泛青色，祇一看就知道有多厲害。

乖乖連出三刀，大聲尖叫着：「霍郎呀……我……」

正在同西門風大戰的霍樂猛回頭，不由大叫一聲拋下了西門風直往這邊飛來。

霍樂厲叱：「小子狗膽！」

令狐爽道：「我也叫你脫個光！」

令狐爽迎殺霍樂，他才不會把這人妖放心上。

「大屠龍！」

霍樂人在空中，已見十指迎他而來，光景未把他手上的彎刀放在眼裏。

又見乖乖往林中逃，他還眞的反應快，身子提升一丈高，越過令狐爽去追乖乖了。

令狐爽是不會追殺敵人的，他站在那兒哈哈笑。

西門風過來了。

「你小子缺德呀，怎麼剝光女人衣衫呀！」

令狐爽指着林中，道：「西門幫主，我叫你看看，他們用一件外披衣裹在一起逃走了，哈……兩人變成一個人了，不知是甚麼滋味。」

西門風道：「你的手段太卑劣了，害人光身子。」

令狐爽道：「西門幫主呀，我這是幫你呀，不是你叫我陪你來的嗎？我又卑劣了，眞是的，好與歹的評價是你這麼說的嗎？」

西門風哈哈笑了。

* * *

山林中，令狐爽大聲叫喊了。

「喂，姑娘可以出來了。」

祇見遠處大樹後，走出一位姑娘來，這女子眞不賴，走起路來眞可愛，一邊走，一邊微微笑起來。

西門風一見也點頭，誰家姑娘被搶來？

那姑娘走到二人面前，先是盈盈施一禮，令狐爽道：「姑娘呀，別客氣，你可以回家了。」

那姑娘却看向西門風，道：「你是西門伯伯？」

西門風聽得一怔，道：「姑娘，你認識老夫？」

那姑娘道：「西門伯伯到過我家。」

「姑娘是……」

「我叫諸葛紅，大風莊莊主諸葛丹是我爹呀！」

西門風忽的一聲笑，道：「姑娘原來是諸葛丹的女兒，是的，諸葛丹是有個女兒我見過，那年她才十來歲，如今妳已這般大了。」

諸葛紅道：「西門伯伯，謝謝你趕來救我，這兒離我家不遠，到我莊上去，我爹一定高興！」

西門風道：「老夫還有急事待辦，姑娘還是先回去，他日再去貴莊打擾。」

諸葛紅走到令狐爽面前，道：「你的功夫眞好。」

令狐爽道：「馬馬虎虎。」

諸葛紅道：「少俠，請去我莊吧，我至少需要你送我回去吧！」

令狐爽道：「多遠？」

「距此不過七八里。」

令狐爽對西門風道：「西門幫主，你看怎麼辦？」

西門風道：「甚麼怎麼辦？」

「送她回去呀。」

西門風道：「諸葛丹的武功不俗，我相信她女兒的功夫也不會差到那裏，如今那人妖霍樂也逃了，一時之間不會再找到諸葛姑娘了。」

言下之意，不打算叫令狐爽去大風莊了。

諸葛紅却拉住令狐爽，道：「求你，少俠，送我回大風莊。」

令狐爽道：「有這必要嗎？」

「有呀，少俠，至少你對我爹說，那淫賊未沾了我的身子吧！」

令狐爽對西門風道：「西門幫主，我去一趟大風莊，你回去等着我，我很快回來。」

西門風道：「娘的，你去我也去。」

諸葛紅一聽笑了。

* * *

三人一同去大風莊，大風莊就

在牧羊鎭東方十三里，那還眞是個好地方，說他是山明水秀好風光，絕不爲過。

有一道石堤擋住一條小河流往南流，大彎處有柳林，山丘一邊是個大平場，大風莊就在平場西面。

遠遠的，祇見屋子連接成半圓形，其中還有兩層樓三大間，場這面是個馬廐，有兩個漢子正在刷馬匹。

諸葛紅回來了，有個伙計立刻大聲叫起來。

「姑娘回來了，快報給老爺夫人知道。」

不旋踵間，祇見一羣男女老少擠到了莊門口。

那諸葛紅一聲嚶嚀，立刻投入一位老婦人懷中了。

「娘。」

「我的寶貝呀，你去了那裏，害我們派人四處找。」

這時候，諸葛丹已迎上了花子頭西門風。

「甚麼風把你老哥吹來了。」

「邪風。」

「邪……風？甚麼意思？」

西門風道：「問你女兒就知道。」

諸葛丹回頭問：「紅兒，怎麼一回事？」

諸葛紅道：「我被淫賊霍樂擄去山上了，嗚……」

諸葛紅有兩個厲害的哥哥，一聽霍樂的名字就火了。

老大諸葛浩厲吼：「甚麼？叫霍樂弄上山中呀？」

諸葛勇接着大叫：「我非殺了姓霍的不可。」

那諸葛丹一把扣住女兒，沉聲道：「妳……妳是不是被那淫賊糟蹋了？如是，爲父的殺了妳以後，自會爲妳報仇雪耻！」

不料那夫人也推開女兒，道：「有沒有？」

那地方的人就是這樣子，如果女兒被人姦了，殺之，然後拚了性命，甚至犧牲一切也要把面子找回來。

難怪諸葛紅定要拉着西門風回來了。

諸葛紅指着令狐爽，道：「問他就知道，是他在緊要關頭救了我。」

諸葛丹立刻問令狐爽道：「小友，你請講。」

令狐爽道：「那一對淫搭檔，是差臨門一脚，被我大聲一吼，完了。」

諸葛丹道：「就這麼簡單？」

令狐爽道：「你要仔細聽？進去屋裏說。」

諸葛丹道：「要是我女兒被辱，她就別進去了。」

令狐爽道：「眞厲害，我們虎牢關就沒有這風俗，對女的不公平。」

諸葛丹道：「我們在聽你說。」

令狐爽看看西門風，道：「怎說嗎？」

西門風道：「所以我不來，你要來，由你了。」

令狐爽道：「娘的，我又不會說謊。」

諸葛丹道：「快說。」

令狐爽道：「我聽了聲音潛過去，布幔中我見他們把姑娘拴起來，還點了穴道無法動，衣服也剝光了。」

「他娘的，完了吔！」

令狐爽道：「沒有完。」

「衣服剝光還沒完呀！」

「沒有，男的一邊站，等着上馬了，有個女的在挑逗，姑娘哭得像淚人，我就在這時候吼叫了。」

他吃吃一笑，又道：「男女二人衝出來，他們同花子頭幹起來，我這才暗中把姑娘救出來。」

諸葛丹道：「你解去我女兒身上繩子？」

「不錯。」

「也解開我女兒身上穴道？」

「也不錯。」

「還爲她把衣裳穿了？」

「解開穴道以後，這穿衣裳就由她自己動手了。」

忽聽諸葛丹一聲大叫：「快叫人殺豬宰羊，弄十隻八隻雞，土包了燒成花子雞，今天咱們辦喜事了，哈……」

他這突如其來的一聲吩咐，西門風也吃一驚。

令狐爽道：「我們不進莊了，事情交代了以後，我們回牧羊鎭了。」

諸葛丹伸手拉住令狐爽，道：「留下來，別當叫化子了，以後住在我莊上。」

令狐爽道：「我本來不是叫化子。」

諸葛丹笑道：「沒有人生下來就是叫化子。」

令狐爽道：「我說我現在也不是叫化子。」

「那你是甚麼？」

「我自由職業呀。」

諸葛丹一怔，道：「甚麼？」

令狐爽道：「我乃八仙之徒弟也！」

諸葛丹道：「我不管你是誰的徒弟，我定要你當我的女婿。」

令狐爽一聽，大吃一驚，道：「甚麼？你要把你的女兒嫁給我呀？不可以。」

諸葛丹道：「好小子，你已把她身子看了個夠，你不娶她誰要她？」

令狐爽道：「我是爲了救她呀，當時情況危急，我不出手就完

蛋了。」

諸葛丹道：「所以我不怪罪你，要你做我女婿呀。」

令狐爽轉而對西門風，道：「西門幫主，我如果當了他們的金龜婿，百花谷你一人去吧。」

他這是轉求西門風，但他的方法是逼西門風為他說幾句話，快快離開此地為妙。

果然，西門風也急了。

西門風拉過諸葛丹，二人走到場子邊。

諸葛丹道：「拉我過來幹甚麼？」

西門風道：「你聽過八仙的名號嗎？」

「聽過，西北道上幾個魔頭，當年通天教的幾個護法，怎樣了？」

西門風道：「這小子是他們徒弟呀，未經他們同意，你就叫他當女婿，萬一八仙不高興，這後果可不是開玩笑的。」

諸葛丹道：「這有甚麼大不了的，我又不是把他們徒弟煮吃掉，我是把女兒嫁給他們的徒弟，有甚麼痲煩？」

西門風急得直跳脚，道：「嗨……有件事情你聽着。」

「你說。」

「這小子正在練那金鐘罩鐵布衫童子功，他不可以現在破身，你要害死他呀！」

諸葛丹一聽怔住了。

「你不要騙我呀！」

「你可以問他呀！」

諸葛丹道：「那可怎麼辦？」

西門風道：「諸葛兄，我倒有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諸葛丹急問：「快，你說說，我聽聽。」

西門風道：「你先回去問問你的女兒，且看她對這小子的印象怎麼樣。」

諸葛丹道：「由不得她了。」

西門風道：「這是甚麼話，要知道，你女兒才是受害人，你不但不加以安慰，反而要她死，眞混蛋。」

諸葛丹道：「面子問題。」

西門風道：「就為了要面子？也罷，還是回去問一問，她願意，就先訂個親，等這小子功夫練成了，我保證叫他來娶走你女兒，你以為好不好？」

諸葛丹哈哈笑了。

「行，行，這個主意我贊成。」

他撫掌大聲叫：「殺豬宰羊了！」

嚄呀，大風莊上熱鬧了。

令狐爽奔過來，他伸手揪住西門風道：「喂，花子大老呀，你們說的甚麼話？」

西門風對令狐爽哈哈一笑，道：「你小子走了桃花運了呀！」

「甚麼桃花運？」

「你呀，有女人同你睡覺了。」

令狐爽立刻想到幾位師父同女人睡覺的模樣，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睡得呱呱叫，還有那大散關的夏侯金同他的那位打野食的女人叫丁白，睡在一起毛病大。

令狐爽就奇怪，這男女非要滾在一起才快活？

令狐爽也想到了人妖霍樂，這傢伙還是個大淫魔，甚麼樣的動作都新奇。

令狐爽搖搖頭，道：「花子大老，你少來坑害我，你這是恩將仇報呀，我是來幫你的，沒讓你叫我留下來充當人家新女婿，太過份了。」

西門風道：「多少人想還想不到吶，小子！」

令狐爽道：「我還年紀小，結婚以後如何養家小？」

「你甭擔心，住在大風莊你養老。」

「養老呀，哦操，十幾歲就開始養老呀，沒聽說過。」

「十幾歲又怎樣，是你的命好造化高呀！」

令狐爽道：「娘的，毛還沒長出來吶，哦操，不如我現在就逃。」

西門風眞怕令狐爽走掉，急忙拉住，道：「小子，你休死心眼，聽我仔細說。」

令狐爽道：「說甚麼？」

西門風道：「留下來，吃吃喝喝裝快活，祇是訂個婚，又不是叫你馬上入洞房。」

他把聲音放低，看着進莊指揮莊上人辦事的諸葛丹，道：「小子，咱們祇是訂個親，別死心眼，他們祇要把親訂就滿意了，你也救了人家的大姑娘，等以後，你想到要成家，人家姑娘等你來，你如果不想成個家，你走得遠遠的別回來，對你有甚麼損失呀！」

令狐爽道：「就這麼簡單？」

「是呀！」

令狐爽道：「行，幹就幹吧，訂了親以後咱們快去百花谷，我還眞心想助你。」

西門風大為感動，道：「眞是有正義感的青年，可惜你晚生二十年。」

令狐爽道：「怎麼了，我早生二十年又怎樣？」

西門風道：「早生二十年，大明朝也許有救了。」

他拉着令狐爽又道：「走，進莊去，花子頭今天沾你的光，哈哈！」

令狐爽走進大風莊，發覺這大風莊上夠排場，房子大，人口多，騾馬成羣糧倉大，眞是北方有錢人

家。

大廳上鋪的是石頭蛋，上面再鋪厚毛氈，有大院有小院，女眷關在後偏院，來了生人不出面，有個丫頭偷看着，看着這新姑爺甚麼個模樣。

令狐爽心中有主見，他反正不會同姑娘在一起，於是他大大方方的走進莊，又大大方方的坐在大廳上，光景他似乎還蹺起來了。

* * *

大風莊上排起酒筵二十桌，各房中眞熱鬧，遠近的人都來賀。

大風莊莊主諸葛丹，要在衆人面前表現出自己女婿多能幹，是個有為的少年，當衆對賀客宣佈。

「今天，我的女婿要在衆位嘉賓面前露幾手，無論是文的武的。」

他得意的看看西門風，又道：「我的女婿讀過甚麼書？」

西門風道：「五經四書全讀過了。」

令狐爽道：「百家姓三字經，我隨口就會背出來，這一輩子也忘不了。」

山野之中，讀書的人太少了，聽說令狐爽讀過許多書，聽得大伙都羨慕，好像有女兒的人抱怨自己為甚麼遇不上這麼好的金龜婿。

當然，沒有人會出個題目考一考這位未來的新女婿。

祇不過沒關係，令狐爽自己背上一段聖人書。

他站起來抱個拳，施個禮，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他笑笑，又道：「你們那個見過黃金屋？顏如玉又是甚麼人？」

他爽呀，因為大伙都瞪了一雙傻眼看着他。

令狐爽又道：「其實呀，讀書為了這兩樣，那是讀書之人自貶身價，我不是，我讀詩書為快樂，書中自有快樂在呀，哈……」

他忽然想起學堂中整人之事，忍不住的笑了。

「哈……」大伙跟着也笑。

他老弟一知半解好得意，那諸葛丹還直點頭，今天遇上好女婿，殺豬宰羊沒話說。

他一高興，又道：「各位，叫我的女婿露一手功夫，你們大家多指教。」

西門風祇管猛吃喝，聽了諸葛丹的話，他對身邊令狐爽笑笑道：「去，到中間庭園露一手，叫他們這些土蛋們瞧一瞧。」

令狐爽道：「當他的女婿眞痲煩，好吧，我去露上一手吧！」

他果然大方的走到庭院中，嚄，四週房門下站滿了人，等着瞧這少年郎有甚麼驚人的大本事。

庭院中有個石擔是練力氣的，號稱百斤擔，令狐爽走過去，他內含一口氣，臉皮繃緊，雙目猛一睜，右足鈎住石擔猛一往上踢，那石擔被他勾起一丈高，雙手立刻接手中，引得大伙叫了一聲「好！」

嚄，令狐爽可眞的爽極了。

如果眞的要他留下來當女婿，他可能就不太爽了。

西門風大叫：「小子呀，露上一手金剛指呀，那才是你的眞本事。」

令狐爽一聽，他看着兩手擧着的百斤擔，笑道：「諸葛莊主呀……你……」

西門風大吼一聲，道：「要叫準岳丈。」

諸葛丹道：「把個『準』字也去掉。」

令狐爽道：「岳父大人你不知道，這石擔一頭輕來一頭重，要把重的一邊去掉兩斤呀！」

大伙一聽吃一驚，怎麼能去掉？

令狐爽有辦法，他放下一頭，抓住懸空另一端，右手高擧運功夫，五根指頭變了色。

令狐爽大吼一聲如虎豹，五指已插入石頭裡面了。

大伙一看不得了，這小子的手比刀還了得。

祇見令狐爽五指來回往石擔中插了五七次，地上碎石落了兩斤多，他放下石擔拍拍手。

「好了，兩端一樣重了。」

忽聽諸葛丹大聲叫：「浩兒，勇兒，你們瞧，人家這才是眞功夫。」

諸葛丹的兩個兒子，一個叫諸葛浩，另一個叫諸葛勇，二人已走到令狐爽面前了。

諸葛浩拍拍令狐爽的肩，笑道：「我是你的大舅子。」

諸葛浩道：「我是你的二大舅子呀！」

兩個攀起交情來了。

於是，大風莊上更加熱鬧了。

於是，有人提議，請新娘出來同準女婿比一下拳脚功夫或棍棒。

當然，令狐爽也不拒絕，他心中沒有這女人，比幾下拳脚功夫也可以，瞧一瞧這姑娘的功夫怎麼樣。

果然，諸葛紅臉帶羞的走出來了。

諸葛紅必然是着意打扮一番，細看她一身短紮眞好看，蠻腰祇有二尺半，翠綠褲子紮緊了腿，手上拿了一把三尺劍。

令狐爽看得微笑，想起布幔中她光脊梁模樣，這小子噗嗤一聲笑了。

這個場合還笑呀，大伙看得也奇怪。

姑娘不奇怪，她不笑，祇輕聲

的道：「我知道你笑我甚麼，那也許就是我二人有緣吧！」

令狐爽道：「姑娘，你出招吧！」

諸葛紅道：「你拔兵刃呀，你用甚麼刀？」

令狐爽道：「因爲我不打算殺人，所以我不帶刀。」

諸葛紅對他爹道：「爹呀，他沒有刀呀，借一把給他用。」

諸葛丹就要派人去取他的刀，令狐爽又笑了。

「不用，不用，你出劍吧，我雙手就夠了。」

諸葛紅一怔，道：「那樣比武不公平。」

令狐爽道：「你放心，如果你能傷到我，這証明我是個大飯桶，你將來的男人不中用。」

諸葛紅道：「想起來了，你與那淫賊動手也不用刀。」

令狐爽道：「你全力施爲呀，衆人面前別丟人，我的未來女人要武功高的人。」

諸葛紅道：「你小心，我出劍了。」

她這第一招有個招式叫過門，使的是「老樵指路」，那是極爲平常的一招。

不料這一招甫出，令狐爽左手已握住劍尖，笑笑，道：「力道不夠，再來過。」

他好像手掌帶有鐵子套，握住那鋒利的劍尖不在乎。

其實他握得有技巧，力道用在一個巧字上。

就那樣，諸葛紅覺得長劍如插入牆壁上一般難以拔得動，直到令狐爽把手鬆開。

諸葛紅不「玩」了，她收劍，對他爹道：「我不是他對手，女兒回去了。」

她斜目一望令狐爽，張口很想說句話，一頓，還是羞答答的轉身而去。

「好！」

大伙齊聲歡呼了，叫得連遠處也聽得到。

當然，有幾個遠處奔來的人更是聽得怒火高張，他們爲甚麼發怒了？

這奔來的一共三個人，兩個男的一個是女的。

這三人不是別人，乃霍樂與乖乖男女二人之外，還有個白鬍子小老頭。

別看這小老頭不起眼，江湖人提起「八指快刀」之名，一般殺手得叫他一聲「刀爺爺」。

「八指快刀」名叫苟五，有人傳言，姓苟的曾經在李自成身邊混過兩年，發覺李自成不是當皇帝的材料，才不告而別去了南方，姓苟的回到中原，這還是一年多以前的事。

大淫賊霍樂與苟五有交情，別的不說，逢年過節，霍樂的大禮是少不了的。

如今這三人奔來了，奔來找上大風莊。

此刻，大風莊上客人們已酒足飯飽了，正在議論着這位令狐少年郎的功夫了得，刀槍不入肉，巴掌似鐵錐一樣，這要是在人腦袋上拍一掌，這人還能活呀。

大風莊上熱鬧着，莊院門忽然奔進這三個人。

三人在莊門下猛一站，三個人雙手叉腰嘿嘿笑。

大廳上座的客人中，忽見莊門外衝來這三人，有人已認出來了。

「看，那淫賊找上門來了。」

諸葛丹大怒，他的兩個兒子已往廳外跳去。

西門風在大廳上猛一看，他拉住令狐爽低聲，道：「小子啊，不得了，你可千萬別逞强。」

令狐爽道：「怎麼了？你老鼠見了貓呀！」

「不得了呀！」

「不得了也是你惹的，咱們在牧羊鎮上吃蒸羊羔，你喝你的二鍋頭，偏就是說要追查甚麼大淫賊，可好，如今成了沒完沒了的邪事了。」

西門風道：「誰會知道這淫賊會高攀上這一個令人討厭的刀客。」

「刀客？甚麼刀客？」

西門風道：「看到沒有，那個小老頭兒，他叫苟五，人稱他八指快刀。」

「八指快刀？」

「是的，他年輕時候就是玩刀能手，兩根指頭是被人用刀削斷的，這以後，他立志把刀練好，果然沒出兩年，他的名號已震驚江湖了。」

令狐爽道：「八仙同他比較怎麼樣？」

「我看他們差不多。」

令狐爽笑了。

就在這時候，那諸葛丹的一批莊上武師站在台階上，雙方怒目相視着。

諸葛丹戟指霍樂，叱道：「狗淫賊，你還敢到我的大風莊上來呀！」

霍樂尖聲嗥叫着，道：「怕者不來，來者不怕。」

諸葛丹大怒，道：「霍樂，你把我女兒擄到山中想作樂，你這淫賊，我正要找你，你却找上門來了。」

他一頓大聲道：「你壞了人家多少好姑娘，你家也有姐和妹吧，有人姦了你妹子，你又怎麼樣？」

霍樂大笑，道：「我沒有姐

妹。」

諸葛丹怒道：「你娘也是女人呀，你這雜種。」

霍樂又道：「我娘生下我就死了。」

諸葛丹幾乎氣結。

霍樂指着廳上西門風與令狐爽二人，吼道：「你們兩個狗東西，快滾出來。」

令狐爽道：「非出去不可了。」

西門風道：「不出去不行了。」

西門風當先走到台階上，他對門內的小老頭打起招呼來了。

「喂呀呀，那邊站的不是多年未見的苟五苟兄嗎？這一向別來無恙呀，哈……」

「嘿……」對方祇是一聲冷笑。

西門風道：「苟兄，甚麼風把你老哥哥也吹來了？」

「邪風，歪風，娘的，我老人家正在練氣功，聽了我這霍老弟說，你這花子頭帶了個娃兒，整了他的寃枉，不但放火燒了他的窩，還搶去他的一應家當，還把二人的衣裳剝了燒掉，這就犯了江湖大忌，我老人家非找來不可。」

西門風道：「苟兄呀，你怎麼不問問這淫賊，爲甚麼要姦人家大姑娘？」

苟五沉聲道：「這是另一段公案，老夫暫時不管。」

他還眞的會說話。

他指着令狐爽，又道：「小友，你過來。」

令狐爽道：「幹甚麼？」

他還眞的走過去了，西門風祇叫：「小心他一動之間刀就入肉了。」

令狐爽聽見祇裝沒聽見，他走到院中央。

諸葛丹大叫：「少在我大風莊上殺人。」

顯然，諸葛丹也懼怕這小老兒。

令狐爽不怕，他還笑哈哈。

霍樂怒叫：「這小子古怪，苟老，是他，是他放火燒了我那溫柔窩，搶去了我的家當。」

令狐爽道：「是你看到我搶你了？」

「火是你放的。」

「是我放的，燒了以後叫你老實些，以後別吊個小老二亂造孽。」

霍樂要出刀，被苟五攔住了。

苟五走上前，道：「小伙子，你今年多大了？」

「幹甚麼，調查戶口呀！」

一怔，苟五道：「你叫甚麼名？」

令狐爽道：「我姓吾，叫爺爺，你唸一遍我聽聽！」

苟五還眞唸：「你叫吳也也？」

「錯了，再大聲唸！」

「我爺爺！」

「哈哈哈，這就對了，哈……」

苟五立刻臉色一厲：「小王八蛋，你才有多大，死到臨頭不知道呀，老夫是爲了你的生存才會有此一問，你小子不知好歹！」

令狐爽道：「別管我的死活，你問甚麼祇管問吧！」

「你燒了人家的窩？」

「不錯。」

「爲甚麼？」

「因爲他把人家大姑娘用繩子拴在布幔中，還把姑娘的衣服剝光，他二人也一樣的剝光了衣衫，那女的滿身塗了怪東西，抱住人家大姑娘像條蛇一樣的纏過來又繞過去的直叫妙，這男的等着就要上馬了，人家姑娘喊救命，我說這位老爺爺，如果姑娘是你娘，你怎麼樣？難道你一邊拍手叫好哈哈笑？」

苟五聽得一瞪眼，叱道：「嘴倒是不饒人呀！」

他還是嘿嘿一笑，又道：「小子，我老人家親自出面，事情我是自有公斷。」

「甚麼公斷？我看你混蛋。」

嘿然一笑，苟五道：「小伙子，老夫見你年紀輕，換了別人早死在老夫手下了。」

「是嗎？」

「你可以問那花子頭。」

西門風已叫道：「令狐爽，是眞的呀！」

令狐爽道：「小老頭，你打算如何公斷？」

苟五道：「把人家的金條銀子銀票一張不少的還人家，再衝他二人叩個頭，然後你自己動手，廢一條臂，這事就算完了。」

令狐爽一聽，笑了。

西門風一旁聽了吃一驚。

諸葛丹道：「苟老，如果老夫不再追究他們欺侮我閨女之事，你也別叫他自廢一臂，如何？」

霍樂大叫：「不行，不行。」

那乖乖道：「苟老，你看這小子多缺德，還叫我們光着屁股把你老請出來。」

苟五重重的道：「不行，老夫出口之言，一字不改，江湖人人皆知。」

他對令狐爽又道：「別怕痛，老夫帶有止痛藥，你可以動手了。」

令狐爽道：「小老頭，那是你一廂情願的說法，你個老糊塗蛋，你有三條件，爲甚麼不問問我有甚麼條件？」

苟五怒道：「你祇有保命，你沒有條件可說。」

令狐爽道：「總也得聽聽吧？」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火龍眞人的徒弟牛步天因喜歡譚眞，把她困在地下洞中，暗中保護她的司徒海爲了保護小譚，使詐點倒了牛步天，但兩人仍闖不出石洞。金素如偸進火龍眞人的練功室，致使眞人走火入魔，她乘機偸了兩粒丹丸服下，在洞中碰到小譚兩人，騙他們爲其輸入眞氣以便快些吸收金丹……陸浩誤以爲小譚葬身千年駝龍之腹，與之搏鬥誤喝入大量龍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飛鷹

墮下絕崖險喪命　大難不死尋飛鷹

火龍眞人長長地吁口氣，固然嫉妒他，也很羨慕他，道：「起來坐下再談。」

「謝前輩……」搖晃着站起來。

「是誰把你擊成重傷的？」

「說起此事，一言難盡……」於是又說了在鰲魚峯上，父親陸燕樵和金素如對決，被擊落絕崖之下，他出手也受了重傷，另外在邙山中再次遇上金素如再而加以打擊，以及韋紫琴峻狗咬噬，甚至連「冰彌勒」以尿淋臉之事也說了。

火龍眞人的妒意全消，默然艮久，似乎感覺陸浩的不幸遭遇遠超過他，人類大多犯有一種毛病，好事不希望別人超過他，不幸的事如超過他就會引起同情或憐憫，而這種憐憫，往往也是一種快感。

至少希望自己比別人幸福而不希望別人比自己幸福的人佔大多數吧？即使火龍眞人這等高人，也不能免。

火龍眞人喟然道：「想不到你居然連遭這麼多的不幸，而冒死下潭救人時，已經重傷，實是至情至性，工於謀人，不計個人利害的人，可敬可佩，你那女友能有你這位朋友，雖死無憾了！」

「師父，他的朋友並沒有死，就是落潭被徒兒救上弄到石府那個姓譚的姑娘……」

「甚麼？小譚沒有死？」陸浩跳了起來。

「沒有死，可是他和另一個叫司徒海的男人暗算我，大概逃了出去，她說那個司徒海是她的朋友。」

陸浩不知司徒海爲何人，道：「想前輩居住邙山數十年，必然知道是否有火龍眞人老前輩其人？」

火龍眞人苦笑道：「本眞人就是……」

陸浩納頭便拜，道：「晚輩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前輩原諒……」

「嗨，不必多禮，其實本眞人目前和你也差不多，甚至還不如你，且同爲一人所害，而導致輕微的走火了。」

陸浩大驚道：「莫非前輩也被金素如暗算過？」

火龍眞人也說了金素如潛入石府使他走火，搶走了兩粒火龍金丹的事，兩人唏噓不已，談來談去，談到了女子論劍以及「西天敎」，因而談到了「西天敎」的鎭敎法衣之事。

火龍眞人愕然道：「『西天敎』有件法衣？」

「是的前輩，晚輩聽說，他們有件法衣，金領銀袖，上面有極大的秘密，自該敎內鬨瓦解後，該法衣也失踪了……」

火龍眞人喃喃地道：「原來法

衣在『西天敎』之中……」

「怎麼？莫非前輩與那法衣有甚麼關連？」

「那法衣本是本眞人和大悲神尼昔年共同在東海普陀山發現的，後來我們因事不和，各自遁入空門，而那法衣却由本眞人保管，我們也知道法衣中大有秘密，却並不希望得到甚麼，祇希求自己苦修，而不藉重外力，那知本眞人的大徒早有覬覦之心，竟在十餘年前偸走，一直下落不明。」

陸浩大爲震驚，想不到這件法衣牽涉如此之廣，道：「不知令高足叫甚麼名字？多大年紀？」

「他叫司徒靈，今年應該是……五十出頭一點了吧！」

「司徒靈？」陸浩心想，這司徒靈大概就是「西天敎」的敎主了吧？居然無人知道他的名字。陸浩道：「前輩，晚輩如能治好痼疾，下山後一定設法找到令徒，找回法衣。」

火龍眞人道：「小友大名，本眞人也有所聞，今有一個辦法，可以互相救助，劣徒牛步成內力頗厚，由他爲你療傷且疏導元嬰玄烝及駝龍血在體內造成的虛火以免膨脹難忍，如功行圓滿，再由你代勞，爲本眞人行功治療內傷及輕微走火。因劣徒內功係本眞人所傳，路子相同，效果至微，這也許正是所謂『他山之石』的意思，不知小友……」

「前輩不計晚輩魯莽之罪，而加以成全，晚輩那有不願之理，自當盡力而爲，祇怕晚輩功力大減，未克奏功……」

「不必客氣，令師『跨鶴叟』昔年的鋒頭之健，遠超過本眞人，祇是聽說他昔年捉賊，一次遇上數名巨寇，血戰三晝夜，兩敗俱傷，可能因此傷了根基進境較緩吧！」

「正是如此，家師說，自那次重傷之後，十年後才開始研練功夫，進境遲緩，甚至不能盡十成功力施爲，反之即會舊疾復發。」

* * *

司徒海和小譚被金素如踢下絕崖，眞正是九死一生，由於司徒海先被踢下，也就是他在下面小譚在上面，他此刻自忖必死，還希望能以自己的身子墊底，能使小姐逃出此劫。

這是一份愚忠，也希望有個活口而能回去報告譚老爺子爲他們報仇。

所以風聲呼呼身子向下疾瀉時，向上望去，小譚距他約五七丈，他急忙在空中調節方位，對準了小姐的身子，道：「小姐，請看準了……落在卑職的身上，也許可以逃得一命……」

小譚嚇得魂已出竅，那還能說出話來？

司徒海向下一看，大約在這絕崖中部偏下些的一棵探出的勁柏上，大概是甚麼大鳥築了個大鳥巢，直徑不下五六尺，就是兩個人蜷伏其中也容得下。

司徒海大喜，道：「小姐，下面崖壁上有個巨大鳥巢，快點把身子接近壁邊下落……要對準鳥巢……」

小譚雖然魂飛天外，耳朵還管用，那是因爲身子下落，不敢睜眼，閉目等死。

現在聞言有個大鳥巢，要設法落在鳥巢中，即使支持不住一個人下落的重量，祇要卸掉一半以上的重量，再往下落，下面好像是極深的野草和葛籐，而鳥巢距最下面的葛籐，雖至少還有三十丈以上，仍有希望倖免。

就在這時，她忽然發現司徒海並未落在巨大鳥巢之中，而是旁巢而下，直墜地面的野草及葛籐之中。

既然司徒海首先發現了巨大鳥巢，他絕不會無法對準鳥巢降落，而是怕鳥巢無法承擔兩個人的重量，也可以說怕他先落下把鳥巢砸垮，小姐落下時根本無物承接她的重量而摔死。

毫無疑問，司徒海是爲了她而甘冒粉身碎骨之危險，越過鳥巢而讓給她。

這工夫她距鳥巢也不足三丈，這才看出，鳥巢中還有一隻鷄那麼大的鳥，正在仰頭「吱吱」叫着。大概是以爲牠的母親覓食回來餵牠吧？

「刹」地一聲，小譚掉落鳥巢內，她本不想壓到這隻大鳥，但鳥巢再大，也祇有那麼大，而下落疾速，那能控制得那麼精準？

祇聞「卜嗤」一聲，那隻大鳥也被壓扁，這重量是很大的，連鳥巢帶勁柏，上下顫動得很厲害，還發出「吱察」之聲。

顯然這勁柏已經斷裂，但還沒有完全斷開。小譚的魂兒飛出，又飛了回來，在巢中不敢動彈，一動就發出「咯咯」聲，似乎稍一用力，就會枝斷巢傾。

「大鳥，這可不能怪我，我實在是躲不勝躲的。」

鳥巢築得十分堅固，也正因爲如此，落入巢中，那些樹枝把她的腳和腿都戳破了多處。

祇是那隻大鳥還是爲她擋住了不少的傷害，要不，屁股又被戳破多處，因爲鳥就在她的屁股之下。

過了一會往下看看，看不見司徒海，心中十分難過，也萬分感激，也祇有她父親這樣的好人，才有這麼忠心的部下。

八成，司徒海是凶多吉少了，

不禁淌下淚來。可是她又不免想起了陸浩，他的遭遇也許比她還慘吧！他在何處？

她輕輕的欠身，自屁股下拉出那隻大鳥，這才看出不是大鳥，而是小鳥，毛還沒有長全，祇是這鳥天生體形大而已。

因此，小譚就不免想到這小鳥的母親的體形了。牠會有多大？不由心頭一驚，萬一大鳥回來了，發現有人佔了牠的巢穴，壓死了牠的寶寶，那會怎麼樣？

這分明是大鵬或凶猛的鷲之類巨鳥，據說大的雙翅展開可達丈餘，這麼大的傢伙一旦向她攻擊，而她在巢中施展不開，又不敢用力，豈不是等死？

小譚的心眼很多，想了一會，就有了個主意。她以爲這法子也許能一舉兩得，救她出險，當然，也不能死在巨鳥的鐵喙之下。

她急忙抽出一些不關重要的樹枝加上樹葉，和壁上的草，把她自己的身子遮蓋起來。

她自草下却可以看到天空景象。

然後把手伸出草外，拿着這隻死鳥，且學作小鳥的「吱吱」叫聲，覺得雖不太像，鳥總不會比人還聰明吧！

她還把這鳥的嘴扳開，鳥死了大力扳一會，就不會再合攏了，看來像是張嘴接食物的樣子。

一切準備停當，就等巨鳥回來。

可是等了很久很久，由於一天一夜未睡，不免打起瞌睡來，正在矇矇矓矓之間，忽然感覺一聲震耳的鳥鳴，且有大風向下扇來。

不由吃了一驚，睜眼一看，像一片烏雲遮住了天空，果然是一隻大鳥，比她想像的還大得多，正在巢上「撲撲」飛着不動。

也許大鳥正在奇怪，平常牠一回來，老遠小鳥就拍翅仰頭「吱吱」叫了，今夜爲甚麼木然不動。

小譚急忙雙手抖動且「吱吱」叫着，就像手中的小鳥撲翅翹首爭食一樣。

大鳥緩緩下降，小譚心中緊張，她的一舉兩得之法是否有效？

大鳥口中啣了一隻小蛇，那小蛇還在蠕動，而小譚最怕蛇，如果實行她的辦法，很可能那小蛇會掉落巢中，甚至掉在她的身上。

但此刻也顧不了那麼多，她仍搖動着小鳥屍體發出「吱吱」聲，那大鳥在巢上扇着巨翅，似想把小蛇放入小鳥口中。

現在正是實行她的計劃最佳時機，當大鳥很接近，兩隻巨爪已接近鳥巢，似要降落踏實時，小譚出手如電，一手抄住巨鳥的雙爪根部，一手去抓巨鳥的鈎喙。

而此刻那小蛇仍在巨鳥口中咬着，乍見有人襲牠，大叫一聲鬆了口，小蛇掉在小譚的腿上。

她大叫一聲，手却握住了巨鳥的巨喙。

巨鳥大怒，振翼飛起，把小譚帶入空中，她的第一個願望達到了，那就是離開鳥巢。

因爲不借外力，她無法自鳥巢中降到地面去，而且巨鷲雖大，帶着一個人飛行，也絕對飛不太久必須落下歇息。

祇要落下，不論是山之巔，水之涯，她都敢和巨鷲一搏。

小譚童心未泯，是個非常頑皮的姑娘，過去直幻想在空中飛來飛去的願望終於達到，雖然並不是她自己在飛。

巨鷲邊飛邊叫，似甚怒惱。

巨鷲的感受和小譚絕對不同，而是家破人亡，還被敵人制住，不免大力掙扎。小譚一手抓緊巨鷲的雙足，一手握住巨鷲的巨大彎鈎的喙，一點也不敢大意。

就這樣在空中繞圈子，並不想遠飛，也無降落之意。過癮是過癮，可是久了之後，握住雙爪的手開始痲木，握住巨喙的手也差不多。

尤其任何一手都不敢稍鬆，祇要騰出一爪，會把她的頭抓裂，要是左手鬆了，恐怕兩個昭子立波啄去吃了。

現在她開始發愁了，這東西累了可以在空中滑翔，恐怕熬不過牠，小譚大力往下墜，希望把牠墜下，祇要距地面在十丈以內就可以跳下去。

但大鳥總是在巨巢附近盤旋，似乎十分關心牠的小鳥及窩巢，這工夫似想落在巨巢之上。

小譚以爲，飛了半天再落入巢中，等於白費心機，立刻向巨巢踢了幾腳，巨巢被踢散，幾乎全毀，小鳥的屍體也被震出巢外，向地面落下。

巨鷲看到小鳥往下落，也向下疾掠，這速度比小鳥落得快，但由於雙爪被握，巨喙也不能自由運用，雖已超過了小鳥屍體，却是枉然。

小譚心頭一動，待距地面祇有七八丈高度時，她的左手突然鬆開，而小鳥也正好在巨鷲的巨喙之旁，她冒了極大危險。

巨鷲一口咬住了小鳥，這時距地面已不足五丈，小譚略一猶豫，左手也鬆了。

巨鷲被閃了一下，身子向上昇了兩丈有餘，小譚也落在草中。

由於巨鷲發現小鳥已死，兇性大發，雙翼一斂，向下猛衝。小譚大驚，拔劍掃去，「噹」地一聲，掃在巨爪上，虎口欲裂，長劍差點出

手。

而巨鷲又飛起，向那巨巢飛去。

小譚吁了口氣，正要去找司徒海，看看他是否還活着，無論如何，沒有司徒海的犧牲，如他先落在巢中，那巨巢絕對負擔不了兩個人的重量而會同歸於盡。

但剛剛站起來，發現一片烏雲疾瀉而下，那巨鷲又來了，原來牠把小鳥屍體放在巢內，還要來報殺子之仇。

有些動物這種復仇衝動比人類更爲强烈。

小譚大驚，立刻仰臥地上，因爲巨鷲並不願落地，落下而巨翅張開，弱點都會暴露在敵人的長劍之下。

動物對於自己和對方的弱點都清楚，這一點人類往往想不通，比喻說，很多動物知道蛇的要害是七寸處，而蛇也知道鷹和鷲的要害是在翅的內部接近身子處。

祇要在那兒咬一口或刺一劍，也就飛不起來了。

所以小譚就認準了那部位，閃開雙爪及鐵喙向翅下根處猛刺。

雖然僅僅刺中了皮毛，巨鷲怪叫一聲，又飛上了天空，但仍不死心，盤旋了一會，又俯衝下來，似乎殺子之仇不共戴天。

小譚祇好故技重施，再次仰臥草中。

但巨鷲却不再給她機會，兩隻巨爪護住了翅下脆弱部份，巨喙向她的臉部啄來。

小譚祇好疾滾來找機會。

要知鷹、鷲之類猛禽，在攻擊毒蛇時，牠們就是盡量利用雙爪及巨喙，其他部位也不能被蛇咬到，而蛇的攻擊，似乎比人還快，而鷹鷲照樣也能把蛇制住。

巨鷲此刻就把小譚當作了一條巨蛇。

雖然小譚的長劍和雙足交互使用，破解了巨鷲的數次攻擊，却在最後巨翅掃來之下，身子飛起三丈以外，昏了過去。

醒來時，首先發現身邊有不少的巨大羽毛，每一根都有四尺多長，但巨鷲已不見了。

回頭一看，三步外站着一個女人，竟是金素如。不由心頭一沉，道：「又是妳這個陰魂不散的女人！」

金素如淡然一笑，道：「譚珍，要不是我，妳早就被那巨鷲撕成片片了。」

看看四周的羽毛，她相信剛才必有一場人鷲大戰，可能是巨鷲不敵而逃，但金素如的衣袖也被抓破。

「我絕不領情，妳這女人太陰毒，我們以自己的眞氣爲妳療傷，妳却過橋抽板把我們踢下絕崖。」

「錯了，譚珍，我不過是試試你們的膽識，也要試試司徒海的忠貞。」

「試我們？呸！別吃胡楷拉蓆子了！妳眞以爲別人都是白痴？」

「怎麼？妳不信嗎？要不，我剛才何必冒一份危險和巨鷲搏殺，乾脆就讓妳死在牠的巨爪和鐵喙之下算了。」

「妳要試我們，目的何在？」

「第一，我要試試妳的膽識和智機，也要試試司徒海的忠貞，看看向以忠貞死士聞名的『雷神』司徒海是否名實相符？」

「他叫『雷神』？」

「怎麼？妳還不知道，他就是『西天教』最高護衛十二門神的首領『雷神』司徒海，是專門保護教主的。」

「保……保護教主？」小譚心頭一跳，吶吶道：「那教……教主又是誰？」

金素如哂然道：「司徒海奉命來保護妳，而且處處爲妳着想，爲了妳，他寧願落下摔死而不以巨大鳥巢墊足，其精忠可式，妳總該猜到教主是誰了吧！」

小譚不敢作某種猜測，所以她不出聲。

她一直以爲，她的老爹能在「西天教」混個壇主，已經很不錯了，再往上，連護法也不大可能。

金素如道：「我救了你們，你們怎麼謝我？」

「我當然要『射』妳，如有弓箭在手，我一定射妳三箭。」

「比我還狠，倒有點像妳爹！」

「別侮辱我爹，他是武林中一等一的好人。」

金素如忽然格格笑了起來，道：「譚珍，正因爲大多數人都像妳一樣地去看人，所以武林中才會浩劫連連。」

「對，正因爲大多數人都被妳騙了，還以爲妳生得很醜，是武林三大家之一的女主人，持家有術，善於經營，使麥家成爲武林首富，誰知道妳却是個大奸。」

「其實這世上，不，這武林中還有比我更奸的人，我和他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那是誰？」

「我說了妳也不信，還是談談妳吧！妳這小丫頭長得可人，花樣眞多，雖然『都來看』那件事謔得過了火，也足見妳心思靈巧，如把這些智慧用到大事上去，必然一鳴驚人。」

「謝了，請問，司徒海是死是活？」

「我既然試了你們，而且已感滿意，自然也要他活着，喏，不是在那邊。」回頭一指，祇見遠處岩

石上坐了一個人，但看不出是不是司徒海。

小譚立刻走向那邊，近了一看，果然是司徒海，但司徒海却冷冷地祇看了她一眼，像是陌路人。

「司徒海，多謝你照顧我而不顧你自身的危險。」

司徒海笑笑，沒有說甚麼。

「原來你是『西天敎』的十二門神首領，這麼說，你一定知道敎主是誰了？」

司徒海望着她却不出聲。

「司徒海，這是秘密，你不敢說嗎？」

「妳不必問了！」金素如道：「他自高空落下，被樹枝擋了一下，也許震壞了腦部，如果幸運，要一段時間之後才能恢復記憶。」

「妳剛才不是說救了他嗎？」

「是啊！他自高空落下，我準備在下面接着，可是他落的方位正好在一株大樹上面，他的身子把枝椏砸斷，我接住了他，如不接住，他的身子雖被枝椏擋了一下，仍會摔死的。」

「這可能是妳一生中作的第一件好事吧？」

「就算如此吧！你們兩人該不該感激我？」

「這『感激』二字讓別人自動說出來有多好！」

「我一生就作了這麼一件好事，而你們又故作糊塗不說出來鼓勵鼓勵，我不說出來怎麼成？」

小譚道：「妳要我們如何感激妳？」

「其實我又何必你們感激？我只是一個可憐的人，長了這麼大，沒有得到一點愛憐，自幼我父母早逝，由嬸子養大，倍受虐待，冬天要我到一里外井中挑水，夏天要我上山砍柴，稍大之後，投入大悲門下，這老尼是個怪物，和我嬸嬸一樣，還是那一套，反正所有的粗活都要我去做，而且還嚴格糾正我的笑聲，笑容和笑的時地，像未言先笑和媚笑等等，她說那都是下賤之笑，在相法中屬淫賤之笑……」

小譚道：「老尼只是想把妳訓練成一個淑女，有甚麼不對，至於作苦活，不過是鍛煉妳的體魄，要不，妳哪有今日的身手？」

「這且不談，出師後和陸燕樵認識，只以爲今生已踏上了坦途，不論情感和物質生活都有了歸屬，但不久又全部落空……」

「那只怪妳殺孽太重，屢勸不聽。」

「後來又認識了妳爹……」

「甚麼？我爹和妳也……」

「妳聽我說，但認識不久，知道你爹和『七巧梭』白雨花打得火熱，只有自嘆命苦而斷交……又過了一段時間，這才認識了武林三大家之一的麥大熟……」

「慢着，據說妳是易容爲一個極醜的女人和他交往的。」

「不錯。那時我已心灰意冷，決定換個面孔，和醜男人在一起試試看，結果我發現麥大熟外面也有女人！」

「哼！照妳這麼說，天下就沒有一個可靠男人囉？」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天下的確沒有一個好的男人，他們喜新厭舊，見異思遷。」

「這說法太偏激，我不信。」

「譚珍，妳這年紀，對這世界充滿了幻想，自然不信。舉例來說吧！沒有一個男人不喜歡處女的，對不？」

小譚不便反駁，她不知道世上是否有男人不喜歡處女。

「女人難道就不喜歡處男嗎？男女喜歡處女或處男的心理到底是爲了甚麼？是聽起來好聽，還是看起來好看？或者還有其他的好處呢？」

小譚一時之間更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這些年來，我想了很久，得到一個結論，男、女喜歡處女或處男的最最主要原因不過是一種獨佔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可以到館子吃飯爲例証，如叫一尾『清蒸鯧魚』，或『西湖划水』，而魚上被挾了一兩筷子，試問你要不要？你如果勉强要了，在心理上只是吃了別人的接羅而已……」

對於這一似是而非的宏論，小譚雖精又善辯，可惜還很少接觸到這類問題，無法回答。

「男人和女人不同的是男人犯了『戒』，無跡象可尋，女人一旦和男人好過，就不是處女了。不論是甚麼理由，男人一概以蕩婦、淫娃或不貞視之，而已經不貞的男人，仍可對女人評頭論足，挑來撿去……」

這話多少能引起小譚的共鳴。就以她的老爹爲例，在外搞七拈三，回家往往也會挑剔她娘頭梳得不好，脚纏得不正，甚至還嫌她娘的脚臭。

女人纏足，裹了十來層，密不通風，四趾折斷在脚掌之下，且緊接在一起，就是一天洗三次，它也不會是香的。

「妳說麥大熟在外有女人，誰會喜歡那麼醜男人？」

「麥大熟醜是醜，武功很高，又是腰纏萬貫，有很多女人認爲有這兩項優點也就夠了！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

「他的女人是甚麼人？」

「妳沒見過，她就是北斗會會主菊仙……」

「哼！就是妳曾經冒充過的女

人是不是？」

「不錯。」

「說了半天，妳到底要我們爲妳作甚麼？」

金素如長長地吁口氣道：「我活了四十多歲，已過了人生的一半，迄未得到半點父母、手足、夫婦、情人之愛，自然也沒有子女天倫之樂了。我只希望你們和我在一起，讓我品嚐一下愛是甚麼滋味。」

「這……」這要求眞不過份，自己的命是她救的，而她只要求一點愛，尤其她也是女人，這能算是過份嗎？

「妳要我給妳甚麼愛？」

「母女之愛、手足之愛、友情之愛等等，都成。只要半年就行了。」

「不行，我必須馬上去找人。」

「找陸浩對不對？我也幫妳去找。譚珍，我對妳一無所求，所要的也只是，妳不須花甚麼本錢，不須費甚麼心機的愛而已。」

「可是我不能和你一起住那麼久。」

「三個月吧！再說司徒海變得遲鈍痴呆，他爲了救妳而落得如此下場，妳也不忍丟下他不管吧？」

「誰說我要丟下他不管？」

「如果妳關心他，就該留下陪他，我有把握在三五個月之內治好他的健忘痴呆症。」

「妳眞能？」

「我騙妳幹甚麼？咱們是公平交易，誰也不騙誰，我們都盡可能付出愛心，我一邊治他的病，也同時傳妳武功……」

「我不要學妳的武功。金素如，由於妳過去的行爲太狠太毒也太離譜，我對妳的轉變，不敢深信，先讓我觀察妳三五天再說，而且自現在開始，要每天四出找陸浩。」

「當然，當然！就這麼辦，現在跟我走吧！不遠處我有個小屋，背山面水，倒也清靜，而且無人干擾……」

小譚心想，反正在找陸浩這段時間，也需要一個安身之所，如今有吃有住還有人保護，何樂而不爲，再說找陸浩也非三天五日就能辦到。況且陸浩要找火龍眞人，那更不是十天半月所能找到的……

小譚有她自己的算盤，況且司徒海爲了救她而摔得痴痴呆呆，不治好他，良心也過不去，至於金素如說她把他們踢下了絕崖，是有意識試試他們的膽識和忠貞，這一點她當然不信，萬一落不到鳥巢上怎麼辦？

還有，她把人踢下，不久就會落地，她是如何下了絕崖接住司徒海的？這一點她也懶得問了。

大約十來里外的山坡上有一片楓林，林中有小屋三四間，自外面看，像是守山者或獵人暫時棲身的小屋，裡面可並非如此。傢具雖樸拙，却是一塵不染，那些未經髹漆的傢具，看來更爲雅緻古樸。

一個三十來歲，十分健壯的女人向她行禮，對她似甚恭謹，金素如對那女人說了一些小譚聽不懂的話，那女人好奇地看了小譚幾眼，自去做事。

小譚道：「妳和她說的甚麼鬼話？」

「她是猺人，是昔年我在南荒制服的，帶回中原，她不願到人多的城鎮居住，甘願以漁獵爲生，就爲我看守此小屋……」

小譚心想，金素如這女人的花樣比她自己還多。四間屋子，除了猺人和司徒海各住一間之外，另外有一間是廚房，最後一間也就是金素如和小譚合住的了。

這一間較大，有個大床，做得古樸但甚堅固，沒有甚麼錦衣繡枕，絳帳彩屏，拾奪得很討人喜歡。

司徒海不論是站着或坐着，就是會笑，而不說話，這工夫金素如拿出了兩套衣衫，一套是男的，一套是女的，道：「譚珍，妳是願意穿男裝還是穿女裝？」

小譚道：「我穿男裝好，反正在深山中穿甚麼也無所謂。」

「對對，好看也沒有人叫好，不好看也沒人笑話，那我就換這套女裝。要是你穿膩了男裝，也可以穿穿女裝，我換上男裝。現在我們先洗澡，總要把身上的塵垢洗去。」

「那兒有洗澡的地方？」

「屋後有個小石崖，高才兩丈，崖縫中流出山泉，冬暖夏涼，我把那小水灣用毛竹圍起來，崖上也以毛竹蓋住，非常隱蔽，外人看不到的，走，我們洗澡去。」

「我洗不洗無所謂……」

「妳腿上及屁股上被鳥巢樹枝戳傷，不洗乾淨上了刀創藥也沒甚大用，還是洗洗吧！」

到了泉水處，果然不錯，絕不會被人看到，四周及頂上的毛竹有兩層，密而無縫隙，金素如道：「我們一起洗吧！」

「不，妳先洗，我不習慣和別人一起洗澡……」

「好吧！我甚麼都依妳……」她進入竹門帶上門，却仍有縫隙可以看進去。不一會傳來了金素如的聲音道：「啊……好涼快呀……」

小譚本不想看她洗澡，可是，從現在起，每夜要和她同床，是應該驗明「正身」的。於是用一隻眼向內望去。

雖然都是女人，目擊這幅極富

有野趣的出浴圖，小譚也不由心頭鹿撞。

小灣的水永遠保持及腰的深度，多了就會流走。石壁上有綠綠的青苔，流下的水卻是清澈無比，淌在金素如那粉雕玉琢，晶瑩膩滑的胴體上，有如滾珠濺玉，玲瓏剔透。

雙峯挺拔彈動和少女沒有甚麼分別，四十多的人了，絲毫沒有老化，若非小譚確知她已屆不惑之年，八成以爲她只有二十五六歲光景。

由峯巒以下向內縮凹，自然地形成柔和的曲線，然後再自豐隆的臀部突起，形成渾圓的坵阜，目光自修長玉潤的大腿上一瀉而下，就找不到一處礙眼之部位。

「眞是金玉其外，蛇蝎其心……」小譚在外讚嘆不已，金素如在內作出各種美好的姿態，甚至正面迎向小譚，好像有意讓她看清，如假包換似的。

小譚現在才體會到「我見猶憐」這句古語的含意了，美就是美，不能因爲女人欣賞女人，就抹煞了應有的美感。

洗好拭乾了身子，金素如穿上女裝，小譚急忙悄悄走遠些。她以爲單就這女人的外形之美來說，她算是一個尤物。

「譚珍，妳進去洗吧！」

小譚道：「我可要聲明，我討厭別人窺浴，就算是女人也不成。」

「妳可眞會多心，快進去洗吧！洗完了我也好爲妳上藥……」

小譚入內把竹門帶好，脫了衣服，就和她交談起來，道：「這麼說，妳到現在爲止還是處女囉？」

「怎麼？妳不信？」

小譚引她說話，是想確知她站在何處？是否在竹門縫偷看？現在聽她的發聲處，是在另一邊在竹牆的十步以外，也就放了心。

「不是不信，只是覺得十分難得而已！」

「如果妳想把自己的貞操交給某一男人，而他不要，想要的妳又根本不加攷慮，試問，妳到了五十、六十，是否仍是處子？」

「我只是感覺麥大熟好寃枉……」

「怎麼說？」

「妳不是使他不能人道了嗎？」

「可是他在未與我成親之前，他已經和白菊仙好過一段很長時間了……」

「金素如，我以爲妳對陸燕樵父子太歹毒了……」

「如果有天妳也陷入情網之中，雖然妳未必有此遭遇，至少妳會以爲這種激烈的情緒是無可厚非的，而不以爲是罪大惡極了……」

一雙熱灼灼的眸子自毛竹隙縫中射在小譚的胴體上，因爲她的胴體比金素如的更美更青春。

一邊不斷地談話，就能阻止外面的人窺浴嗎？至少這對金素如沒有多大的影響，儘管在小譚聽來金素如根本不在竹門處，而是在另一邊的竹牆十步以外。

＊　＊　＊

每天都外出找陸浩，由於小譚不知道所去的石府就是大龍眞人的住處，更不知道陸浩正在石府之中，而金素如又否認石府中的主人是火龍眞人。她說，如果是火龍眞人的石府，她那能帶他們出來。

而小譚也以爲火龍眞人一代奇人，他的徒弟怎麼會好色而强留一個女人在石府中欣賞呢？

小譚聰明，鬼點子多，比喻說，爲了報復趙、張二人，就使他們眼睛出毛病，那確是弄了些蛛網在他洗臉的臉巾上。然後又以松油粘住他們的眼，用水泡都泡不開，然後演了那齣使他們挨揍的鬧劇。

但是，在金素如面前，玩花樣她就要遜色了。

金素如不但對她好，對司徒海也很關心，致使小譚覺得，壞人畢竟也有她好的一面，暫時也就打消了去意。

可是她隱隱覺得金素如常有意無意地注視她，那目光中有熱灼灼的炙人的光芒。她當然無法體會一個中年女人偶爾會有這種目光的原因。

第四天，小譚發燒，金素如道：「八成是妳掉落寒潭受涼，如今才發作出來，我來給妳配點藥吃下去就好了！」

小譚最初不在意，還外出找人，但晚上回來之後，又渾身發冷，稍後冷得無法忍耐，躺在床上，蓋上棉被還是冷。

「我受不了……太冷了……好像躺在冰雪之中……」渾身發抖，臉色蒼白而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

「譚珍……冷得受不了嗎？我怎麼辦呢？」金素如的關切似乎溢於言衷。

「我……我也不知道……我祇希望有個暖和東西讓我抱着……我快要凍死了……」

「譚珍……我不是甚麼曠世名醫……而妳的病又來得太突然……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能使妳不痛苦，現在祇有一個最笨却很有用的辦法……」

她閉上門窗，放下窗簾，脫了衣服，片縷不存，在被窩中緊緊地抱着小譚。

當然，小譚的衣衫也脫光了，她以深厚的內力，使全身奇熱，如果是一個正常的人摟着她，一定受不了，那像抱着一個火球一樣。

可是小譚卻正需要這種熱度，喃喃地道：「好……好多了……妳身上還有點微溫……」

「譚珍，祇要妳感覺舒適就好，妳睡一覺吧！就這麼摟着我睡一覺……」

小譚眞的睡了，金素如却沒有睡，她此刻是一種甚麼心情和心態呢？可能也祇有她自己知道。

猺女除了外出狩獵，準備膳食，還負有保護之責，現在猺女狩獵未回，這臥室門外有一隻眼向內窺伺。

金素如壞，且不談它，至少她是個和一般女人不大一樣的女人，以她的姿色，要找個武林中有頭有臉的高手，過正常夫妻生活，可以說俯拾皆是，但她不以此圖，却認準了陸燕樵一個人。

而陸燕樵斷了她的癡心妄想之後，她的思維在激憤、恨意下大變，情感的出路別走蹊徑……

第二天早上情況稍好些。金素如餵她藥，做可口的飯菜餵她，小譚內心焦急，思念陸浩，要下地走動，金素如也依着她。

司徒海祇知吃和睡，要不就是傻笑。金素如弄藥給他吃，也不會說個「謝」字。

晚上再次發熱，祇有不穿衣服，金素如還要在一邊爲她打扇子。扇了一兩個時辰又發冷，就把棉被蓋上。

最後仍要金素如一絲不掛地抱住她，才能感到暖和些。而半夜却好得多了，小譚道：「眞對不起妳……」

「不必客氣。」

「總是爲妳添了痲煩。」

「沒有，沒有。」也許這是肺腑之言吧。

「妳身上好暖和好柔軟……」

「妳身上也是……」說這話時眼神中飛舞着異采，小譚感到奇怪，却想不通這理由。

「妳快睡吧！要快點好起來才能去找人！」這是因爲小譚有病，也不要金素如自己出去找陸浩，表面上是要她陪他，骨子裏是怕她遇上陸浩而下煞手。

小譚閉上眼，停了很久，瞇着眼偷看金素如，她似乎正在注意她，看她是否已經睡了。

不久，小譚發出輕微的鼾聲。

金素如輕輕地下了床穿好衣服，開門走出，又輕輕帶上，不久，兩個人影有如星馳風瀉，掠向五六里外的山谷中。

這兒樹木茂密，谷底林中有塊空地。

祇見金素如和猺女停下來，看來這猺女的輕功比金素如差不多少，臉不紅氣不喘。

金素如自袋內取出三件東西，像三個布囊，一個繡着金色紋路，兩個繡着銀色紋路。

金色的繡囊窄長，兩個銀的寬而短。

她看了好一會，才收起來，和猺女說了幾句話。

猺女和金素如說的話別人聽不懂。

於是兩人遙遙相對，約距十步左右，金素如雙手開弓射箭狀，似乎已拉滿了弓，然後一箭射出。

她手中本無弓箭，祇不過是作出有弓箭的樣子而已。祇見猺女嗓中「吭」地一聲，撫胸疾退三四步，似乎十分痛苦，眞像是胸部被射了一箭似的，如有第二者在場，必然大吃一驚的。

金素如微微搖頭，似乎還不滿意。

然後再作一次，後果仍差不多。

金素如再拿出那三個金銀囊看了很久，才和猺女說了幾句話，於是猺女也作出拉弓欲射的姿勢。

金素如吸氣挺胸，似乎胸腹之間暴漲了半尺多高。猺女手一鬆，似乎箭已射出，金素如胸前「奪」地一聲，像一拳打在帆布上的聲音，金素如祇退了半步。

這可能是一門奇功，如有第三者在一邊覬覦，極可能以爲這是一門邪術妖法。

猺女苦笑了一下，似乎以爲自己的功力進境太差吧？忽然走近一株海碗粗的蒼松旁，雙臂作摟抱之狀，却未觸碰到樹幹上，然後作勢欲拔。

奇事出現了，祇見這松樹根部的泥土逐漸裂開，根部露出，且有綳斷之聲，祇是到此爲止，並未拔出來。

金素如來到一株更粗的松樹旁，也以相同的姿勢作拔樹狀，不一會泥土裂開，根部露出，已離地多尺，幾乎全部的根鬚都暴露出來，祇要再有一會就能完全拔出，但也是到此爲止，已經失敗。

當然，這在一般武林高手來說，就是雙手抱緊眞拔，也拔不出這個樣子，何況是虛抱根本未碰上樹幹。

二人返回小屋時，小譚和司徒海還在沉睡未醒哩！

＊　＊　＊

白天小譚好些，每到晚上就犯毛病，今天白天，金素如要小譚換上女裝，而且還洗過澡。

小譚這一洗淨了頭臉及身子，換上女裝，金素如簡直都看呆了。一個女人可以把別人的眼睛當作鏡子，能清晰地看清自己的形象。

前有牛步成把她當作天人，今有金素如爲她的美好幾乎失態，小譚高興之餘，心頭很不是滋味，爲

甚麼在陸浩的眼目中就不對勁呢？

晚上又犯了毛病，這次她發燒，金素如沒有把她身上的女裝褪去，發冷當然更未褪去，當金素如抱住她爲她取暖時，她身上的男裝也未脫下……

門外那隻眼經常向內窺伺。

半夜，小譚聽到斥呵聲，甚至附近還有打鬥聲，但不久即歸於沉寂。第二天一早吃早飯時，小譚又好了，道：「昨天深夜似乎有人在和猺女打鬥。」

金素如道：「是個中年武林人物，意圖不明，猺女不許他接近小屋，雙方就打了起來，結果居然不是猺女的敵手，其實猺女祇是有些蠻力，我祇敎了她一點粗淺的功夫……」

司徒海看了小譚一眼，不聲不響地吃飯。

金素如又和猺女以小譚聽不懂的話說了一陣，小譚以爲，她雖不懂，却以爲二人談的絕不僅僅是一個陌生中年武林人物要接近這小屋被猺女擊退，應該還有別的事，其實她們所談的是夜晚牛步成來此的事。

此刻，在石府之中，又有高人進入。牛步成不管三七二十一，取劍就撲上，似要把這老尼趕出石府之外。

但老尼的拂塵一撩，「噹」地一聲，牛步成的長劍脫手飛出，他大聲嚷嚷道：「老尼姑，妳是出家人……怎麼如此野蠻？」

「孽障……去報告火龍牛鼻子出來見我！」

牛步成還不服氣，撿起長劍又是一式「分花拂柳」閃電遞到。要知牛步成雖憨，也是個練武的胚子，此刻他的實力，和五大掌門差不多。

那知老尼的拂塵一抖一捲，牛步成虎口奇痛，長劍竟然脫手。他仍然嚷嚷着：「怎麼？出家人欺負人……欺負到人家家門口來哩……」

牛步成自知差得太遠，邊跑邊叫喊，差點和他的師父撞個滿懷，連忙施一禮，道：「啟稟師父，有個老尼姑打進來了。」

「到閉關室去守着陸浩去！」

「是的師父。」

轉過石道轉角，一尼一道對了盤，兩人都停下來，老尼神色木然，火龍眞人單掌打個問訊道：「大悲別來無恙……」往事如烟，都在四目之中飛瀉而過。

「還好，火龍眞人，貧尼來此，是爲了那件法衣，你要給我個交代。」

火龍眞人道：「請到裏面坐吧！關於此事，貧道也正打算向妳解釋。」

「這恐怕是搪塞之詞吧，試問那件法衣丟了多久哩？」

「嗨！一言難盡……」來到一石齋中，叫牛步成去弄了茶點來，火龍眞人道：「不瞞妳說，貧道昔年絕對謹守諾言，雖保管該法衣，却絕不看上面的秘密，那知劣徒司徒靈他……」

「這恐怕不對吧！盛傳該衣在『西天敎』中，作爲敎會之寶了！」

「不錯，貧道也聽說過，但昔年正因此法衣有極大的秘密，才引起該敎的內鬨，而法衣就在內鬨中失踪了……」

大悲神尼久久不出聲，火龍喟然道：「本來貧道三月出關，打算制服潭中的駝龍，妳我分飲其血，食其肝膽，增加修爲，再下山去找法衣，那知駝龍已經……」

「怎麼？被別人捷足……」

「不錯，說起來，都是個『緣』或『數』字。」他說了陸浩爲了救友，以重傷之身下潭找人，和駝龍搏鬥，居然把駝龍咬斃的事。

大悲忡怔半天，才道：「天意如此，不得怨天尤人，此子福緣如此之大，祇不知其資質如何？」

「此子乃武林後起之秀中的佼佼者，以『九爪飛鷹』之名蜚聲武林，使下五門膽寒……」

大悲道：「此子在甚麼地方？」

「現在本石府內，祇因他喝了近斗的駝龍血，又因以前衝散了喬步天的元嬰，吸入大量元炁，積在體內，而貧道又因強敵入侵，輕微走火，受了重傷，而不能運功爲此子疏通，日久非但無益，反蒙其害。」

「何人闖入石府之中，而能使你走火受傷？」

「一言難盡！試問妳的劣徒金素如近年可有消息？」

「沒有。」

「不瞞妳說，入侵石府，搶走了貧道兩粒火龍金丹，且使貧道輕微走火受傷的正是令徒金素如……」

大悲一驚，「果眞是她？」

「大悲，當貧道在她大力弄開我那閉關室的石門，使我走火時，我第一眼就認出是她了！」

「這個孽障！她闖入石府目的何在？祇是爲了你的火龍金丹？」

「大概是的，她曾說過，祇要有兩件東西，她就可以統御武林，號令江湖，那就是貧道的金丹和另一件東西……」

大悲冷冷地道：「你可知道另一件東西是指甚麼？」

「依貧道事後猜測，可能是指金領銀袖的法衣吧！」

「那就對了！這孽障的雄心太大，祇可惜昔年沒有聽你的。」

（未完・十四）